

林  
納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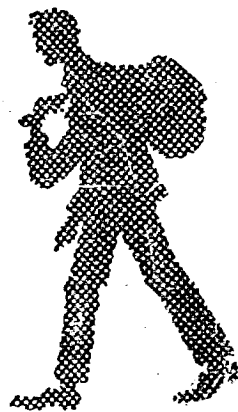
林



# 流浪者自傳

戴維斯著  
黃嘉德譯

西風叢書第四種



上海西風社發行

戴維斯著  
黃嘉德譯

西風叢書  
第四種

流浪者自傳

上海西風社發行

# 本書譯者其他譯著

下場（長篇小說）（美國馥特夫人原著）

廿一年初版。每冊六角。現已絕版

蕭伯納傳（傳記）（英國赫理斯原著）

廿三年初版。每冊二元。商務印書館出版

鄉村求愛（戲劇）（英國蕭伯納原著）

廿四年初版。每冊二角五分。商務印書館出版

公民教育（社會科學）（美國麥理安原著）

廿四年初版。每冊一元四角。商務印書館出版

現代民族主義演進史（社會科學）（美國海士原著）

廿五年初版。每冊一元二角。商務印書館出版

新女型（婦女家庭問題論文集）

廿五年初版。每冊五角。夏友圖書公司出版

天使尋蕭記（中篇幽默小說）（英國馬丟斯博士原著）

全文曾在人間世半月刊發表

蕭伯納情書（書信集）（英國蕭伯納與愛蘭黛麗合

著）

廿七年初版。精裝本一元二角。平裝本九角。

西風社出版

英國公民教育（社會科學）（美國高士原著）

廿七年初版。每冊二元二角。商務印書館出版

翻譯論集（論文選集）

廿八年初版。每冊一元二角。西風社出版

# 流浪者自傳目次

林語堂序	(V)
蕭伯納序	(VII)
著者五版自序	(IX)
著者新版緒言	(XII)
第一章 幼年時代	(一)
第二章 少年時代	(三)
第三章 壯年時代	(三)
第四章 布倫	(三)
第五章 流浪者的暑假	(五)

- 第六章 趁夜車……………(四六)
- 第七章 美國的法律……………(五〇)
- 第八章 自判自的犯人……………(五六)
- 第九章 摘果實……………(七九)
- 第十章 牲畜轉運局……………(八九)
- 第十一章 一個奇怪的看牛工人……………(一〇四)
- 第十二章 賊……………(一一五)
- 第十三章 運河……………(一二三)
- 第十四章 棚船……………(一三〇)
- 第十五章 私刑……………(一四三)
- 第十六章 野營……………(一五二)
- 第十七章 回家……………(一六一)

第十八章	重上旅途	(一七四)
第十九章	黑暗中的聲音	(一八四)
第二十章	厚遇	(一九七)
第二十一章	倫敦	(二〇三)
第二十二章	救世軍宿舍	(二一九)
第二十三章	唱歌求乞	(二二三)
第二十四章	每况愈下	(二四八)
第二十五章	佃舍裏的人物	(二六〇)
第二十六章	雨和窮	(二七三)
第二十七章	泡影	(二八一)
第二十八章	再度流浪	(二九〇)
第二十九章	一天的伴侶	(三〇四)

- 第三十章 紅蓮高照……………(三二)
- 第三十一章 叫化門檻……………(三二)
- 第三十二章 雨過天青……………(三九)
- 第三十三章 大功告成……………(四三)
- 第三十四章 吉屋召租……………(四五)

## 林 語 堂 序

流浪者自傳 ("*The Autobiography of a Super-Tramp*") 一書，英國戴維斯 (W. H. Davies) 所著，述作者所過叫化子及流氓的生活，半乞半偷，浪蕩莫美，直至在偷乘火車時跌斷一腿才算了局。蕭伯納序此書，謂所恨相見太晚，在他年青時代未能遇見一個戴維斯所遇的流氓，來打破他必有車票方可乘火車的謬見，及其他中等階級的場面念頭。文筆極其談諧自然，論語四十五期曾登小品君所譯一段，茲承黃嘉德先生全本譯出，按期在宇宙風半月刊發表，以見作者描寫之技倆及幽默在文學上之功用。實則戴氏一手靠天吃飯的精神及行脚僧式的生活，不但可以愧死布爾喬亞，並可羞殺普羅文人也。瑯璫瑯璫又瑯璫，老殘之串鈴，頭陀之盂鉢，戴氏之放棄每星期十先令的固定生活，知之匪艱，行之維艱



也。此書尤有一專長，就是他的文字，雖然擲地鏗鏘，甚得白話自然之節奏，却毫無文人粉飾惡習。其敘事也歸平淡自然，不加點竄，獨得神妙。觀其自述叫化撞騙，一句一句道來，全無自豪氣慨，是所謂純出天籟。至此文生於事，事生於文，文章與事實調和，可稱化工，是屬於本色美一派，與浮生六記同一流品也。

林語堂

二十四年七月

## 蕭伯納序

開頭趕快聲明一下，我個人不認識寫此驚人著作的，本性難移的流浪者。如果這種人可以鼓勵，可以贊許，那麼英人的道德是可嘲弄的東西，英人的尊嚴是騙人的東西，英人的勤勉就是罪惡。也許真的如此：我對這問題始終抱着寬懷虛心的態度；然而一個人想把這些東西拋出窗外，還是在一個流浪者的怪癖以外，找些較好的理由罷。

我希望這幾句話不至引起讀者不合理的期望，以為可以在這書裏得到一個有刺激性的寫實的風流故事，或一篇醜聞洋溢的記錄。戴維斯先生的自傳，一點也不聳人聽聞；或者把它看為郵局行名錄也未嘗不可。一個較樸實魯鈍的流浪者，必定不以爲這段事蹟值得寫出來；因爲他所說的事情，都有在我們身上發生的可

能。講到醜聞，我雖是個最體面的作家，却不曾寫過一部夠得上它一半正經的書。這篇羞人答答的記錄，絕無吉伯林先生（Mr. Rudyard Kipling）及其他文雅作家所虛構的無產階級者的粗鄙語和下流話。在這裏，救濟院收容所和下等客棧的主顧，用蘇格拉底的儀式辯論，以塔西陀（Tacitus）——古代羅馬歷史家——譯者註）的格調講述。他們有天真爛漫的新鮮味和謹慎的文藝良知，只有這種人才會把發表言論——口頭上或文字上的，尤其是文字上的——當做一種可受崇拜，可出風頭的技藝。我永遠不能抓住那種天真的魔力，把它和一個飽經世故者（更不要說有經驗的流浪者）的風趣合併起來。作者態度率真，雅緻十足，所以你儘可以拿他的書在養老院裏高聲誦讀，不至於引起吹毛求疵的老人家的慌張。至於青年，本來甚麼都不易叫他們慌張。內容是極不道德的；但那純然是一種事業上的不道德。至於那種女教師和陪媼頂怕的不道德事件，這本書中沒有一個字足以暗示流浪者懂得其意義。反之，我十分相信，如果有人請作者寫一部像

亞當比特 ("Adam Bede") 或塊肉餘生述 ("David Copperfield") 的書，他一定會愧死的。

這份原稿是這樣落到我手裏的。我在一九〇五年由郵接到一部詩集，作者是一個叫做戴維斯的人，住在倫敦聖寧吞鎮的『佃舍』(The Farm House, Kensington S. E.)。我看見聖寧吞鎮還有一個佃舍遺留着，頗覺驚異；因為我當時想不到這個舍竟不是像倫敦柏司那格林 (Bethnal Green) 和荷蓬 (Holborn) 的女牧者道 (The Shepherdess Walks)，夜鶯巷 (Nightingale Lanes) 及砥石公園 (Whetstone Parks) 那種給現代人當反語說的地方，而是一個真正的下等客棧，單身男子在那裏住宿，一夜至多花個六辨士。

我接到這部詩集並不覺得驚異。我每過一個多星期總接到一部作者贈送的小詩集；然而，我對之雖則那麼忍心無情，却知道這些小書在作者的心目中多麼重要，所以鮮能把們拋在一邊，而不受良心的譴責；為減輕這種良心的譴責起見，

我總把書翻一翻，在微薄而不能絕滅的期望中，希望找到一些有價值的東西。有時書中附着一封信；於是我由筆跡，信紙，書籍的裝釘和字型，或甚至由出版者的聲譽，得到一個粗率的印象，知道作者屬於那一階級和那一類型。我這樣推測作者住在劍橋，或牛津，或美達谷（Maida Vale）或西聖寧吞鎮，或厄克塞忒（Exeter），或是湖濱，或東岸；或推測作者是一個紐地加特（Newdigate）的高材生，浪漫的猶太人，未婚女郎，或羞人答答的鄉間牧師，或是甚麼人。當我接到戴維斯先生的書時，我的想像毫無用處。我猜不透他是甚麼一種人。書中沒有作者的奉贈語，也沒有出版人的奉贈語，事實上連普通做小詩集生意的出版人也沒有。據我猜想，作者直接走進一間印刷所或文具店；交出他的原稿；像定做一雙皮靴那麼地定印他的書。書上印着『定價二先令半』幾個字。所附的信很有禮貌地問我是否需要一冊值二先令半的書集；如果需要的話，請我把這二先令半匯給作者：如果不需要，請我把書寄還。這種辦法倒極爽快而合理。而且，作者

的筆跡非常優雅有個性：那種雪萊或梅列笛斯（George Meredith）寫得出來的筆跡。我翻開這部詩集，不覺怔了一下；因為我還讀不上三行，已經看出作者是一位真詩人。他的作品好像一點也不費力，而且一點也不現代化；書中找不出甚麼痕跡，可以證明他曾讀過顧柏（Cowper——英國十八世紀詩人——譯者註）或克刺布（Crabbe）以後的作品，甚至拜倫，雪萊，或濟慈的作品，也沒有讀過，更不要說摩里斯，史文朋（Swinburne），但尼孫，或亨里（Henley），和吉伯林了。真的，看來他是除兒童所讀的詩文外，沒有讀過旁的甚麼東西。這結果產生了一種超乎迂腐文藝的自由，有如沙漠中的一泓清水。我在這裏看見一個真正純潔率真的人，寫着零星瑣碎的詩，講到零星瑣碎的事情。他住在這類事情常常發生的世外境界，只知道找到適當的匠人把他的書印刷裝釘好，拿它當商品那樣地沿街叫賣。

那麼他顯然是個窮光蛋了。想到一個窮光蛋花費他的積蓄去印行一種沒人愛

買的東西：就是詩歌，真使我不寒而慄。我想到勃朗寧在稅吏妄想向他徵收想像中的詩歌所得稅時，聲言出國的情形。我想到摩里斯，他在發表地上樂園（'The Earthly Paradise'）之後，才預算一年可以由詩歌得到一百鎊的收入。我看這個人也許樸實到以為他可以做詩歌的生意，像拍賣商人或商店老板那樣掙錢過活。所以，我並沒有把那部詩集像其他許多書籍那樣地拋開，反而寫一封信給他，告訴他不能靠詩歌過活。同時我向他多買了幾冊詩集，叫他寄給他所知道的批評家和有詩歌癖的人，我不知道他們碰到一個詩人時是否辨認得出。

他們居然辨認得出。我不久便在一份倫敦報上看到一篇關於這部詩集的熱誠推薦，和一篇作者訪問記，我從這裏知道他是個流浪者；『佃舍』是一所下等客棧，他因為兩種情形才沒有從事於普通職業：第一，他在流浪的程途中失掉了一條腿，現在只好靠腋下的一條腿走動；第二，他有一筆不勞而獲的進賬，總而言之，他是一位紳士。

他的進賬的確數是一星期十先令。他覺得不需要這麼大的一筆款子，便拿出百分之二十去賙濟故鄉的窮朋友；留起另一部分入款去刊印詩歌；用賸餘的錢過着樸實的生活。我想我向他買了八部詩集，一定可以使他少度三個多月的節儉生活吧。這舉動也使我得到閱讀他自傳原稿的特權（我很真誠地視之爲特權）。下文可以使大家讀到這部印就的自傳。

關於介紹本書的話，我祇須說一句：我會把原稿從頭到尾讀過一遍，如果還有的話，我很想再讀下去。這是一篇關於流浪者生活上平凡事件的沈靜敘述，題材不使人興奮，態度也質樸而不矯揉造作。它具着一種極珍奇的特質。如果作者不是一個具有非常的敏感和雅緻的詩人，不是一個社會所稱許的詩人。我一定會以爲他敘述故事時的特別恬靜的態度，是極度硬心無情的表現。就拿書中的情形來說，我憤然自問道，一個人失掉一條腿時，是否應該像龍蝦落脫一條大鬚或蠅腸失掉尾巴那樣地若無其事，好像在走到下一個休憩處時，便能再長出一條新腿



兒似的！如果我遭遇到這種事情，我一定要在描叙它的那章開頭寫道，『現在我要說到那樁改變我整個生命程途的事件，摧毀……云云。』在戴維斯先生的書裏，這事件正如在現實生活上所發生的那麽突如其來，給讀者一種目擊似的恐怖感覺。幸虧它只發生一次：一部書中如果有五六樁這類觸目驚心的事，必定會使感覺銳敏的人忍受不住。

我不知道我應當說我們的流浪者是幸運的人或不幸的人。命運之神把至高無上的天賦給他，使他成爲詩人；但這種崇高的天賦不是私人的財產；它們常常是可怕的命運創造者和壓壞人的重荷。同時他恰巧有一筆不勞而獲的進賬：足以給他相當勇氣，但不夠使他受近郊上等社會習俗的束縛，引誘他早婚，或把他交給醫生去處置。可是他的進賬還不大夠給他補牙，也不大夠使他時時有鞋可換。

他也遭遇過一些無可否認的乖運。我想每個富有想像力的男孩都是犯罪者，爲希望成爲偉大人物而偷竊破壞。這種偉大乃是歷史上的傳奇所給他感悟到的偉

大。但他們很少給人家捉住。戴維斯先生不幸給警察捉去，被拖到長官跟前，在鞭撻之下被迫詳述我自己和其他幾百萬高尚公民的既往罪惡。這的確是乖運。它使我感覺到一種道德上的優越性；因為我自己不曾給警察捕捉過——至少他們不曾根究那樁案件（縱火的案件），因為財產被我燒毀的那位先生有很濃厚的幽默感與慈和的性情，當我以青年的輕率為題，向他作一篇早熟的演講——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演講——時，他釋放我了。警察的有無可以把案情完全改變，真是稀奇的事：雖則這顯然已談出了倫理問題的範圍之外了。戴維斯先生用他那不能摹擬的恬靜謙遜的態度告訴我們，說他做過叫化子，偷過東西，喝過酒。我也做過叫化子，也偷過東西；如果我不會喝過酒，那僅是蕭氏家族應用分工原則的結果；因為我們家族中有幾個人喝過數量足抵十人的酒。但我始終想法子不進救濟院收容所與警察局；這使我在讀戴維斯先生可悲可歎的懺悔錄時，得到一種說不出的優越高尚的感覺，因為他是一位不顧體面的真詩人，在流浪者收容所中能夠

十分安閒自在。

此書給我的另一影響是使我覺得我一生是一個對習俗多麼忠實的傳統奴隸。在這許多年中，當戴維斯先生做大路的自由武士，像一隻愛鳥吃着珍饈那麼生活着的時候，我正馴服地爲我的生活而工作。當我想到這種情形時，我覺得我已經在被欺騙之下喪失我天然的自由了。我在初出茅廬時爲甚麼沒有運氣碰到那個跑來找戴維斯先生的流浪者，像基督徒在天路歷程中遇到傳福音者一樣，叫他不要顧慮明天的事情，使他不必去尋找工作；求就可以得到；敲門就可以開；使他放棄那種必有車票方可乘火車的中等階級的謬見。讓每個讀過此書的青年熟思書中的教訓罷；當下次他的父母與家長拿自食其力爲藉口，要驅他進入慘無人道的監禁生活與苦役中時。想到美洲好客的鄉間，及其以豐盛乳蜜饗流浪者的農舍，及其副立每個略有詩才的散工爲養子的建議罷。

還有，我未讀此書時，對旅館方面的事曉得多少呢！我常常不明白窮人的旅

行方法；因為利茲，都城這一類的大旅館，乃至柏特格（Baedeker）所說的「質樸無華」的旅館，顯然不是為他們開設的。袋裏只有六辨士的人在那裏過夜呢？戴維斯先生知道。閱讀而學習吧。

戴維斯先生不是中等階級流浪幻想家底幻覺的宣傳者，這是我們應當注意的。你不會疑心他讀過拉文格羅（"Lawson's"），也不疑心他由頓先生（Mr. Theodore Watts Dunton）得到流浪的觀念。他不告訴你說，流浪者之間有榮譽這回事：反之，他使你明白，一個流浪者只有窮到不值得搶，不值得殺，才不至被路上夥伴所搶所殺。流浪者是善於吹毛求疵的，是多才多藝的，是大膽勇敢，泰然自若的；但他不受神靈利用；他沒有軌道；他不斷地有隨意找事情幹的麻煩，他不斷地受生命力的冷遇，因為生命力看他做無用之人，把超等的自私自工交給別人去做。我想戴維斯先生便是因此不再流浪了，他作詩，而由一星期的八先令中省起錢來印詩了。而且，這時剛巧他斷了腿，使他得以在叫化事業上得

到前此所未敢夢想的空前成功！

戴維斯先生現在是一位成名的詩人了。他再也不印詩去沿街叫賣了：社會按期出版他的詩，評論他的作品了。我疑心他覺得這種改變於他有益。他在靈魂的毀滅者（“*The Soul Destroyer*”）與新詩集（“*New Poems*”）中的詩歌，是不朽的作品，這是毫無問題的；可是如果戴維斯先生一星期八先令的進賬發生問題，他是否活得下去（除非他再流浪起來），却是另一件事。他也許便是因此才勸自己寫自傳去出版，以普通文人的資格，拿此書去碰碰運氣罷。雖則他只在詩歌裏顯露他最妙筆致。然而這部依原來的面目去付印的書，這部不依『十全十美商業書信作者』的眼光去修改的書，是值得文藝專家誦讀的，僅就其風格而言，已值得文藝專家誦讀了。而且他的態度又是那麼恬靜，所以他的朋友和出版者更想派遣一個喇叭手在他的前頭走，使人家在未開口時就注意到他。我爲他詩歌的緣故，自告奮勇地來盡這義務。現在我既已依我著名的老樣子辦完這件差

事，便退下台來。把舞台讓給他了。

蕭伯納

一九〇七年於愛育聖盧倫斯 (Ayot St. Lawrence)

## 著者五版自序

這部自傳是由若干朋友的勸告而作的，他們以為除了我做詩人的或有技能之外，我的冒險生涯一定會引起社會大眾的興趣。我接受他們的勸告，立刻着手寫作；因為我對於過去的事蹟記憶猶新，所以全書在兩個多月內便脫稿了。

當我寫完此書時，有人提議請一位名人作序，以引起社會的注意。兩個當時很看得起我的詩友，多馬(Edward Thomas)和加奈得(Edward Garnett)，提出蕭伯納的名字。蕭先生雖則工作很忙，却給我良好的同情和慈愛，此書得到他的序文，其銷路是立刻有了保證了。

但我的文藝生涯大都在詩歌方面，我對於散文的著作在當時和在今日一樣地無甚野心。然而。有一樣事情使我很高興，就是此書不但已經得到文藝家，學校

教師，和牧師的稱許，而且也使較普通的讀者，包括許多兒童，得到快樂。前者歡喜此書質樸坦白的風格，後者喜歡其中的冒險精神。

有一兩位覺得失望，因為這部書雖是關於一個詩人的生涯，裏頭却找不到一行作者的詩歌。書後附錄的五首詩，是從我的第一部詩集靈魂的毀滅者中選出來的；這部詩集在一九〇五年由倫敦薩得克鎮（The Borough, Southwark）的「間普通客棧」（『佃舍』）出版。

戴維斯

一九二〇年八月於康瓦爾（Cornwall）



## 著者新版緒言

在我這部書的新版即將發行的當兒，我的出版者說我應該寫幾句緒言。我拿起筆來時，心裏頭特別有兩個感想：第一，暢銷流行的書籍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書在短期內銷路大暢，使作者發了財，然後寂然無聞起來；另一種書可以流行多年，銷路很穩，夠替作者的小房子付租錢，此外沒有甚麼。第二個感想是：有些書是給人借去讀的，有些書是給人買去讀的。自從此書出版以後，我會由社會各階級的讀者接到大量的信件，這使我覺得如果我的讀者中僅有四分之一的人買書去讀，而不借書去讀，那麼我現在一定可以擁有半條街的財產，或許一座城堡，一個島嶼；或一條大船。我常常想這本書是否真是天才的作品。如果是天才的作品，那麼它正在循着天才的途徑而行；這條命運注定的途徑，並不是任何東

西所能改變的——甚至此書所享受的出版界底寬宏大量，也無濟於事。讓我用一首短詩表現我的意思。這是我初次作諷刺詩的唯一嘗試：

這個人有才幹，那個人有天才，

奇妙而殘酷的差異便在這裏：

有才幹者拿出辨士，他的報酬是黃金，

有天才者拿出黃金，而只得到辨士。

• 譯者按：此書出版於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二四年已銷至七版；一九二六年列入旅行者叢書（“The Travellers' Library”），是爲新版。本稿譯自第十二版，該書發行於一九二七年。

流  
浪  
者  
自  
傳

## 第一章 幼年時代

我在三十五年前生於英國M郡N鎮一間叫做教會賓館的酒館。老板是我的祖父；他是康瓦爾人，一個退隱的船長。無論在酒醉或清醒的時候，他頂喜歡對陌生人說，他曾做過自己的船的船長；他所說的船是一條兩桅的小帆船。這時候有一條叫做『威爾斯親王』的定期汽船，在N鎮和布里斯陀（Bristol）間來往載客。我們在布里斯陀有三個和祖母同一家系的親戚。老實說，我祖母是索美塞特（Somerset）人。常常去探望二個獨身的姊妹。這三個老處女是她的表姊妹，住在（我想）近格拉斯吞柏立（Glastonbury）的地方。她們有一個青年親戚以布魯立的假名，跑到舞台上表演戲，頗為轟動一時。我祖母極端反對演戲的職業，當這些表姊妹會面的時候，這青年在那個時代無疑地受過苛刻的批評；如果

他不是血統親，家人一定會當他做一個用祈禱也無法拯救的大罪人。

我最早的記憶是在很小的時候，和我一個哥哥搭『威爾斯親王』給祖父帶到布里斯陀去。我相信我們之所以常作這種小遊，乃是由於這兩個船長的友誼，因為我的祖父在船上難得離開船橋——除了有時跑到艙房裏去吃一些點心之外。他總在船橋上參加航行的實際工作。

有一趟風浪很大，風和浪跟『威爾斯親王』大開玩笑，因此她——用陰性的代名詞，這是真水手的習慣，而我是一個真水手的得意子孫呢——屢次幾乎潛進海洋的肚腸裏去休息。這一次我祖父着實很幫『威爾斯親王』船長的忙，結果船上的人都稱他做救主，因汽船的安全而向他祝福。所以難怪這老人家上了岸，半夜和我兄弟倆回家時，要不時停住了步，以打破靜寂的大聲音對無關係的熟睡者說——『你們知道我是誰嗎？戴維斯船長。自己的船的船長』。我不知道到底是警察給這宣告所威嚇，抑是曉得他是一個有特癖有體面的誠實人；但當時我記得

很清楚：他們極溫順地扶着他回家，這一巡轄區的警察很當心地把他交給那一巡轄區的警察，好像他是一箱新鮮的雞蛋似的。

唉！『威爾斯親王』到年老時倒孩子氣起來了。她常常在水峽上閒蕩徘徊得很久，就誤了期待着她的潮水，使聚集在橋上——她泊在橋下——歡迎她的一百多人失望而返。她常常趕不上潮水，駛進生疎的路線，在失事的謠傳後突然出現於江干，因此她的名字不久便成爲鎮上一般人的話柄。她的古怪的行爲後來變成很平常的事情，所以人們不再關心她在甚麼地方，或漂流到那裏去，知道她平安——雖則很遲——抵達目的地也就算了。他們不知道她曾在霧中打過瞌睡，或在爛泥上休息了一兩天；無論她做過甚麼事情，她總是小心翼翼地不和別條船碰撞；她的行動太遲緩了，不能衝過波浪，只有薄弱的抵抗力，讓波浪把她推滾過去。這些事件時常發生，後來她給人判罪而賣掉了，她的棧泊處到今日還是空着，沒有別條船的影兒。當我現在走過這座橋，俯視其棧泊處時，我於深情

中回憶着過去的一切。在『威爾斯親王』年老被棄，因不服從船長和水手而被控，因不關心的工作，不負責任而被控之後——她的船長失掉他親愛的船兒，在岸上閒蕩了幾個月就死了。他無疑地很愛她，但她已經不是人類所能駕駛的了，二十多個頂好的水手的努力也不能使她忠於職守；所以他找不到充分的理由爲她辯護。據謠傳說，另一個公司已經租用她到地中海去駛行，這以其年齡而論，的確是較好的辦法；地中海的面積比布里斯陀海峽大得多，一定可以給她較大的活動範圍。但這一切都是空談，也許是對她老年的鄙俗譏諷，因爲有一個親眼看見的人對我說，人家把她欄在江口一個池沼的岸邊，毫不客氣地把她身上的鱗皮剝去，把木料燒掉。幾年前這條江是她的，但現在她的名字難得有人提起了。

我因爲在一間酒館裏呱呱墜地，所以很小便知道酒的滋味，於臨睡時啜幾口加了香料的熱啤酒以代替可或茶，這是多數家庭的習慣。因此在度完學校生活之後，我無須很大的誘導便吃上酒了。

最後老人家們因爲生意做得厭倦，而且已經積了一點財產，便退隱不做事；我的父親已經逝世，在我的記憶上沒有留下一些印象，我的母親再嫁了，使老人家們很不舒服。他們自己的孩子都已死掉，所以他們很慈心地提議立我們這三個孩子——他們僅有的孫兒——做繼嗣；母親知道這辦法對我們的前途很有利益，便立刻答應了。當我們過着退隱的生活時，我們家裏有祖父，祖母，一個低能的哥哥，一個姊姊，我自己，一個女僕，一頭狗，一隻貓，一隻鸚鵡，一隻鴿子，一隻金絲雀。我記得這些幸福的日子，我常常願望我能夠向死者的耳朵訴說他們生前所應得而未得的感恩之言。

我開始上學讀書了，但我天天逃學，女僕只得把我當囚犯般押去上學。我身材雖小，却是個良好的運動員，常常和人家打架，所以有些親戚以爲鬥拳一定是我將來的職業。我的外祖父和舅舅對於拳術都有很大的興趣，他們自己常常練習，技術很高。當我打傷了眼睛或鼻頭去找他們時，他們頂高興，在這時候，他



們總不厭麻煩地傳授一些巧妙的步數，教我依照敵人的重量和高度如此這般去對付他。『他的確具有最重要的一件東西，』他們彼此肯定說，『就是鬥拳的心腸。』沒有這種東西，經驗也就沒有用處，但有了這種東西，他就是可造之材。』如果在街上脫掉外衣去打架，襯衣便在小巷裏或廣場上自行脫落了。我在學校時和十幾個『跟隨領袖』的孩子一起玩，不消說，領袖便是我；我是一個善跳的人，往往使用全身的勁兒跳過溝渠。兩三個跟着我跳了過去，雖則成績略差；然後我們用欺凌與威嚇的話，強迫那些較不活潑的孩子試跳。我們常常須抓住他們的頭髮，把他們曳出來，他們後來便在这种情景下，跟着我們遲遲上學——始終是遲到。弄得最髒的孩子，受過最大威壓的孩子，其實是我們一羣中最溫順最無辜的——却因為樣子較髒，在逃學的罪名下給先生刑罰得最重，後來回家大約還要受刑罰的。我不是個劣等學生，而且容易地一級一級升上去：倒是奇怪的事，在學校生活的最後一年中，我榮任學校足球隊長，大家很敬重我，信任我，讓我

保管足球；但因為我假公濟私，拿球和別間學校的孩子祕密練習，委員會終於請我把球交還，雖則我依然可以繼續做足球隊長。如果我以這些純潔的榮譽為滿足，不想在較邪惡的活動上出風頭，那麼一切必定會很順利，而我的學校生活也會為我增光。但可惜我在這時候組織了一個賊黨，黨徒六人，都出身於高尚安樂的家庭。我們的所玩的把戲是走進生意興隆的商店，知道店裏的人要等成人們買完東西，才有照應小孩子的工夫。於是我們很狡猾地拿起東西來詳細檢驗，同時聽個良好的機會，偷偷把它收藏起來。當店裏的人問我們要買甚麼東西時，我們便清白無辜地指出事前約定的東西來問價錢，我們得到答復之後，就悄然走出商店，這樣經過了一些時候，我已由此萬惡的行為獲得種種零碎的東西，如顏料，刷子，書籍，一瓶瓶的香水，及其他各種不能保存的東西，如糖菓蜜餞之類。我們這樣繼續了六星期，具見我們計謀的週密，手段的高妙。我的小情人梅琪，在我們友誼的初期，只收到野花，鳥卵，和硬殼果等禮物，現在却是擁有貴重禮物

的幸運兒，她有錢袋，懷中記事冊，香水，銅製的鉛筆，更不要說一百餘種比她母親所收到的更上等的糖菓糕餅了。她再三答應不辜負我，或我的任何同黨。我的同黨常常警告我，勸我不要信任異性。有一個當場拿出一本書來說，書中敘述一個女人怎樣洩漏一個賊黨的祕密；他深信異性只可欣賞而不可信任。

家裏發生了一樁事情，把我在家的偷竊病治好了，當時我覺得這樁事很奇怪——非使用妖術辦不到。有一天我的祖母站在爐邊燒東西，她的眼睛正望着懸在爐上的一面大鏡。我以為這是搶劫糖盆的好機會，便立刻開始行動：但當我的手指剛剛抓住一大塊糖時，她老人家頭也不轉地用尖銳的聲音喝道，「你敢！」我絞盡腦汁也想不出她怎麼能發覺，這嚇得我從此以後永不敢再在她老人家跟前做出不誠實的行為。她儘管緊閉着眼睛坐在安樂椅裏，甚至呼吸的聲音也隱隱可聞，但我總沒有胆量再嘗試一下。然而這樁在家裏發生的事，却沒有挫折我在外邊偷竊的勇氣。

有一天，我和我的副手逃學，跑到鎮上去，沿途實行隔夜籌謀好的各種小計劃。我們向糖果店暗中冒險襲擊了幾次，功績圓滿之後，開始籌劃較大的陰謀。我們在一間藥店裏偷雪茄匣沒有偷過手，只得把贓物放棄了。我們雖則有點戰戰兢兢，却仍舊冒險走進一間大食品雜貨店，正在建立奇功時，我的副手打落一瓶香水，但他不能沉着鎮靜，把這禍端當偶然的意外事件混過去，反而自覺罪咎地拔腳向大門直衝出去。我立刻跟着他奔，追過他，向前拚命地逃。可是呼喝的聲音已經雜然並作，大家都嚷道，『攔住賊骨頭啊！』這種一呼百應的可怕吶喊弄得我們的腿兒軟弱無力，我們自己的恐慌終於使我們舉步不前了，我們在五分鐘內給警察捉了去，在監獄裏爲我們的壞運氣痛哭。我們把全部祕密和盤托出，不久其他的黨徒也被捕了。偵探跑到我們的家裏來抄搜，在食廚裏，抽屜裏，書桌裏，箱篋裏所搜尋到的各種物品，不久都由商店的主人認領了去。梅琪經她母親的慫恿，把幾樣東西交給警局，加上密告，使我雖在那幼年時代，也覺悟

女人多麼靠不住。這件事最不幸的一點是我們都出身於良好的家庭。我的祖父一定會情情願願繳納二三十鎊的罰金，使我不至受刑，我相信他當時確也曾提出這個辦法。可惜裁判官給人說不動，我和我的副手終於被判以柶杖笞十二下，其他四個黨徒因為不是當場被捕，各笞六下。我現在憶起這些無法無天的歲月，並不覺得怎樣後悔，可是常常想到給父母的恥辱。我的校長的懇切訓戒，使我流着懊悔的真情之淚，這眼淚絕不是因為怕刑罰而流的。我的學校生活便這樣結束；在我們的賊黨解散之後，我不能得到很大的自由，因為我的長輩怕我們死灰復燃，當長輩許我出去玩耍一個鐘頭時，他們切戒我不要離開我們的家門，這使我不大高興，在黑暗的冬夜，我和我的祖父，哥哥與姊姊坐在烈火炎炎的爐前畫船或看書。我祖父循着他的舊習慣，在半暗的甬道上慢慢地往來踱步，把自己關在寒冷的空氣裏。他不時打開前門，去眺望星辰，或查察風的方向。風一改變了方向他就知道；因為這個謹慎的水手，總不讓風偷偷摸摸地改變了方向。他一晚總把廚房

門打開了三四次，看他的家人是否平安舒適，好像他剛由上層甲板下來垂詢艙中旅客的安甯似的。當他做完這件事時，我祖母有時露着頗為暴躁的樣子說，「佛蘭西，坐下來休息幾分鐘吧。」這時他總用粗暴而親切的態度答道，「別響，麗底亞，」關好了門，又開始慢慢地往來踱步。

我在這時候有一個名叫戴孚的兒伴，他書看得很多，具有足量的自信力，可以在大庭廣衆之間背誦東西，而且是個可欽佩的講故事者。大家都覺得他將來可以做偉大事業。後來我聽說他因暴飲無度而不能幹大事，但我們在那時候太天真爛漫了，不以爲會發生這種情形。我學他的榜樣，也成爲好讀書的人，起初是存心和他的聰明競爭，後來轉而爲純粹愛好文藝而讀書。我開始當然先看普通值一辨士的最劣等的小說，但比普通的小孩更早獲得欣賞較佳的著作的趣味。

## 第二章 少年時代

在這時期我覺得生活很討厭，每星期日早晚都給人家帶到禮拜堂去又帶回來；看見其他同齡的孩子享受自由，便感到抑鬱而羞恨。改變這種環境的唯一方法，是請求出外工作。這計劃不久便告成功，我到一間鐵器舖當學徒，每過得五天先令的工資。老人家們現在開始覺得我是個可誇耀的人了，他們告誡我，叫我學習我師傅的業務，以為在師傅死後，我無疑地可以承繼他的生意。我的哥哥大我兩歲；我在上邊已經說過，他的行為很是奇特。他學我的榜樣，在一家大布店裏當學徒。他當時當地在半天內開始而且結束了他的畢生事業。店主差他送一大包值兩鎊兩先令的布匹到碼頭去；他到碼頭時，看見「柏絲琪恩」停泊在江中。我哥哥沒有變通的巧才，看見情形如此，便把包裹放在碼頭上，獨自跑回店裏來。

店主自然以為東西已經交妥了，直到後來「柏絲琪恩」的船長由船上趕到店裏查問他的貨物，他才曉得實情。我哥哥心地誠實，在聽者目瞪口呆的驚訝之下，用他簡單愚直的方法敘述經過的情形。結果店主即刻把他辭退，又寫一封信給我祖父，請他賠償包裹的損失；我祖父立刻遵命而行，因為他極怕打官司。老人家們始終不願承認我哥哥和別個孩子不同，雖則不但成人，就是連三歲小孩也看得出。在此事發生的前幾天，我的祖母因為有人敲門，須去開門，吩咐我哥哥看住一些預備做晚餐的魚。當她回來的時候，那隻貓正在沙發下大享佳餚。我哥哥聽見她老人家嚷道，「佛蘭西，我不是叫你看守住魚嗎？」便老老實實地說：——因為他始終說實話，始終服從命令——『不錯啊，祖母，但貓兒把它銜去了。』如果她向他詳細解釋要他看守魚的緣故，同時特別說明貓兒對魚的偏好，他無疑地會把工作做得更有成績。

沒有一件能比喪失船貨的事更使我祖父曉悟我哥哥的心理狀態。他老人家突



然聰明起來，想出一些不是頂賢明的理路。『麗底亞，』他對他的老婆說，『這孩子有點不對；你想他當時笨到不曉得喊一聲，喂，船啊！』我爲顯示我的聰明起見，便說，當時江中也許有好幾條船，它們聽見這呼喊，一定會齊聲答應的。喊一聲，喂，『柏絲琪恩』啊，不是更好嗎？他老人家在大驚失色之中停了一停。『給我停嘴，』他嚷道，『拋錨：你要再吃些布丁嗎？』

在我們住的那條街上，差不多每個女人都有人和海洋發生關係，我的祖父每天的樂趣是在街上巡遊，向女人們說明甚麼風和甚麼潮水於她們的丈夫或兒子有利。有一個女人的丈夫，乘一條三桅船離埠，以後踪跡不明，音信杳然，已經超過返埠日期三個月了。我祖父怕和這個水手的女人碰頭，常常在她的門口探頭探腦，偷望一下，企圖避免她的詢問，因爲他知道這條船及其水手的運命，知道他自己所應作的預言。

我提過戴孚，他是個很用功的孩子；他成爲我的伴侶及志同道合的人。他得

到一冊古舊的拜倫著作，我們倆不久便給這詩人的性格迷住了。他對戴孚的影響極大，當我們男女孩子在禮拜堂的課室裏，於長輩的監督下遊戲時，這種影響也表現了出來。當我們在玩『圈中接吻』的遊戲，在歡樂中且唱且笑，且笑且舞，小小的白齒，紅唇，和亮眼睛極度活躍時——戴孚總把身子（不像他所希望的那麼高）倚着一根石柱，咬唇蹙額，望着我們戲樂。只有我曉得他的煩惱和憂愁，都是純粹幻想的，可是這種樣子的確有點聳動觀聽，甚至老輩也注意起他來。不久以後，當我們到海濱去作一日旅行時，我們又和戴孚發生了糾纏。這次他孤另另地獨自個兒低着頭向沙灘走去；我們叫喚他，他也不睬不睬。那天晚上要回來時，戴孚很危險地站在碼頭邊緣上，用憂鬱的眼睛凝望着海水。幾個女人連忙跑近他，溫和地把他帶開，問他甚麼不對了。戴孚筆直地站着，一動也不動，咬着唇兒，蹙着額頭，一聲不響地踱進黑暗裏去。後來他回來了，剛趁得上船兒。戴孚不久對這種舉動覺得厭倦了，但拜倫給我的影響較為長久。這是我破題兒第

一遭由讀詩得到快樂。我讀雪萊，馬羅（Marlowe）和莎士比亞的作品，忽視華士華茲，可是後來較聰明的時候，也就注意起他來了。

我的祖母一生只讀過一部小說，叫做修道院的孩子們（“*The Children of the Abbey*”），結果受她母親的嚴重責罰。因此她不斷地告誡我，叫我不讀這種著作，但極力推薦彌爾頓的失樂園和楊格的黑夜沉思錄（Young's "Night Thoughts"）；她最喜歡的格言是後者一書裏的——『延擱是時間的盜賊』（“*Procrastination is the thief of time*”）。當一個朋友看見我很像班揚（John Bunyan）——英國十七世紀著名作家——譯者註）時，她歡喜得流淚了，但她在我們兩人的心間，看不出甚麼相同的痕跡，頗引以為憾事。

我現在做起畫框商人的學徒來了，但我有讀書的嗜好，不能專心工作而成爲一個好工人。老實說，我把書讀到半夜三更，清晨又得一早爬起來工作，所以侵佔了自然所定的睡眠時間。我因爲年紀輕，夜郎自大，不願把學問隱藏起來，在

這時便顯露一些，使年紀較大而且較賢明的男女，預言我的前程遠大。我不懂韻律，也不大懂和音，却作了一首描寫黑夜暴風雨的詩，印刷出來，由一個年青朋友在勵進會裏背誦；當他念完而說出作者的名字時，人家在大庭廣衆之間祝賀我。過後不久，我因為曾幾次私下偷偷跑到劇場去觀劇，便寫了一篇題名『爲舞台劇辯護』的文章，大胆在勵進會裏誦讀。這勇敢的行爲引起那些成年的綿羊的騷動，因為他們以爲發覺一頭蒙着羊皮的豺狼了；但那些小羊——我的同伴們——却在快樂得意中歡呼着。有人對我祖母說起這件事，但她不會查詢我演講的題目，又沒有人告訴她，所以她知道我曾引起幾個教友和一個她所尊敬的會吏的驚訝，頗覺滿意。

我始終不曉得我的口才跑到那裏去；現在我不能感動最平凡的人。這一定是由於我許多年來和嗜好不相投的伴侶交往，喜歡過着沉思默想的生活，強迫自己去討論一些無趣味的題目吧。我記得有一次，在一間旅館住宿，旅客中有一人被

認為書籍，疾病，政治，軍事策略，尤其是詞字的意義及正確讀音的權威者。有幾個旅客在不同的時候對我說：「那人是個學者；他不是像你我這種目不識丁的人。」其實他們所提起的這位先生，常常自知不如地向我請教，而我也很秘密地告訴他，因為我不願意在因環境關係不得不往來的人們當中，顯露出一點優越的樣子；我想到這件事，暗中覺得很得意。然而在我當學徒的幸福日子裏，我到人家屋裏去一趟之後，人家總很歡迎我，請我再去，雖則我在開始時極為怕羞。有一天晚上，我們在一個朋友的屋裏過着很歡樂的時刻，那家的太太那天恰巧生病，在我們臨別時，她丈夫說，「我的老婆笑得病也好了，你的確替我省却一筆醫藥費。」但這却不能使我增加自信力，克服羞赧之感，所以當他們請我參加第二次的宴會時，我想到他們對我的奢望，怎麼也不敢接受他們的好意，因為我知道一定會把自己弄成馱子。現在我在交際場中的失敗，不完全由於怕羞。有時心境是在沉思默想中，平常的思潮要等到思路預備好了，才有自由奔放的機會。而且，

我聽過許多粗言俚語，思想常常給這種東西包圍着。因此，在上等交際場中，羞慚與狼狽之感使我費了很長久的時間，才能夠把思想的外套脫去，穿上較好較像樣的外套去見人；他人等得不耐煩，便自己尋歡作樂起來了。我在做學徒的第二年，遇見一個年青的女人，她住在近我出世的城鎮的一個小鄉村裏，人很聰明，讀過大量的良好文藝作品；我聽過她幾次談話之後，拿了我自撰的一篇短文給她看。她在這少年時代所給我的激勵，是我兩眼永遠凝望着的星辰，我賴着這顆星辰之光，已經航過苦痛的深海，把那日夜企圖淹沒我的『酒』——我的大副——推開。她第一個認定我精神上有一些和純粹的聰明不同的東西，一些在她的書裏看見過，但不曾在活人中碰到的東西。我認識她六個月後，她便死了，可是她勉勵的話使我沒齒不忘。

我的祖父也死了；他是一個率直，坦白，誠實，淳樸的人，頂怕負債，始終準備好要繳納他應納的租稅。他很怕在遠警罪裁判所中當主犯，但却為別人的緣

故上過法庭三次。有一次，法官召他去檢驗一條據說是由船上偷來的繩索，他證明那條繩索是陸地上用的，和船索不同——結果使囚犯得到自由了。第二次是在某星期日早晨，我的祖父還躺在牀上，一個偵探假裝為一個有酒癮的工人，甘言引誘這老人家的女兒在後牆邊賣一些酒給他——結果他給法官傳去，在規定時間外販賣酒類的罪名之下，被敲了一大筆罰款（他立刻如數繳納）。第三次是在我和其他五個暴徒被訊問的時候，這件事在上一章已經敘述過了。這個人絕無一些虛偽，而且有一顆獅子般的雄心。他自稱曾擊敗撲次茅斯（Portsmouth）的拳鬥錦標選手，但這無疑地是個自號自封的酒鬼。我祖父頂喜歡講的故事，發生於一間酒館中；在用薄板隔開的隔座上，有一個人正在高聲極口讚頌自己，使人家羨慕他。祖父讓這個人大吹大擂一下，但最後覺得很不耐煩，便探出頭去，用嚴厲的聲音嚷道，「別響，莊斯船長：當我認得你的時候，你正在歡然大嚼未擦牛油的大麥麵包呢。」莊斯船長聽見這句話後，露着倉皇失措的樣子，然後趕快伸過

頭來低聲說，『不要做聲，不要做聲，戴維斯船長；沒有一件事比在異地替自己吹吹牛皮更痛快的。』這故事我聽祖父講過一百遍。

現在我正在度着最後一年的學徒生活，有點放蕩，全不注意我的業務，決定在幾個月後擺脫一切羈絆。當我的期限屆滿時，我的師傅要我繼續幫他工作，我也遵命做了一些時候；以一個未達二十一歲的人而言，我確得到一份很可觀的工資。在三四個月後，我找到一些脫離業務的藉口。我渴想動身到新大陸去；但我祖母無論如何不肯給我船費；於是我在布里斯陀尋到一份工作，服務了六個月，因她老人家死了，只得回家。我在那陌生的市鎮上沒有相識的人，在那裏過了六個月放浪生活；這生活真夠把任何人的思想與健康破壞到無可救藥的地步；在這時候，我的一切文藝意志也消沉泯滅了。這生活是不能再繼續下去的，她的逝世改變了環境，無疑地使我不至於一敗塗地。她的產業是在一個保管人的掌握中，其利益由她的三個孫兒每週均分。她是個仁慈良善的老人家，我越來越敬愛她。



她是一個浸禮教徒，堅決反對其他的信仰——叫劇院做「魔鬼的遊戲場」——痛恨第二次結婚——她生前對我的重視，正和死後我對她的重視一樣。我在她生前給她的許多小惠，大都是發源於一種孝順的意識，而不是發源於她所應得的感恩之心。可是這個仁慈良善的老人家，至死也不疑心這些不是感恩的表示。我心裏充滿着慚愧與悲哀，因為她沒有接受我感恩的情意，因為我甚至在她死後十三年今日，還在靠她的產業過活。當我祖母逝世時，我到母親的第二個丈夫的家裏去度日，但過了一兩個月騷動不安的生活之後，我跑去找保管人，向他預支了十五金鎊，在充滿着希望與期待之中，搭船動身到美洲去了。

## 第三章 壯年時代

我抵達利物浦時，結識一個幾年前到過美國的人；他在當時不能實現他的期望，便絕望地回到英國來，現在又抱着滿懷的希望，想作第二次的嘗試，其熱誠至少是和作初次嘗試的人一樣大的。我絕對信任他，聽到新大陸許多奇怪的事情：甚麼叫做摩天樓的多層高樓大廈啦；甚麼可以由這條街移到那條街の木屋啦，遷移的時候不影響屋中人的安適生活，烹飪，打掃，洗滌的工作可以進行無阻啦；甚麼大原野和沙漠的荒涼啦；甚麼工程學家克服高山峻嶺的偉業啦；甚麼當明亮的南方充滿着玫瑰花的紅色時，北方冰天雪地青葉絕跡啦；這一切都在一面伸展廣大的國旗下存在着：這給我一種極深刻的印象，於是我在上船的第一晚，立刻走進下等艙，把這國度裏的情形詳細記述起來；又說我抵達美國的狀況

和舊大陸與新大陸的異點。我等船到昆士吞 (Queenstown) 時，便把這封信交給賬房寄發，我的存意是抵達美國時免得再寫信，這樣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工夫去享受新生活了。我過了幾年才想起我當時多麼魯鈍愚笨。單單郵局的印戳就可以證明我還沒有在美國上岸，而且他們接到這封信也會比平常美國的信件早了好幾天。我的確不能誇說我是很有常識的。

我們作這次航行時，正在六月間，偉大的大西洋和內地江河一樣地平靜。每個人都想避免思鄉病，我們爲達到這目的起見，常常在唱歌跳舞的狂熱中消磨光陰。有時我們注意到左邊一座冰山，在旅客的眼中很潔白而美麗，但在看進海水深處的水手眼中，却是可怕的東西。接着，我們看見一條張着滿帆的船；或另一條大西洋大輪船在左舷前駛過去。船上完全沒有甚麼禮貌，陌生人和陌生人相識了，男女彼此做一點小恩惠，他們從前不會會過面，將來大約也不會再碰頭，分別的時候連詢問尊姓大名也不會。當船駛近海岸時，我們遇着一陣大雷雨，我聽

見霹靂的雷聲，看見較慢而較大的閃電，不覺大爲驚異，而且有點凜然畏懼。大自然在這偉大事物的國度裏，似乎比在我們美麗的小谿谷和小青山上，運用着更放恣更有力的權威。我以爲世界的末日已經到了。一個美國人看見我的樣子，便對我說，如果我在這奉公守法的公民所居住的上帝的自由國度裏住得久，這點小遭遇和將來耳聞目見的東西比起來，真不算一回事呢；我聽了他的話，還是不能安心。

我對美國人自始就有最佳的印象，至今還沒有改變我的觀念。他們是一個慈善而有同情心的民族，自自然然地以他們的國家爲榮。愛爾蘭種的美國人，想到他們家人給不公平的法律驅逐出心愛的故鄉，想到他們父母的悲歎，不禁大爲憤恨；這種人不能忍受無謂的激怒，因爲人生在他看來是個嚴肅的問題。當我們想到我們的良知在這方面並不怎麼清白時，當我們想到我們動輒遲遲不作有利於靈魂的坦白懺悔時，我們尤其不該使這種人激怒。美國人最可愛的特質（這很容易

看出來)是他們對女人的尊敬，及女人盡力使自己受之無愧的樣子。沒有一個女人在酒排間傾聽爛醉男人的穢褻戲謔，也沒有一個女人在賣酒櫃台前和她的伴侶舉杯痛飲。女人在這方面私下無論多麼懦弱，的確是剛強到不公然表露她的懦弱的。夫妻也許過着不快樂的生活。可是你難得聽見女人控告男人殘忍無情，這在舊英格蘭法庭上却是司空見慣的事。男人在不可遏制的狂怒中，也許會殺死他的老婆；這我以為比在二三十年間的每星期六夜和假日，把她打得半死丟在樓梯下更好，比把她未復原的眼睛又擊傷了更好；這種暴戾殘忍的行爲，常常給人家當做笑話說，後來我在倫敦貧民區裏親眼看見，却感到無限的恥辱。

我渴望遊覽美國各州，所以在紐約逗留不久，便聽我那利物浦相識者的建議，跟他到康涅狄格州一個小鎮上去探望一些朋友；我們不久抵達目的地，兩人的袋裏一共只有十多塊錢。美國在這時候正受着商業不景氣的打擊，天天有人動身回舊大陸去，他們大都想在繁榮的時候再回美國來。我因為不能立刻找到工

作，又決定不靠陌生人的調濟度日，便獨個兒走出去，坐在公園裏一條椅上，打算籌謀一些將來的計劃。我想我的箱子裝滿着衣服，書籍，刷子等物，一定足以供一星期的住宿費用而有餘。不錯，我要遊覽芝加哥；我突然發覺有一個人坐在柯子的彼端，就問他到芝加哥去的路徑，好像其距離不是幾百英里，而僅僅是十多英里似的。這個人在驚訝中向我望了望，最後問我是否想到芝加哥去。他看見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便問我的經濟狀況如何。我把頭搖一搖，表示我沒有錢，於是他說：『我也沒有錢；如果你贊成的話，我們倆一淘到芝加哥去吧。』

這個人便是布倫，一個聲名狼藉的叫化子；他在美洲各處爲家，由大西洋沿岸至太平洋沿岸，由坎拿大的北省至墨西哥灣。他那乞食的寫意態度和豪華的樣子使我毫不關心於勞作。在那國度裏，一開口便有東西吃，人家常常請求你接受食物。大家都很慷慨大量。我這樣在布倫的教授下，不久便變成一副不想工作的懶骨頭。倫敦人可以成爲好叫化子。美國的兄弟們很看得起他們。他們的機智，

卓識，開創力，和一條永不囁嚅支吾的舌頭，使他們常常在別人失敗的時候達到了目的，在土人挨餓的時候得到了成功。但我的朋友布倫很蔑視他們，因為他們的乞食方法跟他不同。布倫是一個道地的叫化子，他不在黑暗中用隱語，常常是今日豐衣足食，明天一無所有。他要甚麼東西，便去叫化，每天早晨把他所要的東西開成清單。他情願去討一條乾淨的舊手帕，而不願洗一條好手帕；他常常恬不知悔地拋掉一件好襯衫，不願縫上一顆鈕子——他這樣澈底地保持他職業上的尊嚴。他不肯帶肥皂，但却像個基督徒那樣地走進人家屋裏，求人家許他洗手，如果早晨天氣冷，他還要討熱水呢。真的，求乞於他是一種拿手的藝術，一種永不厭倦的快樂。我記得他有時飽壓了燻肉，排骨這一類平常的食物之後，便開始叫化餅餌和糖果，我猜他大約假裝喉痛吧。即使像美國這麼一個新國家，也有好幾個仇視陌生人的城鎮，因為它們都坐落於相離不遠的大都市間的大路上；可是布倫似乎不會失敗過，他的確也不會訴苦叫難而降低他的尊嚴。他說，每條

街上都住着一個好撒瑪利亞人，一個好叫化子在每個門上敲敲，結果一定可以大獲成功的。她也許住在最後一間屋子裏，所以不成功的叫化子因為沒有忍耐與恆心，終於失敗了。布倫是一個行動遲慢的人，在頑固執拗中幹着他的業務。這使我記起這行動遲慢的癖性，有一次怎樣救了他的生命。我們在離一個小城一英里的林中，生了一堆營火。布倫在臨睡之前，有把手帕纏住頸項的習慣，這天晚上他也照樣做了。翌晨我先起身，布倫從容不迫地跟着我起身；當他悠然把手帕慢慢解開來時，我看見一隻有毒的大蜘蛛從他手帕的摺痕中墜落下來，不覺大吃一驚。如果布倫是個急性的人，他無疑地會把那蜘蛛壓壞了纏在頸上，而毒質有侵進他的血液，致他致命的危險。

布倫不久把偷乘火車的秘訣傳授給我，這種技能在那國度裏的某些區域是很必要的，因為城市間的距離很遠。有時我們有運氣找到一節空車；有時我們不得不乘在兩節車間的緩衝器上；當我們經過仇視陌生人的地方時，我們常常乘在車



廂頂上，以免在不留意時給掌制動機的工人鞭擊，跌下緩衝器來。有些地方，看見一個人——往往是陌生人——屍身分裂，躺在軌道上，這並不是罕有的事。他們在驗屍的時候，總判爲意外死亡，但我們的見解是不同的。所以我們乘在車廂頂上，免得在鬥爭的時候處於不利的地位。掌制動機的工人，知道如果我們跌下去，他也會跌下去，因此不大願意激起敵對的行動。我們有時不顧生死地攀住火車下離鐵軌僅有數尺的狹鐵條而旅行。這需要相當的勇氣，因爲在那裏不但不舒服，而且火車那麼近軌道，似乎風馳電掣地跑得特別快；乘在車廂頂上時的感覺却不然，速率更大的車，看起來似乎也跑得較慢，較平穩，較安全。有時我們不得不在手槍的瞄準下跳離正在行駛的火車。有時那些掌制動機的工人倒很客氣，甚至於幫我們的忙，供給我們食物，飲料，和烟草。有時我們看清掌制動機的工人沒帶武器，便恫嚇他，說如果他干涉我們的行動，便要致他於死地。布倫和我就這樣在美國諸州旅行，夜間在營火邊睡覺，把空無人居的房子暫時佔有了。

有一晚，當我們還找不到一個恰當舒適的地方露宿時，天已經黑了，我們看見一個房子，窗裏沒有燈光，以為是空的地方。我們敲敲門，那種重濁空虛的回聲，使我們相信屋裏沒有人。當我們舉高門門走進去時，我們看見椅桌及各種家庭用具在地板上亂堆着，頗覺詭異。雖然如此，我們還是繼續預備過夜，又走出戶外在黑暗中索尋乾柴。我們尋到了乾柴之後，便在屋裏生起火來，一合眼便睡到天亮。翌晨，我照常是先起身，跑出去找點水，預備燒晨餐的咖啡。當我不久找到了水帶進屋裏來時，我突然注意到一塊釘在屋前的木板。我看見木板上塗着『鬼屋』兩個字，字跡粗大潦草，好像是一個驚恐戰慄的人寫的。如果我們前一晚看見這塊木板，我們無疑地會趕快逃命，可是我們在陽光裏却一邊弄咖啡一邊大笑。我在這時候想工作幾天，可是布倫常常向我露齒獰笑，使我很替他覺得慚愧，於是我便自行革職。他似乎非常喜歡我，不願離開我，但發誓縱使爲了我的緣故，也不願成爲工人。

#### 第四章 布倫

布倫是一個別出心裁的人，他的意念常常和別人不同。例如，美國的一切流浪者都在鐵路上旅行，無論是徒步或無票乘車。所以住在城外的人，離鐵路最遠，一定會較同情於流浪者，因為他們比較不常聽見或看見他們；這種推論似乎是很有理由的。可是布倫却嘲笑這種觀念，他說他自己的成功，是由於念頭與人不同。他說，『因為一切的流浪者全都這樣想，所以城外的叫化子太多而城中太少。例如，』他繼續說，『火車站及其餐館就在這裏；一百個流浪者中沒有一個要到這個地方來，因為這地方交通便利，他們以為叫化子太多。這種意見既然是那麼普遍，一定是背謬不實的。然而，我們試一試看吧。』布倫說完話，便毅然走進餐館，留我在外邊等着。他過了很久還沒有出來，我以為人家一定給他在裏

頭吃了一頓大餐了，但最後他走出來時，手中却帶着一個大紙包。『這地方真是個金礦，』他說，『因為此包裏的東西儘夠兩個人吃一天。把它帶到鐵路邊那叢樹林裏去吧，』他說，『因為堂倌答應我說，如果我帶個壺或罐，他要給我熱咖啡的。』我立刻帶那個紙袋向林中走去，紙袋重重地似乎裝着很多肉類或布丁；布倫在這時候向近鐵路的一間小屋走去借罐子。不久我們已經坐在多蔭的綠林下，把包裏的東西拿出來，裏頭有排骨，麵包，牛油，洋薯，和糕餅。此外加上一夸爾的熱烘烘的好咖啡，便成一頓二人每週只能享受一次——星期日——的豐富大餐。

布倫有一種特別的癖性，就是在走近一個市鎮時，尋找有十字架的教堂尖塔；這是天主教的標記，證明那地方是天主教的社會。他望着那個十字架的方塊走去時，便在週遭街上開始乞食工作，他說，『如果我的工作在市鎮的這部份失敗了，那麼我在別處一定沒有成功的希望。』

我將永遠記得我和布倫在海濱度過的幾個月夏季的快樂生活。有些富商也不能在那邊逍遙過一個月或六星期的，但感謝蒼天，夏季全部的時間可以任我們自由支配。如果我們厭棄了一個市鎮，或如果市鎮厭棄我們（實情常常是如此），我們便悠然遊蕩到另一個市鎮去，在野外駐紮起來；這樣，我們在夏季由一個地方跑到另一個地方去。我們在旅客之間自由自在的走動，他們顯然很尊敬我們，因為他們沒有用親昵的態度向我們打招呼，只遠遠地凝視我們。我們橫過他們的沙灘上的走道和林中的小路；我們獨佔他們在巖石間的隱處和洞窟，但我們除海水不平的低訴外，不曾聽見過一句怨言，而海水不平的低訴，的確不能由我們負責。這些地方無疑地有偵探，但他們是在防備扒手，竊盜，和騙子；這些偵探看見旅客和公寓的主人沒有埋怨甚麼，便以為沒有拘捕流浪者的必要；因為這種舉動並不能使他們陞遷。「啊，」當我們坐在一個蔭處，用兩根自製的木湯匙吃着一大塊由公寓裏討來的乳蛋糕布丁時，我對布倫說——「啊，我們在英國做流浪者

可不能這麼快活。我們在那裏吃湯要拿票子；有不能用湯匙吃的湯；吃後沒有剔牙的快樂；湯裏沒有豌豆，玉葱，或紅蘿蔔的蹤跡，除蒼蠅外，甚麼東西的踪跡都沒有。」我們兩人分吃一大塊乳蛋糕布丁的三分之二；如果我們要吹毛求疵的話，那麼便是布丁裏蛋放得太多了。甚至布倫對他此次的成功也頗爲驚異。他說，「雖然如此，她是一個胖女人，所以我希望得到一些非常的東西。」布倫很崇拜胖女人；這我相信多半不是因爲他喜歡此一類型的美女，而是因爲他覺得肥胖是慈善溫厚的表現。他問道，「當這些骨瘦如柴的傢伙自己餓得半死時，你怎能希望他們同情於別人呢？」他常常暢論胖子的優點和瘦子的缺點，我還不會聽見一個叫化子反對他的意見呢。

我看見布倫洗滌盤子，用一種幾乎等於虔敬的謹慎態度，拿他的手帕去揩，同時我心裏想道，那個慈心的女人一定會把盤子小心地再洗一遍的——於是我躺下去小眠一下，打算等到布倫回來再起身。因爲沒有人知道他會去多久；他也許

會忽然想要叫化一件襯衫，一條褲子，一雙鞋子，或臨時想到的甚麼東西。

布倫出去時，身上穿着一件黑襯衫，但我常常發見他改變了外觀，着上一件新外套或戴上一頂式樣不同的帽子，所以當我醒來，看見他穿着一件胸前漿硬的白襯衫時，我並不覺得驚異。我對這個改變默不作聲，而他也是一個優越的叫化子，不把人家未問起的事情說出來，免得有自矜功勞的嫌疑。他已經遇見另一個他所喜歡的胖女人，或許同一的胖女人再做了一次好事——這是無可置疑的事。

布倫的第一句話使我頗為吃驚，因為他由我臨睡時所談的話繼續說下去。他開始說，『當我在英國時，我不會碰到過一般人所想像的困難。那邊的叫化子和這邊的一樣，選錯了地方，三個叫化子之中，沒有一個知道甚麼地方是頂好的。』我說，『頂好的地方一定是那些上等工匠所住的乾淨區域，街道兩旁的房子大小適中，外表體面的地方。』他答道，『如果叫化子不都這麼想，此種區域確是頂好的地方。但如果你在英國想不出辦法，讓我告訴你叫化子頂好的活動地方。』我

後來覺得他賢明的教訓多麼寶貴啊！你看見一條漂亮的街道便走過去；但走到一條短街或窮巷便立刻開始工作，尤其是如果入口是在穹窿下，而穹窿把街巷內的房屋掩蔽起來，使外邊望不見。這種偏僻的小地方不但比漂亮的街道更多利潤，而且在警務特別嚴密的地方也比較安全。還有，你也應該避開那些沒有磨坊，工廠，或造酒所的城鎮；那些除幾個園丁，馬車夫，僕役之外沒有工人的沉靜的舊式城鎮；那些公共圖書館前有禁止流浪者入內的告示的地方，那些場地前有『當心惡狗』的告示的地方。在工人衆多富翁很少的城鎮，這種告示是看不見的。他繼續說下去，『當然你在英國的目的必定是錢，因爲在食物方面，即使那邊的富翁所享受的，也比美國的勞働階級更壞，你是不能希望得到肉，餅，和乳蛋糕布丁的。』我記得布倫在大西洋沿岸所發表的這些賢明思想，如果我在英國沒有由它們獲得很大的利益，我的確會充分試驗其中的真理。我往往注意探尋窮巷，和穹窿下的靜寂短街，走出來時總比進去時更富裕。而且如果要在門前階上吃幾杯



茶的話，這些是多麼恬靜美妙的處所啊，旁邊只有一兩個隣人在望你，穹窿外邊的街上也許正有千百人在來往呢。那邊沒有車馬的大道，也沒有商人的捷徑；老實說，許多在鎮中生長的居民，自己也不知道有這種地方的；至於那些知道的人，也以承認知道這種地方爲恥。然而布倫曉得應該到甚麼地方去尋找英國最慈善的人，不是在漂亮的街道上和嶄新的別墅裏，而是在短街窮巷中的灰白小房子裏。

## 第五章 流浪者的暑假

我們決定要趁時髦，到長島海峽那些怡情悅性的海邊避暑勝地去遊覽。我們當然得兼顧事業和遊樂，從事叫化工作。在那邊要乞食是不難的，因為旅館裏都住滿了人，精美的食品很多；除乞食工作之外，我們所享受的人生樂趣，一定可以和那些避暑的旅客一樣多。我們和他們同享陽光與微風；我們可以隨意作海水浴；在炎熱的白天裏，我們可以在青翠欲滴的濃蔭裏，或在俯望海峽的大石的陰影下，伸伸懶腰休息。然而，我們再也忍不住紐約的酷熱；我們在那裏小住數日，天天因找不到新鮮的空氣而呻吟着，喘息着。所以我和布倫動身離開紐約城，向康涅狄格州的哈得富爾城 (Hartford, Connecticut) 前進，決定沿着海岸，一天步行五六英里。我們過着多麼愉快的生活啊！人家爲我們預備食餐，好

像我們是世界上僅有的流浪者似的，好像他們以為我們向他們求乞是天意似的。這時的情形和平常大不相同。糕餅——我們素來視為奢侈品——這時變成我們的普通食物，最後我們不得不把平常的麵包和牛油當做奢侈品，寧吃麵包牛油，不要有雞蛋有香料的最佳鬆糕了。清鮮的水泉很多，或由巖石間噴湧而出，或在濃陰的角落裏靜流着；那邊有許多流浪者的野營，錫罐隨處皆是，我們可以燒咖啡，吃紙袋裏的東西。這個區域也是求乞衣服的極好地方。避暑的旅客常常把衣服留在旅館裏，不帶回去，這些衣服對旅館主人有何用處呢，因為從來不曾有過衣衫襤褸的人到那邊去求乞。老實說，我在不到一個星期之內，已經穿上全身漂亮的服裝了，這些東西都是在乞食的時候，人家自動送給我的。布倫的成績當然也和我一樣好，但他依舊穿着那條粗棉布褲；他發誓要等到乞得一條簇新的蘇格蘭呢褲子，才願棄掉此舊東西。這條工人褲子曾造成一次最可扼腕的誤會。我們剛在那邊一個海邊小浴場做完叫化工作，裝滿戰利品，望着野營的方向走去；

據布倫說，這野營是在距市鎮北部半英里的地方。當我們抵達野營時，我們看見裏面有一個人剛燒好咖啡，預備吃東西。布倫請求這人允許我們用他的火，使我們不必麻麻煩煩再生一堆。那陌生人勉強答應了，同時把東西移開去，好像不願和我們再有進一步的親密關係似的。當我們堆着乾柴，拿錫罐到水泉去盛水時，我看見這陌生人用怨恨的目光睨視着我的同伴的褲子，似乎有隨時破口辱罵的様子。最後我們已經預備好，布倫開始把他身上的東西拿下來。他身上裝着八九包食物，那裝帶的方法真是再巧妙也沒有。我在這時候才看見那陌生人的表情發生變化，他看見那些紙包，心中似乎大為懊悔。接着他便站起來走近我們，用情感衝動的語調說——『對不住，朋友，原諒我不曾用更熱烈的態度歡迎你們——』再向我同伴的褲子望一望——『我以爲你們是工人呢，現在我知道你們真正的叫化子了。』布倫聽見這話且笑且說，別人也曾發生過這種誤會。他解釋說，他本來不願接受這條褲子，但後來一看這東西的質料很好，經穿，所以決定把它再穿一

兩個月。那陌生人用哽住的聲音說，『我對你們感想如此，甚覺後悔，朋友，我相信你們會原諒我。』開頭很殺風景的事，便在這麼一種友好的精神裏結束了。

這陌生人便是新港以第。我們在過去沒有和他碰頭的機會，但常常聽見他的名字。他在康涅狄格州名氣很大；他除一年一度經過馬薩秋塞州到波斯頓城去旅行外，不曾離開過本州。關於本州裏樂善好施的家宅，包第沒有一個不知道。在我們碰頭那一天，這聲響便在我們的眼前經過一番試驗了。有一個人到野營裏來，這可憐的傢伙說他是個勞苦的工人。他失掉職業，積蓄的錢又給人搶去，現在只好徒步回麥立旦(Meridan)老家去。他一生不曾向人求乞過，現在已經兩天沒有東西吃，差不多軟弱到不能再走路了。包第說，『不錯，可是當你在家裏過安定生活，臉上繃紋消失了時，你對我們會有甚麼同情呢？你將叫我們像你那樣，爲自己的生活而工作吧。』那可憐的人不服氣地說，據他所知，他的母親是極好施捨的人。包第傾耳靜聽，然後向那陌生人問他母親的住址。包第聽見那條街

名時，立刻說出那邊一個——唯一的——樂善好施的家宅。陌生人說，「那便是我們的家宅。」包第還不了分相信，就叫他說出那老婦人和她丈夫的樣子。包第聽見他的答語，大為滿意；他說，「我曾在你家裏吃過許多頓飯，你現在就陪我吃一頓吧。」他且說且拿一包東西給那陌生人；那陌生人把紙包裏的東西擺在草地上，有夾肉麵包，也有一些小糕餅。他吃過這些東西和布倫送他的東西之後，便和我們告別，他說他在抵家之前，肚皮不會再餓了。

那陌生人去後，包第捧腹大笑。他說，「那人的父親是個路局的職員，後來做起老闊，最後積了一筆錢而退隱了。老人家們常常在廚房裏拿東西給我吃；那老頭兒把他早年用過的鏟鋤掛在廚房的壁上，那把鏟鋤擦得亮晶晶地，附着櫻酪，給家人尊為傳家寶。」包第續下去說，「我看見那把鏟鋤，只到他這個以表示早年勞苦為榮的樸實人，不禁縱聲大笑。我每次到那邊去，這老頭兒便很自負地指着鏟鋤給我看，我聽着它的歷史，臉上不能不努力裝着沈靜的樣子。但雖然

如此，那老人家倒是好傢伙，我能幫幫他兒子的忙，覺得很快活。」

唉，我們結果的遭遇多麼不幸啊！當我們到新港的時候，我們開始在大街上向路人求乞，不上一個鐘頭已經被捕入獄了。翌晨我們上法庭見審判官，被判有期徒刑三十天。但最使我們傷心的倒是審判官的私人評語——他說我們是兩個不顧工作的頑強惡棍。雖則這話在道德上也許可以對我們而發，但事實上確毫不適合，因為我們倆都是身材細小的人。沒有看見我們的人，如果在該地報紙上讀到這句話，對我們個人的外表一定會有錯誤的觀念。我不知道審判官用這種名詞是否正當。無論如何，我們得受三十天的徒刑。

我們的處境却比一個犯殺人罪的意大利人更好；他的監房離我們的不遠。

我們在這監獄裏須做製籐椅的輕快的工作，在膳宿方面，我們所享受的待遇很好，我們還有足量的烟餅可嚼呢。

我們很關心那意大利人，所以出獄後第一件事，便是查詢他的狀況。人家對

我們說，他被判無期徒刑；或依那個告訴我們的外方人的奇怪說法——「阿克尼亞，他沒有得到一些時候，他得到全部時候。」（“Antonia, he didn't get some of de time, but he got all of de time.”）

我們希望中的興高采烈的夏天的郊外旅行，便這樣在不幸的遭遇裏意外縮短了。當我們重享自由時，夏季差不多已經完了，遊客漸漸回到他們的家裏去了；這就是說，我們在那些旅館裏所受的待遇，將隨着旅客的減少而日益冷淡了。

在這時候，我做砍柴工人，可惜這不是長久的工作；當我剛開始覺得喜歡這種較高尙的生活時，我被辭退了，使布倫大爲高興；他顯然很討厭這種叫做「工作」的新改革，他不能了解人們對工作的願望。



## 第六章 趁夜車

我在這時候雖則變得很懶，幾乎喪失了一切責任的意識，可是我常常覺得生活毫無目的，咎責布倫；我對他說，我們必須尋找工作，注意肉體以外的其他需要。我對他講藝術，我說，我們因為長久缺乏金錢，失掉了藝術修養的機會，我對他講讀書，觀劇，和參觀美術館，博物院的快樂，對他講樂器音樂和聲樂的奇蹟。有一次當我們行經新奧爾良一條街道時，我停住步傾聽一個女人唱歌。布倫真是個忠誠的同伴，他耐心等待我滿足我的快感，直到後來他似乎也受一些非常的情感所激動。歌唱完了，當我們再向前走時，我說——『呀，布倫，你覺得這首歌唱得怎麼樣？』他在敬畏中答道，『呵，她真是隻美美的貓兒！』我聽見這奇特的讚語，不禁大笑；我知道他的存意是很誠實的。

我做完幾天工作之後（上章已經說過），對於我們將來的計劃，決定立刻向布倫取得相當的諒解。爲實現這目的起見，我請他去喝酒，這樣開始說：『你打算做甚麼事情呢？你的生命不是我的。我們常常過了好多天沒有書報看，我們不知道世人在說甚麼話；也不知道世人在做甚麼事。大自然之美永遠在我的眼前閃動着，但我確未使我的心靈得到豐富的糧食，因爲誰能在他人門跟前，默想着大自然而得益啊。我沒有閒暇可寫筆記，以備將來之用；我的腦經把這一切生活景况的記憶裝得太滿了，到我要應用這些記憶時，它們不會有鮮明的輪廓了。我必須去做幾個月的工作，使我可以靠着我的積蓄，在大城市過着節儉的生活，培養我的心性。』布倫在大城市的叫化方法是和鄉村不同的。在鄉村裏，他覺得除理髮或修面外，不必用錢；而他要這筆小款總可以如願以償的。當他想要理髮或修面時，他總去拜謁當地的天主教神父，開口向他借用剃刀，因爲他知道，天主教神父依信條的規定須不斷地剃鬚子。神父當然不願把他的剃刀借給全不認識的陌

生人，但又不好意思不掏出一毛錢，給他做修面費。然而在大城市裏，布倫不屑到私人家宅去；他在街上向行人和商店乞錢，然後到餐館去買東西吃，到客棧去買床位過夜，像誠實的工人那樣。因此，他以為我的不滿多半是由於缺乏金錢，便說——『我也不大喜歡這麼匆匆忙忙地跑來跑去。如果你要在大城市裏過安定的生活，我敢担保我們一天至少有兩塊錢，可以上劇院，赴音樂會，買書籍文具，或偶爾喝杯酒。』『不，不，』我說，『我們如果不工作，便該分手。我這裏有三塊錢，是我所掙得的一半工資，我們要工作或分手，你要走或不走，都隨你的便；因為我已經決定自己的前程了。要怎麼樣呢？』『好吧，』他停了好一會才開口說，『我們現在離種忽布（hop——植物，其實可釀啤酒——譯者註）的農場不遠，他們下星期便要開始摘忽布了；這差不多就是此時節唯有的工作。』

我們談到這裏，痛飲了幾杯酒，因為我對布倫的決心非常高興，不禁一連叫了好多杯酒。布倫告訴我說，當晚夜半時分，有一列貨車將由車站開出；我們可

以趁這列車到忽布農場邊的一個小鎮。我們不知道要怎樣消磨夜半啓程以前的時光，於是便繼續喝酒，直喝到兩人都醉醺醺地，不宜於偷乘火車的危險勾當——除非我們僥倖找到一節空車，可以躺下去一路大睡。最後我們向火車站走去，在車站裏看見那些工人正在裝掛車輛。我們躲匿起來，等到他們工作完畢，才在黑暗中出現；布倫和我分別在火車的兩邊查察，尋找空車。可是我們終於找不到這種舒服的地方。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只好乘在兩節車間的緩衝器上或車頂上，去喝夜裏的冷風。我們跳上緩衝器，汽笛響了兩下，嗚！嗚！我們覺得火車已經把我們慢慢地帶出車站了。布倫在一節車上，我在另一節車上，兩人相向而立。我永不會忘記那回乘車的恐怖情景。他緊拉着車上的把手，我也學他的樣子。過了差不多十五分鐘，當火車以最高的速度前進時，我看見布倫的身子向前傾側一下，然後趕快縮回來筆直地站着，不禁大駭。他這樣做了幾次，我向他大聲嚷着。一點效力也沒有，因為他醉了，正在反抗那種威壓着他的酒氣；他怎能緊拉着車上

的把手呢：這是使我大惑不解的事。最後他一動也不動，這樣過了很久，我知道他下一次再向前傾側時，他身體的重量一定會使他的手放鬆，他一定會跌到輪下去，給火車割成碎片。我小心翼翼地將我的身子移近他，把他弄醒。我雖則用了許多方法，好容易才弄醒他，但他却發誓說他並未入睡。當我剛做完這件事時，一個燈籠的亮光由車廂頂上直射下來，接着我們聽見一個掌制動機的工人向我們高呼。『喂，你們倆要到那裏去？』我答道，『到忽布農場去。』他冷笑道，『唔，我看你們是不會趁這列車到那邊的，所以你們還是立刻跳下去吧。跳啊！你們聽見了沒有？』他嚷起來，咒罵一番，因為他看見我們不大願意順從他的命令。布倫現在已經十分清醒了。那忿怒的掌制動機的工人喝道，『如果你們不立刻跳下去，我要把你們拋下去了。』布倫恬靜地說，『跳下去是一定死的，給人拋下去也是沒命啊。』那掌制動機的工人嚷道，『等我回來，我們看看你們到底敢不敢乘這列車。』他說完了話，便離開我們，向車掌車（*caboose*）——即附掛於載

貨列車後，管車人所乘的車——譯者註）的方面走去。布倫說，『當他回轉來時，我們一定要在車廂頂上，因為他或者會帶一把聯機串（coupling pin）——連結車輛用之金屬大軸針——譯者註）來，把我敲離緩衝器，使我們跌到車輪下去。』我們連忙攀到車廂頂上，過了幾分鐘，便看見燈光由遠而近，在車頂移動着。我們現在仆臥在車廂頂上，使他要站在同一節車上，才看得見我們。當他走得最近的時候，我們跳了起來，在他還未由這驚惶中恢復原狀時，我們已經出其不意地由兩邊捉住他了。我一生不會在人的臉上，看見這麼深刻的恐怖表情。他一定已經看出我們半醉的狀態，立刻知道絕對不能得到此種人的寬恕，所以他手足無措地站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如果他和我們鬥爭，三個人便全都會跌死；如果他在我們的掌握裏，他也許會給我們由每小時駛三十英里的火車頂上拋下來。布倫說，『要怎麼辦呢？我們將不受干涉地乘這列車呢，抑是我們來一番角力決鬥，跌下去同歸於盡呢？說啊。』『朋友，』他說，裝出一聲短笑，『你們

先發制人，使我沒話說；你們可以乘車。」我們注視他向前直走，由車掌車頂下去，可是我無時無刻不在期待他和幾個幫手再來跟我們算賬。也許他們間發生衝突，因此他們不願求彼此的幫助吧。例如，司機人須服從車務管理人的命令，但前者所得的工資和後者一樣多（如果不是較多的話），而且他負着大半的責任；這常常使他們彼此不睦。無論如何，美國的流浪者深知：當他們在車上時，司機人和火夫——司機人的忠實扈從——都不會把這事通知車務管理人或掌制動機的工人。也許那個人對他的失敗感到慚愧，不願使車務管理人和其他掌制動機的工人知道他的恥辱吧；不管其原因為何，我們是一路乘車抵達目的地，不再受任何干涉的。

當火車駛近城鎮時，我們看見近軌道的一個小幽谷裏有一堆大營火，旁邊睡着一個人。我們覺得寒冷而疲乏，看見這個舒服的地方，便決定要從速跳下火車，跑回那堆營火的地方，過幾小時的舒服生活。汽笛長鳴一聲，當火車駛近車

站，速率漸低時，我們由緩衝器上跳下來，我們的四肢是僵硬的，所以我們不能站穩，終於跌倒了，可幸沒有受傷。那地方距我們下車處大約有一英里多路，但我們過了相當的時間便走到了；我們沒有弄醒那個孤獨的居民，不久已仗營火的另一邊躺下，呼呼入夢了。當我們清醒時，那陌生人已經到鎮上去過，帶着食物回來，正在用一個番茄罐燒咖啡，他燒好咖啡，很慷慨地請我們同享佳餚。我歡然接受他的邀請，但布倫謝絕他；他說他始終有乞食自養的能力，如果有需要的話，他能乞得夠六七人吃的東西呢。我對這陌生人表示完全的信任，不久知道他來到這一帶的地方，也是抱着同樣的目的。他說，『我們三人可以在同一地方，在一個主人之下共同工作。我在職業上是捏造工人，』他繼續下去說，『一星期前我積蓄了一百塊錢，但我花天酒地，揮霍取樂，現在或者不名一錢了。』他說到這裏，便解開右足的鞋帶，一邊把手伸進鞋裏去摸索，一邊沮喪地搖着头，使我頗覺驚訝。後來他把鞋穿上，結好鞋帶。『不錯，』他說，把外衣脫下



來，摸索着外衣襯裏，『一星期前我積蓄了一百塊錢。』

布倫現在已經由鎮上帶了夾肉麵包，糕餅等食物回來；他已經在一間修道院吃過一頓熱騰騰的午餐，所以我們把那些必需品包裝起來，以備將來之用，三人向忽布農場走去。那陌生人——布倫立刻叫他做澳洲老赤，因為他在澳洲生長，而有鮮紅的皮色——不時要坐在橫木頭上，脫起鞋子，有時兩隻鞋都脫起來；他在鞋裏摸索了一會之後，便又把它們穿上，失望地嘆了一口氣，這使我們幾乎忍得不能再忍。他又常常把帽子脫下來，細心檢查帽子的襯裏，使我們詫異不置。有一次我們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看見一堆木頭，請我們等他一會兒。得到了我們的應許之後，澳洲老赤開始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脫下來檢視。他把每件衣服澈底檢查之後，才願擺在一邊；最後身上只留了一件襯衫。這種浪費時間的行為使我們極不耐煩；當他重穿衣服的時候，我們請他立刻斬釘截鐵地停止這種演習。我們默默地向前走着，但我剛走不上一英里時，看見老赤又在預備脫衣，想再來

次檢查。布倫看見這種情形，有點憤然地說——「喂，好傢伙，如果你老是這樣，你無論如何是不能和我們同行的。」澳洲老赤一時露着猶豫不決的樣子，然後把脫了一半的衣服重新穿好。他說，「是這樣的，我在職業上是捏造工人；一星期前我積蓄了一百塊錢，可是現在錢在那裏呢？」他繼續下去說，「當我要花天酒地，揮霍取樂時，我總把錢藏在穩妥的地方。雖則我記不起會把錢這麼藏起來，但我確信我會這樣做的；隨時在我衣服的襯衫裏，發見個二十塊錢鈔票是不足為奇的；但是關於我對鞋子的調查工作，我現在已經澈底感到滿足了。」當我和澳洲老赤混得較熟時，我常常看見他表現這奇特的癖性。或者他確曾藏過錢，因為我常常推想那些錢到底在甚麼地方失掉了。無論如何，這些錢的確不在他的身上，一定是放在異地的床席下，或拋入花瓶裏，或藏在鏡後的。

我們在一兩天內便抵達忽布農場，三人都由同一個農夫僱用了。辦法非這樣是不行的，因為我們三人如果不在一處，就不願工作。假使我的記憶不錯的話，

這收穫的季節爲期三四星期，我們有始有終地工作着，但對我們所得的報酬不大滿意。除一切開消之外，我們全部的收入差不多有四十塊錢；我們帶着這筆款子，向鄰近的大城鎮走去，打算轉道往紐約，花天酒地大玩一番。我們走到鄰近的城鎮後，向一個鐵路轉轍夫詢問下班紐約貨車的開行時間。那工人看見澳洲老赤手裏有一瓶威士忌酒，便很慇懃地告訴我們火車開行的時間，貨車裝載『人貨』的限制條件，及其職工的良好品性或兇惡品性。我們揀一列要在黃昏時分開行的火車，在一條分軌上找到一節空車；於是我們跳了進去，靜待開車時間的來到。我們違犯了鐵路的規律，但我們却不安分守己地靜默一會；因此我們不久便聽見有人大聲在喝，使我們吃了一驚：『你們在那裏幹嗎？你們知道你們違犯鐵路規律嗎？鎮上的警官站在洞開的車門之前，黑衣服上露着表示權力的星形徽章。』我給你們這些傢伙吵得日夜不得睡眠，他說；『你們被捕了！』他且說且拿起手槍向我們瞄準着，把我們帶走；他開始在這麼晏的時候找審判官審案了。

## 第七章 美國的法律

他在路上再三查問我們的經濟狀況，看我們有繳納罰金的準備沒有。我們的答復使他對我們的案件感到失望。

布倫後來在已經太遲的時候才向我們解釋說，在每年這一個月間，人家認違犯鐵路規律爲很重的罪過，因爲人們這時正帶着小款由忽布農場回來，而他們的錢是不夠買票乘車的。他解釋說，當人們須摘忽布掙錢時，人家不但忽視違犯鐵路規律的行爲，而且公然鼓勵這種行爲；可是當工人摘好忽布，錢袋豐滿時，地方官吏立刻嚴令警察拘捕偷乘火車的工人，使他們袋裏的小款飛進官吏的私囊。

警官沿途和幾個市民打招呼，查詢一個名叫司蒂芬的人的下落。他不使我們在普通監獄裏過夜，反而帶我們到一個在那邊叫做酒排間的酒館，這使我們很奇

怪。當我們走進這地方，站在賣酒櫃台前的時候，我們倒不很像囚犯。布倫叫了四杯酒，那警官用很友好的態度，舉酒祝我們的健康。他吃過了酒，便和老板踱到旁邊去小談一會，在這時候我聽見他們屢次提起司蒂芬的名字。接着他走回來，又吃了一杯酒，這一次是澳洲老赤破鈔的。這時有幾個顧客進來，後邊跟着一個清瘦的，嚴肅的人；那警官連忙和這人打招呼，叫他做司蒂芬審判官。這位先生立刻叫威士忌酒，然後望望警官，望望我們，又望望警官，同時向後者點頭稱善。那警官肅清着喉嚨的濃痰，開始說：『我發見這些人違犯鐵路的規律，立刻拘捕他們。』那審判官又向這個皮色赤紅，粗大壯健的人（他曾說他給人吵得日夜不得睡眠）點頭稱善，然後對我們說，『朋友，我們得杜絕這種事情，吃完酒跟我來吧。』他帶路走進一間小後房，我們和警官跟着，那些市民在後。警官敘說拘捕我們的證據，特別提起我們袋裏的錢。審判官問我們身邊有多少錢，我們說，我們各有十多塊錢；於是 he 立刻把案件概括起來。『朋友，』他說，『我

罰你們每人五塊錢，你們如果不繳罰金，便須到叙拉古（Syracuse）監禁三十天——州郡監獄就在這地方。我秉性是很坦白直言的，無論在甚麼環境之下，永不會因恐懼而緘口無言；如果我看出真正不公或虛偽的行爲，我縱使在比此更莊嚴的法庭裏，也會傾吐我心中的思念的。這番假審問開頭倒極有趣，後來要我交出勞苦賺來的小款之半數，不免激起我的憤怒；所以我老老實實對這審判官說，我的朋友要不要繳納罰金，隨他們的便，至於我，他是一個銅板也拿不到的。布倫擁護我的主張，但澳洲老亦開始把錢拿出來計算，說時遲，那時快，警官趕緊由他的手裏把錢搶了過來，取出五塊錢交給審判官，把餘下的錢歸還原告。司蒂芬審判官向我們注視了一會，然後發出一句驚人的問話：『朋友，你們打算繳納多少錢？』布倫對於公平正義這類東西，觀念非常薄弱，而且又是個很有本領的乞丐，所以把錢的價值看得很低；他問審判官說，如果我們各繳納三塊錢，他是否可以答應。假使這次只有我一人在那裏，我一定不必花錢；但我知降

布倫是會和我同甘苦的，因此爲使他不必要入獄起見，我改變主張說，如果審判官答應，我願拿出三塊錢來，不再囉嗦。審判官把這件事認真考慮一下，然後用一種無限寬容大量的態度說，『朋友，把錢送過來；這次給你們佔便宜就是了。』

我們大都以爲審問到這裏完畢了，但事實並不如此。有一個市民在旁細看這場把戲，越看越覺得坐立不安；他這時站起來說，『這那裏是公平的辦法？這些人都犯同樣的罪，然而一個被罰五塊錢，其他兩個處罰較輕，每人只繳三塊錢，這的確不能叫做公平的辦法啊。』審判官聽見這話，開始有點生氣。『先生，他憤怒地嚷道，『誰是審判官啊，我呢，還是你呢？如果你再這樣妨礙我們的審問程序，我就要判你犯藐視法庭之罪，要你繳納罰金——藐視法庭之罪，先生，藐視法庭之罪。』這位市民兼公義愛好者在畏懼沮喪之中崩潰下去，嚇得噤若寒蟬。『來吧，朋友，』裁判官且說且導我們回到賣酒櫃台前。他取出一張兩塊錢的鈔票——便是我們的一部份罰金——叫了許多杯酒給全屋子裏的人喝。我們

——從前的囚犯和市民——也學他的榜樣，大家一塊兒快樂一下，到夜深才盡歡而散。

那警官似乎有點尊敬我，因為我在裁判官跟前表現過自由言論的精神。他我到旁邊去，對我說，那個被『藐視法庭之罪』所威嚇的市民想請我們到他家裏去過夜；問我們要不要接受他的邀請。我說，『我們不要；我們在這鎮上所吃的虧已夠消受了；我們打算今晚便走。』這話說過不久，我們就離開酒排間；但當我們還未走到街道的盡頭時，我聽見後頭有脚步声，不久看見那警官和我們並肩而行，使我吃了一驚。現在我要說這故事最奇怪的部分了；我敘述這部分時常常覺得忸怩不安，因為我以為人家一定不會相信我的話的。那個日夜不得好睡的彪形大漢開口說，『朋友，你們到車站去乘火車，如果有人干涉你們的行動，你們說警官派你們去好了；我二十分鐘後便會到車站去和你們碰頭。』我們不久走到車站，沒有人干涉我們的行動，警官過了一會也趕了來。他用歡快而鼓舞的態度，



向我們這些再度違犯鐵路規律的人說，「你們聽我說，有一列車在五分鐘內要開行了；你們乘這列空車好了，絕對沒有人會干涉你們的行動。」我們依他的話跳上空車，火車開行時，那警官站在車旁，欣然向我們告別。當我對這一切經過表示驚異的時候，布倫說，「呵，這一點也不希奇。我有一天在沃海沃州一小鎮裏，看見一列貨車將要開行；我在貨車蠕蠕而動時便跳上一節空車。當我安然在空車裏時，我站在車廂門口向外眺望，看見警官站在月台上注視我，於是我故意用譏笑的态度揚手和他告別。但那火車不但沒有增加速率，反而慢行起來，停了一停，最後竟開倒車駛回車站。在我行止未決的時候，車又停在月台邊了；我所乘的那節空車剛好停在警官的面前；他似乎正在那邊等候我，似乎曉得火車駛回是意料中的事。他嚷道，「喂，你被捕了，跳下來吧。」我在監獄裏過了一夜，翌晨被帶到法庭去審問。警官提出證據，證明他曾親眼看見我跳火車；我終於因此罪被判決了。我身邊沒有錢，當他們剛要送我入獄時，審判官叫警官檢視我的雙

手；我雖則已經多年未曾工作，但我的手還是堅硬而粗糙。我說我從前是個水手，又把臂上黥墨着的船舶和錨給他們看，同時答應把胸前那條張滿帆的「波里琪因」大船也顯示出來。審判官聽見我在那個距海邊一千餘英里的內地市鎮寄足，似乎大感興趣；他很和善地問我幾句話，便吩咐我凡事留心，把我釋放了。我沒有立刻利用已得的自由而溜之大吉，反而坐下去看完法庭的審問。這時另一個囚犯出庭受審了，他因前一天在車站月台上開蕩終日而被捕。這囚犯服罪地說，他沒有錢購票乘車，所以在那邊等候偷乘貨車，但等了好久等不着。警官說：「停嘴，這是謊話，當你在月台上漠不關心地閒蕩時，我親眼看見一列車開出去。」

審判官說：「十塊錢罰金，或有期徒刑三十天，」這可使你們知道，在同一法庭中，同一審判官的審問下，一個囚犯會因偷乘貨車被控，而另一囚犯因沒有偷乘貨車被控。」布倫續下去說，「還有，我在鄰州認得一個囚犯，他因侵吞公款被判十年的有期徒刑。他們不會追還這筆款子，所以他在坐監的期間，大約把這些錢

好好地藏起來吧。這囚犯管理監獄的賬簿，每週薪水十塊錢，他可以和任何人接談，而且擔任了獄吏巡邏監獄的職務。囚犯中只有他可以穿普通人的衣服，晚上甚至可以獨自個兒在戶外自由散步，不過他須於晚上某時回房，這是唯一的限制條件。『布倫續下去說，『而且，他把侵吞了的公款藏起來——或者是交一個親戚保管——做監獄的管賬員每週又可得十塊錢的薪水，所以他在徒刑期滿之後，儘可以不必再做事情了。但是，你們靜聽我的話，』布倫用誠懇的態度說，『這些奇怪的法律有的却對流浪者有利。嚴冬已經到了，今年的冬天看來是一個最冷的冬天。呵，如果你們喜歡在這最冷的幾月間休息一下，把身體養胖起來，那麼，跟我到密昔根去吧。你們在那邊可以不犯罪而入獄，隨要要個十天，十五天，二十天，或三十天的有期徒刑。沒工作做，有東西吃，天天還有烟餅嚼呢。你們在這冬季只有求乞這條路好走，』布倫說，對此語題感到很大的熱心，『但一個人在那邊監獄裏可以玩紙牌，吸烟，或看書去消磨光陰；如果你們願意跟我

到這些幸福的休憩處去生活，你們到明年春天時就會強壯起來，可以找工作做了。」

這計劃在我看來不大美妙。到那邊的路程很遠，而且天氣又冷，使我們不得不晝寢夜行。我在這時確不是個很好的伴侶，因為我在我的幻夢中過生活，天天夢想着一個舒服的小房間，和煖的爐火；書籍，稿紙，香烟，有時讀書，有時寫作。但無論如何，我們決定採用布倫的提議，我們不到紐約去，反而啓程望另一方向去了。

我們去密昔根的途中過着很困苦的生活。我們在一個鎮上等火車，給警官趕了出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只有兩個辦法：第一是走三英里路到一個斜坡，等火車駛過的時候跳上去；第二是走十英里路到下一個水池，因為貨車駛到那裏都得停一停。我們決定實行第一個辦法。實行這辦法需要一種我幾乎不相信布倫做得到的動作。這斜坡很長，火車在駛到坡頂以前，其速率要減到一小時十

多英里，如果貨物很重，其速率一小時還不上十英里，我們須躺得低低地，給人家看不見，等到火車駛到的時候，才站起來在車旁奔跑，一跳而握住火車的把手，雙足同時踏上鐵踏板；此後我們就可以站在緩衝器上，或由鐵梯攀登車頂。一失手或一失脚便會跌下去，不是死了就是重傷的。我在三人當中年紀最輕，手足也最靈活，一縱身便跳上火車的前部了。當我安然站在車上時，我立刻轉過身來，看見澳洲老赤已跳上我後面的第三節車，布倫也跳上我後面的第四節車，這使我很高興。當火車駛到下一站時，我們都在同一節車上集合着，以便對付車上職工的任何干涉。一個掌制動機的工人在車廂頂上走過，很和氣地向我們招呼着；他在車廂頂上走過幾次，全不干涉我們的行動；在美國這一帶地方，情形常常是如此的。

這節季的變遷使我們產生多麼不同的感覺啊！鳥兒在唱歌，果園裏充滿着成熟的果實，我們可以整夜在戶外睡覺；這似乎都是幾天以前的事情。現在我們却

須燃起很大的火堆了，而當我們身體的前部覺得熱烘烘時，冰冷的寒戰之流在脊骨裏爬着；隨時會來臨人間的初雪，不久將使我們連這點小幸福也難於享受了。

最後我們抵達密昔根州一個小城鎮，布倫說這是郡城；他又雀躍地對我們說，這裏有個非常舒服的監獄呢。

## 第八章 自判自的犯人

當貨車駛進城鎮而停下來時，布倫說，『現在我們須去會會警官。』於是我們向客車的月台走去；據布倫說，警官每天在那邊巡查幾次，以便盤問經過該鎮的流浪者。我們抵達那邊後，便大踏步在月台上走來走去，使身上的血液流通，因為現在雪落得很大，無論我們躲在甚麼地方，陣陣的冷風總是向我們吹着。

北地的雪落得多麼大啊！一片一片不停地落着，直到小山谷幾乎和高原一樣高。雪落在秋葉上，使葉兒留在樹上，不給狂風吹去。大雪在人家的門前堆積着，屋裏的母女盡成囚犯，直待父子在外鏟出一條路來，才算重脫囹圄。站上特別備有剷除軌上積雪的車子，使客車及那些裝載牲畜或其他易壞的貨物，而在客車軌上行駛的貨車，可以開出；其他的貨車常常要遲留幾天或幾星期。

等了約莫一刻鐘之後，我們看見警官走進車站來了，他的胸前神氣活現地掛着那個表示權力的星形徽章。布倫說，『讓我做發言人，設法使我們在這裏舒服這麼一個月。』警官這時已站在我們的面前了。他開口說，『朋友，這時旅行天氣真冷啊，對嗎？』『我們並不覺得冷，』是布倫的回答。警官說，『你們是會覺得冷的，冷天剛才開始，漫長而凜烈的冬季還在後頭，一天好天氣都沒有呢。你們在監獄裏一定舒服得多，在我們的監獄裏住個六十天吧；我老實告訴你們：這於你們是沒有妨害的，我們的監獄是密昔根州最好的一個，如果不是最好的。』布倫說，『我們可以一起在這裏住三十天，不過你當然須把這三十天的生活弄得值得過，香烟和一兩杯威士忌酒怎樣？』『那沒有問題，』警官說，『這裏有半塊錢，你們拿去買酒喝；執行官將來會供給你們香烟的。』『不行，不行，』布倫反對着說，『給我們一塊錢，三塊烟餅，我們便在這裏住三十天，多一天也不要。』這警官就由身邊拿出三塊烟餅，似乎是特別預備着的；他又給我們一塊錢



鈔票，請我們到大街上的唐奴范酒店去吃酒；他說包後來還要和我們在那裏呢。『在那時候你們當然要稍微尋歡作樂的，』他雲着眼加上這麼一句。

我在路上問布倫道，『這是甚麼玩意兒？』布倫說，『是這樣的，警官每捉到一人，可得一塊錢——這次他捉我們就可得三塊錢；審判官每審一件案子，可得三四塊錢；監獄裏的執行官每天可領一塊錢，以供給他管理下各囚犯的膳食；這些錢都由無辜的市民付給。從此以後，我們可以不受寒冷，有很好的東西吃，而且可以大睡一下了。』

我們不久便找到唐奴范酒店，我們走進去，叫威士忌酒吃。店裏恰巧有兩個陌生人，他們在邊陲的地方賭博大勝後，拿錢跑到這鎮上來亂花一陣。因此我們在這兩人的慷慨大量之下，白吃了許多杯酒。大約一點半鐘以後，店裏只剩我們三人，我們袋裏也沒有錢可以再買酒了。布倫說，『我們走吧，』於是我們便走出酒店。布倫看見那警官在街上大聲唱着歌走來，使旁邊的店員都吃了一驚。澳

湖老赤吃醉了酒，又忘記我們祇須假裝吃醉的樣子，這時便像牡牛一樣地吼叫着，老實不客氣地真樂起來。那警官看見這樣，就飛也似地穿過街道，很響地打着官話，使旁邊幾個市民都聽得見：『你們吃醉酒，擾亂秩序，跟我到監獄裏去！』我們馴如羔羊地跟着他走。

我們被引到監獄鄰近的執行官的屋裏。裏面那位先生非常歡迎地接見我們說，『歡迎，朋友，你們要住三十天，就住三十天，不多也不少；我擔保你們在這裏過一月舒服的生活。』於是在他的一本大簿子上，馬馬虎虎地寫了幾句關於我們的重量，高度，外貌等話後，就領我們走過兩三個走廊，到了一個大鐵門前。他用一把鐵的大鑰匙開門，帶我們到一個大房間；裏面已有三四個囚犯；有的在讀書，有的踱來踱去，還有好幾批在玩紙牌。我們多麼受歡迎啊！他們問許多關於外面的事情。『你們看見德特羅脫胖子嗎？』『沙勒奴小孩子呢？』『芝加哥瘦長腿呢？』布倫似乎認識這些大人物，將他所曉得的一一回答他們。

這大房裏有二十多個小室，囚犯們就在裏頭睡覺。可是除了幾個犯賊盜殺人罪的囚犯外，他們所住的地方都不上鎖。不久晚餐送來了，很是豐富。倘使一天三餐都是這樣，那麼其量似乎比無所事事的人所需要的還多些。至於其質，我無論在甚麼環境裏，都是會滿足的。那夜睡得暖暖地，多麼開心！在這月內不用焦急甚麼了。有一個問道，『你們要在這裏住多少天？』布倫答道，『三十天。』另一個說，『夠了！這邊的監獄很多，而且都大同小異；有時在冷天的戶外過一兩天生活，使我們更會覺得這裏頭的暖和與舒服。』

次晨，執行官帶我們到法庭上去。因為這天要審問一個本地人，市民旁聽的很多。我想到當時的情景就覺得好笑。無論審判官威嚴的表情及其從容不迫的莊重言論怎樣，我們老早就知道他所要宣判的了，——三十天，不多不少。執行官向審判官耳語，審判官機敏地點點頭，同時向我們望一望。我們的罪是吃醉酒，擾亂公共秩序。審判官說，『真不明白，爲什麼吃醉的外路人要這樣來驚擾我們』

和平的市民。」他要罰我們七塊錢，外加開庭的費用；我們如果不能繳納，就得坐牢三十天。於是執行官仍舊領我們回去；當我們又和囚犯在一起時，他們對我們的判決似乎覺得不足驚奇，因為他們知道三十天的有期徒刑是我們自己要的，審判官聽我們的便——老實說，我們是自己的審判官。

每天早晨執行官要五六個囚犯去打掃離此約半英里遠的法院。澳洲老赤和我也跟他們到那邊幾次，去呼吸一點新鮮空氣。但囚犯去否可以任隨己意，據我所知，布倫在這三十天中就不會離開監獄過。囚犯如果要得自由的話，儘可在這種時候自行開釋，絕無被捉之虞：這是大家暗中的諒解。警官和審判官已由捕捉犯人和審判犯人而得到了報酬；我想執行官一定是不提起囚犯逃亡的事，因而可以依舊向公家支用膳宿費的吧。也許他們不敢把逃亡的囚犯再捉回來，因為他們怕他會洩露一些不妙的事。無論如何，囚犯要得自由，從容不迫地開步走好了，絕對不必背城借一地亡命而逃。囚犯當然不想逃離這種環境，因為這是他自願的，

也因爲無家可歸的人們在這麼不舒服的節季裏，委實不能找到更好的安樂鄉。

一月的徒刑期滿了，我們經執行官的堅求，答應那年冬天或翌年冬天再去光顧；於是我們到離此約二十英里的另一監獄去。囚犯對這監獄嘖嘖稱羨；他們告訴我們說：在這裏我們不必經過被捕的方式，一直走進去好了。警官會立刻在他的屋裏迎接我們，問明我們的需要，審判官翌晨便會和我們辦交涉。

我們到達這地方，一切經過的情形和囚犯們所說的一樣。這監獄和前一個相同。他們把我們當顧客看待；如果我們受到客氣的待遇，過着舒服的生活，我們是會每到冬天就回來，寧願光顧此處，不願到氣候較溫暖的南方去的。我們在這裏又自己判定了三十天的有期徒刑。我們的房間和前一個監獄一樣，是個大鐵籠，裏面有上下兩層的小室二十四個，排成兩列，像大籠裏的小籠。當執行官開大鐵門，讓我們走進這大籠時，有些囚犯正在唱歌，唱得很高興，他們不是爲要求自由而唱歌，而是爲慶祝這種監禁的生活而歡唱。裏面除了一個犯殺人罪的眞

正囚犯的小室，夜間是鎖着外，其他的小室都是開着的。恰巧他所住的小室從前住過一個最殘忍的殺人犯，這真使他神魂不安。我們在這裏很是逍遙自在，玩玩撲克，唱唱歌，還講些各人從前的事情，快活透了。

這個真正的囚犯——因為其餘的都沒犯罪，而是自己情願進來的——的小室上面，不幸住着兩個喜歡惡作劇的傢伙。他們把被單做成一個人像，掛在這囚犯的小室前。這可憐蟲恰巧醒着，以為是亨得勝——從前住在這裏的殺人犯——來作祟，立刻從床上跳起來，用恐怖的聲音大叫道：『亨得勝！啊，天啊！』當他恢復常態，一探究竟時，此像已經拉上去了。這一切都是在意料中發生的事，於是囚犯們大覺快活，因為他們談話時全都在暗示亨得勝的鬼魂，使這個可憐蟲的神經大受刺激。他們每夜只把這把戲玩一次，使他相信這一定是真鬼。每當他看見執行官時，他就說起這鬼常來作祟的事，而要求遷移，或早些開審。這位先生一面聽着，一面很諷刺地微笑着；他環視其他囚犯的神態，似乎有點知道實情。

這些執行官，警官，和警察是多麼瞧不起懦怯者，而尊敬強者的大無畏精神啊！我相信有許多執行官會把監獄的鑰匙，交給那些執行私刑者及無法無天的暴徒，爲了厭惡囚犯的恐懼表情而忘掉他們自己的責任的。也有許多執行官會拼着死命，去保護一個態度鎮靜而強硬的囚犯的。

在這冬季裏，我們坐過好幾個監獄，得到很好的待遇，一直到四月中旬才出來。

後來我聽見人家說，這賄賂的制度到第二年冬天便完全廢除了。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個貪婪的執行官漸漸將囚犯的食糧減少了。可巧，城裏的紳士常常在星期日探望監獄，用同情的態度向囚犯們說些勸導的話。那些抱恨的囚犯便趁此機會說他們的糧食不足；又說他們並沒有犯罪，因爲那些執行官答應他們入獄後可以過着舒服的生活，所以才進來，但是這些話都沒有實行。紳士們聽了，便組織一個委員會辦理這事，於是這整個腐敗的制度暴露了。他們知道他們被騙，立刻

把幾個負責的官吏革職；結果再也沒有旅行者跑到美國這一帶地方去尋找舒服的監獄了。

我們因爲在冬天過着不動作的生活，所以出獄的頭一兩天，稍微用力便覺得疲倦，可是大體上說起來，我們的身體確是很健壯的。澳洲老赤現在初次提出建議來。他說他曉得有一個果園：『就在本州裏，在密昔根湖畔』；他從前曾在那邊做過工的。我問他道，『工作的時期多久？』他說，『全個夏天；勤謹的工人可以得到很好的收入。』我說，『好的，如果我能掙得一筆相當的款子，我便要回到英國家鄉去了。』布倫也贊成；我們那晚在近一個水池的地方生了一堆營火，打算趁着駛過此地的第一列貨車動身。我們休息的地方離軌道頗遠，可是當貨車抵站時，我們還在營火邊耽擱着。在料想不到的短時間中，貨車已經嗚嗚叫了幾聲，又開了。『跑啊，』澳洲老赤一邊嚷着，一邊向正在開行的火車衝去。火車的速度增高了；當我跑到車邊時，我幾乎不敢跳上去，後來終於跳上車了。澳洲



老赤也跳了上去，但是在火車到下一站時，我們才曉得布倫沒有跟上來，不覺大爲失望。我們跳下火車，等候下幾班車；我們以爲布倫一定會由後頭趕來的，然而布倫終於沒有來，所以我們只好繼續我們的行程，希望後來可以再和他碰頭。我從此以後不會再看見過他。他曾說今年休養的時間還很不夠，向我們提議再到監獄裏小住一下。他找不到我們之後，一定又進監獄去了。

## 第九章 摘果實

我們在採摘工作開始前的一兩星期到達果實農場；雖則我們去得太早，袋裏空空如也，不名一錢，但那些農夫却很慷慨地供給我們所需要的東西。當局絕不干涉我們的行動，雖則我們在城鎮外生起大營火，佔用乾草堆和空無人居住的小舍，在大街上開蕩多時。他們知道農夫需要大批的工人，去幫助他們採摘果實；而且這一年的收穫又是比往年更豐富的。到星期五早晨——大家都知道下星期二就要開始採摘工作了——澳洲老赤對我說，我們現在可以去找那個會給他工作做的農夫了。於是我們離開那個名叫聖約瑟（St. Joseph）的美麗的內地埠頭，好整以暇地漫步前進，在兩個鐘頭內便到達農場，因為兩地的距離僅五英里。那農夫和他的老婆僱用幾個女僕役，但他們自己沒有孩子。他們立刻認出澳洲老赤，

熱烈地歡迎他，具見老赤過去舉止動作的溫文有禮。那老人家用三不像的英語對他說，他們那邊始終有充足的工作，可給老赤及他帶來的朋友做。

我這時差不多二十三歲，看起來還要年輕得多，而且絲毫不像是個含危險性的青年，所以不久那老人家倆便和我非常好。不但如此，當殘夏來臨，採摘工人和農夫們對工作都感到滿足時，當工人們動身回家去時，這對慈善的老人家甚至把我賺入一個私人處所，建議要嗣立我做養子，又說他們要教我怎樣管理農場，他們死後，農場便是我的財產。我覺得只有一個方法可以答復這些慈善的人底請求：就是，我在英國，已經有個美滿的家庭，也有父母；我打算帶着夏季工作的報酬回老家去。

最先採摘的果實是草莓 (strawberry)；這種果實的藤蔓長到六寸至一尺高。我們跪在烈日下工作，炎熱的陽光在我們彎曲的頸項上猛射着，不到兩天工夫便把我們的皮膚炙成黑胡桃色了，那乾燥而多沙的土壤灼過我們的衣服，結

果弄得我們的膝蓋滿生着紅疹。這種炎熱的天氣常常會使人發狂，有時使人立刻一命嗚呼哀哉。在南方，採摘果實還有其他更可怕的危險。我永不會忘記一樁慘事：我看見一個人且喊且跳地站了起來，同時在極度痛苦中絞扭着右手。當他用手把濃密的藤蔓分開，尋找那些藏在葉下的果實時，他驚動了一條兇惡的毒蛇，手給毒蛇猛咬了。這種蛇身體很小，可是比許多二十倍長，二十倍重的蛇還要厲害。當我在南方採摘果實時，有幾個工人就是這麼死的。在密昔根州工作不大有這種危險，但是我們覺得熱不可耐，常常希望可以爬進低低的藤蔓的綠葉下，去避一避陽光。

農場一直伸展到湖邊；我們在一天工作完畢的時候，便趕快跑到那邊，跳進冰冷冷的淡水裏去；這水永不會溫暖，而且可以隨便吞進肚裏，沒有危險。我們在水裏浸了一會之後，就走回來，在戶外預備晚餐，夜間躺在樹木的密葉下，用氈子包着身體睡覺。農夫們每晚把果實運到芝加哥去趁早市；星期日無市，所以

星期六是我們的休息日，星期日要採摘果實去應星期一的早市。澳洲老赤總在星期六早晨坐農夫的四輪馬車到鎮上去，到下午便帶回報紙，煙草，火柴，及其他我們所需要的東西；雞蛋，牛油，牛乳，馬鈴薯，和果實，都由農夫供給，後者這種美妙食品是採摘工人可以自由享受的東西。

據我看來，老赤的才智似乎在普通人之上；而且據我所知，他的言語在文法上或發音上錯誤甚少。可是他却以為同樣的字，在讀的時候和說的時候，發音應有差別才對；這使我大為驚駭，也使一些最無學識的人聽起來大家面面相覷，迷惑不解。我對於拳鬥很有興趣；老赤誇說他和澳洲第一流的鬥拳家做過朋友，又說他自己是個業餘的中等體重鬥拳家，其武勇使許多職業鬥拳家又妒又羨。所以他常常把報紙運動新聞中所未登載的許多小軼事講給我聽。在我們開始採摘工作的第一個星期六，老赤由鎮上帶了一份報紙回來，報上刊載一篇每回合都描繪得很詳細的鬥拳新聞；內容是關於世界輕體重鬥拳的錦標大賽，競爭者一個來自

澳洲，一個來自美洲，老赤當然是擁護前者；而他所擁護的英雄這次是得勝了，這使他非常高興。澳洲老赤是個很謙遜的人，素來默然讀報，少發議論，避免爭執；然而這一次他却翻開報紙，用一種使我驚異的勇敢大讀起來。但最使我驚奇的倒是他讀虛詞音節的方法，那種聲音非常古怪，使人不禁大笑。例如，描寫第五回合時有一段說道，「他被擊倒地後，很痛苦的再站起來，血由他的鼻孔裏直流下來。」我對他的古怪的誦讀態度真覺得忍俊不禁；老赤以爲我擁護那澳洲的鬥拳家，便非常高興。我們那天評論這場比賽，已經有了充分的說話資料了。我喜歡看兩個懂得鬥拳藝術的英雄比賽，可是我寧願走二十英里，也不願看動物在爭鬥着。雖則我是個溫和的人，但我愛好動物的心隨時會使我遭遇危險。我讀過關於活體解剖的記載之後，常常夢見我很勇敢地走進這一類的地方，拿着一根鐵條亂揮，使那些醫生抱頭鼠竄；於是我割斷繩索，釋放動物，縱使給動物抓傷咬傷也不以爲意。如果我雙臂挾着溫順而可憐的動物，走過擠着行人車馬的街道，

我的樣子也許很可笑，可是我做合人道的事時，倒不會以此爲難堪的。

我們摘過一月的草莓之後，又摘三星期的蘆莓（raspberry），四星期的黑莓（blackberry）。摘草莓的報酬很高，摘蘆莓的報酬低些。摘黑莓和摘草莓的報酬一樣高，而且這種果實生在矮灌木上，摘時不必俯下身，所以這工作不如摘草莓（其藤蔓常常半埋在地裏）那麼討厭。我在節季終了時，除一切費用之外，已有一百多塊錢的積蓄。

我們現在做完了最後的採摘工作，那農夫把工資算交我們。他是德國人，美國這一部分的農夫差不多都是德國人，或是德國種；他們隨便甚麼時候都說英語，非必要時絕對不說英語。當澳洲老赤和我要向他辭別時，他對我們說，『你們明年夏天再來吧，因爲我和你們倆很熟呢。』這句話使我臉紅，因爲他似乎是在說，他認識我們的程度超過他所願望的——但我們懂得他的意思。他要用車子送我們到聖約瑟去，可是我們喜歡走路，因爲我們須等候一整天和半夜，才有由

聖約瑟到芝加哥的船可搭。

當我們緩步前進時，我對澳洲老赤說，『我要把大部分的錢積蓄起來，只留下兩三塊錢買食物，做零用，因為我不久要由芝加哥到紐約去。我打算由紐約買票搭船到利物浦，衣服穿得體面一些，然後坐火車到南威爾士（South Wales）；抵達家鄉時袋裏還有一兩鎊。老赤說，『我們去喝杯酒，我要告訴你：一個不會在海上或船上度過生活的人，不會做過水手，火夫，或廚子的人，怎樣可以免費渡重洋往英國，同時賺了些錢。』

我們已有幾個月沒有喝過酒；雖則我們在往聖約瑟的途上曾走過一兩家酒館，而他也曾戀戀不捨地凝望着它們，但他却到這時候才有請我喝酒的勇氣。我想到不必買船票，同時又可賺點錢到英國去坐車，便很高興地說，『好吧，天未亮時坐在甲板上過湖一定是很冷的，喝杯威士忌酒可以使我們的身體暖和些。』唉！結果又是和過去一般無二——我們喝醉了；我們受過量的酒底惡劣影響，而



且過湖時風浪也大，到芝加哥時覺得全身又冷又僵，非常不舒服。

我常常聽見航海船員嘲笑這些江湖水手，但自從我渡過大西洋十八次，過湖幾次之後，我覺得在這些內地的大湖航行，比在海洋航行更多危險，更不安全。

我們經過這段航程之後，當然還得再喝些威士忌酒；我們前一夜沒有睡眠，因此威士忌流入我們的肚裏後幾乎立刻發生作用。我還沒有完全喪失知覺，便提議到旅館去，吃頓早餐，然後睡一二個鐘頭，睡到午飯時分，一定可以恢復我們的精神。現在是上午八點鐘，不幸老赤和一位懂點澳洲情形的先生說上了。他聽見我的提議，就很嚴肅地說，『不錯，你年紀輕，而看起來的確是醉酒而疲倦的，你頂好依你自己的話去做。隔鄰便是旅館；你回來的時候在這裏找我好了。』

我不願強拉他，也不願用溫和的方法迫着他 and 那陌生人分手，因為他顯然很高興聽那陌生人的說話；況且在酒館老板的跟前做出這種動作也怪不好意思。所

以，我離別了他，到旅館定好兩個人的床位，納頭便睡。我睡了一大覺，吃一頓豐富的大餐，覺得精神完全恢復了，然後跑去找老赤；只見他站在五六個無賴的當中，那位跟他談過話的先生則站在他的旁邊。他看見我時，便蹣跚地走近我來，把我拉到一邊說：『你來得剛好，你瞧，那些酒杯全空了。你代我付一筆酒賬，我明天早上還你好了。』我問道，『怎麼啦？你的八十餘塊錢用到那裏去了呢？』他露着很詭譎的樣子雲着眼睛，狡猾地微笑着說，『我把錢藏起來了，我在此種情形之下總是這麼做的。大約是在我外衣的襯裏內吧；不管它在甚麼地方，它一定是十分安全的。』如果他有二十個酒癮頂深的酒鬼幫他的忙，我知道他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也花不完八九十塊錢的老赤賺過九十五元半，而到我和他在這酒館離別的時候，他還用得很少。我最後相信他的錢一定是給人家搶去了；他過去在花天酒地的時候，錢就是這麼失掉了的。

我代他叫了酒給大家喝後，便走出酒館；我知道老赤不久一定會跟了來，他

果然立刻跟了來。我勸他去睡覺；翌天早晨我又看見他做出與從前一樣的古怪舉動——他走到街角和小路，摸着衣服的襯裏。他看見帽子的襯裏沒有裂縫，還不罷休，一定要把它拿在手中，摸索得無微不至。他反復着說，「我曾在身上藏過三張二十塊錢的鈔票。我明明記得我會這麼做過，可是我不知怎樣總記不起放在那裏。」我有點不耐煩地說，「你的錢給人家搶去了。」我不願在他這麼窮的時候離開他，同時又懊悔不在他和我一樣富足時離開他。因此，我拿出錢來和他分用，露着不高興的樣子對他說——「我們把這筆錢越早花完越好。」我們在芝加哥一星期中把錢用完，又是不名一文。我過甚其辭地說，「冬天又來了；我們現在的情形和夏季終了時一樣。怎麼辦呢？」老赤說，「我們沒有錢，可是我們依然可以實行我們原來的計劃，到英國遊覽。我們現在立刻到巴爾得摩爾（Baltimore）去吧。那邊牲畜轉運局的老板們和工頭們都認識我；我們到埠時一定立刻有船可搭。」我希望得到一番新經驗，也就以為這麼一段航程是很不錯的了。

## 第十章 牲畜轉運局

趁巴爾得摩爾和沃海沃（Ohio）的火車倒很容易；我們在幾天之內便抵達目的地了。當我們走進牲畜局——工人們尋找看牲畜工作的地方——時，我就知道老赤確和這邊的人很熟，因為我聽見他在查問華盛頓矮子，紐約胖子，費城瘦長子，及許多別人的行蹤。我在這裏結識奧城沙姆；他是個非常沈靜的人，人家很尊敬他，因為他用一尺多長的鋼刀在削木頭和修指甲的時候，總露着一種特別冷淡的樣子。包爾地是另一個怪物。澳洲老赤敘述這麼一樁關於他的趣事給我聽。他有一次流浪到利物浦去，山窮水盡，肚皮餓得兇，便在一間糖食店前逗留着不走；他是個非常懶惰的傢伙，把身子斜靠着路燈木柱，好像生了根那樣地站住不動，大做其白日之夢。他在那邊站了一個多鐘頭之後，糖食店的老板怨氣沖

天的走出店來，說包爾地穿着襤褸而醜陋的衣服站在他的門口，弄得顧客却步不前；他老實不客氣地對包爾地說，他站在那裏，使糖食店門可羅雀，全無生意。包爾地懶到不願開口，而且更懶到不願作一點發怒的表示；所以他在路燈木柱旁邊取了一個更加安穩的姿勢，再來一個延長時間的白日夢。那老板不時走到店門口凝望着他；這樣又過了兩三個鐘頭，他再也忍捺不住了，氣憤憤地衝到店來，嚷道，『喂，走開啊！這裏六辨士拿去吧，不要再來吵了。』包爾地不會對老板說過早安，這時却對他說句『午安，』手裏拿着一頓大餐的錢，恬然漫步而走了。澈底明瞭包爾地癖性的人覺得這樁事是不足為奇的；因為這種成功終究僅是懶惰的結果，可是他的夥伴們大都稱讚他會用這種出奇制勝的策略賺錢。

牲畜轉運局只供給工人住宿的地方，而這種住宿的地方又是最簡陋的。硬地板，沒有被單。那些工人海行一次後，有時常常須在轉運局裏等候兩三星期，才有得到第二次工作的機會；因此他們都是很好的叫化子。有的已在巴爾得摩爾求

乞了十年，認識城中每一個樂善好施的家宅。有一個會說，『我要到成衣匠處弄早飯；』另一個說要到牛乳店，或胖女人，或牙科醫生的地方去；到牙科醫生的地方一定可以叫化到一角錢的。

我們在轉運局住了三天之後，轉運牲畜的老板派澳洲老赤，我，和四個別人到圍場裏用套索去捕牛。那天晚上須運出七百五十頭牛；我們得把套索套在它三的頸上或角上，然後把它們縛在船上指定的地方。老赤拿起一條套索，實地表演套牛的方法給我看了之後，牛開始由工人趕到了。它們剛從西部的平原來，所以很兇蠻不馴。圍場裏有一個又長又狹的木柵小圍場，一邊塞住；當一羣牛被工人頸進此處，身挨身地擠得不能亂動時，我們須把索做成圈套，放在它們的角上或趕上，把這套索弄得很緊，然後打上一個結，使套索不會鬆脫。我們做完這種工作時，木柵小圍場那邊的門開了，牛便爭先恐後地衝了出去，身上套索的一端垂擺着；接着第二批的牛又趕了進來，『如法泡製』。後來工人們把牛裝在車上，送

到船裏。那工頭認識老赤，便問他要不要跟他去工作；老赤答應了，同時代我講句好話，工頭也立刻表示同意。所以，當我們在圍場做完工作回來，轉運牲畜的老板叫我們到他的私人辦公處去簽定合同時，我們並不覺得詫異。依合同的規定，老赤在此段航程中工作，可得二鎊的報酬，我可得三十先令；一個生手如果不是由老板或工頭推薦，是難得三十先令的報酬的。

我永不會忘記第一夜畜牲由車子裝運上船的情形。船邊與岸上由一個斜放的大跳板連接着；岸上的工人用尾端尖利的長竿很無情地刺着那些可憐的動物，驅着它們走過跳板上船。那些驚惶失措的動物對這新環境毫不熟識，不曉得工人們要它們怎樣做，所以它們在企圖逃走的混亂中互相踐踏着。我聽見野蠻的勝利呼聲，失望的咒罵，看見那些受過分刺戟的牡犢失足跌倒，真想逃避這慘痛的情景。當牲畜上船之後，我們這些擔負船上看牛之責的工人拉住套索的一端，把牛緊縛在堅固的支柱邊。有時一頭牛會向後轉站着，屁股向內，硬不轉過頭來。在

這種情形之下，我便得騎在其他縛牢的牛的背上，用勁拉這動物，使他站在適當的地方。那給我騎着的動物開始亂跳亂撞，結果把我揪在另一頭牛的背上。而這牲畜照樣是亂跳亂撞，使我的生命發生危險；幸虧這些牛都站得很靠近，所以我的手足足沒有給它弄壞。我拉着那頭倔強的牲畜底套索，把它交給站在旁邊等候工作的工人，將它趕快緊縛在支柱邊。

那工頭正站在近旁監督我們工作；他看見這一番的掙扎，知道我是個善於看牛的工人，便說要我當守夜工人。我做過一夜工作之後，曉得這的確需要很好的工人。船上有兩羣牛，因此需要兩個工頭，兩隊看牛的工人，和兩個守夜工人。在日間，全體工人都可以做事，關於看牛的任何難題均可解決；如果有必要的话，全體工人合力工作好了。可是當看牛的工作在夜間發生困難時，只有兩個守夜工人可以互相幫忙。如果有些牛扭斷了套索，亂竄一陣，造成難於應付的局面，守夜工人可以叫醒工頭和工人們起來幫忙；然而一個守夜工人寧願奮鬥一整



夜，獨自解決那些困難，却不願依工人們的諾言，喚醒他們，因為他明知他們會埋怨討厭那個打擾清夢的人。所以依人家的說法，守夜工人如果不能應付那些牲畜，儘可以叫醒工人幫忙，可是事實上人家是不希望他這麼做的。

輪船不斷的動搖不久便挫滅了這些野獸的銳氣。起初當它們因輪船前後的擺動而站不住腳時，工人往往遇到許多困難的事情；但過了幾天之後，它們慣於海上生活。身體可以隨着輪船而擺動了。它們的眼睛失掉了恐慌的表情；當它們聞不到故土的氣味時，它們安靜下來，不再吼叫了。當船駛近彼岸的時候，騷動不安的情形又重現了；在船上瞭望的水手尙未看見陸地之前，它們已開始大聲吼叫起來。

我們這次也裝運了兩千頭羊，安置在上層甲板上。在海上的第六天，我們遇到一次暴風雨，一個大浪將羊欄和羊羣全捲了去，把右舷掃得乾乾淨淨。這件事發生於夜間，翌天早上，看羊工人非常高興，因為他們在今後的航程中工作減少

了。牛是裝在中甲板和甲板間的空處的，上邊有東西蔽護着，而它們的呼吸又使空氣緩和起來；所以看牛工人的生活比看羊工人更爲舒適。看牛工人要檢查牲畜的狀態很容易，但在擁擠不堪的羊欄裏，只要十幾頭羊躺着或站在前邊，就可以把那些躺在後邊的已死或將死的羊掩蔽起來。因此，看羊工人每天早晨須爬進羊欄，到裏頭巡視生病或已死的羊兒，一次發見五六頭死羊是稀鬆平常的事。如果雨千頭羊在海上只死去三十頭，那次航程可算是不錯的了。

這些看牛工人和看羊工人真是一個奇特的集合。有個叫做黑炭的工人（他是一個暴漢而同時不是懦夫）愛上了一隻在前甲板拾得的小白貓。他的兇惡的品性立刻消滅；他有閒工夫的時候，不再找夥伴們吵鬧打架了，他很和平而溫柔地撫育那隻貓。同時十分親熱地叫它做『小白囚』，及小孩子所用的簡單言語。

我們須使牛站立着，不使它們跪着休息得過久；而且絕對不讓它們偃臥在欄裏。有一個原因是：跪着的牛會被站在旁邊的牛踐踏；如果前者恰巧又站了起

來，它們身上的套索——工人把這縛得使它們很不自由——便會緊張起來，交叉起來，使它們的頭挨得很近，弄得它們用勁掙扎着要互相避開。另一原因是：如果它們躺得很久，它們身上的關節便變得很僵硬，雖則用最殘忍的方法刺擊它們，它們也幾乎站不起來。我用最仁慈的方法去達到這目的；我用一種頂兇暴的吶喊使它們驚恐，常常爲效甚著。如果此法不能成功，我就用一根扁平的木棒打它們的屁股（並不很痛），同時大聲呼喝着。如果此法又不見效，我就使用很古舊的方法，站在它們的後邊絞扭它們的尾巴；這種動作一定可使它們站立起來。閩牛會舉腿向各方面猛踢。它向兩邊猛踢，力量極大，向前猛踢，也很可怕。當它要向前踢的時候，它突然把後腿伸到前頭去；如此笨重的動物居然有這麼迅速的動作，真是令人驚奇。但是當你和它背對背立着時，它向後踢的動作却沒有傷人的力量。另一守夜工人所看管的牛和我差不多一樣多；當我遇着困難時，他總很誠懇地幫我的忙，我也幫他的忙，雖則他似乎不大需要人家的幫助。我們每半

小時出去巡視一次。有時我發見一頭牡犢站在通道上；它不知用甚麼方法，已經跳出欄外，可是還不會排脫縛牢着的套索。有時我們發見一頭牡犢把套索弄鬆或扭斷了轉過身來，頭向外而屁股向內，看看有甚麼機會可以逃走。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須非常小心，謹慎從事，使它們歸返原位。

我們海行到第四天晚上，還不會遇到大風浪，牲畜都很安靜，無須我們費心。在這天晚上，我屢次注意到二頭時時硬要躺下去的黑色大閩牛。我後來很可能憐這動物，便讓它去休息，我的原意是想讓它休息到我叫工頭和工人來的時候，到我交班的時候，才給它再站起來。但到那時候我雖用盡方法，也不能使它站起來；我想這動物經過長時間的休息，身上的關節已經僵硬了吧。我交完班之後，不久看見工頭跑到前甲板來，用埋怨的口氣說，他發見一些牲畜躺着，其中有一頭一定已經躺了半夜了。我聽見他的話，並不覺得很吃驚。我說，「當我離開那些牲畜時，一切似乎都很妥善。」他答道，「你跑上來看這頭牛。」我跟他走上甲

板，看見幾個看牛工人站在一個牛欄邊；我立刻認出欄中那頭黑色大閩牛。它現在已經全身偃臥在欄裏，因此工人不得不把其他的牲畜拉開，給它有充足的地方。那工頭說，『你瞧，這頭牛應該站立着。』把它的尾巴絞扭一下吧，』他繼續對一個工人說；那工人立刻順從他的命令。在這時候，另一工人用一柄叉把對準這可憐動物的腹邊使勁亂刺，刺得至少有一寸深。同時另一工人用一支木椿敲着它的頭部，有時敲得很近眼睛。那動物哼上幾聲，龐大的身體向上挺着，但它的腿兒一動也不動。於是那工頭說，『等一等，我們看看這有甚麼效果。』他接着由嘴巴裏取出一大口嚼過的烟草，從容不迫地把它放在閩牛的一隻眼睛上。我看見這種舉動，心中大感不快；我知道我此後對待這些可憐的動物，須用較不溫和的手段，才不至使它們受最殘忍的酷遇。在一剎那間，那可憐的動物痛得慌，拚命掙扎着要站起來，試了一次又一次，沈重地喘息着，悲哀地呻吟着，終於站起來了。

這些看牛工人大概都是手段巧妙的竊賊，水手和火夫知道，膳務員和廚子尤

其知道。有一晚，當工人們做完一天的工作，而我正預備去上夜班時，我聽見黑炭提議在夜間去偷船長的鷄；這些鷄關在船橋下一個小欄裏，很不容易下手，因為船長或他的大副二副始終不離船橋。可是翌晨當我走到前甲板時，我聞到一種很特別而不難聞的氣味，由船首艙裏飄過來，並不覺得驚異。黑炭和另一工人曾於前一夜施用伎倆，不慌不忙地當場把鷄殺了，這的確是最妙的辦法。我走進船首艙之後，看見爐子燒得赤熱，爐上的大鍋罐裏滿裝着馬鈴薯，洋蔥，和雞肉。我毫不猶豫地參加這次無賴漢的聚餐，這我說起來是不會覺得羞慚的，因為我由經驗知道此船公司怎樣辦理船務；它給膳務員的伙食錢非常之少，弄得普通的水手和火夫都沒有充足的糧食，況且在質的方面，東西更是壞得一塌糊塗。

當我們抵達利物浦時，我們在短期間內便把全部的牲畜驅到岸上了。強迫一頭牛前導常常是很困難的，可是如果有一頭牛向前走，其他的牛便都跟上去了；羊也是如此。我們所必需做的工作常常是在制止它們狂奔亂竄，而不在驅趕它前

進。我們在船上領到工資——老赤得兩鎊，我得三十先令，另一工人得一鎊，其他的工人各得十先令。這筆款子是我們在岸上過六天的膳宿費；六天之後，我們可以領到旅客船票，重返我們啓程的埠頭。如果此船因故展緩行期，我們在延期中每日可以另外領得五先令的生活費。老赤會到過利物浦幾趟，所以他帶我們到一間便宜客棧。我慫恿他們預付六夜的房金，使大家一定有個住宿的地方。我同時也勸他們不要喝酒，因為他們須把剩下的錢全數用做膳費；在這國度裏，食物是不像他們故國那麼容易得到的。

這些看管牲畜的工人被認為美國社會的廢物；他們是一羣粗野狂妄，無法無天的人，但他們却給英國社會的廢物所哄騙。他們是一批懶惰的人，然而他們是由富裕的國度裏來的；當他們跑到英國，看見較大的貧窮而消滅了叫化的勇氣時，他們才開始感覺到饑餓的苦痛。他們有慈善的心腸，所以不久便給叫化子的強索弄得大名一錢了。叫化子在大街上等候他們，向他們討烟草；他們在酒館裏

引動人家的注意——他們的聲音引動人家的注意。開頭有個叫化子走進酒館，乞到一點錢，連忙通知第二個，於是不久便有一大羣叫化子接踵而至了。這些粗野而慈心的人，把美國舒服的家庭和利物浦及其他大埠的奇窮情景比較一下，覺得非常驕傲；他們把袋裏幾個先令給了又給，結果自己反而一貧如洗。這一次情形也是如此。登岸的翌日我就到公共圖書館去，因然我已久未享受讀書之樂。當我由圖書館回來時，澳洲老赤立刻跑來向我借錢，照例說他已把一些錢藏起來了。我詢問其他六個同伴，才知道他們現在全部的財產還不夠買一個麵包。至於我自己，我不會喝酒，只花了七先令，而且這筆錢的一半是做賙濟之用的。因為在咖啡店裏居然也有衣服襤褸的孩子，把飢餓的眼睛釘在我的餐食上，側身走上來很悲哀地說，如有賸下的東西留給他們，他們便感激不盡。在這種情形之下，誰能不先給他們一點東西吃呢？我將我的錢全獻出來，盡量維持老赤及其他同伴的生活，可是在啓程的前一日，我們已經不名一錢了。我們的船定於翌日的夜間啓



程，但我們要等到開船的翌晨才有早飯吃。當這望眼欲穿的時刻到來時，我們都餓得沒有一點力氣，因為我們已有四十多小時未吃東西了。早飯一送了到前甲板來，這些挨餓的人像野獸那樣地搶奪吞嚥，全不作平分的打算。

我們現在過着多麼單調的十三天生活啊。沒有工作；吃睡之外無所事事。可是我多麼希望能夠享受這一部分旅程的閒逸生活啊！我在圖書館所消磨的幾個鐘頭，已經再度激起我的讀書的嗜好；如果不是因為接濟幾個患難朋友，我現在一定可以心滿意足地擁有幾本好書。我沒有這種幸福；因為我躺在艙裏時，心中只找到一種安慰——就是船務員答應在航行期間供給我足量的烟草。這次的新經驗使我失望，我立下決心，要在回到巴爾得摩爾之後，尋找一些入款較佳的工作，把錢積蓄起來，然後用同樣的方法，在往英國的船上工作，把積蓄帶回家鄉。

回美的途中風浪很大，我們的船震動得厲害，因為船裏除壓艙物外，裝載的東西很少，船身甚輕。有一晚，我們的船猛然顛簸一下，燈光全滅，我們無時無

刻不在憂慮船要打翻了。一個煤舫給海浪撞破了，龐大的煤塊由甲板上跳躍過去，其力量真可以壓碎人身上的每一根骨頭。一塊塊沈重的木料由甲板的這邊滑到那邊去，其力量真可以把人的脚砍斷，像利刃那樣地。我們以為我們快完了，尤其是當我們看見一個老水手，身上只著一件襯衫赤足衝到甲板上來時。在那幾個鐘頭中，睡眠是談不到的，因為我們不得不拚命摀住我們的床，以免傾跌，如果我們跌下床去，我們便會身不自主，滾來滾去，終於會失去知覺的。

我們在啓程後的第十三天抵達巴爾得摩爾，立刻跑到牲畜轉運局去，希望可以在翌晨接洽到更好的工作。

## 第十一章 一個拿槍的看牛工人

現在已是十月初旬，早晚的天氣越來越冷。巴爾得摩爾雖則是個南方的城鎮，不像北方城鎮那麼嚴寒，但它的位置還不是在頂南邊的地方，所以須多穿衣服。澳洲老赤和我兩個人天天在這城裏尋找工作，但是沒有結果。我們只有兩條路好走：第一是再在牲畜船上度過三四次的海行生活，等到春天的時候也許有很多工作可做；第二是到折撒比克灣（Chesapeake Bay）去挖牡蠣，巴爾得摩爾隨便那一個壯健的男子都可以參加這種冬季的工作，經驗是不需要的。老赤立刻敘述他挖牡蠣的辛苦經驗，以為第二條路走不得。一來工作非常辛苦，而且是頂危險的；二來糧食頂壞；三來工資頂少，這是最吃不消的。工人的手常常被牡蠣殼給割傷了；毒質侵入皮膚，弄得手上紅腫起來，使他有一些時候不能工作。老赤

又說，「况且，工人對那區區的工資，也不準定能拿到手。幾年前，牡蠣船駛回來時，常常發生工人失蹤的事情。這些工人在出發工作的時候，從來不會失蹤，可是最危險的工作一做完，便有工人失蹤了。船長在上岸時報告說，有一個工人失蹤了，溺斃了，屍身沒有下落。沒人知道這個溺斃的工人是誰，所以沒有親戚出面向船長追領工資。挖牡蠣的工人全都知道那不幸的同伴怎樣死法，大家不能不當心自己的生命；因為船長常常會突然將舵柄猛動一下，把一個工人送進海裏——當然不是故意的囉。當局組織一個調查委員會去辦理這案件，船長被判犯殺人罪，但結果以七年有期徒刑了事。此後，這類意外的事件比較少些，但完全是完全沒有。」我聽完這段話之後，對這所謂挖牡蠣的職業，已不想多得多些實際的經驗了。於是我和老赤議決繼續做看牛工人，再過三四次的航海生活，到春天才找一些別的工作做。

我們回到牲畜轉運局時，那邊已有三四十個人在等待工作。我從前已經說

這羣工人中頗有些聲名狼藉的叫化子；他們似乎永遠能得巴爾得摩爾慈善家的惠施。有一個人名叫小蘇格，已經做過多年的看牛工人；他在等船的長期閒暇生活中，每每在鎮上大幹其叫化工作。他所認識的慈善家非常之多，所以他能夠帶一個陌生人出去，天天由不同的地方乞到三餐，這樣繼續一月之久。他能夠在一個街道轉角處站住，對人家說，『到那家去吃早飯；回到這家吃午飯，到那有個朱紅門的房子裏吃頓豐美的晚飯。』他用這種法子幫我維持兩星期的生活；後來管理局叫我去簽合同，在格拉斯哥（Glasgow）的牲畜船上工作。

在簽定合同的前幾天，有一個人到管理局來；他的古怪行為常常引起我的注意。他請求管理局許他在往英國的船上工作；轉運牲畜的老板答應一有工作便派給他，全程的報酬是十先令。我們一部分工人須等候得這麼長久，原因便在這裏，因為我們已經有點經驗，多少總需要較高的報酬。上面提起的這個人有白晳乾淨的皮色，他的臉孔似乎永遠不需要剃刀。雖則他的身體很細小，看來不大有

氣力做勞力的工作，但他在精神上似乎時時刻刻充溢着生機和銳氣。他那種高視闊步，神氣活現的態度，是那羣工人中所沒有的；他不斷地吸煙——用自己纖纖的手指很巧妙地捲着吸。不吸煙時便嚼烟餅，把津液隨處亂噴，一點不把清潔的條規放在心上。他也常常唱歌，聲音特別清脆悅耳；他的聲音並不旺大，是我所聽過的最柔和的男性喉音，雖則他故意把它弄得粗大，好像以清脆為可恥似的。我常常覺得這個人一定是在『做戲』，吸香煙，嚼烟餅，高視闊步，這一切舉動僅是詐偽的計謀；為達到某種目的而這樣矯揉造作，裝腔作勢。我觀察了很久，還是不能理解他。他說話很放恣，始終在嘲笑人家，肆口謾罵，毫無顧忌，然而似乎沒有一個人願使他吃虧。黑炭自命為他的保護人，一邊大笑，一邊鼓勵他去惡作劇。但他對黑炭確也一樣地辱罵威嚇，無所不至，弄得黑炭笑到流出眼淚來。工人們全給他底滔滔不絕的詞令迷住了。他使動着他的三寸不爛之舌，懸河般的言語由他的嘴裏流出來，四週的人們全都噤若寒蟬，可是並不生氣。他的旁若

無人的大胆態度，也許會稍使一二個人感到不快，可是絕對沒有人想要打他。我和老赤亦被喚到管理局去簽合同，預備在往格拉斯哥的牲畜船上工作。當我們簽好合同時，黑炭和這個奇怪的新同伴正在簽定合同；他們也是要在往英國的船上工作的，兩條船將趁潮水同時啓碇。我們不能和這人同處工作，頗以為憾，因為我們知道他的口才一定可使我們在船上過着快樂的閒暇生活。

我們的海行生活過得很舒服，這間船公司給工人的待遇頗好，我們對食宿都很滿意，船上的職員和水手對我們也十分和氣。這次抵埠之後，我們的情形又和前一一樣；如果不是遇到了一件意外的事，我們一定仍是窮愁潦倒，一貧如洗的。在我們上岸的第四天早晨，我們一個大錢也沒有，而船要到兩天後才啓行。澳洲老赤正在搜索袋裏的東西，把一大批零星雜物堆在面前。他一邊把一條又厚又重的白鏈子拋在桌上，一邊說，『要是我現在有買這東西的那一點錢，我就不愁甚麼了。』我把這條鏈子拿起來，漠不關心地檢視一下，立刻興勃勃地問他怎樣得

到這東西。據他說，有一個窮光蛋拿這條鏈子要賣給他，討價一辨士。老赤看見這人窮得厲害，便給他六辨士，同時把鏈子還他。那可憐的傢伙堅要把鏈子送給他。老赤因為現在自己也陷於窮境，就想拿這鏈子去變賣一點錢。這鏈子無疑地是銀做的，因為每個環上都有標記。『甚麼！』老赤突然興奮地叫了起來，同時那些看牛工人也興勃勃地圍攏來，把那人造的圓圈縮小了幾尺——『甚麼！』他嚷道，『你說是銀的嗎？讓我瞧一瞧！』他拿了鏈子，看也不看，也不把它放在袋裏，只管默默地衝出屋外去。他在五分鐘後便回轉來，把當鏈子所得的八先令交給我說：『別用這些錢去買酒；好好地藏起來，做我們這兩天的伙食費。』他知道自己的弱點啦。我為預防金錢的浪費起見，一上岸便買了幾部書，不管我們會不會挨餓。因此，我在回程中過着很快樂的生活；我們安抵巴爾得摩爾，來往的時間也不過五個多星期呢。

當我們走進牲畜轉運局時，我們碰到的第一個人是黑炭；他的航程較短，回



來已經有幾天了。我問他道，「黑炭，你的古怪朋友在那裏？他留在英國，抑回美國來呢？」黑炭問我道，「難道你沒有聽見他的事情嗎？關於這個案件，英國的報紙上有連篇累牘的記載呢。」我說：「我們一點也沒聽見，」暗中以為這可憐蟲一定給一頭粗野的閹牛踢死，或是在一陣自殺狂熱中跳進海浪裏，或是海浪跳起來把他帶走。

黑炭道，「他和我一道工作了十一天，他終日在唱歌談笑，把工作當做遊戲。他到晚上就在前甲板的艙裏唱歌，而且艙裏的空處雖則很小，輪船雖則在搖擺着，他却跳舞多次給我們看，跳完舞便精疲力竭地跌在他的下層床上，兀自笑個不停。這時我破題兒第一遭不想看見陸地，痛快得拿起英國強麥酒大喝而特喝。在海行的第十一天，我們正在起運一包包的乾草，預備給牲畜吃，他在艙裏幫我的忙。我不知道是我們沒把乾草包縛牢，或是甲板上的工人接住時不當心；我突然聽見有人嚷起來說，「下邊的人當心啊？」一大包沉重的乾草飛墮下來，壓

住我同伴的肩膀。他顛危危地轉了兩下，然後暈倒在我的臂間。我們立刻請船醫來診視他，這可憐的傢伙被人抬到船尾去了。我對他的狀況一天詢問幾次，聽說他已經脫離險境，不過還需要相當的休息。我不會再看見過他。當我們抵英上岸時，我們看不見他，我以為他的病也許重到須用車子運走。翌日我偶然拿起當天的報紙來，看見一篇詳細的長紀事，說有一個女人怎樣冒充看牛工人，由巴爾得摩爾埠到英國來，這新聞裏把船名也說出來。我的同伴便是那個女人。『黑炭繼續下去說，『雖則我始終覺得他是個怪物，可是我絕對不會疑心他是女人。』

我在轉運局裏住了不到一星期，就在一條往倫敦的船上找到工作。這船的工人所得的工資都是十先令，只有兩個的報酬高些，一個得兩鎊，一個得十五先令。老赤沒有在這船上找到工作，但我並不因此感到不快，因為我知道他底浪費的習慣會破壞旅程的樂趣。在這次的航程中，我在船上和岸上都很快樂。我從前曾到過倫敦，所以我知道一點點的消費可以換得到甚麼享樂——博物院，公園，

花園，圖畫陳列館等等。我交結了一個朋友；他是個高尚的人，曾做過學校教師。我後患他跟我離開得特福（Deptford），在薩得克（Southwark）住宿，以此處爲根據地，到各名勝去遊覽。我們到輪船啓程的時候，才再和其他的看牛工人會面。有許多可憐的傢伙在上岸的一夜便把袋裏的錢花光，現在回到船上就敘述許多奇怪的經歷，甚麼貧民工廠，避雨處，分給羹湯處，全都領教過，而且也會過着一無所得的叫化生活。我們抵達巴爾得摩爾時，是聖誕節的一星期前；我們得過兩三個星期才有工作可做，因爲等候工作的人很多。

我在上邊已經說過，巴爾得摩爾人非常慈心；一個人如果有開口求乞的勇氣，便不至於餓死。那些女人似乎又美麗又慈愛。我不會看見過比巴爾得摩爾的女人更漂亮的女人；一個人如果終日在大街上閒蕩，觀看美人的臉孔，欣賞過路女人的嫵媚形態，他的生活可說是過得並不壞。可是我現在所要說的乃是她們的慈心和慷慨。到聖誕節前夜，澳洲老赤和黑炭拉我到一邊，老赤這樣開始對我

說：『你要參加今夜的出征嗎？我們只要你拿一個小袋子，沒有別的，叫化工作讓我們來幹好了。』我的腦海中立刻有一個幻象：看見路上的警察攔住我，盤問這個奇怪的袋裏藏着甚麼東西。然而我是個失敗的叫化子，同時覺得人家替我求乞，不好意思不稍爲幫幫忙；所以我終於贊成他們的提議。

那晚六時，我們便一同出發了。他們倆在一條長街走，老赤在這邊，黑炭在那邊；我則在他們的前頭走——和他們有相當的距離——，專等接受他們的收穫。們大約是無往而不利的，因爲不上十分鐘，他們倆都已經滿載而歸，站在我我的旁邊；我把袋口張開，讓他們把一個個的紙包放進空袋裏。不久我突然看不見黑炭的影蹤：他已經給人家叫去吃晚飯了。過了兩三分鐘，老赤也是這樣失了影蹤。當他們再挾着紙包來找我時，他們都決定不再接受人家的邀請；如果有人請他們用夜飯，他們打算拒絕說：家裏的人等候他們，他們沒得空兒。他們這樣繼續工作了半個鐘頭，東西已經裝到袋口上來了。黑炭說：『你現在把這袋東

西帶到轉運局，我們再把衣袋裝滿，便也會立刻回去。否則你願意在這裏等我們嗎？」我說我要回去，於是我避開大街和光亮的地方，獨自個兒回到轉運局去，幸而未會惹起警察的注意。他們不久也來了，大衣袋裏又裝了一批東西。使他們覺得頂高興的倒是零零碎碎乞到的一點錢——總共一元七角五分——但我覺得這是無足輕重的事，因為我知道他們用錢的方法。

我永不會忘記這次的叫化出征。當我們把那些紙包一一打開時，我們看見各式各樣的東西，五花八門，無所不有，因為我記得沒有一包是僅放麵包或麵包和牛油。紙包裏有油煎牡蠣，火雞肉，雞肉，牛肉，羊肉，火腿，和臘腸；馬鈴薯，和甘薯；黑麵包，白麵包；薄餅，包心饅頭，和各種的糕餅；香蕉，蘋果，葡萄，和橘子；最後還有一些什色的硬殼果，和一袋糖菓。如此容易得到的六十餘個紙包便是藏着這些東西。黑炭在三家不會乞到東西；老赤在五家不會乞到東西，不過有兩家請他再來光顧，可是他沒有把地址記好，所以也就不想麻煩了。

## 第十二章 賊

科尼摩爾（科尼——Cockney——下層倫敦人的別名——譯者註）是一個來自巴爾得摩爾的看牛工人。他是個天生的賊骨頭，而眼睛却差不多全瞎了，這真是怪事：然而他的確是個超等的偷竊能手。如果他借用一根針，用完時居然老老實實地物歸原主，那麼，原主既然曉得他有偷竊癖，頂好還是把針兒詳細檢察一下，看看針眼是否完好無恙；因為，依唐奴范的說法：『科尼是會把人家茶裏的牛乳偷了去的。』

我看見摩爾纖長的手指之後，常常發生一種感想：不知道他有沒有能力可以隨心所欲地，使手指脫離關節，讓它們由褲檔裏的雙腿邊滑下去，在那房間裏抄搜東西，而同時他却把手插在袋裏，清白無辜地在和我們談話。摩爾不知道竊賊

羣中那種特有的節操，因為他連最知己的朋友底東西也偷，而且偷得使人無從生氣。例如，船抵利物浦後，我們六個人領了工資上岸。摩爾很熟識這城市的情形，知道甚麼地方是陌生人的陷穽：所以他立刻帶我們到一個便宜的客棧。我們預付了一星期的房金，使我們在陸上的幾天有個住宿的地方。翌晨我們六人垂頭喪氣地坐在客棧的廚房裏，望着早餐垂涎，大家袋裏一個錢也沒有。起身最遲的摩爾終於走進來了；他看見我們快快不樂的樣子，便問我們爲何如此，他聽完我們的話就走出去：過了幾分鐘，他帶着茶，白糖，麵包，和臘腸來了。老實說，我們在利物浦的一星期中，他天天向我們做這種慈善行爲。那些同伴大都是陌生人，所以都相信他是好傢伙，可是我覺得他不過把我們的錢歸還我們罷了，因為他這幾天所花的錢，比他的工資多了三倍呢。

我記得他在上岸那天早晨向一個看牛工人所施展的卑鄙詭計。我們大家委實都把酒吃得快要醉了，可是我想不到摩爾敢在我們剛吃醉的時候做出這麼一種事

情來。他問這個看牛工人討一小塊烟餅嚼嚼，這人很慷慨地把一整塊交給他。摩爾拿起煙餅，咬了一小塊，就把這小塊交還原主，自己把大塊烟餅藏起來。我看見這種舉動，駭得目瞪口呆；而那奇怪的看牛工人却也不知就裏，糊裏糊塗地，把那小塊烟餅放進袋裏，這更使我驚奇不置。

摩爾和我是再要好也沒有的同伴，然而在上述事件未發生之前，他也曾向我使用過詭計；這應該是足使我們永遠斷絕往來的。我那天早晨已簽好合同，要在往倫敦的船上工作；當時正在轉運局裏。摩爾問我道，「你有湯匙，刀，叉，盤，和充足的香烟嗎？」我答道，「有的，而且我也帶一副紙牌，在船上有閒工夫時可以玩玩。」摩爾聽見這話很是高興，雖則他此次並不和我同船往英。他說，「讓我瞧一瞧。」我拿那副紙牌給他看；他的眼睛差不多全瞎了，（上邊已經說過，）所以他把紙牌拿到窗口去看一看，立刻又交還給我。這時局裏有人大聲叫工人們上船；我連忙和摩爾及其他的工人說聲再會，離開轉運局上船。在船



上的第二天，我們都有一兩個鐘頭的閒工夫；大家問甚麼人有紙牌玩。我即時把紙牌拿出來，玩牌的人分成兩組，大家打算樂一下。哎啊，當我們把紙牌由新匣裏取出來時，我們發見一副醜陋油膩的舊紙牌，而且不全。在這種情形之下，紙牌戲當然玩不成功了。我立刻知道這怪事的緣由：摩爾假裝在窗口察看紙牌時，把新的換了舊的了。這小詭計使我們八個人度着十二天的鬱悶生活，因為我們要在抵倫敦時，才可以買到第二副紙牌。

在我和摩爾同船工作的那次航程，唐奴范也和我們同行。以偷竊的技術而言，他的確可以望摩爾的項背。老實說，看牲畜的工人沒有一個不是竊賊；在上岸時，那個宣稱剃刀被竊的人，常常偷了人家的刀子，梳子，或肥皂。我在船上的第二天失掉我的刀子，連忙跑去找摩爾，當面大胆地對他說：「不管我多麼佩服他偷竊人家東西的技巧，我相信他如果偷老朋友的东西，便是罪無可逭的。他說，『我也是這麼想。那是甚麼樣的刀子呢？』我告訴他之後，他勸我不要再提

起這件事，讓他去替我尋找。他結果居然把我的刀子找回來；過了一天，唐奴范氣憤憤地嚷道，『誰在我的床上偷去一把刀子？』過了不久，我的肥皂又失竊了，但是我覺得這損失很小，不值一提。當我向科尼摩爾借肥皂時，他把我自己的肥皂借給我，同時切戒我說：把肥皂立刻歸還他，不要讓它給竊賊們看見。

這次航程是值得紀念的，而摩爾無疑地大獲其利。摩爾，唐奴范，和我三個人，在利物浦時總是出入相偕，形影不離，照常是喝酒的。有一個陌生人由我們的談話裏，知道我們來自美國，便請我們喝酒。他在談話中懊悔地說，他失了業，沒有錢到美國去玩。摩爾說，『如果你情願任憑我們擺佈，到美國是再容易沒有的事。我們星期四就要啓程，我可以像隱藏別人那樣，把你隱藏在船上。』那人答道，『多謝，多謝，』事情就這樣決定了。

我們在星期四上船，摩爾把那偷乘船者的衣服等物裝在一個大袋裏，帶到船上。當船上的職員走進我們前甲板的房艙時，那個偷乘船者當然不在，可是當他

們搜查別地方時，那個偷乘船者便舒舒服服地和我們坐在一塊兒。摩爾把這些事情安排得很妥當。他們在這次搜查之後，就不再來找我們了；那偷乘船的人十分安全，夜間可以到甲板上呼吸新鮮空氣。現在唯一的難關是怎樣使他在美國上岸。摩爾斷然地說，這是沒有多大困難的。

上邊已經說過，這個偷乘船的人有個行李袋，而科尼摩爾和唐奴范都是有本領的竊賊。所以，我們不久聽見那可憐蟲僅有的第二件襯衫失竊，並不覺得奇怪。他曾借給我一本書；我相信他是不能賞識這本書的價值的，因此我決定要等到他開口向我討，才歸還給他。但當我聽見他失竊那麼多的東西，叫苦連天時，我因為可憐他，便很誠實地把書歸還給他。可是他的錶，鍍錶，刷子，衣服，用具，剃刀，磨剃刀的革砥，以及其他許多有用的物品到那裏去了呢？這些東西全都在唐奴范的地方。摩爾知道內裏情形，覺得良機已失，心中似乎甚不痛快；因為他在竊賊羣中，是應該佔有『先下手』的榮譽的。現在唐奴范既然先他一着，

他只好束手靜坐，一聲不響了。

在我們抵達巴爾得摩爾的前一天，我偶然走進前甲板的房艙，看見唐奴范臉色灰白，正在拚命抄搜科尼摩爾的床。他說，「你知道嗎？那個可惡的摩爾把我所有的東西全搶了去。」摩爾確把他的東西全搶了去的。他讓唐奴范去幹醒醒的勾當，讓他隨時去竊取人家的東西，讓他高高興興地把東西保藏了許多天，然後把他的東西全搶了過來。但在這連籌帷幄的鬥法中，最巧妙的手段倒是：摩爾不讓唐奴范得到甚麼奪回贖物的機會，因為他早已和一個船員交結朋友（船員住在另一個前甲板房艙），請這朋友替他保管一個包裹，等到看牛工人上岸以後，才交還給他；他說，「因為着這些牛工人都是天生的竊賊。」不錯，他把這勾當做得再乾淨也沒有，因為唐奴范於垂頭喪氣，怨憤填胸之餘，正打算在上岸時用武力把原贓奪回，可是他却看見科尼摩爾和他那樣地空着手跳上岸去。科尼終究是無往不利的大竊賊啊：唐奴范想到這裏，幾乎氣死。

## 第十三章 運河

我這時離開巴爾得摩爾，獨自個兒兼程朝芝加哥的方向走去。政府爲便利商務運輸起見，正在開掘一條運河，使這個內地的大城和深水的地方相通。我不久便到達運河沿岸了。

這條運河的沿岸是美洲流氓和歐洲敗類的集合處。這些人不要穩定的工作，只要在短期間得到大量的收入——開掘運河的工資很高——，使他們可以不時過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其中一小部份人的用意倒比較可嘉，因爲他們想以工資較高的地位，去獲得較體面的職業。他們總是成羣結隊地來往，因爲這種工作非常辛苦，工人做完一個月的工作之後，大都需要一星期的休息。這類工人都是粗率然而誠實的。不幸這些運河沿岸還有另一夥不想工作的人，他們常常在各野營中遊

惰度日，擾害他人的生活。這些人不能靠求乞度日，因為工作隨處都有，他們不能以失業為藉口。那麼，他們怎樣過活呢？

工人差不多每天都由水裏拖起一個死屍來，而這些死屍有三分之二以上顯着被殺的痕跡。這些被殺的人不是那些由城市前來尋找工作的，而是那些幾天前辭去工作，身上帶着一兩個月的工資，打算到城市去樂一下的。不錯，這些無賴便是刺客和殺人犯。如果有人不怕生命危險，他只須給人家知道：他翌日領到工資，打算由運河沿岸，步行到一個遙遠的城鎮去。他大約是不會到達目的地的；被殺之後，屍身過幾天在運河裏浮起來，便算完事。為預防這些橫蠻不法的暴徒行兇起見，那些膽子較小的工人總互相等待，到人數頗多的時候，才敢結隊到別地方去。唉！可是仍有許多膽子大，膂力強的工人，自視不凡，冒險獨行，結果死於非命。在這些年代，運河南岸還沒有房子，所以沒有女人在那邊走，也沒有孩子在那邊玩。今日當然是甚麼全有了，可是那邊的人們也許不知道過去暴行和

流血的情形呢。

我在那邊一個野營裏找到工作。過了三星期之後，我對這種生活感到厭倦，於是和科尼湯姆與巴特辛尼同時領到工資，打算和他們結伴到芝加哥去。我們因為沒有鐘錶，不知道辰光，同時又給雜事耽擱到午後才動身，所以我們曉得當天午夜以前沒有法子抵達芝加哥。我們決定那晚在半途上過夜，翌日午前入芝加哥。我們用過午飯，領到工資，就依照預定的計劃出發，步行幾個鐘頭之後，停下來休息。

我們須在黑暗中度過六小時的辰光，因此我們議定一個辦法：我先守更兩小時，然後輪到科尼湯姆，最後由巴特守到天亮。

在我守更的兩小時中，我兩次三番聽見附近叢林裏有攪動的聲響，但我不知道那是人或是野獸，所以覺得沒有叫醒我的同伴的必要。兩小時過去後，我叫醒科尼湯姆，自己想躺下去睡一會。我剛要入睡的時候，看見這第二個守更者還躺

着不會爬起來，雖則他似乎已經清醒。可是我那時很想休息一會，所以也就不管他是否忠於其守更的任務。我大約睡不上十五分鐘，便給一聲吶喊驚醒；我跳起來時，恰好看見科尼湯姆在追一個剛跑進叢林的人。巴特這愛爾蘭人也已經起身；我們倆便跟在後頭追。我們不久就追上我們的同伴，看見他站在那裏，呆若木雞，不知道那逃命的暴徒跑到甚麼地方去了。他告訴我們說，當他在守更時，他閉了眼睛躺着，可是神志甚清，正在傾耳細聽四方的動靜，他突然聽見走近我們的腳步聲，張眼一望，看見一個陌生人站在離他三尺遠的地方。他就在這時候狂叫起來，可是那陌生人跑得很快，怎麼也追不上。科尼湯姆說，「他們一定有一夥人在離此頗遠的地方；我們如果是聰明人，還是立刻繼續我們的旅程的好。我在野營裏看見過那人的面孔，如果再碰到他，一定認得出他。」他儘可不必勸我們繼續旅程，因為我們現在反正是睡不着的了。

過了五六天，我們三人已經在芝加哥把工資花完，便回到野營來重尋工作。



當時恰巧只有一個空位置，那愛爾蘭人勸科尼湯姆去做這工作，而我們兩人則打算走兩英里路，到第二個野營去。當我們剛要動身的時候，野營的總監工問我願不願在飯館裏當廚子助手。我知道廚子助手的工作不外是挑水，剝馬鈴薯皮，洗碟子，生火，開肉類和水菜的罐頭，所以自問頗夠資格。科尼湯姆和我就這樣立刻開始工作。我們事先和老板商量好，讓巴特住在那裏等候工作，吃飯算我們的帳。翌晨他也找到工作了。

我們工作了四天；在第四天的晚上，我們三人和幾個別人在野營附近一個幽靜的地方休息。當我們坐在那邊吸烟談天時，有四個陌生人走了來，坐在距離我們頗遠，但是談話還聽得見的地方。我們都不大注意他們，因為陌生人到此尋找工作是常有的事。可是我們中間有一個人不斷地注視他們；這人便是科尼湯姆。他把烟斗深深地吸了幾口，然後對我說，『不錯，那個向我們側身坐着的陌生人，正是那個要劫我們的傢伙。』

科尼湯姆說完話，便把帽子拿起來，小心地放在地上，帽裏朝天，接着把那個骯髒的泥質烟斗輕輕地放在帽子裏，好像女人把熟睡的嬰兒放在搖籃裏那樣地；然後用這麼一種演說的方式向他的同伴開口說，使他們大為驚異：『諸位先生，前幾天有一個人想要打劫我和兩個朋友，我從那時候起就很想和他碰一碰頭。我們終於碰頭了，我問你們怎樣處置他好。』『噫，當然是痛痛快快地打他一頓啦，』幾個生氣的聲音叫着說。

科尼湯姆聽見這話，立刻轉過身來望着那些陌生人——他在『演說』時，故意裝做沒看見他們——縱身向前跳了幾下，便站在那些陌生人的旁邊。他把雙手按在一個陌生人的肩膀上，用沉靜的聲音說，『就是這個人。』這個人好像早已料到有此一着似的，從容不迫地站了起來，他的同伴也站起來。他說，『喂，甚麼事情啊？』科尼湯姆答道，『你曉得的；你還是脫了衣服，不要多說話。』不管那陌生人是怎樣的一個傢伙，他的確不是懦夫，因為他的外衣和背心不久已放

在他的同伴的手裏了。科尼湯姆連忙準備一番，過了一兩分鐘，他們已經面對着面，擺好正確的鬥拳姿勢，要來一場頂有趣味的表演，給旁觀者欣賞一下。雖則那陌生人的個子較高，但科尼湯姆的手力似乎較遠。他們酣戰着，一回合一回合；他們的靴鞋雖則笨重而泥濘，但他們鬥拳的脚步倒很乾淨，頭的閃避，和手臂的聲東擊西，使較優良的旁觀者也忽視了淋淋的赤血。他們不用角力的方式，也不滾在地上亂打；他們不作違法的襲擊，因為這兩個拳鬥者似乎都很重視那羣頂有欣賞能力的觀衆底好感。這看來倒像是一場友誼的表演賽，而不像是勢不兩立的兩個人在作生命交關的決鬥。那些看客在讚嘆中笑着，營營地低語着，弄得連那兩個滿面流血的人也互相開起玩笑來，血肉模糊的臉孔相對可怖地微笑着。是的，這看來是一場再友好也沒有的鬥拳；到了第十回合，在前一回合中似乎有疲倦樣子的湯姆倒振起精神來了。他得到身上一些潛力的幫助，兩隻臂膀像一對斧頭斫在樹上那樣地舞動着，他的敵人終於倒在地上了，勝負決定了。那陌生人

被他的同伴給扛了開去，科尼湯姆回到野營去裏治傷處，翌日工作如常。湯姆對此次的動績非常得意；如果他的對手是個殺過五六十人的刺客和兇手，這傢伙沒吃過大虧，倒是好運氣呢。

## 第十四章 棚 船

我在這條運河上工作頗久，直到積蓄了五十塊錢才走；那種不甯靜的感覺又跑回我的身上，使我不願再過安定的生活。我帶着這一筆相當充足的款子，一直向西走去，最後抵達密西西比河上一個叫做聖路易 (St. Louis) 的大城。我在路上非常儉約，沒有花費一文的旅費。我常常覺得這種生活很討厭，因為我整夜獨自在樹林中的營火邊過宿，也因為我知道只須有個和氣的好同伴便可以把這生活變成理想的生活。我在夜間或清晨醒來時，常常看見一兩個陌生人在營火的那一邊休息；他們一定是在遙遠的地方望見這堆營火，循着火光跑到我這裏來的。當我在印地安那州時，有一天整日下着大雨；那晚我生起一堆營火，在一棵枝葉濃密的樹下，地上較乾的地方休息。在近午夜的時候，我覺到我的身體受着猛烈的

震動，同時一陣驟雨落下來，幾乎把我釘在地上，使我透不過氣來。我環望四週，可是看不見甚麼人。於是我走出樹下的安身處，看見良夜晴好，密密的星兒滿天閃爍，甚為驚奇。我一邊拿柴把火生旺（我總在黃昏之前，採集充足的乾柴），一邊對這現象覺得迷惑不解。雖則我以為身體的震動一定是夢中的感覺，可是我的濡濕的衣服却足以證明雨確會落過。翌日人家一碰到我就問我前一夜地震時在那裏住宿；這句問話把甚麼都弄清楚了。大地震動着我，整日收藏着雨點的樹葉，在一剎那間把雨水全灑在我熟睡着的身體上了。

我抵達聖路易時，袋裏還有四十多塊錢，我的思想不斷地譴責我在孤獨中浪費光陰，因此我很厭倦這種獨自個兒沈思默想的生活，決心要去尋找一些意氣相投的同伴，這麼一來，我在傾聽他人的思想時，對我自己的思想也許可以充耳不聞。我買了一份日報，跑到碼頭去，打算在沒有太陽的地方消磨幾個鐘頭，讀讀報紙，望望河上往來的船舶。我看見前頭有一大堆木料，連忙跑過去，預備在陰

影處舒服一下。

當我跑到那邊時，我看見那理想的地方已經有兩個陌生人，一個是中年人，另一個是外貌端莊的青年。我坐着開始讀報，可是過了不久，我的注意力已給他們的談話吸引了去。那青年想要回家鄉去，但因為沒有甚麼緊迫的事情，所以提議買一隻棚船，好整以暇地沿密西西比河順流駛下，到新奧爾良，由該處搭火車轉道往台克薩斯（Texas）南部他的故鄉。他說，『我們要上岸去，遊覽各市鎮，同時辦些糧食。』那個蘇格蘭口音很重的中年人由他的嚴刻的氣性中擠出一絲熱誠，不多饒舌地表示同意了。

『對不住，先生們，』我說，『我沒有法子不偷聽你們的談話；如果你們不反對的話，我想與你們分担各種費用，伴你們去旅行。』那台克薩斯人是個血氣方剛的青年，絕不猜疑陌生人，因此立刻站起身來，對這有助社交的計劃表示很大的喜悅。那蘇格蘭人比較沈着鎮靜，但他對經濟方面的問題頗有深謀遠慮，所

以他說，他覺得三人結伴旅行一定較有趣味，而且每人的費用也可以省些。我們買到一隻棚船，毫無困難。河邊碇泊着幾百隻棚船，都是漁夫們的住家，此外還有許多在河上担任種種工作的。我們要買的船當然是比這些小一點的。我們終於找到一隻，船身已有點損壞，船主開價十一塊錢。那蘇格蘭人在這次交易裏，顧客得與毫厘必較的猶太商人一樣，把價錢講低到九塊半，使我們着實厭惡他。我們不願麻煩，立刻一聲不響地要把賬算清，弄得那蘇格蘭人很感不快。他在這種交易上雖則頗為卑鄙，但在分担費用時倒是絕對誠實而公平的；因為當我多付了那半塊錢的零頭之後。他在辦糧食的時候却還記得這筆小款，規規矩矩算在我的賬內。我們連忙把糧食辦好，然後上岸去玩了一晚，好好地睡一夜，打算翌日一早開船。我們想到今後的好計劃，這一夜過得很快樂。

翌晨九點鐘，我們舉錨出發——我們的錨是一塊大石頭——順流駛去，那台克薩斯青年用一把槳做舵。我們的水程是多麼奇怪啊，一路所遇到的危險真是許



多人所夢想不到的。這密西西比河裏可做航行之用的河道常常僅有幾碼闊，縱使在一些區域，兩岸的距離有兩三英里遠，情形也是如此。有時我們的船在大河的中央行駛，仍然有傾覆的危險，因為我們可用一根短棒觸着河底。不錯，我們的船身吃不到六寸深的水，可是仍然有傾覆的危險！樹枝緊緊地埋在泥土中，而樹根却或上或下地擺動着，突然浮起來，常常纏得我們的船幾乎不能前進。有時我們看見一些在過去曾經繁盛於岸邊的鄉村和小鎮：現在因為這條河流隨己意而改道，那些鄉村和小鎮已經成爲廢墟，在離岸一英里餘的地方默然躺着了。人們爲着要建築碼頭和高堤，已經在瘧熱病中犧牲了成千累萬的生命，和數百萬的金錢——然而這個「衆水之父」素來却有自已的意志，隨時隨地可以出現的。

我們一到黃昏就在沙灘碇泊，在岸上用浮木生起一堆營火來（河邊的浮木多得很）。我們在那邊燒晚餐：宿了一夜，翌晨吃頓早餐。我們只有河水可用。據南方的士著說，河水是很合衛生的。我們以河水爲烹飪洗滌之用，倒不要緊，可

是把它當冷水喝——還是說溫水好，因為它在夏天總是不冷的——，却的確太污濁了。我們盛好一大罐水，讓它澄清了二三十分鐘；後來我們小心翼翼地把清水喝完，看見罐底的沉澱泥，至少有一寸的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三的厚。

我們在一個地方停泊，看見一些白人和黑人聚集在那邊，等待着工作，因為那邊的人又企圖用其微弱的氣力去對付密西西比河了。我們決定在那裏等候一兩天，看看有沒有工作做。不幸黑白人種間長存不滅的仇恨在我們到達的第一天爆發了。黑人因為人數較多，露着一種傲慢欺凌的態度，使白人終於捺耐不住。白人因為具着那種不自量力的較實在的勇氣，便集合起來，商議一番，決定一遇到挑撥的行爲，就先動手。這來得比我們所意料的還要快。一個黑人假裝吃醉酒，蹣跚地走近一個白人，立刻被那白人擊倒。黑人最得意的武器是剃刀；他們由各地方把藏着的剃刀取出來，躊躇不決地站着，在等候首領的指揮。他們不久便成羣結隊地走過來，在前領導的是個虛張聲勢的偉丈夫，赤着足，穿着一件紅

色襖衫，和一條補綴過的褲子，褲子用一條吊帶吊在身上。這些人數甚少的白人不大作聲，可是那些黑人却肆口高聲地謾罵着。雙方一動手來，刀子，剃刀，和拳頭全都使用出來了。我們只聽見一聲槍聲，擊中了一個人。那些黑人遇到這種堅強的抵抗，勇氣全消，抱頭鼠竄，留下那個虛張聲勢的偉丈夫，胸膛吃了一顆子彈，躺在地上死了。有幾個人受傷了，頸項，臂膀，和身體各部，都有深長的刀痕。這天自晨至暮，不斷地發生小衝突，可是還不大厲害，到夜間才發生一樁無法無天的暗殺案。翌晨我們發現一個白人，身上受了三十九處傷，血肉模糊。他一定是在黑暗中，給五六把剃刀解決了的。剃刀是一種怪模怪樣的武器，可是遠不如刀子，刺棒，或甚至一塊重木頭那麼厲害。剃刀不能刺穿心肝或頭腦，所以兇手們須費了這麼些工夫，才能把那個白人殺死。這樁案件激起執行官及其警官的注意，他們尾隨那黑人兇犯到隣州去，可是翌日却空着手回來。

我們又啓程了，但是因爲那台克薩斯青年患了瘧疾，我們遂決定在下一個大

市鎮碇泊，買些藥品。此種瘧疾在這一帶地方甚為流行，尤其是在沼澤隨處皆是的阿肯色州（Arkansas）。他病得很厲害，因此我們打算向第一隻遇得到的棚船打招呼，請漁夫幫忙。機會不久便來了。我們看見一隻大棚船，碇泊在一條小溪口，便依方向把船舵——我已經說過，是一把槳——放好，駛近岸去。我們的船在離那隻船十多碼的地方碇泊；那漁夫看見我們駛近來，就站在沙灘上等我們，看我們需要甚麼東西。他是個典型的沼澤中人，黧黑而憔悴，面容瘦削，皮膚乾枯；他的個子雖則差不多有六尺高，但我相信他的體重一定不過一百二十磅。他的左頰腫得很厲害；我起初以為是患神經痛，後來看見腫處漸消，才知道不是。接着我看見他的臉孔有痙攣的表情，其狀痛苦而可怕，過了幾秒鐘，右頰也表現着同樣美麗的豐滿曲線，同時左頰恢復了常態。我現在才曉得嚼烟餅是這人生活上的一個目的。我們把我們的困難告訴他，徵求他的意見，請他暫時幫忙一下，同時答應給他相當的報酬。他到這時候還不會開過口，只不過開開嘴巴的

右角或左角，去噴濺香烟涎液，使南北兩方所得到的涎液，分量相等。『我想這破船裏大約有一些金雞納霜吧，』他沉默了好一會才說，『這我看總可以減輕他的痛苦；但是他應該回家去給女人們看護，那才是妥當的辦法。』他導我們三人到他的船裏去。那台克薩斯青年吃過藥，已經舒服得多。那蘇格蘭人和我又走回來，搬了些糧食到漁夫的棚船上，以為晚餐之用。我們在搬東西的時候，決定把我們的船賣掉，價錢多少不拘，然後我們打算徒步到最近的火車站，把那青年送回家去。這麼一來，我們就可以找點工作做，度着安定的生活。我們燒好晚餐，在戶外一堆營火邊睡覺，讓我們患病的朋友舒舒服服地躺在船裏。

翌晨我們要把棚船及其全部生財賣掉，開價六塊錢。那漁夫向我們解釋說，他不但沒有錢，而且難得用到錢。他需要甚麼東西，便拿魚去交易；常常有幾個月不會看見過甚麼錢的影兒。他似乎很注意我們那塊由聖路易帶來做鋪的大石頭，這使我頗為驚異。他對這東西顯然有點虎視眈眈。但是這塊石頭的確沒有金

脈或銀脈，也不是花崗石或大理石，也不美麗，因為它真是一塊平凡不過的石頭。然而它對這傢伙却有一種奇怪的吸引力。那漁夫沒有錢，而且也沒有甚麼合我們用的東西，可以和我們交易，所以我們就把棚船及其全部生財都送給了他，讓他坐在那塊石頭上看我們啓程。當我們循着一條叢林的小徑向大路走去時，我那蘇格蘭人說，『他似乎很喜歡得到那塊石頭。』『不錯，』那蘇格蘭人說，『因為這一帶地方只有沙，泥，和木頭，所以一塊石頭或一塊鐵，或甚麼有重量的小東西，用途很大。』

我們抵達大路之後，還得走二十英里，才可以到最近的火車站。我們在那天夜深的時候，才到達那裏，這時那台克薩斯青年已經軟弱困倦，精疲力竭了。半夜有一列火車要開到新奧爾良，我們把他好好地送上車，便坐在車站等候天亮。翌天清晨，我們視察該鎮，專等各店舖開始營業，看看有找工作的機會沒有。機會似乎很不錯，因為那邊有一間車輻製造廠，僱用着許多工人。我們找到

事情做，那天早晨便開始工作；在中午時，我們由廠方接到一個便條，介紹我們到一間旅館去用午飯。我們那天晚上和我們的夥伴結交朋友。我們跟他們談起來，才曉得領工資沒有一定的時間，因為廠方沒有規定發薪的日期。有時工人們須等了一個月，六星期，或兩月的工夫，才領得到工資。這時工人們已有兩個多月未領到工資了。他告訴我們說，當然你要甚麼東西儘可以要一張領貨單，到商店去換東西。我們在這工廠工作了兩星期，後來我患了瘧疾，吃不下東西，不久便虛弱得不能工作了。我抱病跑到辦事處去領工資，但沒有結果。我看看沒有甚麼別的辦法，只好要了一張領貨單，向商店換取衣服，皮鞋等物品，以抵我的工資。那蘇格蘭人看見情形不對，立刻辭職，要求廠方給他現錢。當我離開他的時候，他正在等候最後的解決。我打算到最隣近的大城孟斐斯（Memphis）去，入醫院治病。那蘇格蘭人則打算到新奧爾良；我已和他約好：如果我的身體恢復了健康，我便在一個月內，到那邊去和他碰頭。

我不知道我爲甚麼徒步走出此市鎮，不乘火車；但我確是徒步走出去的，這真是可抱憾的事。因爲我虛弱到不能動了；我看見一個沼澤，就走離鐵路，爬了進去。我在那沼澤裏躺了三天三夜，再也沒有力量可以繼續我的旅程。那邊有許多兇暴飢餓的野豬，常常走到很近我躺着的；可是當我移動着身體時，它們哼了幾聲跑開了。幾十頭鴛鴦棲息在近旁的樹枝上等候着，而且我又知道這地方蛇類充斥。我口渴得厲害，只好喝着沼澤裏池塘的水；這種停滯的水充滿着微菌，上面有像虹的五彩顏色，只要一些份量，就可以毒死幾個人。當我覺得身體寒冷時，我爬到炎熱的太陽下去，躺在那邊打着寒戰。當得覺得身體發熱時，我又爬回陰影的地方。我前幾天吃了很少東西，到這時又是四天沒有一點東西入肚。我看得見往返的火車駛過，但是我沒有呼喊的氣力。火車駛過時大都嗚嗚叫了幾聲，因此我知道它們一定是停在離我一英里內的地方添水添煤。我曉得這種推猜不會錯誤，同時又知道在這危險的沼澤裏再躺下去，不外是死路一條，於是



我便拼命掙扎着爬到軌道上，終於到達最近的車站。這距離還不到一英里，但是却費了兩個鐘頭的工夫。我由這車站購票乘車，因為我以為我的生命快要完結了，急急要趕到孟斐斯去。當我抵達該城時，我由車站坐車到醫院。院裏的醫生知道我病得很沉重，但他始終細心地看顧我，因為我們恰好是同鄉；我相信我是爲了這緣故才痊癒得那麼快的。

## 第十五章 私 刑

我病愈出院之後，在孟斐斯勾留數天，把大部分的時光消磨於小公園的陰影下和陽光下。這公園坐落該城的重要區域，景色甚佳。一天早晨，當我在公園裏散步時，有一個人向我打招呼；我定睛一看，立刻記得他是車輻製造廠裏的一個夥伴。他對我說，那工廠已經倒閉，工人領不到工資，商店絕對不再接受工廠的領貨單；有些工人已經悻悻然離開該鎮，有的還很忍耐地在等候永無實現希望的清算。這個人要到北方去，所以我在孟斐斯和他作別，打算到新奧爾良去，然後由該鎮往台克薩斯州。

田納西，阿肯色，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等州素來是黑人的家鄉。那些少時做過奴隸的年老黑人，碰見甚麼衣服破敝的白人，也會露着尊敬的態度，脫帽行

禮，稱他做隊長，少校，上校，甚至將軍；那些自由的青年黑人在某些方面還是白人的奴隸，但他們却表現一種半似輕蔑的陰鬱態度。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實。這些黑人住在小木屋裏，爲人勞作，難得有金錢的報酬。他們給種植園主工作，規定每天可得若干工資。這位老板先生在種植園裏開了二間大雜貨店，專以黑人爲主顧，物價極昂，結果黑人在忙的節季開始時，幾乎沒有一個不負債累累。在城裏，絲的價錢比這植園商店中的普通薄綿紗布還要便宜，這是不足爲奇的，因爲那些可憐的黑婦人很垂涎老板先生店裏的薄綿紗布啊。我聽見許多年老的黑人說，他們做自由人比做奴隸的生活還要壞得多。

北方的監獄和旅館一樣舒服，可是在這南方，監獄裏的待遇却很是殘酷。在一些地方，一個犯人被審之後，也許被判罰金十元，外加訴訟費。市民如果需要賤價的工人，可以代付罰金，把犯人領了去，叫他在農場上工作，扣還罰金。這市民便花了幾塊錢，買了些便宜的外衣，粗棉布，襯衫，皮鞋等物給那犯人，開

了四倍的價錢。犯人不能隨意拒絕這些東西；他們在壓迫下工作還債，常常是多費了兩倍的工作時間的。我極怕這一類的待遇，雖則漂泊的白人，其遭遇不至於像黑人那麼危險。

我離孟斐斯數日後，到達一個小鎮。我在這裏看見一陣非常的騷動，頗覺奇怪；幾英里內的四鄉，已經把壯丁都派到鎮上來了。每人都帶着一把槍，大家分成許多小隊伍，站在各商店的外邊談話。看起來這鎮上好像有匪徒將要侵襲的謠傳，因此這些人組織起來，以衛護他們的家鄉；可是我一點也不知道這是甚麼一回事。那些小隊伍現在集成一些較大的隊伍，終於集成一個大隊。這羣人荷着槍，蒼白的臉上露着怒容，沿着大街很迅速地走過去了。我跟着大隊走，打算探個究竟。在這羣人之中，也許只有我一人未帶武器。他們最後停下來了；我橫過街道，站在一邊看。他們在一個大建築物前停住了步。我看見這座房子的窗戶都裝着鐵柵，立刻知道是監獄。一個肩上盤着一條長索的人，和另外兩個人，用槍

柄對監獄大門很響地亂敲着。獄門在一剎那間洞開了，執行官站在門口問他們做甚麼。那些人一定是要求監獄的鑰匙，因為我看見那執行官立刻把鑰匙取出來交給他們，絕無抵抗的表示。那個帶長索的人和幾個人便走進監獄，外面鴉雀無聲的羣衆都向那邊凝望着。

從開頭到這時候，我沒有聽見甚麼清晰的聲音，只聽見簾簾的低語。但監獄裏突然發出一個響亮的尖銳聲，和一陣大叫饒命的聲音。這時那些人已經走到門口，用長索拖着一個黑人。這個不幸的人露着一種人類罕見的恐懼。他跪在地上禱告，可是當他還不會喃喃說出第一句「啊，天啊，」時，人家已將他一把拖走了。他前後左右地蹣跚着，同時咆哮着，喃喃着，口中吐着泡沫，兩眼露着可怕的白睛。我能十分了解一個人在忍受肉體痛苦時的叫喊，戰慄，和饒命的呼聲；但當我看見他想到肉體的痛苦就這麼懼怕時，我心裏的感覺倒是輕蔑多於憐憫。這個囚犯在苦楚他人時，會那麼殘酷無情，而現在想到他所受的刑罰（還抵

不上他的罪過的刑罰)時，却又是這麼怯懦無丈夫氣概；這使我把慈悲的心腸圍在一邊了。我本來想逃避這一幕悲劇，不把它看完，但現在倒決定要下去，我這時記得曾在報上讀到此人犯的罪過；他幹了一樁頂殘忍的事，和野獸的行爲一般無二。

他們現在由監獄向大街開步走，有力的臂膀托着那囚犯的戰慄的身體；但是沒有人開口辱罵他，也沒有人用怯懦的手打他。他們不久走到郊外一叢樹木邊，揀了一棵頂大的樹，把長索的一端拋過一根頂粗的樹枝；那囚犯大叫饒命，企圖僵臥在地上。長索拋過樹枝之後，十幾個人捉住索端，用力緊拉一下，囚犯的身體已經懸在半空掙扎着了。接着這些人托起槍，一齊發射；在一剎那間，那身體已吃了一百來顆子彈，懸在那邊全無氣息了。在五分鐘之後，只有那個死屍使人知道所發生的事情，那些人則早已默默地散了，回家去了。

過了幾天，我到新奧爾良去，打算住一兩星期，才啓程往台克薩斯州。我在

這城住了三天之後，遇到一次暴行：這次不但遭殃的我不得意，人家也是不得意的。有一晚夜深時，我看完戲回家，五六個人由黑暗的角落裏跳出來；當我剛認清他們是黑人時，他們已經望着我的頭部和臉部亂敲亂打，一句話也不說，更不給人家一些逃走或抵禦的機會。最後我在他們的腳邊暈倒了，他們的動機無疑地是搶劫東西，但是我把錢藏在貼身的一條帶裏，所以他們只搶去我袋裏僅有的五分錢。白人很少做出這一類殘酷的暴行，因為他們具有較沈靜的勇氣，一出手便要人家把錢獻出來；如果那遭殃的人不使動性子的話，他們是絕不施用暴力的。然而這不很智慧的黑色民族把人殺得半死之後，還不知道有甚麼好處可得。白人要搶東西時，爽快地攔住一個人，搜尋身上的財物；如果那罹難的人身上沒有東西，他儘可以安全無事地走他的路，頂多給強盜在失望中咒罵幾聲。可是這些黑人喜歡先把人殺死，然後搜尋屍體上的東西。他們的確是天生的盜賊。由聖路易到新奧爾良的密西西比河上駛行的船隻，水手全都是黑人，只有一些高級的

職員是白人。做賊的黑人常常弄壞了一條值六塊錢的褲子，去搶搭客身上一個兩角半的銀幣。當搭客熟睡時，那黑人便屈身摸着他褲袋的外邊。如果他摸到一個形如銀幣的東西，他不小心翼翼地把手指伸進袋裏，倒左手拿着銀幣，右手取出剃刀割起來，把銀幣和褲袋的一部分割走。當那遭殃者清醒時，或當別人看見他褲袋的洞孔時，他們立刻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

我記得一次搭這種船旅行，有一個同船的白人躺在一包棉花上，兩手插在衣袋裏，假裝熟睡。他右袋裏有一把實彈的手槍，右手扳上機關，預備隨時應變。這些黑人總在留心熟睡的旅客，所以不久便有一個竊賊走近這人的身旁。他摸到一個銀幣，剛取出剃刀要割褲袋的時候，只聽得一聲槍聲，那黑人已經腦殼洞穿，躺在一邊了。那裝睡的旅客靜悄悄地站起來；當船長和一些職員走過來時，他祇伸手指着那個黑人和落在甲板上的剃刀，無須其他的解釋。船停在下一個埠頭時，船長和該地當局說了幾句話，死屍便運上岸去，那個同船的白人繼續其旅



程，連審問或盤詰的程序也不必。此後的行程不會再發生甚麼盜竊的事件了。

我又給了一種好動的感覺所驅迫，不久便離開了新奧爾良，漫遊加爾維斯敦（Galveston）、幼斯敦（Euston），及許多較不重要的市鎮，後來經過台克薩斯（Texas）的中部，到比鄰印第安人區域的巴里斯鎮（Paris）。我在此鎮大街的一間酒店裏，注意到一個玻璃匣子，匣內有一條細繩，懸着一個很像胡桃的東西。我走近去仔細一瞧，看見匣底積了一小堆塵埃。我看見這匣內沒有甚麼剝製保存起來的動物，也沒有甚麼巧妙的機器模型，便好奇地讀那張張印就的說明書。這個懸在繩端的小東西據說是一個不久以前給人燒死的黑人的心。他曾殺死一個剛幾歲大的小孩，把屍體割裂了拋棄在樹林中；結果自己也受了同樣可怕的酷刑而死。這黑人曾因犯法，給執行官捉了去，被判相當的短期徒刑。他出獄之後，決心報仇，乘執行官的女孩要到學校去讀書時，把她劫去殺死。那執行官的老婆——就是孩子的母親——親手拿起火把去燒死這個惡徒；如果她的手沒有力量把他燒死，這

國度裏千千萬萬的女人都願替她効勞的。

我那晚搭一列運載牲畜的快車離巴里斯，翌晨抵達阿肯色州史密斯堡（Fort Smith）。劫火車和銀行的強盜比爾科克和他的黨徒，恰在這天早上被審，現在正有一列專車等待載他們到反省院去。我看見這強盜給警察押到車站來；他是個不上三十歲的青年，被判四十年的有期徒刑。他有一個黨徒名叫哲落基比爾，是個十九歲的暴徒，犯殺人罪，留在史密斯堡受絞刑。火車載着幾個囚犯，——人數雖少，却會幹很危險的勾當——和許多防衛的人員，開出去了。

## 第十六章 野營

誰夢想得到有這麼多著名的叫化子會不約而同的在一個野營裏碰頭呢？時間是上午，地點是匹茲堡（Pittsburg）的郊外，人物是費城瘦長子和小矮子；他們在貨車上過了一夜，現在已經在從前住過的野營附近下車。他們倆都帶着充足的冷食，也有乾咖啡和白糖。他們不久便生了一堆火，到水泉去取了水，舒舒服服地坐下吃早餐；他們打算吃過飯睡了一會，因為他們比工人還要疲乏呢。

他們不是沒有錢的。前一天小矮子和瘦長子曾在離此一百多英里的野營，和一些別人住宿過；恰巧有一個不幸的鐵匠到野營來，他帶着慈善機關的證明書，可是沒有求乞的勇氣。小矮子於是想出一個大胆的計劃：他得到那鐵匠的同意，把那張證明書借來，到最鄰近的鐵店去求乞。這小傢伙存意如此，便用白亞麻布

把一隻手包紮起來，使鐵匠萬一疑心證明書不是他的，要叫他做點鐵工試一下時，他可以殘廢爲口實。小矮子身材不到五尺高，兩手又小又白，臉孔蒼白，體重永不會超過一百零五磅，看起來倒較像個有病的成衣匠，而不像個鐵匠。他把手這麼包紮好，以防意外，便向鐵店走去。不到二十分鐘，他已經帶了一塊錢的角子回來，把證明書歸還鐵匠，而且很慷慨地把四分之一的款贈給他。不錯，如果這小傢伙乞不到錢，此鎮上的人可就真硬心無情了。

我已經說過，瘦長子和那個手段巧妙的傢伙乘了一夜的車，甚感疲倦，看見這野營空無人居，心裏非常高興。可是當他們剛煮好咖啡，拿東西來吃時，他們聽見枯枝在沈重的脚步下劈拍作響，停一下便看見闊別年餘的小印第安走進野營來。

這一次的會面是多麼快樂啊，他們是怎樣盡情地互訴衷曲啊。小印第安失了影踪是不足怪的，因為他被關禁在監獄裏了。他犯了頭一次也是末一次的偷竊

罪，但這次行爲的動機並不是貨利，而是復仇。他到一家去求乞，被屋裏的人拒絕；當他悻悻然走出來時，他看見一間下房裏有許多容易帶走，而且容易變賣的東西。他牢記於心，便在天黑時走回來，攀過牆，不久已經偷到了一大包東西，裏頭有襯衫，長外衣，皮鞋，以及各種的木匠用具。小印第安完全因爲存心報仇才這樣做的，因爲他發誓說，他在半小時內，就能夠乞得值這一包東西的錢。他在黑夜不敢把這包東西帶到鎮上，因爲他怕警察盤問他，所以他把東西藏在黑沈沈濃密密的叢林中。接着他便故弄玄虛地走到距離頗遠的地方休息，躺下一睡到天亮。

小印第安醒來時，看見天已亮了幾個鐘頭，連忙起身跑去找那包東西。可是那包東西已經不翼而飛了；他起初以爲一定是給早起的工人搶去。叢林在白天看起來倒較不濃密，裏頭的東西是容易看得見的。然而搶這包東西的却不是甚麼早起的工人，而是一個便衣警察。這警察還躲在叢林後邊，看見小印第安走來找那

包東西，便突然跳出來說：「你在尋一包東西，我在尋你呢。」這就是小印第安的故事，講得很費勁地，因為他講了一半常常停起來自讚說，他是個成功的叫化子，絕對不爲了貨利去偷東西。這就是他失踪十二個月的原因。

他剛講完他的故事之後，牛皮大王走進野營來了；這饒舌的牛皮大王曾在許多野營裏敘述希奇古怪的經歷，使聽者覺得津津有味。跟在後頭的當然是賓州荷蘭人了。賓州荷蘭人是個忠實的朋友，但也是一籌莫展的叫化子，所以他事實上是牛皮大王養育下的扈從，所幹的不外是僕役的工作。

可是還有一個奇怪的事呢：英國哈利已在匹茲堡盤桓多日，現在走出城外看野營，恰巧也在這時候走進來。他起初以爲野營裏一定是住了一些尋找工作的普通工人，不料却碰到這麼許多手段高妙的叫化子，不覺驚喜交集。

想不到這些聲名狼藉的人竟會這麼偶然碰頭了！他們對這遭遇真覺得驚奇不置。他們決定把大家的錢都徵集起來，派賓州荷蘭人出去買威士忌酒，大家歡飲

宴樂，慶祝一番。這計劃立刻實行起來；那牛皮大王的扈從便把身上的懶鬼趕走，抖擻精神去買酒。小矮子諷刺地說道，「賓州荷蘭人願買不願乞。」牛皮大王用失望的口氣答道，「他一輩子不會做叫化子；如果我不留心看顧他，或甚麼變卦使我們不能不各奔前程，他一定會靠着果實園和蕪菁農場過活，結果尋個機會變成工人了事。當我初次和他碰頭時，他承認他曾靠青玉蜀黍和蘋果度過十天的生活；所以我收留他，使他跟着我走，以爲我的榜樣一定會引起他的活動，可是一切都是徒然，因爲這可憐的傢伙沒有做叫化子的心腸。然而，我在尋找糧食時，永不會忘記可憐的賓州荷蘭人，」牛皮大王露着很深情的樣子結束起來說。

不久這個大家談話的對象回來了，把兩瓶威士忌酒放在同伴們的跟前。牛皮大王喝過幾杯酒之後說道，「朋友，我提議你們把這野營佔用一週，大家好好地打扮起來。」——意思是說，他們要去求乞衣服，裝成紳士的模樣。大家一致贊成他的提議。接着小印第安主張把威士忌酒喝完，也沒有入反對。牛皮大王嚷道，

『我們佔用這野營，拒納外人。』他們的確不必防衛他們的隱居處，因為向這六個傢伙——尤其是在他們現在的情形之下——望一眼，已儘夠使任何心地高尚的人裹足不前了。這野營現在比鎮上布朗太太的房子還要閒靜；這布朗太太有個很懂禮貌的鄰人，走進人家屋裏之前總先敲門的；不過這鄰人不讓布朗太太或別人有收藏零碎東西的機會，而且也不等待『進來』的應聲；因為她總是一邊敲門一邊走進來說，『不要驚動，布朗太太，是懷特太太，不是別人。』

唉，威士忌酒喝完了，大家再也沒有錢了，怎麼辦呢？英國哈利說，『我提議委派賓州荷蘭人留守後方，我們出去叫化一個鐘頭。』他們一致贊成，便向鎮上走去。他們走到近郊時才分道揚鑣，向各方進發。他們約定在兩個鐘頭之內回野營來，每人至少須乞得半塊錢。

他們的凱旋真是神秘奇妙的事。小矮子不上一個鐘頭就回來了，袋裏不但有半塊錢，而且也有一瓶值兩角錢的威士忌酒。不久牛皮大王也乞得五角半錢跟了



來。接着英國哈利和小印第安各帶半塊錢一道回來。可是小矮子的酒友費城瘦長子在那裏呢？因為他們全都是有真本領的叫化子，幾乎有法子可使荒野裏的禽鳥情情願願送東西給他們吃的；而瘦長子並不是頂沒本領的叫化子，縱使小矮子稍微比大家厲害一點。他們不曉得可憐的瘦長子命運如何，便也不想即刻繼續他們的宴樂。

約莫在英國哈利和小印第安回來三刻鐘之後，他們聽見叢林裏的脚步聲，他們不約而同地向那方面望去，不久看見那嫻嫻來遲的瘦長子了。他臂下挾着一個大包裹，可是有一隻手却拿着一條血跡斑斑的手巾捧住鼻頭，這使大家覺得又驚奇又担心。「這是誰弄的勾當，瘦長子？」小矮子嚷道；他已經偷偷摸摸喝了些威士忌酒，而且因為個子頂小，所以自然也頂兇狠——「這是誰弄的勾當？」他跳起來嚷道，緊握着拳頭直挺挺地站着。瘦長子也不立刻答復他的問話，先把那包東西拋在地上，然後取出一張一塊錢的鈔票放在上頭。接着他用右手指着這兩樣東

西——他的左手還捧着流血的鼻頭——說，「這裏是一套衣服和一塊錢鈔票，賺得來也夠辛苦了。」他的同伴覺得這句話很有點神秘不可思議，因為他們知道他素來不情願在任何報酬之下勞作，結果他們心裏都以爲他一定是用很橫暴的手段去強搶這些東西，因此吃了苦頭。這是叫化職業上多麼重大的恥辱啊！

瘦長子問有沒有威士忌酒喝，他的朋友小矮子便拿酒給他。他喝過了酒，提議再派賓州荷蘭人趕緊去買酒。他看見賓州荷蘭人走出去後，就坐下來敘述他的經歷。

看來瘦長子是遇到意料之外的困難的。他費了足足半個鐘頭，還不會乞到一個銅板，雖則他已經把他可憐的身世向許多人訴說過了。他幾乎覺得沒有成功的希望了，可是他決定要帶一些東西回來，證明他所遭遇的困難。他看見一座很大的房子，便走過去按大門的電鈴，可是沒有回響。他不願因了這個挫折而停止活動，同時覺得有點失望，所以就走到屋後；當他剛要敲後門時，他聽見有人在鄰

近的小舍裏向他招呼。他向那邊望過去，看見一個穿着白襯衫的人，袖子捲起來，好像是此屋的主人。瘦長子望進小舍，看見天花板上懸着一隻練習鬥拳的球；那球還在空中擺動着，好像這個人剛剛練習過似的。瘦長子說出他所需要的東西——他的需要已經因屢次的失敗而益增多了——之後，那位先生默默地走近一個架子，取出一副鬥拳的手套。他對瘦長子說，如果他情願着起鬥拳手套，跟他練習十分鐘，他要酬勞他一塊錢。

瘦長子對這玩意兒恰巧也曉得一些些，從前也曾拿過這種手套——可是不曾着在手上——，以為使用起來大約不會怎樣麻煩的。所以他便把手套着好，切望寫寫意意賺個一塊錢，正如該屋主入切望練習鬥拳一樣。唉，爲了他們倆動機不同，結果這位先生大獲全勝，而可憐的瘦長子却骨頭酸痛，捧個流血的鼻子回來了。「因爲假使我將他擊倒，誰要給我一塊錢呢？」瘦長子對我們說。「他瘋牛也似的向我襲擊，我不敢放恣，只有防衛的份兒。他有幾次給人一些很容易攻擊的

機會，如果我不客氣地揮起拳頭來，這場練習一定會在他失敗倒地之中結束；如果他死了的話，我們所訂的條約便沒有證人了。」瘦長子續下去說，「我既然處於這麼不利的地位，如果我的鼻頭不流血，他無疑地會把事情弄得更僵。他看見我用手套去拭鼻血，恐怕我的血會由手套沾到他的身上去，所以他便問我玩得夠不夠，我用感謝的口氣說，夠了。當我們走進大屋時，我對他說，如果他有甚麼舊衣服可以給我替換身上這套血跡斑斑的衣服，我就感激不盡。他看見他把我擊得血也流了出來，似乎非常得意；我相信我當時無論要求甚麼東西，他一定都會給我的。衣服在這裏，我不知道是甚麼樣子的衣服。」

這便是瘦長子的經歷。我們解開包裹，看見裏頭有一件乾淨的襯衫，一雙襪子，兩條手巾，和一套差不多全新的衣服。

費城瘦長子剛說完他的故事，賓州荷蘭人帶着威士忌酒回來了；我們大家歡樂到興緻闌珊，才倦然入夢。

## 第十七章 回家

我現在已在美國過了五年的光陰，到處隨意找工作做；可是我得承認我不是常工作的。我確曾享受一些人生的快樂，但我不時感覺到時間的浪費，因為我仍舊有一種堅信，以為我天生是應該過着另一種生活的。我知道我的環境比美國大多數的陌生人更好，這種想頭常常在我無精打采的時候使我得到安慰。因為我的老祖母曾留給我一份小產業的三分之一，當時我每星期可得十先令的收入。我在過去的五年中不曾取出一個辨士來用，所以我已積蓄了一百鎊的現款。當有人說他多麼希望回故鄉，可是沒有方法回去時，我一定會告訴他搭牲畜船回鄉怎樣便當。如果他說，他在外國過了這麼許多年之後，真沒有勇氣兩袖清風地回鄉，那麼，雖則我沒有話可以安慰他，他的異議倒會使我欣然憶起我自己回鄉的期望。

的。我因為知道還有一點存款在英國，所以很懶惰，對積蓄金錢的計劃漠不關心；由商業的意義上說來，這一筆小進款也正是我一生失敗的根源。

現在已是十月杪；我在過去幾個月間，在伊里諾州一個果實園工作，跑到芝加哥把夏天這筆入款全數花光。我已經閒散了三星期，晚上看戲，白天讀書。有一個星期日，我買了一份週報，讀到一篇批評詩人朋斯（Robert Burns）的文章，裏頭援引了許多首詩。於是我回想到過去的事跡，回想到我早年的野心，也回想到長輩底鼓勵的話。

「啊，」我歎了一口氣說，「如果我在過去五年間天天跟好的書籍作伴侶，而不這樣在異鄉馬不停蹄地往來漂泊，那麼我的思想現在也許能夠完成一些小事業吧！」

這些思潮終日纏繞着我，到那天晚上，我的心裏感到莫大的喜悅；因為在我的思念壓迫着我的心坎，不斷地使我想起英國之後，我立下決心要跟着我的思念

回那地方去了。所以我當晚決定於翌日清晨離開芝加哥，到巴爾得摩爾去，在往利物浦或倫敦的牲畜船上工作，然後一直回家鄉去。我心裏這麼打算着，翌日起了一個早，吃過早餐，帶着初次抵達美國時的快樂心情，終於和芝加哥作最後的離別了。

俄亥俄到巴爾得摩爾的火車是容易趁的。我帶了一份豐美的午餐，和一小瓶威士忌酒，使我可以旅行二三十小時，而無飢渴之虞。我在途上過了三十六小時，便在一個小鎮上跳下火車，覺得又飢又渴。我這時候已經走到芝加哥和巴爾得摩爾的半途了。我在匹茲堡逗留不久，就跳上一列開往康士微 (Connessville) 的火車；幾小時後到達康士微。我須在此處下車，等候下列車到馬利蘭州昆布蘭 (Cumberland) 去。

車站的工人正在裝接列車，有裝鐵軌的車輛，也有裝煤的車輛。在這條鐵路上，偷乘火車的人沒有藏匿的必要，所以我大着膽子跳上一輛煤車，坐在上頭，

不怕風霜雨雪，也不怕沿途各小鎮的人們底好奇的凝望。這條鐵路的火車是容易趁的，火車上大都有幾個流浪者，有些車上甚至有四五十個流浪者；可是這列車上偷乘車者似乎只是我一個人，這使我頗爲驚奇。過了不久，我注意到各車站和鄉村的人都用一種惶恐的目光凝望着我，臉孔蒼白失色的人們一邊很奇怪地指着，一邊交頭接耳地細語着。沃海沃巴爾得摩爾鐵路在康士微和昆布蘭一段間，橫過阿利根尼山脈（Allegheny Mountains）；火車如果有重載的話，常常須費盡勁兒，好不容易才爬得上去，過後便用驚人的速度疾駛下山了。當我們的火車剛爬上一個斜坡，到達山頂，車上的員工正在使用制動機，以便駛下山坡時，我突然注意到一大羣人，在前面距離頗遠的山谷下聚集着。接着我看見山邊滿鋪着煤塊，四五十輛貨車凌亂地堆在山下。這列車顯然是不知如何脫了軌，車輛由山上一直滾到下邊去的。沿途車站裏和鄉村裏的人依然不斷地凝望我，指着我低聲細語。當我抵達昆布蘭時，我才知道究竟。看起來我所搭的車似乎是尾隨一列掉



死四十四人——兩個掌制動機的工人，一個機械師，一個車務管理人，和四十個流浪者——的火車而開行的。當火車駛下山坡時，制動機失了效能，火夫趕緊跳下，救了自己的生命，其他的人却都不幸都隨着火車滾下山谷，粉身碎骨而死了。此列火車駛下時速度大得可驚，無論如何是不能循着軌道前進的。爲了這個緣故，第二列火車才只有我這一個旅客，也爲了這個緣故，人家對我的大胆才那麼驚駭不置；可是事實上這所謂大胆，當然僅是消息不靈通罷了。

經過這一次的旅行之後，我在火車上再也不能感到平安，所以我寧願趁水道旅行，不管風浪多麼猛烈。恰巧在我下車的那天晚上，有一個不知姓名的人給一列特別快車輾死，屍體壓得血肉模糊。這使我更具戒心。當晚已有兩三列車開離昆布蘭鎮，可是我總沒有跳上去的勇氣。我站在那邊，心裏還在盤算趁車到巴爾得摩爾好呢，或是步行去好。當我正在猶豫不決時，一個轉轍夫剛幫其他員工把車輛裝接好，對我說，『喂，朋友；你要到那裏去呢，巴爾得摩爾嗎？』我作了

正面的答覆之後，他指着那列車說道，『跳上去吧！明天一早便可以到那邊了！』我依他的話跳上車去，同時自言自語道，『不管死活，這是在美國坐火車的最後一次了。』我那夜提心吊膽，不會合過眼，到巴爾得摩爾時，心上一塊石頭才落了地。

我這時身邊有五十多塊錢，打算立刻到牲畜管理局，從速找到一併船上的工作，這樣抵達英國時，希望袋裏還有幾鎊的積蓄。所以我一到巴爾得摩爾，便立刻到管理局去。當我走進去時，我認出幾個從前碰過頭的看牛工人。有一個不是別人，正是澳洲老赤；他似乎已完全失掉追求較高尙生活的野心了。我請他和另外兩個人出來，喝了幾杯酒，那晚一同去看戲。我知道這些傢伙一定會迫得我把身邊的錢花光，一定會用狡猾的手段把我的錢搶了去，慷他人之慨，用我的錢去做東道主；所以我在離開劇院之後對他們說，『現在大家再喝一杯，我的財產也花得精光了。』

翌日老赤告訴我，有經驗的船上工人獲得工作的機會頗少。他已經在巴爾得摩爾過了六星期的叫化生活，到現在還沒有工作的希望。他說，如果他願意接受一鎊的報酬，他隨時可以上船工作，三十先令的工作偶然也有一兩份，可是在過去三個月間，得兩鎊報酬的工人却很少。『你要出去吃早餐嗎？』他問道，『如果你還賸下一點錢，不要傻傻地拿去買食物；因為你要食物的話，我可以乞得給你吃也吃不完，錢可以留起來找娛樂。』『你已經知道我一個錢也沒有了，』我對他撒謊說，自己覺得臉紅起來，可是他沒有注意到。他說，『你在這裏等我回來。如果你不願意叫化，你這一兩天內總不怕會餓死的。』接着他別了我走了；我跟在他的後邊，心裏覺得有疚而羞慚，終於獨自走進餐館吃早餐了。

後來當我回到牲畜轉運局時，老赤已經帶了許多食物在等候我，因為他這天早上特別賣力。他說，『來吧，你到現在一定很餓了。』我知道裝窮的局面還要維持下去，便坐下來吃東西，但是我慢吞吞地吃了一兩口，覺得再也嚥不下去，只

好說肚子很飽。老赤態度堅決，露着好意一定要我吃；這使我覺得非常難堪，同時很感激他的美意。結果我對裝窮的行爲羞得無地自容，便乾脆站了起來，告訴他說，我在轉運局外邊等候他。他不久跟了來；我帶他到城中的另一區域，陪他花天酒地，狂歡了一個星期。我們兩人玩到不名一錢，回轉運局來，才曉得轉運牲畜的老板會查詢我們的行踪，我們失掉了工作的好機會了。

老赤嚷道，『甚麼？你這一趟要回家鄉去久居嗎？哼，你跟我一樣，受了不寧靜的心境所支配；你在故鄉是住不上六個月的，你看我說得對不對。』我說，『是的，也許住不上六個月，但我告訴你，這個城鎮和這個國家今後再也找不到我的足跡了！』

過了幾天之後，老板派我和幾個別人到圍場裏去套縛牲畜，在那邊碰到從前同過事的工頭。他說，『喂，好久沒看見你了；你要跟這些牲畜到英國去嗎？』我的答覆是：『不知道，但如果我可以找到兩鎊報酬的工作，我是很想去的。』他

說，『好，我到局裏去替你說句好話吧。』到了那天晚上，轉運牲畜的老板跑來找我談判這件事。他說，『我這趟只能給你三十先令。如果你願意等候，你可以找到兩鎊報酬的工作，可是我告訴你，恐怕等候很久才有機會的。你的意思怎樣？』『就算三十先令吧，』我說，把切望回家的心思竭力掩蔽着。我們立刻簽定合同。我這一趟是在陌生人中，孤零零旅行的。如果澳洲老赤和我同行的話，我一定會把火車旅費花光，迫得非再搭原船回美不可的。

我在這段海程上，自始至終過着多麼快樂的生活啊！舉錨時聽見多麼曼妙的音樂啊！當這隻好船遲遲駛離碼頭時，我是多麼充滿着喜悅的感覺啊！我在工作中找到新的快樂，看見不妥當的事情便跳來躍去，依當時的情勢把牛兒的套索弄長或弄短。我知道一天工作做完之後，夜間可以得到多麼快樂的甜夢。當這快樂的休息時候來臨時，我總躺在床上，把儲藏在腦海裏的舊東西都一一回憶起來；我已經有五年餘不會想到這些熟識的事物，可是現在却甚麼都跑回來了。我

在這麼長久的漂泊生活中，只寫了三封家信，而且這些短信都是在國外第一年間寫的。他們也許以為我已經死了，看見我的時候，也許會以為我是鬼怪吧。我的心境常常給一種思念所煩擾：就是在他鄉住得這麼長久，竟空着袋子回家。因為大家都以為在他鄉致富比在故鄉容易得多；我知道人家一定預料我已經擁有大農場，繁盛的城鎮，和金礦。可是我不能不承認我回故鄉還是個窮光蛋，這使我覺得非常慚愧。如果不是爲了那筆幾年來無法動用，在故鄉積蓄起來的款子，那麼我心裏的思念準會使我延遲了回家的日期，也許一生一世不回家也說不定。我們的船在海行的第七天駛過愛爾蘭；我在情感激動中凝望着它，把它當做我故鄉的姊妹島，同時也知道它是屬於自己的。當我們抵達利物浦，牲畜都上了岸時，我領了工資，一溜烟離開其他的看牛工人，獨自個兒到鎮上去，買了一些衣服，到火車站買了票之後，袋裏只賸三先令幾個銅板。在富裕的國度裏住了五年，結果身邊只有這麼區區的小款；同時在家裏却有約莫一百二十鎊的存款。我

就在這種經濟狀況下，當天晚上回到故鄉來。

我在這裏茫茫地漫行了幾個鐘頭，查問我家人的住址。他們在我離國的時  
候，已經搬到別地方去了。在我未離開英國以前，有一個我頂喜歡的姑母已在一  
間屋裏住了多年，看來是不會遷居的。當我正想跑去找她時，街上有個不相識  
的女人看見我很像我的母親，認出我是誰，便立刻把她的住址告訴我。我的母親  
素來很迷信徵兆和夢這一類的東西，心中始終充滿着各種的預感。所以當我敲門  
時，她立刻跑來開門，知道在黑暗中站着的是甚麼人，雖則我們彼此看不很清  
楚；她叫我的名字，這使我很驚奇。「媽媽，是我，」我說。「不錯，」她說，「我  
知道是你在敲門，」好像我剛在晚上散步回來似的。那晚她對我說，除她自己之  
外，家裏的人都以為我已經死了；她在三年前也不敢希望再看見我，因為她夢見  
人家猛擊我的頭顱，我血肉模糊地躺在陌生人的跟前。她甚至說出那一年那一月  
來，我在心裏稍微推算一下，知道那時正是我在新奧爾良夜遇暴徒的時候。可是

當時我沒有說出這件事使她煩惱。

當我很小的時候，我一個叔母帶我到格羅斯忒郡（Gloucestershire）去了兩三個月。母親不會到過這地方，可是她有一次曾夢見我帶着叔父的午餐，沿着運河岸邊走到叔父的工場。她看見我於回途中停在河邊玩耍，兩脚朝天的跌進水裏，她在夢中剛好趕到那裏把我救起來。母親做了這個夢之後，翌天清晨便坐火車到這鄉村來，也不問我叔母的住址，一直沿運河岸走進叔母的屋裏，要把兒子帶回去，免得溺死。這種意外的事變的確有發生的可能，因為我當時年紀很輕，運河也很深。她以前不會到過這地方，但是她已經在睡夢中看見過，所以似乎非常熟識。



## 第十八章 重上旅途

我這次回家，當然是發誓不再遠離故鄉的了。我睡在溫軟的床上時，的確覺得很不舒服，我在夜間清醒着，躺了幾個鐘頭，輾轉反側，不能入寐。由潔淨的鍋裏和明亮的爐上弄出來的食品，似乎不像在營火的烟氣和餘爐中燒出來的那麼美味可口，羽毛未拔的雞給一層厚厚的泥土包住，在一堆火熱的灰燼裏烘焙着，後來當一片片的泥土硬殼取開去時，羽毛都和泥土同時與雞身脫離關係，留下一隻乾淨光滑如新生嬰孩的雞——在我看來，這種肉比家裏用最適當的烹飪法烤出來的雞好吃得多。這種文明的食物確好像缺乏一些有益健康的好泥土，如果我不怕羞恥的話，我真想在後天井的盡頭用柴生起一堆火來。

在幾個星期中，我於馬路上漫行着，和舊相識重聚，不時有舊同學向我打招

呼。他們多數已經結了婚，不過他們無論已婚或未婚，似乎都是窮困而不得志的。我在這時候和他們碰頭，開始無節制地喝起酒來，不久便覺得我那一百二十鎊的積蓄已經日漸減少——其速率大約是一天一鎊。為避免喝酒過多起見，我回家不上一月，就趁一條當地的輪船，到波爾多(Bordeaux)去旅行。但這也沒有用處：因為我知道我的前途不久又是毫無希望的。我自從六年前離開布里斯陀以後，就不會從事我的職業，現在也不想再度這種學徒生活。那從前支配過我的不甯靜的毛病又發作了，於是在度過兩個月的閒逸生活之後，我突然假託說想做生意：我說我常常想在倫敦開一間書店，現在打算立刻動手。為實行這計劃起見，我取出贖下的存款——兩月中已經花了一半——留幾鎊在家裏，便乘火車到倫敦去。我在途上兩次三番地對自己說，『不錯。我要開一間書店，過着安定的生活，讀一點書，在做生意之餘，要讀書自有充足的時間的。』我在倫敦找到幾間頗為合用的空店，但不幸我完全不知道應用甚麼方法，或到甚麼地方去收買書

籍；我的計劃是大部分賣舊書。如果我在這尋找的時候盤得到一間現成的書店，我一定會立刻成交，靜靜地把生活安定下去。我找不到解決此困難問題的辦法，便天天在城中閒盪，夜間總去觀劇消遣，我這樣度過了一個多星期的光陰，金錢依然是有出無進；我一生真沒有一個時期比那時更覺得窮困的可怕。

一天下午，我走過特法拉加方場，買了一份晚報的早刊，第一段觸我眼簾的新聞就有一個很惹人很注意的標題：『一片黃金地。』那段新聞敘述坎拿大西北部克倫帶克（Klondyke）的情形，作者用生動的文筆，講到天天有不怕危難的冒險者在那邊大發其財。一個人要費六十餘鎊，才能夠到那遙遠的國度，可是我現在的全部財產只有四十四鎊。這個思念並未打消我嘗試的決心。我知道我能夠不化一文旅費，橫過坎拿大大陸，我可以用這些錢去買食物，或在坎拿大西部不得不徒步旅行的時候，供給不時的需要。

那天晚上，我換了三鎊的鈔票，藏在貼身的一條帶裏；我立下決心：要在旅

程將畢的時候，才使這些鈔票重見天日。

現在已是三月。聖盧倫斯 (St. Lawrence) 的航路尙未開放，因此我不得不經過哈黎法克斯 (Halifax) 或聖約翰 (St. John's) 到蒙特利奧 (Montreal)；在孟春的季節，當移民船都直接駛到蒙特利奧時，旅客就無須走這條路。我這時懷着這些希望，心裏覺得非常快活，其實具有普通常識的人，是不會給這一段言過其實的話引動了去的。以我過去的旅行經驗而論，我對那奇妙地方的觀念真是老實到了極點。我以為那邊的石頭都是成塊的黃金造成的，黃金在陽光下閃爍着，眩耀着，使人不可迫視，使人的眼睛終日在朦朧中。我想像着擁有金鑽的人們，一籌莫展地坐在堆積着的金塊中，不知道要怎樣把這些財富運到文明的市場裏去。我不曉得我要這些財富做甚麼，因為我從來不希望有甚麼珠寶，華麗的服裝，遊艇，城堡，或馬匹；我所希冀的僅是一個自己的房子，和讀書的閒暇而已。老實說，我已立定心志，不想耗費時光，在生活必需品之外，去積聚更多的

財產；我只想到兩千鎊的存款，心滿意足地回家去，我以為這筆存款的利息儘夠使任何追求學問的人，去發揮他的愛好文學的熱誠，去貫徹他的目的。

我在三月第二個星期日的午夜離開歐士頓車站，翌日清晨在寒氣中戰慄着抵達利物浦。我向人家詢問，知道星期三有一條船要開到聖約翰去；因為江河冰凍未解，出國的旅客須由聖約翰坐火車到魁伯克（Quebec）或蒙特利奧。我決定以聖約翰為目的地，然後由該埠向西旅行，起初從容不迫地前進，等到殘春將盡的時候才走快些。

這條船對下等旅客的待遇真是壞得可惡，船公司似乎完全不顧及他們的生活情形。這是因為下等旅客中很少講英語的人，大多數的旅客都是下級的猶太人和俄國內地的農人，習慣不整潔，令人望而生厭。這些人帶着污穢的身體和皮衣在起坐飲食，絕對想不到洗滌之事，又把食物藏在被窩裏，弄得艙中的空氣污濁不堪，不宜於睡眠；船員看見這種情形，自然是不能用待自己人的方法待他們的

了。我們五個英籍的旅客看見他們在吃第一頓飯時打起架來，又看見他們搶奪那些打翻在下等艙地板上的東西，所以便佔據了一個小桌子，只讓一個法籍的旅客和我們同坐。其他的旅客反對無效。到第二天我們下艙裏去吃午飯時，那張桌子已經被那些人佔據了去；他們坐在我們的椅上，露着挑戰的態度望着我們，表示他們的舉動不是偶然的。我們看見這種挑戰的態度，才決定重佔這張桌子。一個英國青年說，『緊緊站在一處吧。』他是一個鐵匠，有着結實強壯的臂膀。他一邊說話，一邊用雙手舉起一個篡奪者，使勁地把他拋進其同伴的羣裏，撞倒了幾個人。四週的人們立刻騷動起來。兩百個恨肥皂和水的人開始喃喃而言，大演手勢，他們無疑地在用一切我們聽不懂的咒罵語攻擊我們了。我們並不立刻佔坐那張現已空無人坐的桌子，却緊緊站在一塊，沈着而堅決地等待着，這似乎使他們覺得很不痛快。這種態度終於使他們屈服了；我們都不喜歡吵鬧，在甲板上或艙裏都不再干涉他們的行動，所以大家在這段旅程中沒有再發生甚麼糾紛。

這時在坎拿大上岸的外人很多，因此當我走近一個海關職員時，他看見我的樣子和皮色頗像南方的土著，便用一種我聽不懂的言語和我交談。我露着詫異的樣子望着他，這使他把他的問話重說一遍，大約用另一種我還是聽不懂的語言吧。我覺得有點生氣，對他那喝狗般的聲調尤其感到憤怒羞辱，所以就立刻用漫罵回答他。『哈，哈！』他笑道，『原來你是個年輕的倫敦人，我也是倫敦人呢。你爲甚麼不早點說？』

那鐵匠已經買好到魁伯克的聯票，當晚就要搭火車去。其他三個英國人也已經買好到溫尼伯（Winnipeg）的聯票，要和他同車去。另一個英國人（職業是木匠）有親戚在蒙特利奧；他身邊只有兩塊錢，所以問我要怎樣到那邊。我答應使這個人在三四天內抵達蒙特利奧，不過我不許他沿途過問我的行動。他守他的諾言，我也守我的諾言，因爲在上岸的第四天，我站在他姊姊的屋外（好容易才找到呢）和他告別了。我現在又是獨自個兒在向西旅行，希望找得到一個同伴。

從前有一個人名叫佐比夫，在蒙特利奧開了一間酒店，全日歡迎顧客去吃一頓免費的午餐，這頓午餐便是一盤熱騰騰的紅燒牛肉。北美洲全境的流浪者沒有一個不會聽見過這樁好消息，其中有許多也會光顧過他的酒店。我常常聽見這間為窮苦的人開設的著名逆旅，也常常聽見老旅行家談到其紅燒牛肉的滋味。當我想到這裏時，我知道我一定能夠在這酒店裏找到一個旅伴，同時可以聽到許多關於此段旅程的有價值的經驗談。因此我恬靜地向前慢行，打算等到碰見窮措大才發問。人家一談到佐比夫的名字時，總提起法國曼麗，談到法國曼麗時，也免不了提起佐比夫來，因為這兩間酒店的主顧似乎都是同一階級的人。我很熟識這些名字，因為我在上頭已經說過，它們的盛名是廣播於美國各地的。

當我帶着這些思念向前慢行時，我碰見我冀望中的人了。他正懶洋洋地倚在一根柱旁。我不願立刻向他開口，而同時又想和他談話，所以我便站在他的近旁點烟斗吸烟；我劃了幾根火柴都給一陣陣的風吹熄。那人看見我的困難情形，連



忙取出他自己的火柴，劃了一根，用兩個手掌把火遮住，只留了一個空處，使我的烟斗剛剛放得進去。我向他道謝，接着便請他去喝杯酒，問他到甚麼地方去好，因為我希望他會提起佐比夫的名字，「唔，」他指着對過的街角答道，「最近的地方是法國曼麗酒店。」

我們走進那間酒店；我在談話的時候對他說，我會怎樣在美國各州旅行，但到坎拿大來却是第一次。這人很精明地說，「美國差不多已經涸竭了，在那邊旅行的人太多。你會覺得坎拿大的路較容易走，人們的心較容易受感動，因為他們還不會被旅客過分打擾過。你甚麼時候到此地？」我知道這人曉得我剛由美國到坎拿大來，而且也不願哄騙他，所以便趕快答道，「今天早晨到的。」接着我們把談鋒轉到啤酒的讚美上去。「你打算在那裏過夜？」他問道，「你半小時後在這裏等候我，讓我去乞到住宿和一兩杯酒的費用，然後我們可以一道到佐比夫的酒店去，我這個星期就是住在那邊的。」我不願和這人分手，就對他說，我袋裏的

錢足夠維持我倆到翌日的的生活。『好的，』他露着很寬慰的樣子說，『我們立刻去定好床舖，今晚可以到外邊玩一個多鐘頭。』

我們離開法國曼麗的酒店，沿江邊走了一些路；我的同伴在一間建築物前停住了步，我知道這間一定是佐比夫的酒店，因為我剛看見兩個疲乏的旅客走進去。我們跟了進去，我看見那是一間頗為乾淨的餐館，有幾張長桌子，椅子，和一個供給酒食的長櫃台，甚覺驚異。但最使我驚異的倒是看見一些救世軍的人員在主持這地方。但我一言不發地坐在一張桌邊，叫一盤紅燒牛肉，然後問我的同伴要吃甚麼；我終於也替他叫了同樣的菜肴。我的同伴向我耳語說，『當佐比夫經營這地方時，他是旅客們的真實朋友，可是你現在不出錢，便休想要由這些人得到多大的好處！』我雖則向他雲着眼，好像我也有同感似的，但我看見那些羣看倒很值得所付給的錢；後來我常常拿這地方和倫敦同樣的機關比較，覺得前者比後者更好，因為在倫敦救世軍經營下的餐館裏，顧客所付的代價真不值得。

## 第十九章 黑暗中的聲音

我在這裏逗留了幾個星期，欣賞微笑的春天的景色；春天已經在空氣中蕩漾着，已經使天空變成蔚藍色；嚴冬還把一層層的厚雪蓋着大地，但堅冰已經漸漸溶解了。這是一年中多麼美麗的季节啊！和暖的太陽在明朗的天空遊行着，清新的空氣把新鮮的血液灌入你的身體，使你旁若無人地踐踏着大地而行，踢開阻住去路的白雪，雙頰露着健康的紅色，微笑掛在唇邊，除由疾病和死亡的房屋出來的人們外，你看不見因頓憂鬱的臉孔。那個叫做「饑餓」的瘦鬼不會在這帶地方出現過。如果有人以為這裏有一間屋給這個鬼怪作祟着，那麼慈善的人們便會立刻布施大量的好東西來，使那遭難者不得不小心謹慎，努力節制，以免肚皮負擔過重。這個鬼怪常常在歐洲人烟過密的城市中出現，其一個最得意的出沒之地是泰

晤士河的堤岸，在那些大使和富翁奢華宴樂着的雄麗大旅館之前。在那裏，他們在窗邊或坐或立，望着城中無數的燈光，望着月亮的銀光映射於陰暗的河上；他們咒罵着說，他媽的！真好看啊。但他們看不見這個在陰影中慢慢地，痛苦地移動着的鬼怪，這個戰慄着在渴望陽光的鬼怪，因為他們只有坐在大廳裏的火爐前，才能使他們過去的夢披上歡樂的外套。

我在這間便宜的旅館住了三星期，決定於下星期一開始旅行，雖則蒙特利奧的積雪尚厚，鄉間的積雪更厚。我租了一間睡房，每晚房金一角半。那裏有幾間同樣的房間，以薄薄的木板隔離着，這種木板的高度倒可使旅客過着相當隱秘的生活，可是如果好奇的旅客跂立在床上，他却可以窺進他人的房間。在啓程的前一晚，我預備早些就寢；當我走進我房間時，我聽見有人在輕敲我房間的木板，頗爲驚異。「喂！」我嚷道，「你要甚麼東西？」那人所要的東西看來是不好公開的，因為他聽見我的引人注意的大聲，似乎嚇得不敢做聲。後來他使勁咳嗽了一

會，把喉嚨澄清，然後用一種低微而清晰的聲音說道，「我要一根火柴，如果你有話。」在睡房裏當然是不准吸煙的，但我們在這方面差不多都是犯法者。我由袋裏取出幾根火柴，拋過木板；我聽見火柴落在地板上後，便聽見他在半黑暗中摸索的聲音。接着他輕輕劃了一根火柴，賴着這點光亮去拾起其他的火柴。過了一會，他用平常的聲音對我講話；他的聲音聽起來很熟識，使我甚覺詫異。我給好奇心所驅使，很想看一看此人的臉孔。我鼓勵他說話——他似乎決定要說話——，因為我想他的話也許可以使我認出他，使我記起我們從前碰頭的情形。

他在黑暗中的聲音使我疑惑着，我怎麼也想不出他是誰。一幕幕的情景浮過我的記憶，有些情景裏包含許多角色。在我的幻想中，我使他們向我說話，然後把他們送回原來的朦朧的記憶區域，可是沒有一個人的聲音和這黑暗中的聲音相合。我把稀薄的，濃厚的，白色的，灰色的，棕色的，紅色的，白色的髻放在這人的口上；我把各種顏色和密度的鬚鬚放在這人的口下；然而我的一切材料還是

不能造出一個熟識的臉孔來。我依然派「記憶」去尋找這聲音的主人，可是這可憐的東西却帶來微笑的人，嚴肅的人，胖子，瘦子，矮子，長人，馴服的人，兇暴的人，多毛的人，光禿的人，黑皮色的人，白皮色的人——結果它混亂得把同樣的人第二次帶回來；我在再接再厲派它去進行徒勞無功的找尋工作時，酣然入夢了。

是一次沒有夢的睡眠；沒有聲音衝破它的靜默，沒有臉孔看進它的深處。當我在翌晨清醒時，這聲音似乎早已佔據了我的思想。我在床上清醒地躺了十多分鐘。我以為那人已經離開他的房間了；可是當我剛要起身時，我聽見隔房有人移動的聲音。他這時正在穿衣服。我也趕快穿衣服，希望比他先預備好，一等到他開房門，便可以和這人晤面。我拔好門門，在衣服穿了一半時就開房門，可是這動作是不必要的，因為當我的雙臂放進外套的袖裏時，他又把房門門好。結果我們兩人同時走出房門，同時向對方說早安。我毫無困難地認出此人，但他顯然還

記不起我是誰。爲避免認錯起見，我望着他的右手，看見兩個指頭失掉，立刻認定他是三指傑克。他是由蒙特利奧來的看牛工人；我三年前由巴爾得摩爾到格拉斯哥去時，曾在格拉斯哥碰到他。我那次只和這人在一塊兒半小時，自從那時以後，我曾經聽過幾千人的聲音，可是我還確信我會聽過這人的聲音。

我們並肩站着洗刷，預備用早餐；雖則他忘記過去的事跡，視我爲陌生人，但我却用信任的態度對他說，我當天早晨吃過早餐後就要啓程西行。他說，『我也要向西旅行，到溫尼伯去，不過我想等雪溶了一些才啓程。可是遲一兩天反正也沒甚麼分別，如果你贊成的話，我們今天早晨一同啓程吧。我在蒙特利奧到溫尼伯這一段地方很熟，』他繼續下去說，『因爲我已經旅行過多次；我敢向你担保，我們在路上不至於缺乏甚麼東西的。』

這人十多年前在棉花廠工作時，失掉了兩個手指，自從那時以從，他除了做兩三次的船上看市工人之外，完全過着無所事事的生活。他靠着人家的施捨，日

子的確過得很舒服，和強壯的人在這國度裏工作過活一樣，絕不至於遇着困難。他雖則要到溫尼伯去，可是沒有一定的目的，不必着忙；而且他完全不知道要到那個城鎮做甚麼，所以他對一個地方不久便感到厭煩了。

三指傑克是個遲緩的旅行者，因為他情感洋溢地說：『好城鎮的居民最喜歡窮人去光顧；如果我匆匆忙忙地經過這種地方，我是會心碎的。』這種遲緩的旅行法暫時很中我意，因為那時又下了一次雪，我有些後悔那麼早離開蒙特利奧，雖則我確是一天天走得越近克倫帶克的黃金。可是我決定晴天一來便要 and 這遲緩的旅伴分手。

我們終日在各火車站裏閒蕩；各車站都有一間溫暖舒適的乘客待車室。雖則我們是另一種乘客，無票偷乘火車，但是我們却大胆在這種地方走動，因為路局職員錯認我們為高尚的旅客，有享受舒服生活的權利。有時站長會凜然注視我們，疑心我們是流浪者，可是他無論多麼不高興看見我們佔坐最近火爐的舒適座



位，總不敢冒險查問我們一句。到了晚上，我們便在該地的監獄過夜，休息到翌晨才出來。我現在除了藏在貼身地方的鈔票外，一個銅板都沒有，而那筆藏着的款子是預備到旅程西段危險最多的區域才動用的。我們在那些監獄過夜，都須預先經過搜查的手續，可是這種手續常常是馬馬虎虎的。有一晚，我們到達一個小鎮，聽人家說，翌日清晨有兩個犯人將在監獄的曠場裏受絞刑。原來有個女人幫其情人謀殺親夫，以斧頭很殘忍地把親夫砍死，結果兩犯都被判死罪。成千累萬的人由鄰近的地方——是坎拿大安太里阿省（Ontario）人烟稠密的區域——蜂擁地跑來看絞刑。政府由城裏派遣許多便衣偵探來，因為囚犯中有一個是女人，恐怕有人企圖劫獄。我們於下午很早的時候到達此鎮，看見情形非常忙亂，成羣的人在大街的各處聚集着，頗為詫異。我們起初以為鎮上有馬戲班或獸苑這一類吸引羣衆的玩意兒，所以我們也不在意，立刻到火車站去，打算佔據頂舒服的座位，等到黃昏的時候，才到該地的監獄去尋宿處。

到黃昏的時候，我們直赴監獄，大胆地敲門。一個警官立刻開門；我們說明來意之後，他就爽爽快快地請我們進去。我們準備受照例的盤問，也準備作照例的答覆；我們把烟斗，香烟，火柴等物，很巧妙地藏在襪裏，準備受照例馬馬虎虎的搜查。因此，當我們看見許多警官站在我們面前，對我們似乎特別注意時，我們頗覺吃驚。那個搜查我們的警官把我們搜查得心滿意足之後，有一個偵探走前來說，『我們的監獄這一趟不能接納陌生人，所以你頂好寫一張條子給他們到旅館去住。』我們過一會領到條子，便立刻離開監獄。我們覺得這種舉動頗為奇怪，後來才由人家的口裏聽到實情。當我們到旅館時，旅館中人對我們說，各房間自早晨即已住滿，還有許多客人不得不在椅上坐一夜呢；我們聽見這種情形，就走向監獄。偵探又讓我們進去，可是他們叫我們走到另一鎖上去過夜。三指傑克絕對不答應這種辦法，他說他的脚痛得起水泡，一百碼也走不動。於是那些偵探都聚攏來，經過了一番長會議之後，就有一個走近來，問我們許多話，很小心

週到地檢查我們的衣服，使我很怕秘密宣露出來。在開始搜查時，我把剃刀，削筆小刀，手巾，和木梳交給她，但是他還不足，一定要把手伸進我的襖裏，搜出烟斗，香烟，和火柴才算數。最使我焦慮不安的是藏着鈔票的貼身腰帶，我平常和三指傑克對峙的時候是不怕他的，雖則他是個身材高大，行動靈活的人，可如果他知道我身上有錢，我一定不敢在他的跟前閉起眼睛來，因為我相信他是會用石頭，木棍，或鐵棒打壞我的腦袋，把我的鈔票搶去的。這偵探確曾發見這條帶，也曾小心地捫了一會，但因為我的錢是鈔票而不是甚麼硬幣，他顯然是猜不到葫蘆裏賣甚麼藥的。後來這番嚴密的搜查終於完畢了，偵探帶我們倆走過一條有鐵棚的甬道，把我們關在一個監房裏，把門鎖上。我不相信我們那夜會合過眼，似乎有一對或幾對精明的眼睛永遠在監視我們。他們相信我們一定是假裝為流浪者，到這裏來使用狡計破壞法律的。翌晨偵探把東西交還給我們，比平常更早的把我們趕出監獄，使我們不得不多喝些冷風。

雪還很厚，早晚的天氣很冷；我們在這種環境下旅行，過一星期才達到沃太華（Ottawa）了。我不喜歡這種遲緩的旅行，常常勸我的同伴快點到溫尼伯去。他答應了，所以我們翌晨便跳上一列貨車，決定以這種方式旅行一整天。不幸這僅是一列本地的火車，開得很慢，而且沿途到甚麼小站都停，因此，我們在一個叫做梭夫魯（Renfrew）的小鎮跳下貨車，打算當晚趁一列載客快車，一晚駛行四五百英里。我們抱着這目的，便在車站待車室坐到晚上，然後在火車到站二十分鐘前，神不知鬼不覺地溜出去，跳上一輛停在頗遠的空車。我們在那裏看得見火車進站，可是車站月台上的人却看不見我們。這列火車不久就要進站了，因為搭客們已經把行李擺好，在月台上踱着步。有一些好奇的人沒有事做，聚集在這裏看火車的進出，最後我們聽見汽笛聲，探頭一望，看見車頭的燈光由遠漸近。火車駛進站時聲音不大，因為冰雪載途，鐵軌很滑。我對傑克說：『來啊，不要失掉機會；』我們連忙跳下空車。

這列載客快車拖着一輛緊閉的行李車。最近機車那一邊沒有門。我們的目的，是想在黑暗的掩護下，突然由一個藏躲的地方衝出來。跳上這輛車的踏板，然後由該處攀上露台；我們趁火車駛行時才這樣做，因為我們曉得那個始終在提防這種非法行動的車務管理人，即使知道有人在跳車，也不常停住火車去趕他們的。如果他在開車前看見我們，他一定會想法子使我們無從乘車，我們一旦佔住這行李車，便可以逍遙自得，人家要到下一站時才有方法對付我們；這麼一來，我們或者可以旅行五十多英里的路，不受干涉。我們到了下一站，就跳下車躲起來。等火車又蠕蠕而動時，才再跳上原位。司機人和火夫當然能夠走近我們，但這些人往往是漠不關心，不干涉我們的行動的，因為他們的工作是在機器前，而不在機器後。

火車幾乎在我們未準備好時就鳴汽笛開出車站了，我讓我的同伴先跳上去，因為他有一隻殘廢的手。火車駛得越來越快。我們只好放開大步趕上。他縱身一

躍，拉住車上把手，很輕快地踏上踏板；我在他的後邊也趕快伸手拉住把手，跟着車走，準備像他那樣地跳上去。我的同伴不立刻攀上露台，反而茫然猶豫不決地站在踏板上，弄得我要跳上去也沒有插足之地；這使我頗爲驚異。但是我還緊拉着把手，雖則現在火車已經開得極快，使我很不容易趕上。我大聲叫他把腳移離踏板。他開始很從容不迫地（我覺得）照我的話做。我將把手拉得更緊，跳上車去，可是太遲了，因爲火車現在已經風馳電掣起來。我的腳沒有踏着踏板，於是身子便跌了下來，雖則手還拉着把手。我給疾駛的火車拖了幾碼遠，才放鬆了手。我在地上躺了幾分鐘，覺得有點神志昏迷，眼看火車向黑暗中疾馳而去。

我甚至在這時候也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因爲我還企圖站立起來，可是覺得力不從心。於是我筆直地坐在地上，開始檢驗我的身體，才發見左腳和踝骨脫離關係。這並不使我很吃驚，使我較吃驚的倒是隨後湧起來的思念。因爲我沒有感覺到疼痛，所以我真不知道我的身體到底裂成幾塊。我把身體各部檢查一會之

後，才知道究竟。我看見一個人走過軌道來，便高聲叫他幫忙。他向四週望了一會，看不見黑暗裏的我；當他剛要走開時，我又喊起來。他這一回却直向我凝望着了，可是他走近來些，反而向空中一躍，幾乎跌倒，匍匐着站起來，然後像子彈脫鎗膛那樣地疾飛而去。有些好奇的人費了幾星期的工夫尋找這人，要看看他是誰，可是找不到，也沒有人挺身而出自認說，『那人就是我。』人家找不到那人，終於以爲是我活見鬼。活見鬼的或許是那個人也說不定，因爲誰會看見『憐憫』走得像『恐懼』那麼快呢？

後來又有一人走近我，是個鐵路工人。他一聽見我的聲音，似乎就立刻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他連忙走前來，向我望了一會才跑開，過了一兩分鐘，便和幾個人回來把我抬到車站去。車站裏還有一些人；所以當我躺在待車室等候醫生時，許多眼睛都集中在我的身上；爲保持恬靜的表情起見，我只好拿出烟斗吸烟。據說這種舉動會使當地的報紙大爲轟動呢。

## 第二十章 厚遇

我對這意外的事變，表面上露着一種剛毅不撓的態度，但這種態度並不能代表我當時的真感覺。醫生看見我的身體各部發育均勻，問我是不是運動家。雖則我不能自命爲運動家，可是我未經訓練，却能夠隨時跳過五尺高的東西；我也會做過游泳家，而且在必要的時候，也會着過鬥拳的手套。我一想到現在殘廢的情形，心裏便覺得很痛苦，但我却設法給人得到一種漠不關心的印象。

這些坎拿大人是一個多麼慈心的民族啊！我在這裏是個十足的陌生人，然而每點鐘都有人在詢問我的狀況，關懷我的情形，送書籍，葡萄，香蕉，及其他精美食品給我這個病人。當醫生決定施行第二次的手術，將我的腿由膝蓋割去時，全鎮的人都非常關心，因此醫生只得嚴令限制慈心的探病者的人數。這時我的身



體很弱，大家都以為在施行第二次手術之後，已沒有復原的希望。醫生的問話不久便使我感覺到這一點了，他問我有沒有甚麼信息要寄給我的家人，又暗示說，在『哥羅方』的麻醉下有死的可能。有一個基督教的牧師也在場，他那惻然同情的臉孔看來的確使死神有降臨的可能。我聽過許多人說，臨死的人能夠預見將來的事物，可是我承認在這似乎必死的一剎那間，我倒反覺得一生不會有過這麼寧靜的心境。我的身體受過兩個多鐘頭的殘傷，已經虛弱不堪，又像木頭或石頭那樣給利刃鋸割；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絕對不相信或希望我的眼睛會再看見陽光。然而我沒有感覺到死的恐怖。我已經給人家用雪車由車站運到醫院去，經過一個多英里的雪路。當我據說是面着死神的時候，最使我焦慮不安的念頭是：該鎮是在醫院的東，西，南，或北呢？我相信這是我最後的問話。我聽見答覆的話之後，便深深地把『哥羅方』吸了進去，想幫幫醫生們的忙。雖然如此，我彷彿記得我在喪失知覺之前，曾竭力反抗『哥羅方』的麻醉力。可是後來人家告訴我

說，我當時在十分鐘的神志恍惚中，所說的咒罵語也許比坎拿大全境居民在二十四小時內所說的還要多；這使我大爲驚異。人家對我解釋說，在這種症候裏，人說咒罵的話是常有的事，這使我頗覺安慰，但我禁不住想道：不知看護長當時是否在場，不知她會否把這情形說給她的女兒聽。她的女兒是個約莫十六歲的少女，非常地溫柔親切，她的母親儘可以讓她整天看護病人，雖則在我駐院的時間，這種辦法是不必要的。

在施行手術後的三天之中，我在生死的境界上徘徊着，隨時有與世永別的可能。但是過了七八天之後，我的元氣——應該說是很偉大的——漸漸回復了，醫生才以爲我已脫離險境。在這時候，該地居民的慈心使我感激不盡。醫院是在一條長街的盡頭，離街上最後的房屋頗遠；醫院裏的人一看見有人走過邊後那一間屋，便知道他是要找看護長或探望病人了。看護長的狗蹲在醫院外的走廊，看見遠遠有人走來，就狂吠着，使我們準備接待賓客。當大家知道我漸就痊癒時，這

隻狗吠得聲音也啞了。他們有的獨自個兒來，有的兩個三個同來；老人，青年，小孩子都有。後來我們不得不用較正式的方法接待他們，同時把每次見客的時間減短到幾分鐘。人家一聽見我喜歡看書，便立刻送了許多書籍來；有些書我真沒有閱讀的勇氣，也沒有歸還的勇氣，因為書名是弗力地的朋友（“*Freddie's Friend*”）小比利的鈕子（“*Little Billie's Button*”）、和莎麗的犧牲（“*Sally's Sacrifice*”）之類，但我的判斷或許有錯誤也說不定。我受院內的人們這麼好的照顧，又受院外的人們這麼多的慈愛，難怪我在經過兩次重要外科手術的五星期後，就恢復健康，準備回英國去了！在那遙遠區域的新朋友們都勸我居住在那邊，他們說我一定可以過着舒服的生活，但是我決定從速回英，完全不知道我今後將遇到甚麼環境。

在我起程的早晨，那看護長像慈母那樣地把兩手搭在我的肩上，熱淚盈眶地吻着我。一個在職業上不該表現情感的人，居然做出這種不稱其地位的動作，真

使我忘掉一切，忘掉想像中人們短促的微笑和冷冷的握別；我覺得我的聲音失掉了，喉嚨給一些新的經驗扼住了。我走了，連說一句「再會」的聲音也沒有。我在路上須和每個碰到的人作別；後來當我經過了這番嚴重試驗，坐在返蒙特利奧的火車中時，我覺得我的健康還未恢復到可以旅行的程度。我喪失一切的勇氣，面容蒼白，無精打采地坐着，因為我永沒有再和這些人碰頭的希望，而他們是我的真朋友呢。

我不久便抵達蒙特利奧。前後只經過兩個月，然而一切多麼不同啊！兩月前是冬天，地上滿鋪着白雪，空氣是寒冷的；但我在那時四肢完好，充滿着生命力和振奮的精神，因為夏天般的金黃燦爛的將來日夜佔據着我的身心。現在是夏天了，大地是乾燥而青翠的，空氣是溫暖的，可是冬天却在我的心裏；因為我覺得被壓碎了，我支着拐杖而蹣跚着，使我自己和走近我的人都有危險。這種不快意的感覺不久便雲消霧散了，船上為歡作樂的人使我精神重新振奮起來；其中最常

鬧的，而且鬧得最大聲的是一個獨腳的人，海神要使他行動不穩定，他却公然反抗，這真是奇怪的事。我看見此人這麼快樂，知道我底敏銳的感覺不久就會消失了去；他的活潑給我很大的激勵。我不久便重返故鄉，離家還不上四個月呢；然而我已經忘掉一切放恣野逸的氣質了，此後的冒險生活不是我自己去尋找的，而是環境造出來的。

## 第二十一章 倫敦

坐在家裏想到今後的工作，覺得勞力的事再也不能做了；我這時對我祖母的遺產才初次生出感激之念。這份遺產在我由美回家時已由一星期十先令減到一星期八先令。我在過去曾蔑視譏笑這份遺產，用『一星期的香煙』，『一天的食品』，『一夕沒有雪茄烟的暢飲』這一類的惡毒話稱呼它。我讀到她的遺囑時，頗恨她不把這份產業全數交給我，隨我變賣，保存，花用，或儲蓄；可是現在一點常識告訴我說，如果情形真是如此，我在她逝世的十二個月後，一定會把產業和入款全部花光。那老人家無疑地早已看出我的放蕩野逸的性格，為使我永遠有一點錢可用起見，同時為免得我花用我哥哥份下的款子起見，所以很賢明地把遺產交人保管。我哥哥沒有處理自己事務的能力，我把自己份下的款子花完之後，

一定會把他的財產賬目弄得一場糊塗的。想不到這保管財產的辦法現在對我和哥哥同樣有利呢。

我現在對我的境遇比以前覺得較為滿意。我覺得我的身體既然殘廢了，應當在這精神給身體的活動制服了時，使我的腦力得到久已渴望着的發展。

現在是仲夏，我天天坐在園中一個多葉的涼亭裏做夢，閱書，偶然也寫寫東西。我剛由倫敦接到一條人造腿，現在可以不支拐杖而行了；我常常在晚上練習走路，成績頗為美滿。一個完全不同的克倫帶克在我的眼前開展着，這個金鑽正是我在青年的夢中所追求的。我在夢想中看見我重返故鄉，這次所帶回的不是遙遠的西方的金塊，而是由偉大的倫敦奪來的文名。我永不會使我的家人曉得這祕密，所以在此後的年月，這番沉默使他們免受許多失望的痛苦，也使我免受許多難堪的詰問。我決定從速征服倫敦，我希望這城市在十二個月中向我投降，於是便不再在夢裏空費工夫，開始作征伐倫敦的準備。唉！比我更偉大的人物有

多少是一生在這種奮鬥中失敗的啊，雖則他們現在是在死亡中凱旋了，他們神魂的手握着全世界都城的自由之鑰匙了！

我在一個褐色紙包裹帶了一件棉襖衣，一雙長襪，和一條手巾，袋裏帶了兩金鎊（買車票後餘下來的），腦中充滿着上述的計劃，起程往倫敦去了。我在美國和坎拿大的失敗使我對將來的計劃較為審慎，但我的樂觀絕不減少。我那初次的夢在過去和現在都是我最好的夢。我輕視衣服和首飾；我寧願在村野間自由自在的散步，離開大路到人跡較稀的山道和陋巷中去，不願乘坐遊艇或馬車；我寧願在類垣廢墟間望月亮，不願在大廳中看煤氣燈；我蔑視饕餮大食的行爲，而且，除了在大庭廣衆之間喝酒給人家看看之外，我是不喝酒的：那麼，整個阿拉斯加（Alaska）的黃金白銀對我有甚麼用處呢？

我在翌日清晨抵達倫敦，立刻向拉謨柏司（Lambeth）走去。整天的旅行使我甚感疲乏，所以那晚便在黑衣教士街尋找宿處；我看見幾個客棧招牌上寫道：



工人宿處，乾淨床舖，一夜六辨士，就走進一間客棧，付好房金，跟茶房走入一間長廚房。我想坐着吸一個鐘頭的煙，才去就寢。這廚房裏有三四十個人，可是英國籍的工人並不在那裏，大約還不會來，或出去喝酒，或早已睡覺了吧。這並不是我進英國客棧的第一次，因為我從前趁牲畜船由美來英時，曾不得已住過這種地方。但我的確不喜歡這裏的樣子，沒有一點權力的徵兆，一切似乎是完全讓這些吵鬧的人去處置。旅客中有一些是剛領到三個月恩俸的退伍兵。許多退伍兵帶進一壺壺的啤酒來，廚房中騷擾不堪。他們泥醉到不能好好地把啤酒拿進來，却還相當清醒着，可以坐着掏錢叫酒；他們需要甚麼，總有人願意供給的。我看見這種情形，立刻走出廚房，決定另尋宿處，已付的房金也不願取回了。

在我離開廚房時，兩個醉漢開始扭打起來，他人也紛紛參加，看來是會成爲一齣人人加入表演的全武行了。當我走到樓梯上，在暗中摸索去路的時候，我看見客棧女主人站在辦事處的門口。她看見我將走過她的身邊，就用一種酒醉的聲

音說，『你要去睡覺了嗎？喂，奇姆，帶這位先生去睡。』奇姆——一個臉色灰白的小孩——順從她的話，帶着我走。我機械地跟着她走上兩段樓梯；這裏的燈光比廚房——在地下室——外甬道中的更亮。他導我進一間排着許多床的房間，指着一張床對我說，『你的床是四十五號。』他說完話便走出去。有些床已經有人在睡覺。我坐在床沿上，暗想夜間不知會不會發生騷擾，不知有沒有人會偷我的衣服，或在暗中摸索我衣服裏的東西。睡在隔床的人咳嗽了幾聲，然後轉過身來，溫和地對我說，『我承認這些床舖是不錯的，但這客棧除此之外便沒有好東西了。』在不遠的地方，第二個聲音說，『你來到一間好客棧了，你自己倒不曉得。』第一個聲音說，『如果昨晚不在羅頓客棧吃醉酒，給他們攆出來，我無論如何是不會到此地的。』遠遠一個第三者生氣地大聲嚷道，『別吵，好嗎；你們這些傢伙甚麼時候才要睡覺呢？我已經三個星期沒事做，現在找到工夫，明天一早四點鐘要上工，今晚不能好好睡一下嗎？你們這些可惡的傢伙，當心我馬上起

來給你們一點苦頭吃。如果我打你們，你們便會學了乖，知道甚麼叫做不識相了！」此後大家靜默下來。我立刻決定翌日投宿羅頓客棧去試試看。他們不許這人投宿，因為他吃醉酒，說不定也因為他醉後要跟人打架；這至少可以證明那邊是較好的地方，不像這邊那麼吵鬧，要看書，著作，構思，甚至平平安安吃一頓飯都辦不到。

翌晨我在一間小餐館吃過早餐，然後問路到羅頓客棧去。當我向第一個人詢問時，他反問我要到那一間羅頓客棧。我說，「最近的一間。」他說這間在紐溫頓。我循他指示的路線走去，不久就到達目的地。我在這裏住了兩年，結果並不會引起倫敦社會人士的一點注意。我看見這間客棧是一所精緻的紅色大房子，樓面很堂皇，大門光潔華麗，頗為驚奇。與它許多樓面窗戶相對着的是一座舊禮拜堂的鐘樓，給一片多樹葉的古庭院環繞着，庭院裏有紀念死者的墓碑，也有給活者坐憩的木凳。

我進去定床位時，才知道要到晚上九點鐘才定得到；可是他們很好禮地讓我在屋裏等到晚間。此客棧有餐室，圖書室，起居室，浴室，廁所等等設備，由許多職員打理得十分整潔，而一夜的房金僅需六辨士。這却是我料想不到的。

我走進圖書室，看見室裏有兩大櫥的書籍，一櫥藏着小說，另一櫥藏着詩歌，歷史，論文，傳記，及其他的文藝作品。室裏雖有一百餘人，却非常安靜。我看見這種情形，馬上決定先付一星期的房金，不管床舖好不好。我當晚九時定好床位之後，就坐在圖書室裏，有時閱報，有時環望這些聚在一處的各式各樣的人的臉孔。有些人的外表很高尙，戴着絲帽，穿着大禮服，硬袖硬領等物俱全，說話的聲音低下而溫和。有些人的樣子很飛黃騰達，我無疑地已經在街上碰見過他們，以為他們是商人或大公司的經理；賣報童子一定會追隨過他們，請他們買報。馬車夫也一定會不斷地招呼過他們的。

如果我要專心讀書，一週靠八先令而生活，這裏顯然是合我需要的適當地

方。我自己理髮，自己燒東西吃，過着節儉的生活，屏絕飲酒，看戲，及其他戶內娛樂等享樂，以香煙爲唯一的奢侈品——我看不出這爲甚麼辦不到，同時立下決心一定要辦到。

我在這裏住了一個多星期，便開始認真工作起來：兩個月的勤勞的成績是一齣以無韻詩寫成的，名叫強盜（“The Robber”）的悲劇。我相信它一定可以立刻獲得成功，因爲劇中充滿着動作——動作很難和無韻詩配合，但我以爲這次寫得十分成功——：所以當第二天書店經理附着一封抱歉的信把原稿退回時，我有點吃驚。看來羅頓客棧的名譽是不大好的，因爲不斷地有許多犯人在警廳供出這個住址來。爲了這個緣故，有些旅客用那些他們常常光顧的小商店，那些賣香煙，紙，或雜貨的小商店做通信處。

此齣悲劇給書店退回之後，我想到這一點，覺得體面的人一定不願考慮，尊重，或徵求任何由這客棧付郵的作品。我向一個相識的先生談到這個困難的問

題，他和我同意，他說情形確是如此。他沈思一會說道，『可是你的進款既然有限，而商店老板代顧客收轉信件，每封又取費一辨士，那麼仍舊用此地做你的通信處不是更好嗎？用此地做通信處還有另一辦法，你也許不曾聽見。你寫「教堂庭院短街一號」做通信處，雖則人家不知道這是此間客棧的地址，郵局却可以把信件交到。』我便依他的話做去，不再詢問甚麼，強盜第二次送出去了。十四日後，我的強盜又回到『教堂庭院短街一號』來。我不解其故，想了很久才覺得人家一定只看看我的悲劇的封面，未曾把它翻過：一齣在教堂庭院短街——地址和作品的性質倒很相宜呢——這類地方產生出來的悲劇，也就夠使稍有幽默感的人在微笑中判它的罪了。我這時的自滿真是愚戇至極，然而我却快要三十歲了。

第二部作品是一首很長的詩：在詩裏，地上的野獸，空中的飛鳥，甚至海裏的魚類，都在一片林中的空曠草地上集合着，請責人類對它們的殘忍；後來描寫它們怎樣在夜半走到最鄰近的城鎮去，怎樣向那些熟睡着的居民復仇。我對此作

品被採用的信心一定不十分誠實，因為我預備了兩份原稿，同時由郵寄給兩間書店。我以為一定有一間書店可以接受我的作品，所以覺得十分安心。可是當我在整整一星期後還沒有接到一點回音時，我開始覺得驚慌起來，因為我以為兩間書店都在慎重考慮此詩，也許兩間都願接受，同時——同刻也說不定——派人來訪候我，商量條件。這個思慮不斷地苦楚我，直到一份原稿退回之後，我的心才覺得舒服起來：但是翌日第二份原稿也退回了，這却使我非常失望。

我覺得短詩較有被採用的希望，便開始寫一百首十四行詩，一天寫五六首，可是這一百首詩寫好送出去之後，也遇到同樣的失敗。此後我又作了一齣悲劇，一齣喜劇，一卷幽默小品文集，和一百首短詩。我這時始終在著作，不是在結束一部作品，便是在開始寫另一部作品，但我都不曾把這些東西送出去，只把它們很妥貼地收藏起來，好像將來一定有地方出版似的：這真是怪事。

我練習了十二個月的寫作——最後幾個月絕未把原稿送出去過——之後，決

定再努力一番，結果完成一小卷的短詩集。我馬上把這作品送給一間著名的書店；過了幾天，書店覆信說願代作者發行詩集，惟印費二十五鎊，須由作者負擔。這一次的成功使我心花怒放起來。我深信要籌款去實現這個偉大的目的是毫無困難的，於是便立刻寫了六封信分寄幾個著名的慈善家。兩個沒有回音，其他四個叫祕書罵我幾句。我憤懣之餘，再寫幾封信給其他的慈善家，可是一點沒有結果。

當我初到這個客棧時，我身邊還有三十多先令，到現在不會動用過。我能利用這筆款子嗎？我心裏有幾個計劃，其中有一個似乎是好的，可以實行的。我想寫三四首短詩在一張紙上，印好之後，拿到家家戶戶去賣。如果一份定價三辨士，賣了二千份，便可以得到二十五鎊的收入；我只要自早至晚，按街按戶去賣，一天無疑地可以銷幾百份。我懷着這個計劃，連忙跑去找一間包工的印刷所，始知全部印費需三十五先令。我聽見印刷需這麼一筆巨款，不覺大失所望，



但我却付了定洋，才回客棧。我由做十四天膳宿費的十六先令中，在兩星期內積出所缺少的四先令來，因此幾乎餓死。後來印詩的計劃終於在重大犧牲和艱難之下實現了：我由印刷所帶回兩千多份印好的作品了。

翌日清晨，我在倫敦的近郊出現，手中和袋裏裝滿這些紙張，按戶去販賣詩歌。我向人家解釋說，有一間書店願刊印我的詩集，但我須付二十五鎊的印費，此書才能出版。這些人只是向我凝望着，似乎沒有一個明白我的話，也似乎沒有一個想問一句話。我記我當時會到過三十餘家，結果一份也沒有賣出。這些人大都是貧窮的，有些已經頗生興趣，開始問起價錢來了，似乎願意和我做一番小交易：可是他們似乎都不大希望花費三辨士，去買一張他們看不懂的紙頭。後來我偶然走到一間大房子。我看見一個女僕出來應門，連忙把實情敘述給她聽：當她默然站在門口，覺得莫名其妙時，她的女主人由樓梯上問她說：『瑪麗，誰在門口？』那女僕斷斷續續地答道：『有人在賣一些紙呢。』停了一會，在樓梯上的

女主人又說：『把這辨士給他，叫他跑開；』話剛說完，那個銅幣落到樓梯下，很迅速地向我們滾來，好像早已知道其使命似的。那女孩子把這辨士交給我，我機械地接受了，同時堅請她帶一份詩給她的女主人。那女人聽見我們還在繼續談話，也許已猜到我的話意，便用一種警戒的聲音說，『瑪麗，當心不要拿他甚麼東西啊！』這句話消滅了最後的希望之光，因為我剛在想：這女人也許是個受過相當教養的富人，只要她看到或讀到我的作品，她或者會在深感興趣之下，馬上湊足二十五鎊的全數，同時做我終生的朋友。唉！我不幸一生相信世間有許多極願幫助落魄才人的富翁！

我接到這個辨士，又受了這種待遇，不禁憤恨填胸，立刻把紙張塞進袋裏，回到城中。以這種速度而言，二十五鎊要多少時候才能得到呢？我在說甚麼話呢！款子全花完了，連這一個辨士也不是贏餘啊；因為這一天賺一辨士的經驗，還是三辨士的電車錢買來的，更不要說此外一頓比平常更昂貴的早餐了。

我回到客棧時，在一陣狂怒之下把這些印好的詩全部燒毀，直到一切都成灰燼才罷休；我不願留下一份，使我此後有時再回想到我的愚憨。

我這時受了佛蘭拿甘的影響。這位先生看見我常常在寫作，而且顯然在深思中，立刻以爲我有比事實上更大的智慧。他是個目不識丁的傢伙，全不懂甚麼叫做文法，標點，或拼音。我們認識之後，他推心置腹地對我說，他是愛爾蘭美奧郡（Mayo）一半地產的合法繼承人；這產業上有一個像英國皇宮的房屋。爲報答這種信任起見，我對他說，我作了一部詩集，須自掏腰包負擔印費，才能夠出版。佛蘭拿甘聽見這話很表同情——尤其是當我朗誦幾行排斥地主和專制富翁的詩時——誠懇地答應要幫我解決一切困難；不過，這當然須等他把他地產的主權取回來啦。接着他叫我把他的一些理由，用適當的文法寫出來，好讓他馬上送呈當局。我立刻依他的話去做；他的理由有些很強硬激烈，所以我現在還是自由人，沒有受監禁之刑，頗屬怪事。我對一個著名的政治家說，他應該退休，讓較廉潔

的人去做官；又對另一個說，雖則他生長於愛爾蘭，名義上是愛爾蘭人，可是他却是個賣國賊，因為他擁護英國。我雖則寫了這些有力量的信，可是據我所知，美奧郡卻不會換過主人；我不禁大失所望，佛蘭拿甘也天天在悲愁中過活。我得承認我當時澈頭澈尾相信佛蘭拿甘的話，這或者是我自己做作家的野心欺瞞了我吧。甚至在現在，雖則我已把他地產的面積大打折扣，由全郡之半減至半英畝，同時減去那座『皇宮』的許多窗戶——雖則如此，我依然相信有個貪得無厭的地主，把可憐的佛蘭拿甘底一個茅屋和花園搶了去。

這時正是南非布爾戰爭的時候，佛蘭拿甘的黑色長鬚和垂邊帽使他的樣子很像這種被輕蔑的人。因此當我們一同出去散步時，街上常常有小孩子向我們拋擲石頭，甚至大人也辱罵我們。老實說，我們無論到甚麼地方去，都受人家的猜疑。我們所穿的衣服不是頂好的，所以很引起博物院和美術館的職員的注意；我們的皮色黧黑，樣子像外國人，所以一走近甚麼華麗的房屋，守門和警察便注意

我們的行動。一天早晨，當我們經過懷德廳(Whitehall)時，有個戴絲帽的紳士在檢閱一團兵。佛蘭拿甘是個大胆的傢伙，他以為不必低聲細語。因此，當他看見一個戴絲帽的人在閱兵時，一陣野蠻的諷刺由他的心裏迸發出來了。他嚷道：『看啊：這些兵一定會使布爾人笑死。』有些旁觀者聽見這話，頗覺憤慨，非難之聲響起。佛蘭拿甘說道：『請觀衆中頂利害的人走前來，好嗎？』可是似乎沒有人情願單槍匹馬出來受佛蘭拿甘的懲罰。這一次我雖則不完全贊成他的舉動，然而我看見他不能再收回已經說出口的話，所以我準備幫他到底，就是同他半死不活地躺在昇床上給人家抬進醫院也不要緊；因為我喜歡這人，而他確也好像很喜歡我，我沒陪他去散步時，他總是獨自個兒去的。

## 第二十二章 救世軍宿舍

我現在已在倫敦一個地方住了兩年，雖則我的文藝工作還不大成功，可是我該承認環境頗宜於讀書；我由閱讀第一流的著作，在文學修養上無疑地已經得到了很大的益處。入欸這麼微少的人真不能找到比此更好的地方；如果沒有發生甚麼事情，我也許會在這裏一直住下去，到事業相當成功的時候才走；可是這時我知道有一個人每星期需要兩先令，我決定犧牲一點，把這筆小欸送給他。爲達到這目的起見，我必須尋找一個較便宜的住處；房租少些，這筆欸子便可以積起來了。我聽說薩得克（Southwark）有這麼一種地方，是救世軍創辦的。在那裏，一張床的租金是每週二先令，這麼一來便可以節省一先令六辨士，因爲我現在每週須付三先令六辨士的宿費。我跟平常一樣，循着第一個衝動而行事——後來很

是反悔，覺得不該離開這麼一個快樂的地方——帶了所有的幾件東西便走，當晚在薩得克街過夜。

以在救世軍宿舍居住六個月的經驗而言，我覺得它沒有一點可以使人稱讚的地方，真是憾事。無論外邊的人猜想如何，旅客們當然十分知道宿舍裏沒有甚麼叫做慈善事業的。食品的確便宜，但那種東西是不宜於人類的。我不知道這地方是否受倫敦郡參議會——據說是慈善機關——的管理，也不知道視察員突然光臨的時候，宿舍中的床舖是否於日間移開；我由經驗所知道的是：一個人要在兩床之間找一點可以脫衣服的空處是很困難的。十五至二十張床密密地排成一列，說它們是一張大床倒乾脆得多。人們朝着彼此的面孔呼吸咳嗽，這麼許多旅客聚在一個房裏，臭氣瀰漫，其味無窮。我幸虧租到一張近壁的床，所以可以面壁而睡，免得享受隔床旅客的呼吸氣息。

依我初次的印象，那些主持事務的軍官都是偽善者；不久以後，救世軍的總

部似乎也證實了我的見解，因為隊長和他的副官都被革除軍籍。然而旅客們很喜歡那隊長，我也常常看見他掏自己的腰包去資助他們。

至於那個副官，他是個很文雅的人，對祈禱很熱心，據我所知，比甚麼人都熱心，可是在說話時，除對長官之外，他對任何人總是粗暴無禮的。有時他的敷衍的舉動非常明顯，使我不禁笑出聲來。當那隊長在晚上或早晨來臨時——他已經結婚，不住在宿舍裏——，他總把背靠在餐室的賣酒台前，俯望那長室中諸旅客的面孔。在這種時候，我於進餐之間偶然抬起頭來，常常看見這個副官底瘦削灰白的臉孔，由玻璃窗外望下來，想要看看他的長官的動作；這種景象使我覺得又奇怪，又吃驚。這副官把全神貫注在長官的身上，所以茫然不知他的詭計已經給一些旅客看穿。他有時用趾尖潛行到廚房門邊，偷窺一會，然後又悄悄走回辦事處去。我常常覺得奇怪，為甚麼那隊長不會轉過頭來，使他嚇一跳，因為宿舍裏的旅客沒有一個不會看見他在施行詭計。



這隊長和他的副官在每星期日下午總要領導一個集會；開頭由副官做一次簡短的禱告，後來由隊長講道，我得承認他的說教是有趣而動人的。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這隊長做了一次情感洋溢的演說和禱告，我一生真不曾聽過比此更動人的。事情是這樣的：宿舍裏有一個可憐的，半狂的旅客，名叫何拉西，以賣花爲業。這人每夜總把賣不完的花掛滿全身，喝得醉醺醺地回宿舍來。何拉西有一天突然失蹤了，同時常有他足跡的倫敦橋上有人跳河自殺。因此我們的隊長就在星期日講了一篇追悼的演詞，把這死者平生的幾個事蹟講給我們聽；他確認這人曾受過良好的教育，而且來自高尚的家庭。這隊長情不自禁，涕泗滂沱，副官便也用連聲的歎息去贊助他，鼓勵他。聚會完畢時，隊長爲溺死的何拉西底靈魂做了一次懇摯的禱告。會後第六日，有一個人到宿舍來，全身掛滿花圈和花束，癡癡地且笑且說狂語——這不是別人，正是那狂人何拉西。隊長走出辦事處來，他的副官跟在後邊亦步亦趨。隊長露着一種憂鬱而煩惱的表情望着何拉西；副官先望

望他的長官，然後露出同樣的表情，慢慢地轉過頭來望何拉西。接着隊長一邊慢吞吞地轉過身去，一邊一語不發地搖着頭，走回辦事處，他的屬員也學他的樣子。此後這隊長不再把何拉西當做活人，兩人之間也聽不見談諧和親切的談話。隊長怎麼會相信那個跳水自殺者是賣花人何拉西，甚屬可怪，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人一年總會很神秘地失蹤數次，而且他總和溺斃的人一樣，到第七天才浮到水面來——他底簡單而古怪的刑期便是七天。

這裏的規則也很嚴；不論健好或患病，不論風霜雨雪，各旅客均須於每天上午十點鐘離開宿舍，房屋各處經過一番打掃洗滌，才於下午一點鐘重新開放。然而，屋裏却沒有一個人能夠在乾淨的環境中過生活。其他不以宗教名義開設的同类宿舍，並沒有關門打掃的必要，而地方倒也很乾淨，且沒有使旅客不便之處。這種機關既然沒有施捨一絲一毫的東西，為甚麼必須使用這麼專橫的手段：我真不明白。無論救世軍為無家可歸和不名一錢的窮人做了多少好事，他們的確不會

厚待過這些自食其力的窮措大——他們的職業是賣報紙，夾肉麵包，玩具等物，一天賺個一先令至十八辨士，隨賺隨用，無隔宿之糧。

我在這裏住了四個多月之後，決定再作一次出版書籍的嘗試。我這次的計劃似乎很有實現的可能，因為我決定作半年的準備。我向該地警廳領到一張小販的執照，打算販了花邊，扣針，挑針，鈕子等物，到全國各地去叫賣。在半年之內，我每週一定可以賺到九先令或十先令，此外我不動用祖母遺留給我的固定入款，也可積起十鎊來。我受了一時的衝動，打算立刻開始做這種生意，可是有一個不能長久忽略的思念使我躊躇不決了，我的假腿一定受不住這種經過一鎮又一鎮，跋涉於鄉間崎嶇不平的路途上的辛苦旅行。因為這假腿甚至此刻也在軛軋作響，走起步來隨時有摧折之虞。

當我對同宿舍一個旅客談到這些困難時，他馬上勸我去向外科救濟會請求一條木腿——那種用木釘的。他說此辦法不但於這種飄流生活較有用處，而且可以

使人家知道我的確實情形。我翌日就到這救濟會去，會裏的職員說我須得到十五封答應捐款的信；我用六辨士買了一本捐冊（內有幾千個義捐者的姓名住址）之後，連忙去買信紙，信封，和郵票。我即刻寫好十八封信付郵。結果我收到兩封認捐的信，有幾個人復信表示遺憾，說他們已經捐過；有幾封信註明「人不在家，無法投遞」，退了回來；有幾封沒有回音。我又趕快發出十二封信，結果得到一封認捐的信。我爲着要實行這計劃，不得不動用我每週微小的入款。我在六星期中已經寫了差不多一百封信，而所得到的認捐信還少了幾封。我再對那個叫我去找外科救濟會的旅客說起；他的解釋無疑地是有理由而且確實的。他解釋說，這時剛值夏天，時節不佳，因爲義捐者大都到別地方去過假期了；而且，不幸南非戰爭尚未停止，天天有許多由前線歸來的傷兵，需要種種的幫助。我這次所花的郵費幾乎與尚未得到的木腿價值相等；當我默想到這點時，我雖則有點悔恨，可是我倒還有相當的常識，知道這事實上不能怪甚麼人。有幾個人覆信要

在某些條件下幫助我。有個女人要我得到一封牧師的介紹信才願幫助我，另一個義捐者甚且要我得到一封天主敎牧師的介紹信。我向這些女人建議請一個救世軍軍官寫信證明；她們顯然不贊成這個辦法，因為我們的通信至此終止了。有個女人不曉得薩得克街九十六號便是救世軍宿舍的住址，覆信表示遺憾說，她已經認過捐，叫我去找救世軍，一定可以達到目的。我回信給她說：我現在已經在一間救世軍宿舍住了五個多月；我在這裏不會吃醉酒，我的行為從來不會受人家的非議，我和主持事務的軍官也非常要好；可是我就在這裏再住上幾年，也沒有人會查問我所需要的東西，或自動出來救助我。

有一天我整日外出，當我於午後回宿舍時，一個旅客對我說，下午有兩位先生要找我，這使我很奇怪。後來另一旅客也這樣告訴我，不久又有一個來說，弄得我很想知道這些先生到底是誰。我問一個旅客道，「他們像甚麼樣的人？」他答道：「像律師。」我又問另一個道：「他們是甚麼模樣的人？」他馬上答道：

『很像律師。』另一個表示同樣意見說，『得到遺產的時候，不要忘記你的老朋友啊。』我先檢查我家的母系，後來檢查我家的父系，結果找不出一個在家或旅外的遠親或近戚，其死亡可以給我一點好處的。最後我跑到辦事處去，可是該處已經關門，因為副官外出散步，而隊長尚未到宿舍來。我一生真不會度過半小時這麼興奮的生活。

當我看見隊長手中拿着一個信封，笑微微地走前來時，我跑過去拿起他手中的信，開始看信封上的字。隊長說，『你當然知道這是誰寄來的？』我說，『一點也不知道，我怎能知道呢？』我拆開來，看見是一個短札，請我翌日上午十時至十一時之間，到慈善會去。隊長回辦事處去；我坐下來，猜想這次有甚麼好處可得。我又去問那個起初叫我去找外科救濟會的坎拿大旅客。他說，『你到現在還不會和這班人發生衝突，真是奇怪。我那賣報的朋友不斷地受這班人的干涉，可是他們沒有幫過他一點的忙，雖則他們似乎很想知道他的身世和環境。』這幾句

話使我大吃一驚，但我終於以為這坎拿大人的朋友有喝酒的嗜好及其他的壞習慣，不配受人家的救助。

我翌晨起身，預想將要聽到一些有利於我的話，所以很覺快樂。當我走出宿舍時，我看見隊長站在大門口。我在輕微的疑懼中轉過身來，直截了當地問這位先生對慈善會的見解如何。「唔，」他慢吞吞地答道，「我把我坦白的意見告訴你吧——雖則我也許是錯誤的——慈善會的宗旨不在施捨，而在使施捨的東西不至浪費。」我後來在和這班人接觸的時候，多麼記得這句話啊！

我在上午十時準時到柏羅路慈善會的辦公處，會裏的職員馬上導我進一間邊房；我坐在那裏，很忍耐地等候了一個鐘頭。後來一位穿黑衣服的先生走前來，很有禮貌地說，「戴維斯先生，請你到那邊去。」我跟他步上兩三段的樓梯，走進上層樓一間幽靜的房間。他坐在桌邊，拿起紙筆，然後請我坐下。他開始說，「戴維斯先生，有一位太太寫信給我，說她很關心你的情形，希望改良你的環

境。爲答覆這位太太起見，我們須稍微知道你的情形，所以我想問你幾個問題；如果有些話你以爲不適當，你當然可以不必作答。」他開始發問，同時把我的答語記錄下來。我據實答覆十幾個關於我的家庭和過去的生活之後，他提到現在的情形說，「你一星期一定不是靠八先令生活的吧？我以為這是辦不到的。」我答道，「關於這點，不但這筆款夠我的用，而且我還能夠抽出兩先令資助另一個人；可是自從我向外科救濟會求助之後，我却不能這樣做了。」這位先生問道，「現在告訴我，那條腿怎麼樣了？我以為它至少可以再用兩年呢。對不住，你是不是由外科救濟會得到這條腿？」「不是，」我說，「我花了十二鎊十先令；那時我的經濟很拮据，但不幸我不知道有外科救濟會這個機關。」這位先生繼續下去說，「這機關無疑地做了許多好事，可是我不完全贊成他們所用的方法。你已經寫了許多封信了吧？」他問道，「我想義捐者都沒寄一些郵費給你，或寄一點錢給你做費用吧？」他說到這裏，停了好一會；我開始對他說，只有一位先



生很親切地寄了十二個郵票給我，因為他說他已經認過捐，不能再幫助我。談到這裏時，那慈善會的代表露着很大的興趣，他說他以為一定有許多義捐者會這樣做。他繼續着說，『我已經說過，我不完全贊成外科救濟會所用的方法；他們把這種事遷延太久，讓人家得到太好的機會去寫求乞的信。』我甚至到這時也還看不出此人問話的用意——他疑心我是騙子，疑心我寫求乞的信。是的，他居然疑心我——我會因為須負擔這一切費用而覺得痛苦，因為須抽出兩先令去資助一個窮措大而感到捉襟見肘，然而我却受人家疑心了。他問道，『你現在還需幾封信？』我答道：『兩封，不過我不想再花郵費了；我打算把已經接到的信件呈交外科救濟會，向他們說明獲得十五封認捐信的困難情形。』我們的談話就在這裏告終；我走出來感到很滿意，因為我以為慈善會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幫助我。可是我此後有兩年多沒有再得到他們一點消息；這點讓我在另一章中敘述。我不知道他們怎樣答覆那個關懷我的情形的慈心太太，可是我想一定不會有利於我的。

在這次談話的翌日，救世軍宿舍辦事處由第一班郵接到三封信。一封是人家覆我的認捐信，所以我現在還只缺一封信。另一封是外科救濟會寄來的，說有一個託他們轉一封認捐信給我，請我帶着已接到的認捐信到他們的辦事處去，不足之數由該會負責。現在認捐信已經足數，不必由外科救濟會幫忙了。我把這些信送到外科救濟會去，在一兩天內才接到那條費了許多心血和郵票，麻麻煩煩去請求的木腿。不料我的煩惱和耗費還沒有止期，命運對我的愚弄真是可悲可歎。人們現在已經紛紛由歐洲大陸，及其他避暑的地方回來了。我天天接到返家的人們給我的信。有的現在正在考慮我於三四星期或五六星期前付郵的信。我接到幾封認捐的信——太遲了，沒有用處，有些覆信問我是否尚需要幫助。我現在須覆信道謝那些認捐的人，也須通知其他的人，說我已經獲得足數的認捐信；所以我的費用非常之大。當我離開救世軍宿舍到鄉間去時，信件還是來個不停；後來有人對我說，我走後有許多信件遞到宿舍，保存了幾天，又退回了。

我立定莫大的決心，到鄉間去流浪，希望賺得到三十鎊，因為在我寄居救世軍宿舍的期間，又有一間書店向我接洽出書的事情，其條件和上次那一個差不多。我覺得除了在鄉間做叫賣的小生意之外，沒有獲得這筆款子的其他辦法，便決定從速實行這個計劃。所以我和外科救濟會把事情接洽好之後，就用三四先令去賣花邊，挑針，扣針，鈕子，等物，帶着一個輕快的心和一包不很沉重的貨物出發。那個會度過這種生活的坎拿大人預料我可以做一番很好的生意；他又說，在我這種處境中的人儘可不必攜帶甚麼貨物，只要那個由外科救濟會得來的傢伙，就可以獲得成功了。

## 第二十三章 唱歌求乞

在九月一個晴好的早晨，我離開救世軍宿舍去做販賣生意。我走一英里又一英里，向鄉間前進；當商業的噪雜聲低靜下去，四週行人漸稀時，我的心中充滿着週遭景物的寧靜和平，一時忘掉了我將來的計劃。我看見公園外第一個青翠的田園，看見第一隻和麻雀不同的鳥兒，看見雕飾的大門外圍籬邊第一個能旋轉的十字形關木，看見橫過那不是用小石或灰土鋪成的曠地上的第一條小徑，心中生出無限的歡悅。我袋裏有差不多九先令，我覺得有這筆款子在身邊，生意是暫時可以不必做的。我在第一晚到達聖奧爾班 (St. Albans) 之後，便走過這市鎮，用我的行李做枕頭，躺在荒野的曠地上。那晚的天空似乎有特別衆多的星辰在拱衛那正在上升的美麗月亮。這片曼妙的景色使我清醒了兩三個鐘頭，雖前我的四肢

很是疲倦。當夏天還未消逝的時候，當一個人還有錢可以在村鎮裏買東西吃的時候，我覺得這是一種快樂的生活。我漫步着，過了三四天閒散的生活，站在陰溝邊望着流水由黑暗衝進光明；聽着鳥聲；或遠望着一個夠高的禮拜堂尖塔，在那邊，一個恬靜的市鎮躺在千棵樹下。

我到達諾坦普吞鎮（Northampton）後，決定於翌日開始做生意，雖則我袋裏還有幾先令，因為我自從離開倫敦以來，都在戶外過夜。我着手檢查我的行李，打算把衣袋裝滿各種貨物，隨時拿出來賣。所以那晚在預備翌日做大生意之前，我在客棧裏找了一個幽靜的角落，開始把紙包打開起來。我發見紙包的內部似乎潮濕了，這時我才記起在旅行的第二日曾經遇着兩三陣驟雨。我作進一步的檢驗，發見那些貨物完全不適宜於出售，不覺大吃一驚。那紙包因為夜間做我的枕頭，已經壓得不成樣子，挑針刺穿破爛的紙匣，插在扣針的硬紙上，許多扣針全身躲在挑針的紙匣內，只讓犯罪的針頭露在外邊。那些花邊扭曲着，花邊的金

屬鏡已經生鏽。這給了我一個大打擊，因為我現在除了向家裏領取到期的幾先令入款之外，似乎沒有別的辦法。可是當我再想一下時，我決定不帶貨物去旅行，因為我相信在用完最後一個銅板，迫得沒有辦法時，我是會隨機應變的。我以為在諾坦普吞這麼一個大市鎮，必不至於餓死，便決定在這裏住到存款完全花光的時像；到那時，處於絕境的我就不得不想辦法了。因此我再過了兩天很寫意的生活之後，甚至於非常奢侈起來，買牛乳去攪茶吃，故想要和貧窮握手。可是當我身邊只餘最後的六辨士時，我決定迅速趕到柏明漢（Birmingham）去，因為那個城市較大，財源較足，較可以供給我的需要。

我馬上啓程，不再延緩時日，不久到達刺格比鎮（Rugby），囊空如洗，又倦又餓。怎麼辦呢？我得想個辦法，而且非立刻想到辦法不可。我得面着一個可怖的事實，就是：我現在已經走到飢餓的境界上了。當這些不快意的思想佔據着我的心坎時，我聽見路邊有人叫我的聲音；我向那方面望過去，看見一個人坐在

草地上，正在吃一個半展在跟前的紙包裏的東西。我走過去看看這人叫我做甚麼；我看見他是個身材高大的人，衣服襤褸，許多破爛的地方已經補綴過。老實說，似乎有一些東西夜夜咬齧着他的褲襠，乘他熟睡的時候向他進攻，因為小腿下的褲子破碎得頂厲害。頭上蓬鬆的紅髮幾乎把他那滿生雀斑的臉孔掩沒了。這麼一個大頭上却戴着一頂小學生的小帽，這更使他的模樣看來奇怪而可笑。

『吃一口吧，』他說，請我分享他的麵包和肉。『我承認這些東西吃到肚裏是很乾的，但當我們走到刺格比時，我們就可以喝一兩品特啤酒了。』我感謝他的慈心，接受他的邀請，一屁股坐在草地上。『你的包裏有甚麼東西？』他側目望着那個包着一件乾淨襯衫，短襪，和一條手巾的褐色小紙包，問道，『你在販賣甚麼東西嗎？』我對他說，我是個有執照的小販，但是開張伊始，生意還不大好。『甚麼！』他驚奇地嚷道，『一個獨腳的人也不能做好買賣嗎？我只開開口，便可以得到我所要的東西了。』他很輕蔑地加上一句說，『我知道有些

人手頭沒有帶東西去賣，便乞不到東西。不過假如你和我一道去旅行，你祇須拾銅板好了。』

當我吃完東西時，他提議馬上出發；我一邊伴着他好整以暇地漫行着，一邊在納罕這麼一個身壯力強的人，除了販賣東西之外，怎麼能夠生活過日。我們走到第一間酒館時，他慇懃地請我進去，叫了兩品特的啤酒。他這時開始打開了話匣，告訴我，他是個歌丐，而且是個成功的歌丐。我聽見他的話，便向他的身上打量一番，可是我並沒看見他的手裏或袋裏帶着甚麼工具。他接續叫了兩三品特啤酒，付了賬；我已經好久未喝過酒，所以這時心裏覺得高興起來，開始嘲笑我自己的處境。這人說，『現在我們去幹正經事吧；因為我們必須找些錢來做今晚的餐費，今夜的房金，和明早的餐費呢。』他又說，『你祇須拾銅板好了。』

我想不出這句話的意思，只管跟着他走。在這晴好的午後，我們走過幾條小街，後來走到一條長街的盡頭，街道的兩邊，屹立着許多上等的房屋。我底奇怪



的同伴向這條街走了幾碼，然後突然在路中停住了步。他第三次或第四次說道，『現在你祇須拾 coppers (銅板) 好了。我不要你做別的事情；』他有點不快地露齒而笑，加上一句說，『不過你要當心望一望，別讓我們給 coppers (警察) 捨了去才好。』他的戲言看起來是簡單不過的，我聽得懂，但我聽了覺得有點殺風景。他後面所說的 coppers 就是指警察，他們看見我們在他們的轄境內違法收集銅板，大約是會拘捕我們的。『你要拾銅板嗎？』他看見我露着猶豫不決的樣子，站在那裏，便有點不耐煩地這樣問我。我簡直不知道怎樣作答，後來對他說，我看見銅板，自然會拾起來，他儘可放心。『好的，』他一邊說，一邊向前走了幾步。

我屹立着注視這些神秘的動作，想不出銅板的來源。他現在轉過身去，爽爽快快地把視線集中於面前的窗戶，開始用一種頂怕人的，有氣無力的聲音唱起一首很熟識的讚美歌，使我大為驚異，雖則我所喝的酒現在發生了作用，使我頭昏眼

花，渾渾噩噩，可是我發見我的處境如此，心中仍然不免生出很大的羞慚。我猶豫不決地站着，不知道應該等候這種動作的結果，或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立刻走開。但當我正在這樣沉思默想的時候，我聽見窗戶的轆轤聲，看見一隻白色的手在窗口擺動，接着聽見一個銅板落在硬地上，離我站立的地方不到一碼遠。我本來是不名一錢的，所以也欣然把這銅板拾了起來。當我剛抬起銅板時，我看見街道那邊有個臉紅身胖的老紳士打開前門，向我招呼。我馬上走過去，向這位先生接到兩個辨士；我對他道謝一聲，然後走回來找我的同伴。

我是屬於一個有唱歌癖的民族，無論在酒館裏或祈禱會裏都可以引吭高歌的，所以不久我便努力在唱低音，去和這入底可憐的最高音了（你們看見我做出這種舉動，大約不以爲怪吧）；我只在俯身拾取銅板的時候才停止唱歌。這時銅板已紛紛飛來，平均每分鐘有兩個。我的聲音對我同伴的影響是很明顯的。他的四肢震動着，兩膝彎曲着，合攏着，他的聲音在強烈的情感中震顫着。他現在正

在唱另一首婦孺皆知的讚美歌，也許比前一首更爲熟識。他的高大的身體彎成兩截，因此身子只有原來的一半高；他的雙手在痛苦的絕望中絞扭着——顯然是——個精神和身體虛弱頹唐的可憐蟲——這時的他真是我一生所僅見的最悲慘的不幸的人。他這樣裝了一會虛弱的老人之後，突然伸直他的大身子，向街道四週望了一下；這使我頗爲詫異。他急急向後轉，用一種短促而決斷的聲調說，『快步走！』同時言行一致地大踏步向前走去。我不知道沿街各門窗裏的人看見這種變化時感想如何。我向街道那一邊望望，看見有個警官剛轉過灣，正慢慢地向我們走來。我的同伴在街道這邊等我；我連忙跑去找他。當我站在他身旁時，他說，『窮人要找飯吃越來越不容易了。你算一算我們的收入吧。我們合作的成績很不差。』我把錢一算，共二十辨士。我依他的提議，兩人當場立刻把款子均分了。

『朋友，』他開始說，『在我們再開始工作之前，讓我給你一點忠告。第一，你唱歌的聲音過於洪大，好像營養充足，身體健壯似的。第二，你走得太

快，人家還未受感動時，你的歌聲已經聽不見了。試用一種較衰弱的聲音唱歌吧：把易唱的低音符拖得更長些，而把難唱的高音符縮短，好像你的脅下患癱瘓似的。你的目的是盡量保存聲音，不管甚麼音樂不音樂，不管甚麼詩歌的氣魄。當我們在第二條街開始工作時，』他繼續着說——可是在這發出忠告的當兒，我截住他的話，對他說，我對唱歌求乞的工作已經做得夠了。他吃了一驚，嚷道，『甚麼，唱夠了嗎？哼，我的好傢伙，這是流浪者最好的工作呢。』他看見我決心不再繼續這種勾當，便說，『好吧，我們回客棧去吧：客棧離這裏不遠呢。』

我們不久就在客棧裏舒舒服服地休息着。當我喝過一杯好茶，坐着吸煙看報時，我對我所幹的勾當感到快活而不大感到慚愧；因為我正吃得飽飽地預備睡覺，而袋裏又有銅板可以買一頓早餐。所以當客棧中一個旅客問我唱歌求乞的成績好不好時，我說非常之好，沒有甚麼使人不快的地方。這旅客是個小販，他這時正在檢視他的貨品。他大約是在白天做生意時聽見我們唱歌，才這樣問起的。

翌晨早餐後，我的同伴提議再好好地做八小時工作，但我馬上打斷他的話說，這不是我本行的生意。客棧裏有幾個已婚和未婚的女人，大都是在做刺繡的東西出賣的。我這麼堅決地拒絕我的同伴的提議之後，他便走到廚房的另一邊，坐近這些女人。有一個女人似乎是磨刀匠的老婆；她有個七歲多的女孩子。這女人答覆我同伴的問話說，『好的，我讓這孩子陪你工作一天吧；瑪麗安跟歌巧去工作也不止一次了，她知道她應該做的事呢。』過了一會，我的同伴和這女人的孩子一道走出廚房。此後我常常看見他們一道出去工作。自命為真走江湖者的女人幾乎都願意出借她們的孩子去做這種工作；女人或孩子當然可以得到一部分的入息；所以如果有男人帶一個孩子出去工作，他不一定就是他們的父親。這些孩子很少受人家的虐待——除被迫漂泊流浪之外——反而常常給成人縱容壞了，尤其是那種很早表現狡詐性格（這種他們將來事業所必需的性格使他們的父母深感榮幸）的孩子。

在這裏聚集着的是一夥多麼快樂的叫化子啊！他們看來多麼忙啊，又在做東西出賣，又在洗滌縫補衣服！有兩三個叫化子正裸着上身坐在那裏等襯衫乾呢。

社會上有一句普通很流行的話，就是『醜陋的流浪者』，或『和流浪者一樣醜陋』；這句話在道德觀念上雖則可以應用於流浪者，但除了一些大城的流浪者之外，這句話往往是不大真確的。有一種流浪者在各貧民工廠間漂泊着；這種人因為每晚須遵守清潔的規則，所以是和一些屋裏有浴室而不常用的人一樣的乾淨，而且常常是更乾淨的。另一種流浪者自負為好叫化子，看不起貧民工廠，可是他們知道乾淨的外表是事業成功的要素。因此，隨便那一個人走進普通的客棧時，都可以馬上看見流浪者對於這方面的努力。樣子頂不乾淨的流浪者常常是最誠實而最高尚的，因為他沒有向人求乞衣食的勇氣，也不情願走進貧民工廠之門。這句話說起來似乎很可怪。可是我的確常常觀察到這種情形；如果有一個衣服襤褸，外表醜陋的流浪者，和一個外表比較乾淨的流浪者，兩個人都來對我

說，他在六個月前有一個很好的家：我是比較相信前者的話的。一個有過好家庭，受僕役服侍過的人，到一旦須自理洗滌縫補諸事時，便會把自己弄得醜態不堪；他從前的地位越高，這時便越會墮落到很低的社會層去。

在旅行時要找同伴不是很困難的事。上面所說的那個小販問我是否要到科芬德里（Coventry）去，又問我是否打算在路上做生意。我答道，我也許會這樣做，可是不能十分確定——同時我自己知道大約是不會這樣做的。他說，『那麼，跟我來吧，你想做生意就做吧；可是我預先告訴你，歌丐在這條路上不大有利可圖。』我們立刻啓程；我在路上把一切都告訴了他——我第一次唱歌求乞的經驗和我對這種工作的嫌惡，我的貨品怎樣給雨水弄壞，我因為沒有貨品，而且又沒有錢再去購貨，結果不能體體面面做個小販過活。他說，『你當然有一張小販執照的？』我說有的，又說我到現在還不會靠它賺過一個辨士。

我們這樣蹣跚前進，且走且談，後來到達一個小村。那小販突然停下來問我

願不願幫他做一點小生意。我因為袋裏只有兩辨士半，知道須想想辦法，所以便答應他的請求。於是他由貨包裹取出兩紮花邊，柔皮，和羊毛布，一面交給我，一面對我說，『你在鄉村這邊工作，我到那邊工作。』我走過幾家，才有上前敲門的勇氣；但我看見他從容不迫，若無其事地按戶去做生意，便也鼓起勇氣來，學他的榜樣；據我看來，我的成績比他還要好呢。這給我很大的鼓勵，所以不久我走遍各家後，反以無處可做買賣爲憾了。可是我不忍耐對待他做完生意，却由第一家再做起買賣來。後來我們向科芬德里漫步而去，當晚抵達目的地。

我們在科芬德里合力工作四五天，結果我賺了九先令和幾個辨士。這小販要到柏明翰去找他一個多年未見的兄弟，和他住兩三星期。在我們離開科芬德里之前，他勸我購辦值三先令的貨物；他說，『別讓一天虛度，不做一些生意，即使一點點生意也是好的；而且別讓底貨少下去。』當我們到達柏明翰時，他介紹一間客棧給我住宿，才和我作別，臨行時希望我們後會有期。



我找到宿處之後，第一件事照常是詢問公共圖書館的地址。我看見這圖書館很合我的胃口，因為它有許多種報章雜誌，而且設備週至，使閱書者甚感舒服。我在這裏流連着，把做買賣的念頭拋到九霄雲外，一直到第三天，把最後三個銅板花在一頓餐食上，才如夢初醒地感到處境的尷尬。我決定在柏明翰的近郊做一兩個月的叫賣生意，這麼一來，我便可以把晚間的時光消磨在圖書館裏。然而我的性情顯然是不宜於此種買賣的。我的確缺少那種叫賣生意所必需的耐性。因為常人家表示不願買東西時，我不極口稱讚貨品的便宜，反而愕然無語地走到第二家去。不錯，這種買賣的成功失敗全靠一張嘴，事情竟是這麼簡單的。一個身軀壯大的人如果鼓其三寸不爛之舌，囉嗦不休，一定能夠使那些淡然走過沉默的盲巧的人們，大發慈心，慷慨解囊的。當然，這種靠着幾條便宜花邊和幾盒普通挑針或扣針的叫賣生意，終究僅是求乞的別名而已；人家知道了這種情形，於我們是有利的，因為他們常常付給貨價而不取貨物。他們知道這些東西在店裏賣得便

宜得多。爲免掉欺詐買賣的醜名起見，一個人是應該敘述一些生活困苦的話的。除答覆人家的直接問話之外，我覺得這種話很難說出口來；人家表示不願買東西之後，常常把雙手插在袋裏站在一邊，預備一聽見訴苦的話就解囊相助。有許多次當我走離人們的家門時，他們又叫我回去，給我物質上的援助：這種情形常常使我相信，他們是在等候貧窮的苦訴，以增強他們的惻隱之心的。這無疑地也是一種可以度日的生活方式，只要一個人情願終日按街按戶去跑，訴說不休；當他買賣不成功時，乞憐求助好了。我做了兩個多鐘頭的生意，只收入九辨士，而且這幾乎都是純利。我看到區區這點小款，才覺得我過去錯認大城爲流浪者的財源；我現在知道小鎮和鄉村終究較願意——如果不是較有能力的話——援助我。因此，我不回到城裏來，反而向華立克（Warwick）的大路走去，打算到該鎮去使用我的舌頭。我抱着這種決心，不知道走到多少房屋門口去。可是，唉，我雖然走過許多市鎮，却沒有人聽見我的聲音。

## 第二十四章 每况愈下

我在往華立克的路上遇到一個歌丐，兩個人結伴向那古鎮走去，我們一到那裏，便馬上尋找客棧。我們不久尋到一間，可是那老板娘——一個骨瘦如柴，衣衫不整的高大女人——很嚴峻地望着我的同伴說，『我不要歌丐住我的客棧；』這使我很驚奇。我那時當然不知道我後來聽到的話。在從事各種職業的流浪者之中，我相信歌丐最受人類的厭惡，他普通是一個喝酒放蕩的傢伙，一個咒罵不離口的人，一個跟人家吵架不休的人。那些比較守規蹈矩的旅客也討厭他，因為他在客棧裏的態度比老板還要安閒自在。我常常聽見旅行家談到英國北部有一個鄉村，歌丐不敢進去，不敢經過，也不敢過夜；許多旅客每以國裏此種鄉村不多為憾。據說幾年前這鄉村遇到一次大颶風，屋頂不翼而飛，教堂鐘樓也被吹倒，居

民死傷甚衆。在這天災來臨的晚上，恰巧有兩個不幸的歌巧到村中的客棧住宿，他們翌日在街上高歌求乞。那些居民不知怎樣以爲這兩個可憐蟲和颶風有關係，便把他們趕出村外，痛打一頓，幾乎打死，自從那時以後，那村鎮就再沒有歌巧和颶風的踪跡了。甚至在大城鎮裏，這些人常常很難尋到宿處的。我當時還不知道這種情形，否則我一定不希望和這種被討厭的人結伴旅行。

第二間客棧准許我們進去，可是甚至在這裏，那老板娘也似乎顯着一種後悔的樣子；因爲她一語不發地跟我們走進廚房，兩手插在腰間，很嚴峻地望着我的歌巧，眼睛似乎在說，『如果你要在這裏吵鬧，請你趁我在監視你的時候，馬上實行吧，我的好歌巧，這樣我們不久就可以見個高低了。』我們靜悄悄地坐下來，那老板娘以爲她的態度已經發生相當的效力，便離開廚房，臨行時還把視線向我的歌巧直射一下；我的同伴爲竭力掩蓋他的不安的態度起見，正在大吸烟斗，幾乎給烟哽塞得透不過氣來。

房間裏有十幾個人，有的正在預備翌日的工作，很是忙碌。有兩個正在忙於製造假花；有一個正在用銅絲扭成烤麵包的長叉，托盤器，和吊花盆的東西，另外兩人是做破布和骨頭生意的，因為我初次進來時曾看見他們在後天井裏檢察他們的貨物。有一人是小販，因為他身邊有一包貨物；他不時把目光轉移到貨物上去，似乎不大信任週遭的旅客。有一人是音樂家，因為有一個普通的錫哨子在他的衣袋裏伸出頭來。

我望着右邊一個人，心裏想道，『啊，這個是這羣人中唯有的高尚工人。』此人穿了一條鼯鼠皮做的乾淨褲子，一件粗呢外衣，頸上圍着一條乾淨的大圍巾。在我的視線未離他的身上時，他已經注意到我；他問我道，『你是歌丐嗎？』我答道，『不，我是小販。』『呵，』他說，『你進來時，我沒看見你帶貨物包。』唉！我那少量的貨物是可以全放進衣袋裏的。我答道，『是的，我平常帶在身邊的貨物不多。』『我曉得你是不會多帶貨物的，』他望着我的腿說，

『你只帶一本聖經就夠了，你帶一本聖經就可以過很舒服的生活了。』我離倫敦時，恰巧會放兩本書在衣袋裏；可是到現在我還不大有機會去讀它們。一本是聖經，另一本是賤價的，紙面小版本的華士華茲詩集。所以，我一聽見這人提起聖經，便很想知道一個人帶這麼一本書，怎樣能夠過活。我想探知他的見解，就對他說，『我想帶着聖經是沒有甚麼錢可賺的，』『爲甚麼沒有呢？』他反問道。『如果你手中拿着一個木梳，一把剪刀，和一些鏈環和鈕釦，那麼你的聖經便可以維持生活了。但是帶着一些花邊和挑針是不能得到很大的利益的。』他繼續下去說，『至於我，我是很率直的，我乾乾脆脆，爽爽快快地去求乞，手裏不帶甚麼東西。那歌丐——我本來以爲你和他結伴旅行，我很喜歡你不跟他在一起。——帶着那破爛的舊手搖琴，很辛苦的到處流浪；他的生活比我更舒服麼？我天天總叫化得到四辨士做宿費，我總得到充足的食物；我夜裏上床時總是半醉的，因爲我天天有酒可喝。』我很想知道這人叫化的方法，很想聽見他對人家所訴說

的話，所以便對他說，如果他不反對，我第二天願和他結伴到斯特拉福（Stratford）去，因為我在往倫敦之前，也打算到該鎮去。他似乎十分贊成我的提議。

翌晨，我們吃過早飯後啓程。當我們剛走出客棧時，我就看見這人非常敏捷地在各店舖間跳出跳進，樣子倒好像顧客，而不像叫化子；可是不知道他的成績如何。他進去和出來的時候，似乎都露着笑容；他這麼一直地工作着，到走過了商業區才停止活動。他不把他的工作成績告訴我；他祇很慷慨地請我吃烟。我們把烟草放在烟斗裏，可是當我剛要劃火柴時，我的同伴阻住我說，『等我們走過那個牧師再吃烟吧。』我向街上望過去，看見一個牧師大踏步地疾行前來，手裏拿着一本祈禱文。當這穿黑衣的人離我們三四尺遠時，我的同伴開始用一種很莊重的聲調對他說話，在興奮中叫他做『牧師大人』。這位穿黑衣的先生似乎早已預料到這類的行動，因為他絕不向左右張望，只管用更大的速度向前走去，我的同伴看見情形如此，便用一種揶揄的聲音嚷道，『走吧，老朋友，祈禱的時候不

「要忘記我啊。」

當我們再向前走時，他笑得前仰後合。他說，「不錯，我發見那些手中帶着聖經或祈禱文的人總是苛刻不仁的。我很少向他們乞得甚麼東西，可是我很喜歡煩擾他們。如果這個人手中帶着一瓶啤酒，我至少可以聽到一句慇懃有禮的答覆。」這位牧師的冷淡態度，和我同伴在這方面的一般經驗，使我大覺驚異；因為這人外表上的確有一種上等誠實工人的樣子；他穿着很好的衣服，身體乾淨，而且確也沒有忘記理髮匠。

我的同伴一遇到行人就開口求乞，我看他有許多次是成功的。有時行人們停步傾聽這個模樣高尙的傢伙訴苦，後悔身邊沒有帶銅板。有一次，我們看見一個人下車在檢視他的腳踏車，大約是發生了甚麼障礙吧。我們站在這人的跟前，我的同伴用一種雄糾糾的聲音，很坦白地向他們求助。那位先生開始囁囁着，支吾着說，他很覺抱憾，因為他這時剛巧不能——「朋友，『我的大胆』的同伴用一種嚴



峻莊重的聲音，打斷他的話說，把一隻有力的手放在那人的肩膀上；「朋友，你面前有兩個走到山窮水盡之境的人，他們必須立刻得到救濟啦。」我們正站在這人的去路，他要逃走一定會撞倒我們。他顯然是很恐怕的，因為他先望望我們的臉孔，接着向前後望望，後來取出一個值六辨士的銅幣，對我們說，他相信這筆小款於我們一定有點用處的。我們接過錢來，才走到一邊，讓他上車而去，他不敢坐失良機，立刻一溜烟地逃了。這種行為很像強盜打劫，可是我却比較喜歡這種直截了當的獨立的做生意方法，而不喜歡搖尾乞憐的苦訴（不管苦訴的話多麼真實），這是很奇怪的。

我們現在正走進亞馬河上的斯特拉福鎮，我的同伴正告訴我在普通客棧裏的行為應當如何。他說，「這是鎮上唯一的客棧，而那老板娘的性情是很古怪的。我們的樣子也許會引起她的不滿，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我們只得走幾英里路。到另一鎮去了。她在客棧的隔鄰開了一間商店；如果陌生的旅客不明白這

種情形，在投宿的時候帶着別處買來的麵包，茶葉，白糖，肉等類，這古怪的老人家便不願讓他們寄宿，因此他們常常須在深夜走到另一鎮去。『他繼續下去說，『從前有一個旅客在她的店裏買了半磅醃牛肉；他買過後以爲分量太輕。所以當他對面的酒館去喝啤酒時，他請酒館的老板把牛肉秤一秤，結果發見輕了二盎司。這旅客當晚一聲不響地回客棧去睡覺，可是到了第二天，他却很直率地向她說了一大堆話，同時提出酒館的老板做證人。自從那時以後，到過酒館的旅客便不准在她的客棧裏過宿。她如果看見旅客白天到這間酒館去，那晚便不許他們投宿。如果他們在付過房金後踏進酒館之門，那麼，她就乾乾脆脆把房金退還給他們，一句話也不說。』

我們的外表的確是相當高尚的，因爲這老板娘收了我們的房金之後，便讓我們走進廚房，不再詳細審視我們，不過她仍然緊緊跟着我們到廚房去，站了幾分鐘，注視我們的行動。如果我們有一個拋一根火柴在地板上，或坐得太近火爐，

或埋怨廚房裏只有兩個缺口的破茶壺，而靜候泡茶的十個旅客等得太辛苦；或埋怨廚房裏只有三隻茶杯和一個破了一半的殘月般的盤子——如果我們說出了一句怨言。她一定會不加警告地，把我們的房金退還，而我們在這鎮上將找不到第二間合我們經濟狀況的客棧了。可是我們幸虧很知道她老人家的性情，循規蹈矩地不給她一點吹毛求疵的機會。

吃過茶後，我獨自個兒在鎮上閒蕩；當我在這可愛迷人的地方徘徊時，很強烈的意志再度佔據着我的心。我想到目的未達，不禁憤恨填胸，因為比較地說起來，我這時是不名一錢的。我已經漂泊了兩個月，在這期間內絕不能把我的思想集中在任何高尚的題材上，終日只為房金和兩三個銅板的餐費奔波勞碌。我這時確已積蓄了三鎊多——未曾動用過的進款——，可是以這種速度而論，我永遠不能達到我的目的。現在已是十一月，我突然發見一個漫漫的長冬在我的跟前；我在想像中看見我被白雪困在遙遠的小村裏饑餓着，或在空曠的荒地上給雨雹無情

地襲擊着。我在這些景象的旁邊放着我的理想：我坐在一間有溫暖舒適的爐火的小房間，給四週的書籍包圍着。這種對比使我的心裏很感不快。

翌晨當我的同伴尚未出現時，我已經起身啓程了。在三四天後，我又回到倫敦的近郊，繞着該城旅行；我有時走到離市中心十英里的地方，有時走到二十英里遠；可是我沒有勇氣走得更近些，也沒有勇氣和它遠別。我無論運氣好不好，總想法子避開貧民工廠；如果有必要的話，我決心整夜步行，不願在這種地方投宿。我每天總用一個鐘頭的時間，不擇手段地去叫化；這有時是在上午，有時是在下午，但常常在晚間。時候一到，我總在大路上攔住行人，大胆地走到人家的大門口，到花園，馬廐，或店舖裏去找人家談話，同時拿着一束花邊在他們的眼前揮揚着。我在這個鐘頭內，似乎給一種像漂泊猶太人的宿命論所驅使，爲了須做一些違背意志的事而受咒詛。當這一陣瘋狂的衝動過去了之後——我普通總乞得到一兩先令的——，人們的行動便沒有受我騷擾之虞，因爲我在心滿意足之

中，知道又是一夜不必進貧民工廠了。

在十二月初旬的一天早上，我決定步行回家去過聖誕節。我是不大喜歡這個新念頭的，因為我在過去始終把有希望的信息寄給家人；他們雖則知道我已經離開倫敦，可是絕對不曉得我現在的情況。在這些強烈的衝動下，我照例是用驚人的速度前進，不上一星期，已經走到威爾士的邊境了。我走完大部分的旅程，在離故鄉二三十英里時，才後悔不該這麼急急回家；於是我便天天在威爾士的山上漂泊，後來尋路到斯溫西（Swansea）去。我開始作他處的漫遊，沒有在該鎮久留；到聖誕節的前兩天，我走到離家二十七英里的一個小鎮。我當晚在該處過夜，翌晨清早啓程回家。雖則我只有一腿，而且山路崎嶇不平，我却保持着一點鐘三英里的速度，沿途不會停下來休息，在九個鐘頭內走完全程，黃昏後到家。

我現在已經流浪了三個多月，覺得如果辦得到的話，應該休息一會，我到底爲甚麼作這種旅行呢？我爲了甚麼這樣吃苦呢？我打算把我份下的幾鎊入款取

出，在一兩星期內回倫敦去，再開始那種毫無成功希望的著作事業。我將再靠一點小進款過活了。三星期的舒服生活，使我的健康大爲增進，精神又由消沉衰頹的境地中恢復過來。使我覺得悲哀的，不是我在這四個月內沒有練習寫作，而是我爲環境所迫，不會有讀書的機會，因此我不敢冀望將來有著作的能力。一個天必須工作的窮人，晚上還可以在家裏過着安靜的時刻，有朋友可以借書給他，也有圖書館可以借書；然而漂泊者有甚麼特別的權利呢？

我覺得健康已經恢復，便把份下應得的進款取出，回倫敦去。

## 第二十五章 佃舍裏的人物

是的，我回倫敦了；當我離開倫敦時，我多麼厭惡那些常到的地方，可是現在我却在預想着重臨舊地的快樂了，這種心情的改變使我驚異。然而現在這感覺似乎是很自然的；我喜歡看見熟識的臉孔，雖則它們給酒弄得赤紅，雖則它們生着瘡瘡；我喜歡聽見熟識的聲音，不管它們的言語多麼離奇。所以，在回倫敦的第一晚，我居然舒舒服服地坐在救世軍宿舍裏，好像還不會在那邊過夜似的。

當我告訴你們這種情形時，你們不會覺得奇怪吧。我尋找那坎拿大老朋友，結果看不見他的影兒。有許多人認出我，和我談話，其中有一個賣玩具的小販很想知道我到過甚麼地方。我看見他疑心我會被捕入獄，便把我漂泊的經歷說給他聽，後來問起那坎拿大的去向。他不知道這人的踪跡，可是他對我說，魚販「克倫

『業』，——我的另一相識——住在個舍；他無疑地很喜歡晤見我，因為他在我遠行的期間，曾到過救世軍宿舍來問我的踪跡。我當然不想在救世軍宿舍裏住得很久，所以我馬上啓程往個舍去找『克綸業』；我在那裏尋到他。

個舍對收留陌生的旅客非常謹慎，因此在這一類的客棧中，它是比較使人喜歡的地方。我得到『克綸業』的介紹，毫無困難地在這裏投宿了。這個綽號『克綸業』(Cronje)——非洲布爾將軍——譯者註)的人，曾居住澳洲多年，有許多奇聞逸事可說。他是個短小精悍的人，外貌很像猶太人，但却有光潔赤紅的皮膚。而且始終快活地笑着。他的習慣很乾淨，對較窮的旅客非常大量，所以大家都歡喜他。有許多人當他是個說謊者；可是沒有反駁他，因為沒有人能說得過他。據說他少年時有非常洪大的聲音，後來因為做拍賣生意，喉嚨壞了。以盪槳者而言，他在澳洲馬藍比齊河(Murrumbidgee)上未曾遇過敵手；他也曾在大庭廣衆之間，打敗瓦嘉瓦嘉(Wagga Wagga)的彈子錦標保持者。當他看見一個人



由食物裏檢出一根頭髮時，他大聲宣告吞食頭髮的危險。他說他的朋友澳洲士金納——這人會打敗歐洲一切最佳的擊劍家——怎樣吞了一根頭髮，後來這頭髮在他的肚子裏生根發芽，長大起來，把他弄死，連手術也來不及施行，又有一次，克綸業聽見人家提起兩個著名歌唱家的名字——一個唱次中音，一個唱低音——爲聳動聽聞起見，便說，這是個很希奇的事件，那唱次中音者起初以唱低音聞名，那唱低音者起初以唱次中音聞名，兩人在著名之後，聲音才變了樣。

這是一間多麼奇怪的客棧啊，裏頭全是些希奇古怪的角色。有些人已經在這裏住了十五年到二十年。『晒乾草者』喬治也在這裏住，他在這裏已經有一些時候了；因爲他說，他自從第一次到此處後，就常常由這間客棧出發去晒乾草；而且天天是徒步往返，不坐火車，公共汽車，或其他車輛的。

『救世』奇米也在這裏；他爲人極易受情感的激動，許多人以爲他是應當進救世軍去服務的；他真的加入救世軍，着起紅寬緊布衣來。後來這可憐的傢伙變

得非常容易受情感的激動，也許受那種動人的音樂，和軍中人員隨時隨地的『哈利路耶』讚美上帝的歡呼所影響吧；他屢次的大笑，熱情的泣哭，和忽立忽跪的動作，引起聽衆的微笑和譏諷，結果他不但沒有升級，而且不能保其兵卒的地位，終於被救世軍辭退。他甚至到今天還不知道他被辭退的原因。他這時已經很癡狂，在但舍的廚房裏大笑着，跳舞着，唱歌着。我想像得到血紅旗幟的飄揚下和嘹亮音樂聲中的行軍，給他的腦筋一種甚麼影響。他的古怪的行爲甚至到現在還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當日的情形如何，不想可知。

我不久就知道各人的名字，所謂名字，就是他們的綽號，他們多數喜歡人家知道的名字。天天早晨聽着『魚目胖子』和約翰在吃早餐時，把英國上議院解散，是很有趣的；——約翰的肺病已經達到第三期，可是這可憐的傢伙還是喜歡發脾氣。這個貴族機關在這種激烈的謾罵排斥下被廢除之後，依然還存在着，真是使人驚奇的事。最奇怪的是這兩個傢伙在白天很少話說；如果有一個起身比另一個

早些，他總背着爐火，一語不發地站着，或靜悄悄地在廚房裏往返踱着方步，等候他的朋友。當一個看見另一個在預備早餐時，他便也馬上學他的榜樣；到一切都預備好了的時候，兩個人就面對着面同桌坐下。大家到這時候還未曾說過話，一直到各人把糖放進茶裏，把茶味調好，才開口發表言論。有一個突然來了一句『上議院那些討厭的懶鬼，那些可惡的說謊者真是該死！』另一個就馬上響應道，『把他們一網打盡！』此後便是一陣頂惡毒的咒罵，和一些可博福克斯（Guy Fawkes——十六世紀英國的大陰謀家——譯者註）歡心的大胆而殘酷的陰謀。

布朗也在這裏，他永遠在驚訝中過日子。他對印刷的東西很少信仰；每個鐘頭總有一些事情發生，使他——依他自己的講法——『不知道應該相信或不應該相信。』他以為世俗人也代表一種宗教的派別，可是在他看來，一切宗教都沒有絲毫的分別。在牧師和副牧師之間，他看得出的唯一異點：就是前者的身體，比後者較肥大，而且有個較紅的鼻頭。布朗是個樸實而慈心的人，他說我們都是

女人生的；我們生了以後都會死亡；我看見一個人飛黃騰達之後，一敗塗地，心裏生出無限的憐憫和悲哀；我們得面着一個殘酷的事實——雖則這是幾乎令人難於相信的——就是一個人的事業常常給他的親戚弄得一敗塗地；布朗說他會親眼看見過這種情形。

『賭鬼』佛勒也在這裏，和『紅鼻蘇格第』在翻閱日報。他們兩人不幸都患近視的毛病，而且更不幸的是兩人只有一副眼鏡。這時『蘇格第』正在用那副眼鏡，那紅鼻的傢伙突然看見一匹馬的名字。他得意地嚷道，『在這裏了！這匹馬一定可以奪到錦標。』『在那裏？』他的賭伴一邊問道，一邊取過眼鏡來架在自己的鼻梁上。『現在我怎能指給你看呢？』那紅鼻的賭鬼氣憤憤地問道，『你難道沒戴眼鏡嗎？』後來大家把事情談判到雙方同意，於是佛勒便去找他的朋友『揚基』借六辨士，打算去買這匹馬的票子。可是『揚基』很無禮地叫他的朋友滾開。那賭鬼因此整晚覺得快快不樂；不幸他想買的馬第二天果然得到勝利。他

如果買到馬票，這時便可以以十先令在袋裏了。過後另一匹馬奪到香檳了；不名一錢的佛勒又說他想買這匹馬。他要把贏到的十先令去買這匹馬，現在便可以有五金鎊在袋裏了。「真的，」那賭鬼指着他的朋友「楊基」說，「那個傢伙害我失掉了許多金鎊。」

賣蒼蠅紙的可憐的老「蘇格第」皮爾也在這裏；他整天在騷擾廚房裏的人，因為那裏蒼蠅太少，好像這是旅客們的錯似的。他說，「我們近年來的夏天真怪，和我少時的夏天不同；因為蒼蠅現在差不多看不見了。」

擦靴工人「跛腳」也住在這裏，在對面的角落有個和他搶生意的同行。他的確是任何客棧中頂不乾淨的人，可是他的收入很好，常常吃醉了酒，租輛汽車回客棧來，使較窮的旅客大為轟動。和他競爭的另一個擦靴工人生意比較清淡；有一個旅客說，他是可以少做一點生意的，因為他的母親開了一間生意興隆的貓肉舖。當我由這兩個競爭的擦靴工人近旁走過時，我常常覺得不明白，為甚麼那些

天天在他們之間走過的千千萬萬行人，不會給他們互相對射的毒恨視線所灼傷。

『愛爾蘭』梯姆也在這裏；他是個短小精悍的人，很會說諷刺的話。他是個給新機器趕走了的落伍的印刷工人。如果你不願受廚房裏的人們底譏笑，你在發表意見的時候，應當用嚴峻的目光直望着這人，從容不迫地開口。他總坐在同一隻檯子桌邊，同一個座位上，如果座位沒有給人家佔去的話。他那隻檯子給人家叫做國會議事廳，因為那邊天天在他的領導下，舉行了多次的辯論。他總在批判政治家，雖則他難得稱讚人家，可是我須代他說句好話：他有拍人家馬屁的機會時，總是不會失之交臂的。我相信梯姆對那樸實，古怪，而易生衝動的蒲柏是有點友情的；他儘管蔑視和反對蒲柏，可是蒲柏絕對不敢報復。蒲柏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一個有強烈想像力的夢想者。梯姆最得意的玩意兒，是以『常識』為藉口，把這夢想者趕回日常現實的困苦生活中。

蒲柏的心中充滿着大自然的異象，對人類建造穿山鐵路和跨河橋梁等事業非

常歎服，對萬物早期進化的情形深感興趣。他是一個頂聰明的談話者，讀起來非常活潑生動。他是人家很好的伴侶，可是當他過着單獨的生活時，他自己是不大舒服的；我發見這種情形，頗覺失望。我自己有個小房間，不幸住在隔壁房間的人就是蒲柏。他五分鐘前也許正在廚房裏大笑，或快快活活地在誦讀一齣將上演的戲劇或啞劇的美妙內容，或用嚴肅的態度在讚歎甚麼新的發現，可是當他一踏進自己靜寂的房間時，他便給惡魔纏住了。人們對罵時所用的醜態言語我是聽慣了的，可是他那種直接褻瀆上帝的大胆態度，真使我笑也不敢笑，真使我是吃驚，雖則我不是基督教徒。這個對環境感到失望的聰明才子——一個天才，如果世界有過天才的話——天天晚上在他的理想裏沉溺了一會之後，便坐在床上，想把自己扼死；接着他就用被頭蒙住臉孔，想把自己悶死，結果總嗚咽了一陣完事。當他在這種可憐的境地裏時，當他變成這樣實的，衝動的，孩子氣的人時，我真想站在他的那邊，去望着被污辱的上帝，因為我對他生出很大的憐憫啊。

這裏還有許多不久便和我混熟了的人物——例如「少校」，「澳洲」皮兒，「苦命鬼」，「炭渣」，和「勢利鬼」。『勢利鬼』常常入獄，因為他太喜歡人家袋裏的東西，有人問他爲甚麼好久不見，他總說他去看他的弟弟。此外還有許多著名的人物。

『鐵匠』也在這裏。他每次看見我預備外出，總以爲我一定要去求乞；他說他相信那些太太們會對我大發善心的。我感謝他的好意之後，他便對我說，他打算到得特福（Deptford）去叫化，他說他已讓這區域休息得很久了。

『小醉』蒲柏，『醉鬼台夫』，和『私生子湯姆』都在這裏；這三個身材細小的傢伙喝麥酒的度量倒非常之大。他們都很恬靜，至少不妨礙他人的行動，他們也不會打擾在房間裏的我。打擾這客棧裏的靜默空氣的倒是外頭而不是裏頭的東西，貓兒在白天是最馴良的動物，可是一到夜間，便全都在惡魔的旗幟下胡鬧了；它們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便開始喧鬧起來。然而，常常吵得我睡不



着的也許是個女人。她住在隣街，每夜總在近天亮的時候，喝得酩酊大醉回家，一邊唱歌，一邊咒罵，素來住在薩得克附近的「小丑」——一個衰弱的肺病患者——很容易地辨出凱利太太的聲音。所以我每次問起吵鬧的來源時，人家總提出凱利太太的名字。凱利太太是不以單獨一次的打架為滿足的；她不時煽動一番大騷擾。有一天，英國皇族駕臨薩得克鎮，在這值得紀念的日子裏，夜間吵得人家不睡着的也是這位太太，警察對她始終抱着容忍寬大的態度，尤其是這一次。

普通總是住在私人住宅的人，埋怨下等客棧的旅客太過喧譁吵鬧的；然而這間可容近兩百旅客的客棧却管理得和大公館——住着一個小家庭和十幾個僕役的大公館——一樣的靜。廚房裏的喧鬧聲每夜總要到十二點鐘才停止；可是這並不打擾在客棧別處的旅客的清夢，客棧裏不常聽得見很大的聲響；但夜間聽見男女的打罵聲和孩子的呼喊聲却是常有的事。這種聲響在星期六夜和星期日一定可以聽到。有個星期六晚上，我因為預備第二天讀書，很早便上床，可是這些殘忍可

怖的呼喊弄得我不能思索，不能入睡，也不能靜靜地躺着，結果只得起床回廚房去。當我走進廚房時，我看見三四十個人聚在那裏，多數已經喝得相當的醉了，但好像都不會跟人家吵架的樣子。我在那裏坐了不久，便給他們包圍了；我慚慚地坐着，不敢自由地呼吸，深恐吸進他們口裏和衣服上發出來的酒氣。我和這些不可救藥的傢伙感情頗好，所以不斷地受他們好意的請求，和他們握手。後來我沒有回房去，反而離開客棧，走進一間酒館——三個月中第一次入酒館。『私生子』湯姆和另一個相識的魚販也在那裏。『陪我喝一杯酒吧，』他說，『我常常想請你喝酒，可是以為你是絕對戒酒者，會拒絕我的邀請。』我有點悲哀地說，『湯姆，一個住在普通客棧的絕對戒酒者，是應該受人輕蔑的，因為他對他的環境似乎感到滿足。』我伴着『私生子』湯姆和他的朋友喝了許多杯強烈的酒，那夜剛過十二點鐘便回客棧，呼呼入睡了，翌晨有些旅客正在談論午夜後所聽見的哀喊聲，我不禁讚頌酒精的力量，使我聽不到這種聲響。

我始終覺得不明白，這些人爲甚麼這麼尊敬我，和我往來時爲甚麼這麼有禮貌，因爲我所做的事情都可以引起他們的厭惡。我掛了一個白領；他們一看見白領，就會以爲你故意自命爲他們的上司，要和他們挑戰。除有打架力量的旅客之外，客棧裏如果有人敢取出牙刷來，他很少不受大家的譏笑的。真的，布朗會問我刷淨牙齒有甚麼實在的利益；他說他聽過許多不同的意見，結果不知道應該相信甚麼；他說他常常注意我在刷牙，很不明白這奇怪的習慣。他們都恨那個『花花公子』，因爲他在一個生意興隆的報攤上做買賣，一星期賺一鎊多，同時又得到一筆豐富的恩俸；他們都以爲他住在普通客棧是可羞的事情。此人很有跟我要好的傾向，這使我甚感不安；他對我指出那些欠他錢的旅客，毫無顧忌地大聲罵他們做下等流氓和無情義的惡漢，後來當我聽見這種話時，我不得不替他們說些好話，因爲我怕失掉他們對我的感情，而且我又是個絕對戒酒者，這是頂壞的罪狀。雖然如此，我相信我不會結過冤仇，我敢說佃舍的旅客們只用慈愛和慫恿對對我。

## 第二十六章 雨和窮

那些把全部服裝帶在身上的人，最大的仇敵是雨。當陽光高照的時候，他是滿不在乎的；可是如果他在太陽西墜後，被雨淋得像落湯雞那樣，他就真可憐了。他和處境較佳的人們不同，他就是全身濕透也不怕生起病來，可是他不喜歡那種發着抖而不能溫暖的討厭感覺。這種不安定的感覺，常常因為囋囋的飢腸，而弄得更加難堪。事實上飽滿的肚皮是防寒的利器，在這種情形之下，風雨是否透過他的衣服，是無關緊要的。水手在提防天邊黑雲，或天文學家在尋覓宇宙間的新星的時候，也不像這個無家可歸的人提防雨水那麼熱切。為逃避將降的洪流起見，他跑進公共圖書館去，因為這是唯一不要錢的蔽護所；他在裏面坐了幾個鐘頭，視若無覩地直望着翻開的書本的一頁，他沒有讀一個字，而且也不想讀，

如果他不能立刻找到座位，他便站在報紙架前假裝閱報，表演着直立熟睡的驚人絕技，一方面騙管理員，另一方面騙那些等着要看那份報紙的體面紳士，這種絕技要學上手是不大容易的，因為睡覺的時候很難節制深長的呼吸和點頭打盹，也無辦法防止頭顱和報紙架接吻；可是他終於獲得成功了，他睡得香香地站在那裏，顯然是全神貫注於一段最饒趣味的新聞上。他的技術的純熟可由另一件事得到證明；他有一次站在一面昂貴的大玻璃店窗前，欣賞一個麵包師的藝術，不知不覺地睡着了；可是他却能夠像大理石像那樣，一動也不動地屹立在那裏。無家可歸的人必須永遠記住一件事：就是他雖則坐在木椅上和石欄杆上，在大庭廣眾之間吃東西，穿着襤褸的衣服，可是他無論如何不該睡覺。睡覺僅是那些勞作的人和有钱偷閒的人的特殊權利。警察知道沒有流浪者在他巡邏的區域內睡覺，才敢偷偷打一回小盹。高尚的家長如果知道有個流浪者在他的門前睡覺，怎能高枕無憂，安然入夢呢？如果『需要』為『發明』之母，那麼睡眠於人類一定是必需

的，否則流浪者根據其多次的實驗，必是提出反證的第一人。關於最下等的人們的話，就說到這裏爲止吧。

然而另外有一些夜間有宿處的人，不願蒙上無家可歸之名。這些人住在普通客棧裏，有個睡覺的地方和吃得一飽的食物，已經覺得心滿意足。這些人多數在戶外謀生，收入甚少，難得儲積兩天的糧食。所以當陰雨的早晨來臨，可憐的傢伙囊空如洗地跳下床時，你便看得見他的臉上露着嚴肅的表情；因爲他不能讓他的貨物給雨水弄壞，而且縱使貨物沒有弄壞，誰願意當傻瓜停步在雨中買東西？雨水會弄壞他的紙製玩具，記事冊，花邊，或領鈕，老實說，他在陰雨的期間等於沒有職業。那報販可以不管風霜雨雪，擺起他的報攤來，以淋濕的身體去換到一天的糧食。他有時幸虧把報攤擺近可避風雨的地方；但有時他的報攤恰巧是在一個貴族俱樂部或旅館的門口，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只好站着受罪，縱使惡魔在後窮追，也是萬不敢逃進人家的大門的。

此外，還有那個爽直的叫化子，他不以賣物爲藉口，却大胆向人家求乞食宿之資。他在雨天須乘着驟雨方息的時候，突然衝到附近的街上去搜尋東西；可是近普通客棧的街道總是貧窮的，無利可圖的，而最肥沃的草地却是近郊或市外。惡劣的氣候雖則不利於叫化子，可是，在那些住在遙遠區域的家主看來，當然是一種幸福，因爲他們可以免掉人家的騷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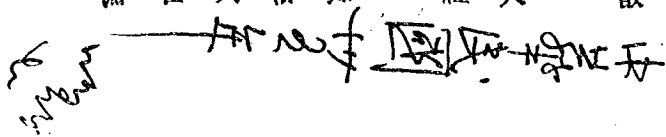
此外，更有趕市的小商人，他們在多數人還在熟睡的清晨，工作了兩三個鐘頭。這些人在上午八九點鐘已經做完一天的工作，帶着一身的濕衣服回家去了。他們常常沒有衣服可換，所以往往有兩個人站在同一堆火邊，一個在烘乾他的濕襪子，另一個在烘他的乾麵包；濕襪子和乾麵包幾乎友愛到互相擁抱起來。

在這麼一個雨天裏，一個人可以看見許多在最窮的社會裏才有的慈善行爲；在這種社會中，不足自給的人在賙濟一無所有的人。一個人在市場裏賺了十八個辨士回來，費四辨士做房金，買了一些食物，另外替一個朋友付房金，又請另一

個朋友同享盛肴，最後還把僅有的一個銅板賙濟人家。那個前一天多賺點錢的人便到處施捨，直到他自己也不名一錢才罷休。因此，你看見旅客們早晨露着鬱悶憂慮的面容，到中午多半已經付好房金，在那裏燒東西吃了。一切憂慮都消散了。他們在吹口笛，唱歌，或互相嘲笑。

在這兩天裏，他們像囚犯般被關在屋裏，沒有閒錢可以到啤酒店去淨一大白，於是他們便利用這些時間去洗補衣服，修補靴鞋，燒蔬菜。這是燒愛爾蘭紅燒牛肉青菜湯和美味肉湯的日子。

在這麼一個雨天裏，廚房有人滿之患，可是不幸我正揀好這天煎麵餅。我知這道這種罕有的實驗一定能引起一陣不必要的轟動，所以我便躲在一個幽暗的角落裏，依前日另一旅客所用的方法，靜悄悄偷偷摸摸地把麵粉製成麵團。我自從那天起，身邊就已經帶着麵粉，可是從來沒有嘗試的勇氣。這時已經有三四個人站在爐邊，另一些人閒暇無事地在廚房裏踱來踱去。我已經製好半面盆的麵團，預備





煎成一大條又厚又粗的麵餅。可是我有甚麼方法可以把它放進那油煎鍋，而不引起人家的注意呢？我用一個碟子覆在面盆上，把油煎鍋放在爐子上，鍋裏放好牛油，靜候機會。我事前已經預備了一個大盤子。最後我的機會來了，因為有兩個燒東西的旅客正在激烈爭論應該用冷水或開水燒椰菜的問題，其他的人也參加辯論。於是我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時候，把麵團放進油煎鍋裏，趕快用那個大盤子蓋上。到此刻一切都算十分順利：現在唯一的難關是把麵粉翻過來；因為煎好之後，我就可以把油煎鍋和裏頭的東西，全部搬到那個幽暗的角落去吃；到這時候，雖則人家看得見我在吃東西，他們可猜不到我所吃的是甚麼。五分鐘過去了，麵餅的一邊無疑地已經煎熟。爭論還是非常激烈，因為雙方的主張都很堅決，參加辯論的人幾乎都舉出他的母親或姊妹做權威者，只有一個很驕傲地提出澳洲金鑽裏一個法國廚子的經驗，來做證據。良機不可交臂失之。我偷偷地向四週望了一下，拿一隻我正在洗的襪子包住鍋柄，把熱烘烘的油煎鍋取起來，趕快

將鍋中的麪餅向空中一拋，巧妙地把未煎的一面翻放在鍋底，上邊蓋好大盤子——全部手續我相信是在十秒鐘內完成的。難關已經渡過，使我心中如釋重負。我走回那幽暗的角落去休息，坐在那邊靜等，打算在五分鐘內取出麪餅來。

大約過了三分鐘，我突然聽見一個人大聲喊道，『誰的麪餅在爐子上燒焦呢？』我多麼恨那個人啊：他總是在廚房裏嚷道，『誰的紅燒牛肉青菜湯在這裏沸溢出來啊？』或『誰在這爐子上燒茶啊？』這個人似乎永遠在管人家的事情。我覺得不值得答他的話，去引動大家的注意，所以我連忙一語不發地衝到爐邊。唉！這傻子以爲我不是那個麪餅的主人，也不看看我正在三步做兩步地趕過去，居然又用更響的聲音，再喊一次，看來似乎極不耐煩——『這是誰的麪餅啊？』我聽見第二次的呼喊當然是很惱怒的。這時廚房裏的旅客沒有看見或聽見麪餅的主人出來答應，便都用憤然的聲音叫道，『誰的麪餅在爐子上燒焦呢？』這更使我憤火中燒，再也耐捺不住。我說，『麪餅是我的，怎麼啦？幹嗎這麼大驚小怪

起來？這是我破題兒第一遭試煎的麵餅；我的天！如果煎麵餅就得引起一陣騷擾，那麼我也不敢再嘗試了。」可是當我在說話的時候，另一個聲音氣憤憤地叫道，「這是誰的麵餅？」我又聽見人家這樣喊，血管裏的血液都凝結起來了。這是女人的聲音，是客棧老板娘的聲音；我這時才知道發生了比麵餅燒焦更嚴重的事情——我把她的油煎鍋燒壞了。如果我想遲遲不去取回麵餅，我也應該趕快去救救油煎鍋才對。我馬上向她道歉，可是我同時向那好管閒事的傢伙望了一眼，弄得他以後再也不敢過問我的事情。客棧裏有的是這一類的事情，當時使人很發惱，過後回想起來倒很有趣。

## 第二十七章 泡影

那個舍是由一對愛爾蘭夫妻掌管的。他的慷慨的心腸使他永遠成爲窮光蛋，因爲他常常資助旅客的宿費；可是那些旅客有時竟忘恩負義，以怨報德，真是憾事。她倒比較謹慎，可是碰到值得援助的窮人，也會表現着和藹慈愛，樂善好施的精神的。

關於我在文藝上的志向，我始終守着秘密，只給「克綸業」一個人知道；他是個可以信任的人，無論消息好壞，他總是以同情的態度，傾耳細聽的。

我在這裏約莫住了十二個月，有一天突然心血來潮，決定寄一些作品給一個文人，徵詢他的意見。過了幾天，我便接到覆信；他說他的工作太忙，沒有開工夫批評我的著作，只得把原件退回，無緣拜讀，抱歉得很。我雖則大失所望，

可是並不覺得怫然不樂，因為我知道在他那種地位的人，一定沒有甚麼閒工夫，而且無疑地常常受這類信件의 煩擾。可是原稿寄回時已經弄得一塌糊塗，大約是給郵差亂放亂拋的吧，因為遞到佃舍時，郵件的包皮已經破碎不堪了。當我由佃舍老板的手中，接到這包破爛的東西時，我知道我小心保守着的秘密，現在已經洩露，可是我並沒有當場供認一切，因為我想他是會先開口盤問的。果然不出所料；翌晨他問我前一天所收的包裹是不是稿件，我便和盤托出，將一切都告訴了他。結果他勸我把作品寄給一個書店老板；如果那位先生以為該書有出版的價值，他——佃舍老板——相信那許多和佃舍董事有關係的富翁，一定可以幫我一點忙的。我聽完這話，便後悔不會自動地把秘密告訴他，因為我常常看見那些富翁到佃舍裏來，似乎是在調查有沒有甚麼值得幫助的人。

我在這種黃金色的希望中，又開始工作起來，不到一月的工夫，稿子已經弄好，寄給一個書店老板了。過了幾天，那位先生寫信告訴我，他認為該書有

文藝價值，又說出版費共須三十金鎊。這間書店頗爲著名，佃舍老板曉得有這麼一間歷史悠久的高尙書店願意出版我的著作，頗覺滿意。我自己應做的工作已經順利地做完，所以衷心也覺得十分快樂。我欣然把書店的信和附來的幾個詩集樣本交給佃舍老板；我絕對相信這個人的好心腸和勢力，因此心中極爲寬慰，舒舒服服地在虛幻的樂境裏過日子。我絲毫不曾懷疑他的善良的心腸，可是他對自己那種說動慈善家來援助旅客的力量，的確估量過高。

幾個星期過去了，我居然得不到一點令人奮發的消息。人家絕口不提到我的事情，我便只好坐在焦煤爐火邊度生活了。我每天上午總在外挨過兩三個鐘頭，然後於中午時分回佃舍來，常常未到中午就回來了，絕望地在爐火邊一直坐了十一二個鐘頭，才到房裏就寢。這是一種多麼艱難窮困的日子啊；那充滿着五六十人的污濁氣息和焦煤烟的廚房，把一個人的氣力侵蝕淨盡，一個人如果不跟環境苦鬥着，是不容易清醒的。這種環境甚至弄得那貓兒也懶洋洋地不替嬉戲；那小

畜牲吸飽了煤烟，四脚伸得挺直，絲毫不怕人家的腳踏到它的身上。有時當我想寫一點東西，企圖把散漫的心思集中起來時，我得裝睡，使這些慈悲心腸的傢伙不至常常向我表示敬意，煩擾我。這種假睡往往變成真睡。當我醒轉來時，我想到時間的浪費，不覺悔恨交集；因為我夜間睡眠的時間已經超過我身體所需的休息，現在白天又睡，真是把光陰浪費得太可惜了。那爐火對我們有一種奇特的影響。在上午，我們不情願離開它，一由外頭回來，便又都立刻擠在爐邊。甚至圖書雜誌也不能吸引我在圖書館裏逗留一個鐘頭。廚房的檯邊有一個座位，據說是『死人的座位』。這座位距離那個永遠塞滿焦煤的大爐火不過兩碼。在這座位上坐得久些，是沒有清醒的可能的。一個人如果在漫長的冬季期間，天天坐在這裏，到了第二年春天，當然很少有再活下去的希望。有個印刷工人，情形確是如此。他一星期不幸只能得到三天的工作，而他所賺的錢又足維持他的生活，所以，在無所事事的四天裏，他總坐在這個座位上，有時吃東西，有時看書，可是

睡覺的時候頂多。在那年冬天還沒有完全過去時，他已經奄奄待斃，給人扛出去了。有些寄宿在這裏的旅客說，他們就是在馬路上，也看得出那一個陌生人患着這種焦煤熱病。

幾個星期過去了，幾個月也過去了，可是我還沒有接到一點關於我的書的消息。我終於確知佃舍老板的計劃已經失敗。我努力避開他，不願和他見面，因為我開頭就很信任他；現在雙方的確都覺得很不好意思，而我心裏却很同情他所處的境地。當他走近我時，我覺得非常不自在，我想他看見我時，也不會覺得怎樣坦然的吧。

春天終於來到人間；我便也逃開客棧的爐火，到那比較清潔的陽光下去。我在外邊的時間一天長過一天，弄到後來我開始有點後悔晚間又須回客棧去。在這個溫暖的季節裏，大自然的喜悅和生意開始充滿着我，使我獲得它的力量。在這麼一個明朗晴好的清晨，我正在房中對鏡打領帶——鏡和床便是房間裏的全部傢



具。我對鏡望了一會，突然在鬢邊發見一根白髮。我覺得像我這樣年紀的人，是不會有白頭髮的，以爲一定是鏡子在作怪，便把它移到光線較佳的地方去照；可是一點也沒有錯，這裏確有一根雪白的頭髮。是的，我恨恨地想道，這便是等候人家實踐諾言的結果了；你自己如果不起來奮鬥一下，便永遠沒有上進的希望。我一邊想到這根白髮，一邊走出客棧，心裏打量着自救的辦法。就在這天早上，我突然想到一個非常簡單，合理，而且容易實現的計劃；這麼簡單容易的計劃，在過去居然完全沒有想到，真使我有點奇怪。我每星期既然有八先令的入款；那麼，我爲甚麼不可以預先借四五十鎊呢？縱使利息高些也沒關係。我的心中又是充滿着希望和快樂了，因爲我想不到有甚麼東西可以阻礙這個計劃。我並不是每星期領到八先令，而是每過五星期才做一次支取兩鎊的。每星期我匯兩先令回家，餘下的款子便是我在節儉中的生活費了。我在下一個星期，便可以領到五星期的入款。所以我馬上準備回家一次。當我接到這筆錢時，我決定趕快使這些計

劃實現，因為我覺得如果再在這種絕望的環境裏住上一兩年，一定會變成一個滿頭白髮的人。這筆款子終於在星期六晚匯來了；我已經把一切都準備好，當晚便啓程往巴丁頓車站。臨行的時候，我對佃舍老板說，我打算回家一星期，如果我在家裏逗留過一星期的時間，我就會把房金寄給他。我在胡思亂想中抵家。

我在下星期一跑去找我老祖母的律師，告訴他說，我想做點生意，需四五十鎊的資本，問他用那一種辦法借錢頂好。他以為這個借款的計劃不至遇到甚麼阻礙，可是他極力勸我不要這樣做；他說，『無論如何，你得跑去找你的保管人，問他能不能把這筆款子借給你，如果他覺得有甚麼不便當的地方，請你通知我！』我在半個鐘頭後便和我的保管人會面了。那位先生手中沒有現錢，可是他提出一個新計劃；如果我絕對依着這計劃去進行，我結果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

他說，『現在已是六月，如果你把款子攔到新年才做一次拿，那麼你就可以得到十金鎊，此外我答應再讓你預支二十金鎊，不算利息，使你得到整整三十金

鎊！』我在離倫敦的三星期前，恰巧曾把我一部原稿送交一間書店審查；據他們的估價，印二百五十冊需費十九金鎊。所以這時我知道三十金鎊已經足供一切開支而有餘。可是我此後六個月的生活要怎樣度過呢？我爲要達到這目的起見，決心作任何犧牲，於是便依照保管人所提的計劃辦理。我向他預支一鎊，打算馬上回倫敦，可是後來聽家人的勸告，再在家裏住三星期。三星期過後，我就啓程返倫敦，又住在客棧裏的老房間（我在離倫敦的期間，曾匯錢預付過房金）。我回個舍不到四天，已經差不多山窮水盡，身邊沒有甚麼錢了；我覺得沒有辦法，只好再去過半年的流浪生活了。

這一切行爲真是傻到極點！我爲甚麼不由家鄉開始旅行，反而花車錢回倫敦來呢？我爲甚麼預付三星期的房金，而僅僅回來住三天呢？唔，我心中有一種渺茫的希望，以爲客棧老板替我計劃的事情，也許會在六個月後大功告成啦。

我告訴客棧老板說，我要出去旅行一兩個月，可是我沒說出目的來，因爲我

現在決定單獨行事了。

『你永遠可以在我客棧裏找個住宿的地方，』他說；『你相信我的話好了。』

我知道這傢伙也感到失望，所以我竭力露着快活的樣子，和他告別。如果不是萬不得已的話，我決定不再踏進這個房子的門了。我這時袋裏只有兩先令和幾個銅板；做作家需別人幫助且不必說，做人也是需別人幫助的啊。

我又離開倫敦去流浪了，一點也不曉得前途將遭遇的艱苦。有個想頭使我甚為寬慰：我在今後三箇月中，不必花錢做宿費了；夜間雖冷，可是不至於凍死。無論後果如何，縱使這種困頓的生活會使我永遠失掉健康，我是決心要犧牲此後六箇月的光陰的。

## 第二十八章 再度流浪

我得到一個奇怪的經驗，這種經驗是沒有適當的名詞可以代表的；因為我在沒有求乞或做買賣的勇氣之下，居然依舊生活下去，不曾餓死。有時我的確窮到幾乎偷起東西來；可是週遭的環境沒有留下甚麼使我垂涎的東西，我於是得以保全清白。當我餓腸轆轤，睡眠不足，痛苦萬狀時，當我的現實環境日益黑暗時，藏在我心中的將來的希望却反而越加光明起來，因為閃爍的星辰所發射的光芒，是和夜的黑影互相調和的。

途上雖則有許多流浪者對我很客氣，想與我結伴同行，可是我始終是孑然一身旅行着，使我的夢想不至給陌生人的聲音打破。有些流浪者以爲我發瘋了，因爲我不能把我剛走過的村鎮的情形告訴他們。他們問我某鎮上貧民工廠的設備和

內容，可是我沒有到過那裏，所以一點也不知道。他們問我某鎮上頂好的客棧是那一家，可是我在戶外過宿，所以又是無話可答。他們問我那天走了多少路，我也不能馬上告訴他們；他們問我到甚麼地方去，我又不曉得。頂奇怪的事是：我沿途得到人家的幫助，可是不曾露過請求的目光，也不會開過口。當我要水喝時，人家常常給我熱茶或牛乳，隨後又送食物來。我開始覺得我這次的犧牲，簡直是短期的犧牲，花了一些無價值的時光，去享受長期的舒服生活；我祝福每個帶新日子來的清晨，敬拜每個結束一週光陰的星期夜。

我一鎮過一鎮，一郡過一郡地流浪着，在兩個月之內抵達得文郡（Devonshire），打算到普里穆斯（Plymouth）去。我覺得不斷受這些大商業中心所吸引，我想這大約是因為一個人非有目的不可吧；可是我總是過了不久，便餓着肚子離開它們了。我在吞奈士（Totnes）附近碰到一位騎馬的先生，因此我才沒有變成餓卒。這位先生勒住了馬，問我要到那裏去。當我說『普里穆斯』時，他

似乎非常驚奇，因為這裏距普里穆斯還有兩天的路程呢。

他向地上望一望說，『啊，唔，幸虧你有一腳不會覺得痠痛，否則走這麼遠的路還了得；這也許可以在途上幫你一點忙，』他一邊說，一邊放三個先令在我手掌裏。

由全段旅程看起來，我在得文郡時的生活的確較別郡爲佳，那邊的居民跟新大陸的居民一樣和善。雖然如此，我却在這郡裏得到最困苦的經驗，因為天氣不好，又很難找到隱蔽的地方。有一晚，我跑到田裏，採集了十幾捆小麥，開始建築一間小屋，在濕地上舖了一層乾草，四邊有遮風的牆壁，上頭有避雨露的屋頂，只留了一個小洞可以爬進去。我在裏頭舒舒服服地過了一會溫暖的生活，外邊又下起雨來。過了半個鐘頭，大滴的雨點已經由屋頂滲進來，不上一個鐘頭，這些雨點已經勢雄力厚，傾盆而下了。我這時沒有別的辦法，只好留在裏頭，因為天色已黑，找不到宿處了。雨一連不停地落了十個鐘頭，我已經全身濕透，跟

落湯雞一樣了——人們遇到幾陣驟雨後，往往說他們『全身濕透』，但跟我這時的情形比較起來，可說是言過其實。我認爲這是我人生旅途上所必經的千辛萬苦之一，所以並不覺得神志沮喪。翌晨我在戶外揀了一個幽靜的地方，躺下睡覺，等溫暖的炎陽把我的身體曬乾。我兩三次受了這種苦楚，可是過後並未病過。

我最痛苦的經歷是在鄰近的索美塞得郡(Somerset)裏；那時是九月底，我剛要重返倫敦來。可是這次使我勇氣全消的不是風吹雨打；也不是搖曳於枝極上的樹葉的沙沙聲，也不是衣服濕透的不舒服的感覺；也不是找不到可以蔽身的穀倉或空屋；而是一陣在殘酷的譏諷中發出來的又放肆又粗野的笑聲。我顯然是沿着一個大公園邊走着，因爲走了兩英里，居然還是前途茫茫，頗覺失望。後來我終於由樹林間看見遠遠有一片大農場，場裏的小麥，每三捆架在一處，跟平常那樣排列成行。如果這是路邊的一片空地，我一定會毫無躊躇地停下過夜，因爲我終自帶着潮濕而笨重的衣服走路，這時已經疲乏不堪。我在那裏停着步，不大願意



再繼續行程；然而同時又極不願橫過近前的小園，到那個農場去，因為我以為這小園也許是人家牧畜的地方，未得主人許可，擅自走過去，便是犯法的行爲。當我心中正在這樣猶豫不決時，我看見另一邊有一個小白門，門後有一條小路直通農場。這時已經暮色蒼茫，大地似乎過了一分鐘，便多蒙上一層黑影；我知道再過一刻鐘，就不容易看清房屋或穀倉的外形。於是，我鼓足勇氣。推開小門，趕快走過那條小路，到麥田去。我站在麥田裏等着，靜聽四週的聲響。我沒有聽見甚麼聲響，便拾起一捆小麥；當我剛要把它舖在地上時，我突然聽見一聲哄笑，由小路的方向飄過來。我立刻放下麥捆，把身子彎得很低，因為我相信一定是有人在小路上望見我，故意無情地大笑一陣，使我知道。我對此雖然認爲遺憾，知道那人一定會去告訴別人，大家跑來打擾我，跟我開玩笑；可是我已經決定若非萬不得已，當晚不再趕路，所以便恬然繼續把宿處弄好。當我剛再站直起來時，我又聽見幾聲譏刺的哄笑。無家可歸的人餐風宿雨，行色匆匆，是沒有迷信的閒

「夫的；他所怕的不是死人，而是活人。如果他倦然欲睡，他在地窖或地下貯藏室的黑暗中摸索，也是不以爲意的；如果他躺在墳墓上睡覺，給一個聲音叫醒：『喂，不要在這墳墓上睡覺，』他一定會馬上以爲是偷掘墳墓者或看墓人的聲音，絕對不會想到是墓中鬼魂在作祟的。所以，這聲音聽來雖則很奇怪可怖，然而我却絕對相信這是人聲。我又把身子移動一下，那陣哄笑聲便又發出來。這陣嘲弄我的聲音顯然是在我移動的時候才發出來，因爲當我站立不動時，一點聲息也沒有。我這時決定不鋪床了；我的心裏充滿着恐懼的感覺，於是便把我旅行所用的粗手杖拿起來，準備自衛，心中覺得隨時會有一個瘋子由樹叢下衝出來，三腳兩步跳到我的身旁。我的動作似乎引起一些歡笑聲，可是當我默然站着等待，不知如何是好時，笑聲又停止了。現在要休息無論如何是辦不到的了；我決心立刻離開那討厭的地方，便朝着那小門的方向走去。當我舉步前進時，笑聲又發出來了，這一次繼續得很久，好像是要乘這最後的機會，盡量嘲笑我的失敗似的。我

通過小門，走到大路上之後，固有的勇氣已經全部恢復；我狠狠地舉目四顧，希望看見甚麼村夫的背影，很迅速地黑暗中消失了去；可是我聽不見甚麼人聲，也沒看見大路上有人在奔跑，甚爲驚奇。我這時給迷信的觀念所征服，慌慌張張地拚命向前奔跑，常常回過頭來，看看有沒有甚麼東西在後面緊追。我上氣不接下氣地狂奔着，一直到走過一個鄉村才停步。後來我常常回到那夜的情景。也許有個愚鈍的農夫或農場工人走過該處，停在路邊笑一兩聲，這也不是甚麼奇怪的事，可是他無論如何是不會長留該處，再接再厲地用笑聲嘲弄我的。縱使他有勇氣這麼不斷地嘲笑人家，那麼在我走上大路時，他爲甚麼勇氣全消，逃得無影無踪，或藏匿在樹後呢？那聲音聽來好像是人聲，可是似乎又有點粗野不自然。我想了很久，只得到一個比較可能的結論，就是：那聲音是树上的鳥聲；這鳥是由人家屋裏逃出來的愛鳥，能模仿人聲。這個結論並不能使我完全滿意，因爲我怎麼也不相信鳥兒學人聲會學得這樣像。我那次一定是破題兒第一遭受迷信的

支配，否則我在旅行終日，精疲力竭時，該不會又跑了一夜的吧。

如果我晚上過宿的地方很近樹林，看見鳥兒在枝椏上跳來跳去，惶恐地叫個不休，使我知道我的宿處太近它的巢窩，我便會立刻遷移宿處，睡在很不舒服的地方也不要緊。可是同時如果有人在我的身旁走動，我却漠然不以爲意。

我在路上非至萬不得已，決不求乞，因爲我怕一個人一旦失掉羞恥之念，便會以求乞成功爲得意的事情，糊塗過日。有一次，我看見一對衣服華麗的男女，各推着一輛腳踏車走上山坡；那山坡非常傾斜，騎腳踏車走不過去。他們顯然是對情人，因爲他們慢吞吞地一邊推着車子走，一邊喁喁細談着；好像要乘這個還未到達山頂的時候，多談一些話似的。當我走近他們時，那位女人打開錢袋，拿一些東西交給她的同伴，同時朝着我的方向指一指。那位先生點點頭，立刻轉過身來向我望一望。這些人當然是不好意思先開口的，原因很簡單：因爲他們不知道這陌生人是個衣食不足的人，抑是隣村一個貧窮而自負的體面居民。我較喜

歡使他們得到後者這種印象，因為當我趕上他們時，我立刻加快步伐走過去，不久已經聽不見他們的談話聲。不，我永遠沒有做好叫化子的希望，因為這裏有些現錢，只要我開開口，或張眼望一望，便可以成爲我的財產。可是我不這麼做。我走到頗遠的地方，才回過頭來，看見那位女人很失望地把錢接回去，放進錢袋裏。她的同伴正在笑着，大約是安慰她說：我看來不需要人家幫助，否則一定會開口，而且我的家大約就在附近的地方。事實上我這時身邊一個銅板都沒有。

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一月又一月地過去，現在已是十月時分了。我在過去幾個月中，夜間到客棧租床睡覺，一星期至多一兩次，次數之多少完全視我的收入而定。現在天氣漸轉寒冷，便也開始覺得每夜非睡在床上不可了。我又回到史溫頓（Swindon）去，這裏是我的舊遊地，因為從前往得文郡時，曾經走過這地方。開頭三個月的犧牲已經過去，我並沒吃過甚麼大苦頭；可是此後的三個月，因為節季的關係，却得另想辦法了。夜間必須在戶內過宿！爲適應這

些嚴峻的要求起見，我必須找一些東西去售賣，賺一點錢做生活費。於是我把身邊僅餘的三個銅幣拿去買兩打花邊，再做一次沿街叫賣的小販。我在這鎮上叫賣花邊，生意興隆，使我驚奇不置；我想這大約是因爲鎮中居民多屬工人，很少外強中乾的小官僚和準貴族吧。那些領半薪的小官僚和好虛榮的準貴族，住不起皇族華廈附近的別墅，可是爲保持顏面起見，又非勉強這樣做不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自然沒有工夫過問別人的生活了。窮人則不然，他們有同情心，知道人類生活上需要甚麼東西。他們跟我做生意，常常是一語不發的。他們拿起一對花邊，給我一個銅板，然後在同情的微笑中關起門來。有些顧客也常常付了代價，可是不把這些無用的花邊取去。這些居民的慈善行爲使我感激零涕，不能自己，結果我常常在做了半個鐘頭生意，得到一天的生活費後，就自動停止買賣。我在這裏逗留了兩星期，天天有閒錢可以買半盎司的烟草和半辨士的烟紙。在這鎮上只有一件事情使我煩擾不安，就是客棧裏一個老叫化子的固執主張。這個人每晚

勸我到外邊去沿路求乞。他向我解釋說，一個人如果殘廢了，無論是失掉一臂，一手，或一腿，或盲目，或患癱瘓，或跛足，都可以在鎮上的公共地方求乞；他只須拿着一些火柴，花邊，或其他瑣碎便宜的東西，站着或坐着等候，便可以得到路人的施捨。這老人家不明白我爲甚麼不這樣做，因爲這種舉動無須口才——慘痛的展覽比苦口的哀求還要有效力——，況且冒充一下也很容易，身體強壯的男人弄弄這種花樣，也常常可以賺個一兩先令的。後來我很受這老人家的雄辯所感動，所以有一夜我居然離開客棧三次，決心要依他的提議沿路求乞，可是三次都沒有實行，廢然而返。最後那一次我確曾努力嘗試一下，可是我竟傻傻地揀了一個人家看不見的處所。

我在離開史溫頓之前，曾寫信給在坎拿大的一個朋友，請他從速匯一金鎊到倫敦來，答應翌年年初就還給他。我借了這一點錢，目的是要在十二月底得到兩星期的開工夫，可以把我的原稿整理完畢，以便開始我的文藝生意。現在已是十

月下旬，而這一鎊至速也要一個月才能匯到倫敦。我在史溫頓做小買賣成功之後，以為今後在膳宿方面，大約不至於再發生問題，所以我就販了一批花邊，離開該鎮，打算在倫敦附近各城鎮做買賣；要上倫敦的話，一天的工夫便夠。不幸我在離開史溫頓之後，竟到處失敗，這大部分的確是我自己的錯，不能歸咎人家，因為我很少開口向人兜賣花邊。

當我抵達梅且海（Maidenhead）時，我的錢只夠租一次床睡覺，買點乾麵包當晚餐和早餐，花邊已經快要賣完，身邊又沒有現錢添辦貨物。我在倫敦附近的城鎮往來流浪，一天有時賺到六辨士，有時多些，可是總不會賺上一先令；我得拿這筆小款去做膳宿費，偶爾也得添一兩打花邊。我在吉特福（Guildford）以犯罪的嫌疑被捕，單調的生活才發生一點變化。有個便衣警察剛巧在客棧的辦公處裏；當他看見我時，他請我跟他談幾句話，於是便帶我到天井裏去。他在一盞燈下停住了步，白袋裏拿出一些文件來讀，且讀且舉目向我端詳着。最後他



說，『不錯，你確是我正在尋找的人，因為你的模樣跟紙上所說的一般無二。』我答道，『我想這是捕捉人犯的案件了吧？』他說，『是的，你須跟我到警察局去。』

他在往警察的途上問我許多話：我的大衣在那裏呢，我的老婆又在那裏呢。前者已經和我告別數年，後者則我從來不曾有過；可是這個傢伙怎麼也不相信我的話。『你從甚麼地方來的呢？』他問道。我便說出一兩郡的名字。他全神貫注地傾聽着，然後問我會否到過這兩郡中的某鎮；我確會到過該鎮，就據實告訴他。不幸該鎮便是那犯人行兇的地方。這位偵探把我這句口供當做犯罪的證據，的確不很精明，因為那真正的犯人一定不承認會到過該鎮的。我的模樣確和他們所要捉的犯人相似，只有一個異點，就是那個正犯滿臉生着疱疹，而我沒有。他們在我臉上找不到疱疹，也找不到生過疱疹的痕跡。當然，他們在一個鐘頭中便釋放我了，讓我回客棧去過夜。

第二天我恰巧到多爾京 (Dorking) 去。當我在鎮上漫行時，我突然聽見後邊有急步聲，又聽見一個人喊道：『停步：我要捉你。』我轉過頭去，看見一個警察走近前來。這人馬上捉住我說，他幸虧在警察局的窗畔看見我走過；我的模樣跟他們所要緝拿的犯人一般無二。『爲哲爾鄧漢 (Cheltenham) 那件案的，』我加上一句說。『哈，』他露着得意的樣子說，『你知道好了。』我們默默不語地回警察局；當我遇見他的長官時，我質問道：『我不是每經過一鎮，就該被捕一次，敘述前一夜在吉特福的情形。他問我一兩句話，查驗我的小販執照，又把官廳的文件細讀一下，然後對我說，我可以自由行動，又說懂事的警察一定不會拘捕我。此後我不再受警察的騷擾，大約因爲正犯已經就擒了吧。』

## 第二十九章 一天的伴侶

在這些日子裏，我遇到許多奇怪的事情，尤其是碰到一位老人家的那一次。這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家站在一列小樹後向我打招呼；我朝那方向望過去，看見他正在用一支尾端彎曲的長手杖採黑莓，裝在一個錫罐裏。他說，「等一會，我也要到柏特福（Bedford）去呢。」我倒很願意等候他，因為我不熟識那一帶地方的情形，要知道那間客棧頂便宜，還得請教人家呢。我曉得像柏特福這麼大的城鎮，一定有幾家平常的客棧，而且也一定有一家比別的更好；乾淨的氈被或廚房的設備暫且不必提，老板娘和氣的微笑已是格外的殊遇了。

因此我便等候他，不上三分鐘的工夫，那老人家已經跑過來了。他對我第一句問話的答覆便使我失望，因為看來柏特福的客棧都是酒館，招待乞丐的客棧一

家也沒有。這真是一個令人失望的消息，因為在這種地方燒茶的客人，一定會受老板娘或老板的白眼，也許同時受到兩人的白眼都說不定。這種地方是專賣現成的啤酒的，燒茶，烹飪，或甚至洗滌襯衫的設備，自然非常簡陋；像我這麼窮苦的叫化子，要乞到充足的膳宿費已經很不容易，跑到這種有誘人的啤酒的地方，當然會覺得萬分難堪了。

我說，『像柏特福這麼大的城鎮，至少應該有一家招待流浪者的客棧啊。』他答道，『我已經在那城鎮裏流浪了三十多年，倒不會聽見過有這種地方。你可以去請教人家，有這種好消息我也很想知道的，』他因為我懷疑他的話，不禁用諷刺的語氣說。『鎮上頂好的兩家酒館是「蒲特」和「利克」，可是前者是專門招待女賓的地方，所以我想後者較合我們的需要。你在路上要做生意嗎？』他問道。『今天不做生意，』我答道，『因為我有錢可以付房金，此外還有幾個銅幣可買食物呢。』他說，『好吧，我們結伴旅行吧；如果我在路上做點生意，』

也不至妨害你的行動；而且，我們在天黑之前，還有充分的時間，可以慢慢走到酒館的。」我贊成他的提議，兩人便高高興興地緩步前進了。

我們現在正走下一個斜坡；我的旅伴看見一個人推着一輛腳踏車，迎面而來，連忙走過去，把那罐黑莓放在那位紳士的鼻頭下。「不要，」那個人很粗暴地說，「你難道以為我要帶這些東西走嗎？這裏有個銅板，你拿去吧。」我想道，這個傢伙如果不用一點心思，揀一些較像樣的顧客做生意，他的黑莓一定賣不出去的。

不久我們碰到一位女人和一位紳士，兩人衣服都麗，顯然是有錢的人家。我的旅伴舉手觸觸帽緣，向這兩個男女行禮，馬上把他那罐黑莓，舉到離他們眼睛不過幾寸的地方，同時使盡他的策略，去勸誘他們購買。不出我的意料，他終於失敗了，可是他還亦步亦趨地跟他們走了幾碼路，後來那位紳士趕快由袋裏取出一個六辨士的銀幣，才把他打發走了。

後來他又在路上攔住幾個人做買賣；我的旅伴雖則沒把他的易壞的貨物賣出去，可是人家都給他一些銅板。有一次我想他的神經一定是有點反常，因為他做出很奇怪的舉動。他看見一些高尙的仕女坐上一部汽車，便趕快朝那方向衝過去。他剛跑到半路時，那些仕女已經坐定，而汽車也風馳電掣地開行了，所以他的話沒有人聽見。他看見這種情形，憤怒得雙唇發抖。

他一邊橫過馬路到一家麵包店去，一邊對我說，「等一會，我要拿這些黑莓去換饅頭。」我在店外等候不久，這奇怪的老人家已經走了出來，左手拿着四個饅頭，右手還拿着那罐黑莓。

我說，「如果你不找較適當的地方去做生意，你的貨物便賣不出去了。你瞧，那邊有一家出售水果和蔬菜的店舖；跑去試一試吧。」他露着牙齒笑道，「假如我把貨物賣出去，那末你叫我怎樣謀生呢？這些黑莓的市價差不多值一個小銅幣。」譯者按：等於一辨士的四分之一；要租一個床位過夜需十六個小銅幣，三

餐和一兩杯酒還得另想辦法呢。老實說，我今天的工作已經做完，所得的成績倒很令人滿意。」他且說且把那些黑莓倒進水溝裏，然後把那個燒茶用的錫罐放進一個特製的內衣袋去。我把他倒出來的黑莓端詳一下，便對他說，誰也不要買這種黑莓，因為這貨色差不多是頂壞的。他說，「拿好的貨色去賣倒很不上算，一賣就光怎麼辦呢？」我問他道，「可是節季過了又如何呢，因為你不能一年到頭採黑莓啊？」「呵，」他答道，「我有別種謀生的方法。如果我在酒館裏能吸引到一羣好的聽衆，我常常在十五分鐘內便可以賺得一天的膳宿費，另外還有幾杯酒好喝呢。」我問道，「甚麼，靠唱歌或跳舞嗎？」他說，「不是，是靠朗誦。你聽吧。」他於是開始背出一首長詩，一行一行地唸下去，到後來我幾乎有點怕他記不起來。他的記憶力多麼好啊！唸出幾百行的詩沒有間斷過。當他唸到最生動的地方時，他停下來現身說法，大顯其表演的才能。我知道他在這時候是沒注意到黑夜已經來臨，更忘記伯特福還在很遠的地方。他現在再也停不住了；詩一

首又一首地背誦出來，每次背誦之前，總先說出一些介紹詩中內容的話；這些介紹的話跟他的日常的言語大不相同，可見是他費過工夫特別記起來，以便在適當的聽衆之前背誦的。如果他在走了一天路，精疲力竭，而且滴酒未入口的時候，就已經這麼興高采烈，那麼，他給幾杯強麥酒刺激之後，又將如何熱狂呢？我想到這裏，便覺得不寒而慄。

我們現在剛走到距柏特福一英里的地方；我的同伴且走且唸，已經有一個鐘頭了。我無異在踽踽獨行，因為我已經把他忘掉了。他有時突然問我一句話，使我在大惑不解之中嚇了一跳。他一問完話，便又繼續背誦下去，甚至不停一停聽我的答覆，所以我不久知道他的話不必答覆，也就懶得開口了。

當我們走到柏特福的近郊時，路上的聲音漸漸嘈雜起來，我的同伴沒有辦法，只好把他的聲調提高；他一直背誦下去，後來四週的聲響過大，把他的聲音完全掩沒了。我這時已不知道他是否還在繼續其背誦的表演。過了五分鐘後，他



突然捏住我的肩膀，問我對那首詩感想如何。我說，「你的記憶力真好。」他答道，「啊，那不算甚麼一回事；我能夠一連幾天這樣唸給你聽，而且天天有新鮮的材料的。我們已經走到「科克」酒館了。我喜歡跟你結伴旅行；如果你明天又和我同路，我們再一塊兒走吧。不是人人都可以跟我結伴一連旅行兩天的。」我問他道，「你明天打算到那裏去？」他說，「到諾坦普吞（Northampton）去。」我答道，「唉，我的方向跟你完全不同，真可惜。」

我們這時已走進「科克」酒館，叫了兩杯麥酒，然後詢問旅客住宿的地方；老板通知我們說，房間很多，設備很好。如果旅客不叫麥酒喝，老板有時是不願出租床舖的，尤其在冬天住客常滿的時候。

我們走進廚房，看見裏頭已經坐着一些人，有的認識我的旅伴，開始和他打招呼。可是，怪得很，這個傢伙跟一個人同行時雖則那麼饒舌，跟許多人在一塊兒時倒反沒有甚麼話說，整天晚上兀是靜悄悄地坐在一個角落裏抽烟，舌頭，

眼睛，和耳朵都不理睬人家。我看見他在裝烟或敲去烟灰的時候，嘴唇動了一兩次；我想他也許正在背誦詩歌，訓練記憶力，預備翌日再找到一個像我這麼傻的旅伴時應用吧。因為這可憐的傢伙無疑地常常被人禁止背詩，常常被一些不耐煩和無同情心的旅伴所呵斥。我不會使一個眼色或用一句話使他感覺不快，可是跟他過一天的伴侶生活也儘夠了。

## 第三十章 紅運高照

墮落到最低地位的工人——甚至變成流浪者啦——有時也會成爲大批遺產的承繼人的：這不是甚麼希奇的事情；那些有遺產的人們常常因爲找不到其他的承繼人，或突然逝世，於是落魄的人居然有律師前來拜訪了。所以，在一個晴朗的早晨，當一輛馬軍停在一間啤酒店（同時也是流浪者的客棧）的門口，一位衣服都麗的紳士走進來，向老板詢問一個叫詹姆士麥克奎亞（James Macquire）的人時，老板馬上認定他是個在替主顧尋找承繼人的律師。老板說，「先生，我們沒有把旅客的姓名登記起來，可是現在有幾個在廚房裏，我可以替你問一問。名字叫做詹姆士麥克奎亞嗎？」他一聽見那位先生說聲「是的」，便即刻跑到旅客的廚房，站在門口，露着很體面的樣子，問房裏那一位先生姓麥克奎亞，名詹姆士

。有一個前一晚才來的瘦男子聽見老板的話，連忙站起身來，用一種驚訝的聲音說，『是我的名字。』『唔，』老板說，『有一位先生要見你；他是坐馬車來的；爲了你的緣故，我希望我的猜測沒有錯兒。』

這個叫做麥克奎亞的傢伙穿着一身襤褸的衣服，只有一件乾淨的白襯衫比較像個樣兒；他很悲哀地望望身上的衣服，然後望望老板。『請你叫那位先生等一會，』他一邊說，一邊走到自來水龍頭前，開始洗手洗面，然後很小心地把頭髮梳理一番。

當麥克奎亞走到酒吧間時，那位陌生的紳士正恬然坐在椅上，老板正在擦酒瓶，洗酒杯。『詹姆士麥克奎亞先生嗎？』那位紳士站起來，用很恭敬的態度向那衣服襤褸的人問道；這種態度頗能引起老板的注意。麥克奎亞露着相當的尊嚴答道，『那是我的名字。』『你認得多格里廳的腓力特里麥克奎亞先生嗎？』紳士問道。『我認得他，』那衣服襤褸的人說；他停了好一會，才用似乎很不願

意多說話的樣子加上這麼一句：「多格里廳的腓力特里麥克奎亞先生是我的叔父。」兩人又繼續問答了幾句。後來那紳士說，「夠了，謝謝你；請你下午七點鐘到『帝王岬』來找我好嗎？腓力特里麥克奎亞先生在幾星期前逝世之後，我就天天登報尋你了。早安，」他一邊說，一邊用非常恭敬的態度跟詹姆士麥克奎亞握手，似乎完全沒有注意到那人身上的襤褸衣服。這很能引起那個站在旁邊的老板的注意。

那衣服襤褸的傢伙一語不發地站在酒吧間，顯然墮入了沉思之中。那老板很有禮貌地問道，「您要喝甚麼？」「威士忌，」麥克奎亞用輕微無力的聲音答道。他一連喝了兩杯威士忌酒後，好像已經恢復了平靜的心境；他向老板說，「你大約曉得我現在一個銅板也沒有；請你借給我幾先令，就借個十先令吧；等我預支了兩百鎊時就可以還你。我無論向你借多少錢，都會給你一張收據；收據上雖然沒有提起利息的話，可是還你的錢一定比原款加倍，甚至多三倍呢；你相信我的

話好了，因為我是永遠不會忘掉人家的恩義的。」「你還是拿一鎊去吧，」老板說，「你要吃多少東西，老板娘當然會供給你的；還有，你要喝多少酒，也聽你便。」麥克奎亞用哽住的聲音說，「謝謝你，請你拿兩壺頂好的麥酒給廚房裏那些可憐的傢伙喝。」

當老板請那些窮旅客舉觴恭祝麥克奎亞的健康時，他們覺得多麼驚奇啊！他們一聽見他的好運氣，馬上不約而同地向他歡呼，向他慶賀。可是這麥克奎亞一躍而成要人時，在客棧裏跟旅客們週旋，態度倒很從容，好像素來就是要人似的：這真是夠奇怪了。

客棧裏這時剛巧住着兩個石匠。他們倆雖則是酒鬼，可是因為所承辦的工程不久就要完結，此後不知道須失業幾星期，所以他們已經勤勤勉勉地工作了一個多星期，不敢花天酒地，糊塗過日。他們倆剛在吃早餐，本來非常正經；不料一連喝了麥克奎亞幾杯酒，竟又糊塗起來，決定立刻停止工作，把他們倆所應得的

工資三鎊十先令全數領出來花用。麥克奎亞極口贊成他們的提議；他說，『你們的錢還沒花光時，我便有兩百鎊可以逍遙一下了。』這條議案通過時，老板也在場；他雖則一語不發，可是顯然是十分贊成的，因為他正笑得口也合不攏來呢。

不上半小時，麥克奎亞已經跟那兩個石匠到客棧的廚房裏來了，大家爭先熱後的喝啤酒，一杯又一杯喝個不停。開頭幾次，麥克奎亞是向他的兩個新朋友拿了錢去付啤酒賬的，可是據後來的情形看起來，他一定是索性把錢放進自己的袋裏，而把酒賬記在自己的賬上。然而，這個似乎很有商業才幹的麥克奎亞，到當天晚上却已經喝得爛醉，忘掉赴律師的約會了，據他自己的說法——『我的兩眼喝醉了，可是頭腦倒很清醒啦。』我們渡過一個多麼歡樂的晚上啊！全客棧裏的人就寢時，沒有一個不是酒醺醺地；那個衣服襤褸的傢伙弄得許多人都感激零涕，熱淚盈眶了，因為他使那兩個石匠大會其鈔，又使老板忙個不了，把一壺壺的酒送上來，而他的付賬法僅是喊出那個具有驚人魔力的名字——詹姆士麥克奎

亞——而已。

到第二天早晨，大家似乎漸漸覺得情形有點不對了。因為當麥克奎亞起身到廚房來時，有個石匠很鹵莽地問他打算幾時去找律師，這時老板也走進來；他雖則沒聽見石匠的話，可也是在問麥克奎亞打算幾時去找律師。『別吵我，』麥克奎亞說，『你們看見我現在情形怎樣了嗎，喝過酒後在發抖呢？』『我可以把你弄好，』老板且說且走出廚房到酒吧間去。

那兩個石匠要請他們的未來恩人喝杯啤酒，可是他拒絕了；他說他得先喝點水安安肚。我這時剛在吃早餐；麥克奎亞便對我說，『倒一小碟茶給我喝好嗎？』『好的，』我答應後就把茶倒在小碟中遞過去給他。『謝謝你，』他說，喝過茶後又接下去說，『那碟茶要我付一金鎊啦！』『胡說八道，那麼一點點茶是不值錢的，』我雖則這麼說，心裏委實很歡喜。他又問道，『你有煙草嗎？』有個石匠聽見這句話，怕麥克奎亞會答應多給我錢，便一躍而起，把他身邊的煙草拿



出來。麥克奎亞慢吞吞地說，「我並不是向你耍煙草，我是向這位先生要的。」這句話說得很得體，不至於開罪別人；他好像是說，他已經知道這石匠的心腸很好，可是他覺得應該試試我看，如果他發見我也是個慷慨大量的人，那麼他在得到遺產之後便不會忘掉我了。我覺得犧牲一筒煙並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就把整個煙袋交給他去用了。他在自己的煙斗上裝了一筒煙草之後，一邊向酒吧間走去，一邊很唐突地說，「朋友，請你記住，我欠你五鎊。」那石匠對我說，「他是個多麼好的傢伙啊；我們昨天不過幫他一點小忙，而他居然答應在第一次領到二百鎊時，先給我和我的同伴每人二十鎊，以後還要給更大的款子呢。」

這時郵差拿了一封寫交詹姆士麥克奎亞先生的信進來。如果老板或其他任何人在早晨的時候有點疑懼，現在這封信一到，甚麼疑懼的確早已完全消失了。麥克奎亞拆開信讀了一遍，然後交給老板看。這位衣服襤褸的先生滿面春風，覺得十分得意，雖則那不過是律師所寫的一封普通的短札，說他前一晚等不到麥克

奎亞，希望他翌日晚上踐約，屆時可以預支一些款子。麥克奎亞說，「那看來是正經事吧。」大家聽見這句話，一致表示同意，尤其是老板和那兩個石匠。

麥克奎亞對老板說，「你還是先借點錢給我吧。」老板問道，「幹嗎借錢？我早已對你說過，你要甚麼東西，我都可以給你。」麥克奎亞說，「借點錢玩玩吧了。我現在要到外邊去散散步，養養精神，預備處理要務。」老板說，「你穿這些破衣裳不好出去，你還是換上我的新衣吧。」

在十分鐘之內，那衣服襤褸的傢伙已經穿上老板的新衣，走進酒吧間來了。老板把櫃台裏的錢掃數拿出來借給他，總共大約有三十先令吧。麥克奎亞問道，「我欠你多少錢？」「啊，大約三鎊吧，」是老板的答覆。「就算五十鎊吧，」麥克奎亞嚷道；他喝過威士忌酒，便走出去，那兩個忠實的石匠亦步亦趨地緊跟在後頭。

過了半個鐘頭，那兩個石匠回來了。他們在市場上和麥克奎亞走失，以為他已經先返，便折回酒吧間等他。不錯。他們儘管等下去好了，因為麥克奎亞此後是不知去向的了；從今以後，這客棧再也看不到律師或綠衣人的蹤跡，這真使老板和那兩個石匠覺得又驚奇，又悔恨。

第三十一章 叫化門檻

花邊無疑地是小販的最佳貨物，因為十八辨士（有時還要少）的本錢就可以買到十二打；一對花邊可以賣一辨士；這麼一轉手，便可賺到六先令。況且他一方面以窮相動人哀憐，一方面又很狡猾地祇拿出兩三對花邊給顧客看，所以他另外還有一些無須本錢的收入。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的營業成績自然是很美滿的了。有時他確也會碰到一個精明的女主顧，硬要把他當商人看待，用三個半辨士買去他兩對花邊；無論他怎樣苦苦哀求，說膳宿費將發生問題，她總是充耳不聞，勝利地把花邊帶走了。然而，除了這種罕有的不如意事之外，他終究是會以十八辨士的本錢，賺到八九先令的；況且，此外還可以白吃很豐富的食物呢。不但如此，花邊質料很輕，攜帶便利，可以放在衣袋裏。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他

雖則在草地上打滾，或身上的衣服給雨弄濕，花邊依然可爲生活之資。老實說，如果花邊弄爛，金屬箍生鏽，他更有東西可以證明他整夜在外露宿，弄得全身潮濕；這種生活困頓的故事往往可以替代花邊去換銅板。

此種輕便多利的貨物雖則有這麼許多好處，可是有兩個人絕對不願帶這東西在身邊，更不願拿它去做假生意。這兩個人就是第二十三章中那個唱歌求乞的傢伙，與第二十四章中那個攔路強乞的傢伙。前者在街上唱讚美詩，靠聲音過活。職業唱歌家的報酬是依着聲音的洪亮悅耳而增高的；歌丐却完全相反，聲音越粗啞，越微弱，獲利越多。他用一條像粗銼的舌頭，把人們硬心腸的粗糙外表弄光滑了。他用一種像老母雞的聲音去生金雞蛋了。他用一種最高音，『反對中音，』和低音所合成的根本混雜音，使銅幣銀幣由樓上窗間掉下來，或由大門內滾出來，在他的腳邊發出鏗鏘的聲音。這麼說來，假使聲音很不重，那麼唱歌求乞的藝術在那裏呢？唱歌求乞的藝術就在讚美詩的選擇上；所選的讚美詩必須簡

單，悲惻動人，而且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歌丐祇須懂得簡單的曲調，唱出一些大家聽得懂的歌詞，也就夠了；技藝高超的歌丐常常故意省略曲調的一部分，以便停下來呼吸，及俯身收拾地上的銅板。他祇須唱出歌詞就夠了，聽衆自己是會創造詩中的情感的。例如，如果一個歌丐把一首無人不知的讚美詩，在十五年之中每天唱了五六十次，他當然是不能由歌詞中生出情感來的。如果你要求他再唱一遍，你當然應該答應多給他一點報酬，否則你就真是個極端不懂事的傢伙了。事實上這個人對唱歌真是倦厭極了；假使客棧裏舉行甚麼聯歡大會，不願唱歌的恐怕就是他一個人吧；他甚至喝醉了酒時也是不願唱歌的。不但如此，客棧裏恐怕也沒有人想請他唱歌，因為我們知道他是個靠唱歌過活的歌丐，喉音已經損壞，唱不出好東西來。歌丐自以為在乞丐業中地位頂高，因為他的貨物不會減少，而且又不必添貨。他的聲音僅是一種沒有重量的微弱的東西，聲調由他的喉嚨間發出來，絕不必去驚動睡在胸部深處的力量。歌丐雖則百般矯揉造作，可

是他唱出歌來是無須氣力的，他的臉孔不會因用勁過度而轉灰白或發紅的。

可是那攔路強乞的傢伙不但蔑視彈琴唱歌者和小販這一類的人物，而且甚至也看不起那些努力工作的歌丐。他說，『我不帶花邊，挑針，火柴或其他的東西在身邊；我也不在街上唱歌，去引動警察的注意。如果人家不在前門，我便跑到後門去找他們；歌丐的聲音也不能傳到後門的。我不願以值一個銅板的花邊，去換一個辨士——我是把辨士白白拿過來的。人家永不會誤認我是小販，因為我不帶貨物，只是直截了當地向他們要晚上的膳宿費。』

老實說，這些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法；每個人都覺得他自己的生活方法頂好，很怕再作其他的新實驗：這種心理對於叫化的職業頗有好處。歌丐有時因為警察巡查太嚴，警律太兇，不得不權且改途，攔路求乞，可是他對這種新活動往往三心兩意，不能勇往直前，結果毫無所得。他切望有機會可以跑進寧靜的小街，把他那些爛熟的讚美詩慢慢吞吞地唱出來。可是那個比較靜默的攔路強乞者所

處的環境最爲順利；商店，住家，公共機關，路人，甚麼都逃不出他的軟索硬要。他祇須留意工人模樣的路人，便不怕乞不到錢；他假裝失業工人，直截了當地到酒店去求乞，常常比那些以唱歌跳舞惹人注意的叫化子成績更好。人家聽見一個人在唱歌，或看見一個人拿着火柴或花邊走近來時，總是加緊步伐避開去的；可是攔路求乞的傢伙一出現便引起他們的注意了。

當我在牛津遇見長腿約翰時，我們會大談叫化職業上的種種優點。他看來是會販過花邊的；他也曾在街上唱讚美詩，在酒店裏唱歡樂的歌曲；他甚至會靠跳舞去求乞。他說，『可是，我終究覺得做攔路求乞者獲利較大，費力較少。』

在談話的時候，長腿約翰對我說，他也打算旅行到倫敦去，如果我贊成的話，我們第二天清晨便可以結伴啓程。他又用低聲向我耳語，使其他的旅客聽不到：『在我們途上，有一家至少可以給我們每人一先令。那家的主人是個富翁，從前曾經當過軍官。他假裝痛恨老軍人；當老軍人向他求乞時，他總要先把他們



辱罵一番，接着發口令叫他們表演軍操，又把他們辱罵一次，然後給他們每人兩先令。你會作軍操嗎？」我答道，「不會，我不會當過兵呢？」長腿約翰說，「那真可惜，因為這麼一來，我們每人白白失掉一先令了。可是，爲免得一無所得起見，我們還是不要說是老軍人，你我各乞到一先令也就夠了。」我們就這樣同意了。

不上兩個鐘頭，我們已經站在那位紳士的屋前了。我們大胆地穿過大門，循着車道走着，一直走到一所大住宅的門前。我們揷揷門鈴，不久便有一個僕人走來應門。我們問他主人在不在；他說，主人出去了，可是太太却在家。這當然沒有甚麼差別（許多流浪者都知道），不過假使我們是老軍人，太太不能以軍操試驗我們，恐怕至多只能給我們每人一先令吧。我的同伴知道女主人一定不會叫我們表演軍操，便以爲有機可乘；他覺得我們也許可以寫寫意意地拿到主人慣給老軍人的雙倍錢，而同時可以免掉被試驗或被盤問的危險——所以他突然決定要說

我們倆是老軍人。因爲他覺得這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計策。他這一轉念結果是弄巧成拙了，幾乎使我們吃了大虧。當女主人笑微微地站在門邊時，擔任發言人職務的長腿約翰便很坦白地敘述一段困苦的生活經歷，又說我們倆都會當過兵，在戰場上爲國家服務過。當他剛把『兵』一個字說出口時，我們立刻聽見後邊有一個人用威武的高聲喊道：『托槍！』我正把身體斜倚在一根粗手杖上，一聽見這個口令，身體突然失掉平衡，幾乎跌在地上。我們倆轉過頭去，看見一個軍人模樣的身材高大的紳士，用一對很銳利的眼睛在注視我們。他不待我們定一定神，已經又發出第二道命令了——『舉槍！』我們對這兩道命令都置若罔聞，沒有服從的表示。長腿約翰抹抹鼻涕，我拿着手杖從容不迫地站着不動，好像有猛狗要衝出來咬我們，或被捕入獄都不要緊似的。大家在令人不舒服的空氣中靜默了一會之後，那退職的軍官用很冷酷的態度望着我們說，『兩個老軍人！真的嗎？你們是兩個騙子和無賴！你們也許懂得這道命令吧！』——他用一種更響的聲音喊

道：『快步走！』長腿約翰和我雖則不是老軍人，可是的確懂得這個口令的，因為我們一聽見這喊聲，便立刻循着園中的車道大踏步走出來；那軍人模樣的紳士跟在我們的後邊。當我們走到大路時，他又發出一道命令——『立定！』可惜這又是一個我們聽不懂的口令。但是後來當他用較溫和的聲音把命令重複幾遍時，我們終於也服從了。他說，『你們倆不是老軍人，但也不一定是十足的無賴漢；我總要幫幫人家，不讓他們空手走開的。』他說完話便給我們每人一先令。長腿約翰的貪婪和愚笨幾乎弄得我們一無所得，失望而歸，多麼危險啊！

## 第三十二章 雨過天青

我跟長腿約翰等人一塊兒去叫化時，雖則偶然也有這種美滿的成績；可是當我獨自個兒去旅行時，我却常常覺得智窮才竭，想不出解決膳宿問題的辦法。我現在對這種由一鎮到一鎮的流浪生活，已經覺得非常厭倦；而且運氣和遭遇似乎也一天比一天不好。到十二月一日那天，我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的境地，於是便決定馬上進城，因為我曉得我的朋友已經匯了一金鎊在那裏等我。那天晚上，我又回到佃舍去了；那溫暖的焦煤爐火使人覺得多麼融和舒適啊！完全不像從前那樣弄得人們氣力全無，不想做事，只坐着空費光陰，奄奄待斃；也不像從前那樣弄得貓兒懶洋洋地不想嬉戲。是的，完全不像從前那樣；在這天晚上，我們和它是很好的朋友，大家坐在那邊，快快活活地談到就寢的時候。

我離開倫敦，雖然已有五個月之久，可是現在因為提早回城裏來，所以還得繼續度着窮困的生活。我知道我沒有勇氣在倫敦街上叫賣東西；而在明年正月以前，我每星期又得靠五先令過活了——膳宿費各需兩先令半。

我這時天天在盼望新年的來臨，頗覺心滿意足。我馬上開始整理我的著作，以便付印。我把原稿弄好之後，還得另外預備一份稿子交印刷所。在這時候，我又遇到一些障礙。倫敦南部拉謨伯司郡的一間圖書館，從前為謀閱覽者的便利起見，曾預備筆，墨，吸墨紙等文具，放在一張檯子上，可是現在這些文具已經收起來了。我沒有看見甚麼禁止閱覽的牌示，所以還以為只要我自己帶文具去，總可以佔據檯子的一隅寫點文章的。因此，我打算到這圖書館去寫一星期的稿子，不料我第一次進去，便給館中的職員趕出來。這使我憤恨填胸，決定改到另一間職員比較客氣的圖書館去工作；這間圖書館雖則設備不週，可是至少不干涉閱覽者的一舉一動，縱使我的工作在那邊需幾年才做得完，那也不要緊。這間圖書館

館址頗遠，往來不很便利，可是我終於在那裏把工作做完了。

新年到了：我現在可以隨己意做點事情，不必再靠人家了。如果我的計劃失敗，灰心失望的滋味只有我一個人嚐到；如果我的計劃成功，應該感謝的人也不外我自己。我在正月的第一星期裏接到那筆款子之後，便立刻跑去找印刷所的老板，請他代印二百五十部的詩集，印費共需十九鎊。以這筆款子做印刷費的確是不夠的，所以後來還免不了接受人家好意的幫忙（開頭還失望過幾次啦）。這印刷所的老板先把我的原稿交給一位有經驗的校稿者去審查校正；這位先生讀到我的稿子，一會兒覺得莫名其妙，一會兒覺得興趣濃厚，着實費了許多校正的工夫。我這部詩集裏一首以『山邊公園』為題的詩，最後兩行完全是他作的，思想是他的，表現的字句也是他的。我現在特地提起這一點，因為有兩三位讀者寫信給我，說他們喜歡這首詩，其中有一位且以為最後那兩行最好；所以我乘這機會說明一下，以免良心感到不安。一切都平順，沒有甚麼可以使我埋怨不平的事，

因爲印刷者和校正者都不怕麻煩地費了很大的心思，把我的作品改得更爲精彩。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自然以爲人家如果對這部詩集感覺興趣，一定是對作品本身，而不是對作家的人品地位；爲了這個緣故，我也就坦然寫出『佃舍』——一間普通客棧——做我的著作的出版處兼發行所了。我覺得人家一定會淡然以爲『佃舍』是一個他們不會聽過的小印刷所或小書店。他們一定會寫信到這裏來定購書籍，就這樣跟我做起買賣來。在三月的第一個星期，我接到第一部印好的詩集了。

印刷所的老板已經把三十幾部詩集分寄各報館；我這時正在等候各方的反響。後來我居然看到兩篇很短的評論，登在北方的報紙上：一份蘇格蘭的報紙說，這些詩的韻脚既不複雜，又不別出心裁；一份約克郡的報紙說，這些詩的韻脚既不複雜，又不別出心裁；一份蘇格蘭的報紙說，這部作品的技巧是很完美的，但不是靈感的結晶。這使我非常失望；當我想到有些無力助我的人（例如印刷所的老板），也在自告奮勇，爲我奔走的時候，我尤其感到失

望。我雖則還相信這部作品裏有一些好東西，可是到這時也開始覺得一定有很重大的缺點，使人家無法加以批評。當我看不到其他的評論時，這個想頭尤其根深蒂固，牢不可破。

一星期又一星期地過去了；我在失望中已經失掉意志的統制力，開始又喝起酒來，最後袋裏只賸十先令，而下次的進款還須等七個月後才領得到。我起初很想把這部著作燒燬，把鎖在我房裏的兩百多本詩集全數燒燬；然後重整旗鼓，聚精會神地再寫新的作品，到下次進款到期時，再設法付印。我是個很容易受情感衝動的人，當時如果不是遇到實際上的困難，無疑地會即刻把書燒燬。燒書只有一個適當的辦法，就是用火，而這個計劃非秘密實行不可。要燒書只好在我的房間裏，才不至給人家看見，可是我房裏既無火爐，又無壁爐；縱使有這種設備的話，要把兩百本書燒成灰燼，也得犧牲睡眠的時間，花幾夜的工夫啊。我一想到又須去過流浪的生活時，不覺痛心疾首起來；在這種抑鬱悲哀的時候，我立下莫



大的決心，發誓要用這兩百多本書（不管是否好的作品）來維持我的生活，至少維持到年底再說。我的計劃是把這些書向各地方分發，寄給社會上有名望地位的人；他們也許會付點書價；他們如果以為此書無甚價值，至少也會看到這種特殊的情形，而樂於掏掏腰包的。我想到這個計劃之後，便馬上預備實行起來。我買到郵票，包紙等物，先包好六本書付郵。在兩天內，我就接到三封覆信：其中兩封附着買書的錢，第三封信是某慈善機關代一位先生寫的；這位先生據說對我的作品頗感興趣，很想幫助我。這位先生的關懷使我十分感激，可是我因為憶起從前跟這些人往來的情形，所以這時也不敢抱着甚麼奢望。雖然如此，我翌晨依然跑到這慈善機關去。我照例在一個邊房裏等候很久——我相信慈善機關要人家等候，不是因為事務太繁忙，而是故意要使人家的心理降落到極端艱難痛苦的冰點，使他的許多希望一一化成泡影。在這歷一陣疲倦無聊的等候之後，我終於由會中的職員接見了。我真想不出十分兇狠惡毒的話，可以描敘這次晤談的情形。奇事真

是越來越多，一件又一件繼續而至，看來我這短短的一生，非在驚詫中混過去不可。這些職員把我們兩年前那次會晤的問答記錄拿出來，放在面前參考。可是他們現在所問的話，居然跟從前完全一樣；我的答覆自然也與前無甚出入，因為我是不撒謊的。他們顯然是找不到甚麼可以吹毛求疵的地方，所以他們馬上談起當前的問題來。『你會寫信給一位先生，求他幫助嗎？』我不大喜歡依這種問話的語氣去作答，便對他們說，『不，我並沒有求他幫助，我不過想把我的一本著作賣給他吧了。』他們似乎完全不曉得關於這部書的事情——也許以為裝做不曉得，比較好說話——使我不得不把詳細的情形，從頭到尾講給他們聽。他們問道，『你的書銷路不是很好嗎？』我不願承認此書成績不好，而且還以為有點價值，應該可以行銷一下，因此答道，『銷路還不見得很好，可是說它完全失敗，倒尚嫌太早。』接着我便推心置腹地對他們說，有一位在薩得克很有名的先生，常常發表關於文藝的文章；他已經答應要在一份晚報上發一篇評論我的著作的文

章，這篇書評也許會引起別人的討論。「這位先生叫甚麼名字？」我馬上把姓名告訴他們，因為我覺得沒有守秘密的必要。不料這名字一說出口，對我不但沒有好處，而且反而使我的計劃陷於不利；因為他們對我說，這位先生屢次在講台上和報章上發表演論，攻擊這個慈善機關的工作和政策。我當時不曉得這種情形，所以滿以為能夠提起這麼一位本地名人，是極為榮幸的事情。這個時候的問答暫時頗為順利，不過我已經看清：這些慈善機關職員認為著書不是甚麼有價值的工作，覺得花錢印書的人真是天下的大傻瓜。再下去的一個問題證明我的疑慮不是杞人之憂了——「你可曾有過甚麼正當的職業？」我答道，我在去年夏天曾在鄉間流浪，做個沿街叫賣的小販，可是因為缺少勇氣，所以不能靠此種職業過活，膳宿問題常常無從解決。經過了長時間的靜默之後，這慈善機關的職員才慢吞吞地站起來說，「戴維斯先生，你真的希望這位寫信給我們的先生，出資維持你的生活嗎？你有甚麼困難和苦衷嗎？」不知道我的困難和苦衷的人似乎很少，

在街邊玩耍的三尺小孩的確也會知道我的困難和苦衷，可是這個慈善機關却硬要當我是個四肢完整，健壯有力的人。他們說，『辦不到，辦不到，你得繼續過着去年夏天那種生活；』換一句話說，再去流浪吧，像從前那樣地餓着肚子，在戶外露宿吧。我這時已經氣得說不出話來；在長時間的可怕的沉默之後，有個職員用溫和，低微，然而很堅決的聲音說，『我們想竭力勸你這樣做；無論如何，你真不該再寫求助的信了。戴維斯先生，我們以為沒有將你的事情提交委員會的必要。』這次會談就此終止；當我辭別他們要走出來的時候，我禁不住把藏在心裏的一句諷刺的話說出來：『我到你們這裏來，原本就不希望由你們得到甚麼好處；現在結果如此，並沒有使我大失所望。』這些人在幾分鐘內就斬釘截鐵地作最後的決定，自信心真是堅強；他們甚至以為不必派員到佃舍，向那些認識我的人查問一下。他們無疑地又弄出一個錯誤來了。因為在不久以前，有一個佃舍的老主顧——一個靠恩俸過活的老頭子——跑去找這慈善機關的職員訴苦，說他很

窮，妻子快要餓死了。這些話澈頭澈尾是嚮壁虛造的欺人之談，可是他們却不加考慮，信以爲真，一出手就資助他十先令，使他可以喝得醉醺醺地，在佃舍裏躺了幾天。過了一些日子，慈善機關派人到佃舍來找老板，查詢這個傢伙的情形。老板嚷道，『甚麼！你們聽見這個酒鬼瞎說，便毫不猶豫地資助他；可是當我介紹一些應該受助的人去找你們時，你們却聲色俱厲地加以拒絕。』他們也許是記得這件事，所如才以爲由佃舍來的總不是好東西吧。然而，依我的經驗說起來，這些人的使命不是在做好事，而是在使好事做不成功；因爲他們使我和有意助我的人無法接頭，現在已是第二次了。他們故意不把想做點慈善事者的姓名說出來，這種辦法我覺得最爲可惡。我已經寄出六本書，二本給男人，三本給女人。有一位先生覆一封信，說了許多鼓勵的話，同時附着買書的錢；又有一位寫信到慈善機關去查詢，可是他們無論如何不把這位先生的姓名說出來。慈善機關對於這種查詢的信件，只有兩種答覆的方法；不是說求助者是個騙徒，儘可置之不

理，便是說他的處境很苦，委實需要人家的幫助。他們當然是以第一種語調作答的，同時將那位想做點好事者的姓名嚴守秘密，使人絲毫沒有解釋剖白的機會。

這些人處處留難我，故意阻礙我的計劃，使我覺得非常不痛快。我決意不聽他們的勸告，決意不再用今年的嚴冬，去度流浪的生活。我這時候身邊差不多還有三先令；所以便買了兩先令的郵票，當晚即將十二本書包紮付郵；心中憤恨，尙未盡消。結果我接到四封很客氣的覆信，內附書款。退回的書只有一兩本。當我又快要不名一錢的時候，我又趕快寄出十二本書。我就這樣銷賣了六十多本書，成績相當地好。有些名人把我所寄的書當做贈品，連答覆也沒有；另一些名人則立刻把書款匯來。我得到一些頂奇怪的經驗；有些人的名字常常登在報紙上，被稱爲大慈善家，照理應該是會給我一點同情的了，那裏料得到他們會把我的書當做禮物那樣地收起來呢？有些人在文章裏露着諷刺無情的態度，所以我在寄書給他們時，是不敢懷着甚麼奢望的，想不到他們竟把書款寄來了。佃舍老

板介紹了幾位名人給我，叫我寄書去，可是結果却沒有一點回音，使他大為奇怪。當我用這種方法把六十多本書銷賣出去之後，終於有兩位著名的作家跟我通信，有一位甚至約我去面談。這兩位作家都答應要在報上介紹我的詩集。我這時不再寄書出去了，因為有一位愛爾蘭的劇作家對我特別客氣，使我可以過一兩星期的安閒生活，衣食無憂；關於這位劇作家的思想，世人的見解頗不一致，可是他的心胸確是很偉大的。不久就有人寫信來稱讚我的著作，接着有一份著名的日報刊載了一篇評論，同星期內又有一篇評論在一個文藝刊物上登載出來。這些書評又引起其他的評論，更有人約期和我會談；現在人家對我的關懷和顧愛，簡直可以補償我過去所受的冷遇而有餘。這一切真像一場夢。我在最驕傲自滿的時候，也不敢希望得到這麼多的讚頌；這些讚美的話越來越多，好像波浪那樣，後一個比前一個更大，更有力量，結果弄得我做氣全消，覺得我真不值得受這種讚頌，覺得我真沒有資格駕舟在這奇妙的海浪上航行。我這時簡直也睡不着，要

從事新著作更是辦不到的了。同在佃舍裏寄宿的旅客對這件事都很沉默；他們全知道我現在的情形，可是他們在我的跟前，始終沒說出甚麼話使我狼狽不安：這使我一邊覺得歡喜，一邊覺得奇怪。他們對我也許不像從前那麼接近，那麼隨便，可是他們在疏遠中倒絲毫沒有不敬的表示；假使我突然承繼了一個爵位，或一份大遺產，他們一定會表現一種輕視或不屑的態度。有人兩次三番援引我書裏關於愛爾蘭提姆的詩句，這使我時時刻刻覺得很擔心，因為我怕有些比較惡作劇的旅客會告訴他。可憐的提姆曉得的時候，對我這種文字宣傳的工作一定會怩然不悅；可是事實上我對他並沒有懷着惡意，我們倆隨時可以成爲患難相扶持的好朋友的。酒鬼蒲柏總已曉得我把他的名字放在詩裏吧，我想；可是蒲柏知道我稱他爲酒鬼，倒覺得是莫大的榮幸啦。有一天晚上，他喝得爛醉回佃舍來，滿面春風地站在我的跟前，大約是想到我在詩裏用過他的名字吧，對我表示很感激的樣子說：『晚安，戴維斯先生，你好嗎？』這時候我馬上曉得他對我這樣特別客



氣的原因；我們倆相對着縱聲大笑，一句別的話也沒有說。這是一羣多麼高尚誠懇的人啊。當時有一位先生對我說，『如果你在別個社會裏碰到比這些旅客更不誠懇的人，你可不要大驚小怪啊。』我在別個社會裏碰到較不誠懇的人時，的確沒有大驚小怪，可謂幸事。

## 第三十三章 大功告成

關於著作生涯，我將來也許有一天會埋怨人家的批評過分苛刻，可是以現在的情形而論，我的確是十分滿足的。我又把一些詩送到書店去，他們審查之後，來信說願意出版，不過要我自出印費；一連三間書店的覆信，都這樣說。這些詩當然是無法出版的，因為當時沒是朋友可以幫我的忙。我知道我的作品很粗劣不文，也知道裏頭有許多缺點應該受批評家的斥罵（這是「可預意的話」），然而我終於不能忘掉我過去那種不合理的意見；以為批評家較喜歡「求疵」，而較不喜歡說讚美的話。我說這句話時並沒有希望批評家將來對我更寬容的意思，這是應當預先聲明的；因為老實說，我是很感激那些指出我的缺點的人的，我對人家的忠告永遠是願意虛心接受的。

我在上頭已經說過，關於我的著作的第一篇文章，是登在一份著名的日報上的；這篇文章佔了整整一欄的地位，文內略述我的身世以及失敗成功的經過，詞句簡潔有力，間亦援引我著作裏的詩句。這篇文章立刻發生很大的影響；不久已經有讀者寫信來了。郵差每次送信來都有我的信件。我的注意當然是完全集中於讀書界；不料有一天，兩個青年跑到佃舍來訪問我，請我給他們一幀照相在某畫報上刊登，這使我大為詫異。我當時身邊沒有照相可以送給他們；他們說，現在社會人士對我的興趣已經達到最高峯，非有我的相片在畫報上刊登不可；所以他們請我馬上跟他們到附近的照相館去拍照。我在感激零涕之餘，只好跟他們走了。當我跟他們走到外邊時，其中一個青年興高采烈地對我說，『現在請你以東方戰爭為題，做了幾行詩，和你的照相一併在畫報上刊登；這樣，一定可以引起社會人士更大的注意。』我一方面不願這樣無可無不可地隨便作詩，另一方面也不願乘社會人士注意我的時候，拿粗製濫造的作品去欺騙讀者，而且，老實說一

句話，要我這樣在匆匆促促的短時間內作詩，委實也是很困難的事；於是我便故意把話鋒趕快轉到別件事上去，以爲他不久總會把這個請求忘懷了。可是，沒有一點效力；因爲每走上一兩步，他總要問我是否在思索關於戰爭的詩句。後來，我怕我這種沉默寡言的癖性，會使他誤認爲正在作詩，所以便努力口若懸河地說起話來。我相信在拍照之前，確會這樣滔滔不絕地跟他談話的。可是當我和他們作別時，他最後的一句話又是：『關於戰爭的詩呢？』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一早便到城內各處去閒蕩；城裏在星期日早晨是特別沉靜的。我一面踱着步，一面在想着我自己的事情，尤其是不久就要刊登出來的照相。街上一個人影也沒有，除了，是的，除了兩個拿着一架照相機的男子；他們兩人都朝着我的方向望着，似乎正在切望我走過去。我不禁自言自語道，『這真是「一旦成名天下知」的過分表現了。』我在大街上時，居然也要被人家拍照，想到這裏的確覺得有點不痛快。有一個攝影者大踏步走過來向我打招呼，露着很

溫和的微笑，請我站開一會兒。原來他們是要拍攝一座用磚頭和灰泥建築的舊式房屋，認為我站在那裏足以破壞屋前的景緻，這真使我在驚駭之餘，覺得非常痛心。

上述的第一篇書評登出之後，過了幾天又有一位著名的文藝批評家在一份文藝週報上發表一篇文章。這位先生讀到我的詩集，對我頗為注意。他在社會上甚有名望，因此其他有相當勢力的報章雜誌，也紛紛評論我的作品來了。這些作者都在文章中用很尊敬的态度提到這位先生的名字；他們知道這位先生是不會費工夫去讀一些絕對沒有價值的著作的。

那些寫信給我的人多麼慈心啊，他們要把多麼好的東西送給我啊，他們問了一些多麼奇怪的問題啊！我對他們全都用很感激的詞句作答——只有一個例外。這位先生寫信給我，說他不想買書，因為他所注意的不是我的作品，而是我所生活工作的奇怪環境；他請我到某地鄉間去居住，在比較舒適和安靜的環境裏去發

展我的才能。他這封信寫得很長，很有趣，很有詩意，每一句話都能打動我的心，滿足我的幻想；不料最後一句話却像一桶冷水，澆在我熱烘烘的心頭上——這位先生把信結束起來說：『你當然必須帶一些絕對可靠的介紹信，證明你是個很誠實高尚的人啦。』我要請甚麼人寫介紹信呢？我從前想到某圖書館借書，因為表格上保證人項下無法填寫，終於得不到這種資格。佃舍的老板無疑地情願做我在圖書館借書的保證人（因為他後來確會做過一次我的保證人），可是當時我根據其他的地方的慣例，以為下等客棧的老板是沒有資格做保證人的。我連區區一個圖書館借書的保證人也找不到，那裏請得到人寫這些介紹信呢？不消說，我對這位先生的信是置之不覆的；關於這件事，我想大約沒有人會怪我無情義吧。

有幾封信我覺得極難作覆。有一個人以詩代信，開頭就用這麼親昵的詩句：

『親愛的詩人哥哥，威爾哥哥；』接着便說，我們倆應該站在一條堅固的戰線上，並肩前進，為詩歌和後代子孫的永久幸福而努力奮鬥。

另一個人寫信給我，附着一些詩，請我幫他找一間書店替他出版。又有一個寫信來說，如果我願意修改他的詩，同時依需要加上一些好句子，那麼他就要——而且能夠——給我許多利益。我是絕對不會嘲笑這些人的，不過這倒使我想起一件事來：我自己的著作是找不到出版人的；我相信比我更好的作品也會到處碰壁，呼籲無門的；這是常有的事，不足為怪。

總而言之，寫信給我的人都很懂事，對我都很親切，同情，都真心想幫助我；我誠心誠意地感謝他們，可是我覺得現在已經沒有接受他們幫助的必要了。

老實說，依普通客棧的規矩，住宿的旅客所受的待遇是完全一樣的。那間公共的廚房便是他的圖書室，飯廳，兼客廳；旅客每夜只付區區四辨士的房金，當然不能希望得到更好的設備了。我們大家全都平等，不管一個人過去的歷史如何，或前途的希望如何。夜郎自大，沾沾自喜的旅客，總免不了受人家的奚落的；有人或者會用譏諷的口氣問道，「你付多少房金啊？」又有人或者會說一句

無可置辯的話：你所付的四辨士不見得比他的更好。佃舍老板在這種環緊裏非有圓滑的手腕不可；他不該跟一個旅客談話過久，他要時時刻刻提防，別讓旅客對他表示過分的恭敬，別讓旅客有特別信任他的機會；因為這些旅客大都是多疑的，不信任他人的。如果有個魚販（佃舍裏住着許多魚販）因為行為不軌而受老板警告，他便會對同伴說，『我曉得了，我在這裏是不受歡迎的。』如果有個報販（住在這裏的報販，也跟魚販一樣多），受同樣的警告，他便會說，假使他是個魚販，老板對這種不軌的行為就會視若無睹了。佃舍裏旅客的一般心情和感覺就是這樣的，雖則那個看守工人再三說，天天說，大家的地位都一樣，沒有高下之分。我曉得這些誠實的傢伙感覺如此，也知道他們懷着孩子般的猜疑和妒忌，所以在境遇轉變之中，我會覺得一點侷促不安，似乎不足為怪；因為我依然是個住客，我所付的房金也跟他們一樣。老板對我很客氣，覺得我應該有個比較幽靜的地方，可以從事著作，所以便把他的私人房間讓出來給我用。當我在他的房裏寫



作時，老板娘常常乘其他旅客看不到的機會，送一客熱烘烘的午餐或午茶給我享受，使我的工作可以繼續下去，同時使我不至因為工作忙迫而忘記日常的飲食。雖然如此，我相信我並沒受旅客們的排斥或歧視。

老板看見我大功告成，頗覺驚奇。他讀過報章上的幾篇評論之後，一定非常痛恨那幾個他替我介紹的人的。他對我說，『不錯，以你的事情而論，我得承認我的努力是失敗了；我真不明白這些大善士到底以為甚麼樣的人才值得援助。』他因為社會地位不高，所以不敢公然把這種意見發表出來，也不敢迫那些富人做點他們所不願做的事；可是他一得到機會，便批評上述的慈善機關，以洩心中的不平，可見他的血液裏確有愛爾蘭人的誠實。他有一天早上對我說，『某某女士來過；我乘機把你跟那個慈善機關往來的情形告訴她。她聽見這種情形，震駭之餘，佛然不悅，現在已經跑到那邊去質問他們了。』我知道這些人神通廣大，一定有方法可以證明他們政策之妥善，辦法之正當的；同時我知道他們一定不會叫

我去做反證，指摘他們的荒謬的。所以我答道，「關於這件事，那位女士一定會相信他們的話，心滿意足回轉來的，你等着瞧吧。」老板對我的話不能完全同意，他說他認為這位女士飽經世故，很有常識，一定不會盲然相信人家的胡說。可是結果如何呢，她的的確確是心滿意足地回轉來了；她說她覺得在某種限度內，他們的辦法是很妥當的。老板質問她道，我們怎好把真相掩藏起來呢；她說她不敢把該機關的言行公之於世。這件事情當然就這樣不了了之啦。

我現在是把我的經歷原原本本，誠誠實實敘述出來的。我這個人最大的心志，是使每一個人對我都有好印象。我覺得以我的作品的價值而論，我所受讚美真是太過份了；這是因為有幾個寫書評的作家，我已經會晤過。我那種樸實誠懇的態度給他們良好的印象，所以他們的批評才那麼有利於我。我寫出這些經歷的時候，是澈底明瞭人類的心性的；我知道有一些人一定會說：「別理睬這個傢伙，因為他無論提起甚麼人或甚麼事，總是沒有好話說的。」可是我是以我過去

的經歷爲根據的，所說的沒有一句不是真話；如果我所敘述的事實看來有點聾  
妄無稽，聳人聽聞，那並不是我的錯。我在過去的的確確是度着一種無價值的，  
懶散的，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我在早年是非常厭惡連續不斷的勞作的，近年來  
也是故態復萌，沒有方法振作起來。世間似乎沒有一個人願意幫助我走上功名之  
路，可是當我大胆向前踏上一兩步時，我便立刻給人家舉高起來，在功名的大路  
上乘免費的車子，過了一站又一站，現在已經走到我夢想以外的遠地去了。

## 第三十四章 吉屋召租

我在過去是給惡運之神亦步亦趨地緊跟着的，現在雖已逃出魔爪，可是還免不了其最後之一擊。有一天，我在故鄉閒步，看見鎮上有一座美麗的房子，空無人居，四週非常幽靜沉寂，好像那邊的房子全沒有人住似的。那條路名叫林地路，光是這個名字也就不愧爲詩人的住址了。這是一個四層樓的別墅，矗立在一條山路的上頭，在明朗無霧的晴天裏，可以望見塞汶河（The Severn）和布里斯陀海峽連接的地方；由另一方面可以看見城鎮全景，而聽不到鎮上的嘈雜聲。不幸我竟很喜歡租住這座房屋，因爲我想在晴朗的夏天早晨，站在頂樓窗畔眺望景色，總比讀書更有趣味的吧。這座房子的牆壁給春藤盤住，四週又給常青樹圍繞着，所以甚至在現在嚴冬的時節，看起來也是很溫暖舒適的。一叢高大的，枝

葉伸展的薔薇和樓下的窗戶相對着；我幻想那些怕羞的紅薔薇望進窗來看我，好像我不願走出去博她們歡心似的。假山上有青翠的櫻草葉，在這十一月底依然有一朵枯槁的黃花，低着頭站在那邊。此外又有一棵蘋果樹和一棵梨樹，所以屋前無異是花園兼果園。山鳥，知更鳥，和鶉鳥天天飛到這園地裏來；我相信這房子一定是鳥兒入城鎮途上的第一個房屋。這裏有濃蔭的僻處，也有多葉的枝椏，使鳥兒可以自由在地棲息唱歌，看不見人類，也不給人類看見；真的，這裏甚麼都有，只缺春天的一點煊染。我以為這個美麗的地方一定不會長久無人租住，所以便馬上請我早年做學徒時的老師傅介紹，向房東接洽租屋的事情。如果我事前知道這房子始終空無人居，知道房客在過去總住不上幾天就趕快搬走，那麼我決不會這麼急急忙忙冒冒失失地想搬進去住，不管自然的景色美到甚麼程度。這房子並沒有鬼，也不受野獸的吼聲所騷擾，可是住在隔鄰的女房東，却使人吃不消。我租屋時是由一個親戚出面接洽的，所以我到現在還沒看見過這位女房東。

如果我親自跑去租屋，有機會欣賞一下這位女房東的尊容，那麼，我也許不會垂涎這房子的；而且，當我有機會把這女人的性格正確地觀察一下之後，我一定可以省掉許多金錢和失望。然而，這房子終於變成我的寓所了，我終於拿到房子的鑰匙了。

我花了一星期的工夫，在鎮上與高采烈地向親友大談我的新居的美景；可是大家聽見我所傳播的消息，都沒有欣慰的表示，這使我有點驚異。有一個問道，『女房東是誰？』我答道，『是S太太，她住在隔壁。』這個人說，『女房東住在隔壁，真是不幸的事情。』另一個說，『人家喜歡怎樣，隨他的便；至於我自己呢，我無論如何不願住在女房東的隔壁。』另一個嚷道，『甚麼！女房東住在隔壁？這確是非常不幸的事情。』最後這個不贊成的人是一位退休的高尚商人的老婆，曾經跟她的女房東維持過許多年的和睦關係。雖然如此，我聽見這些人的話，倒覺得非常好笑，因為我當時抱了一種很無情的見解，以為這些人事實上並

不像外表那麼高尚，他們大概是喜歡胡鬧，不慣在人家監督下過生活的。我想我的女房東無論多麼喜歡處監督人家，也一定不敢無端干涉我的行動的。我爲專心讀書起見，須把我的新居弄得很幽靜，不許嘈雜聲來打擾我；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不會有甚麼聲音傳到隔壁去了。

重要的日子來臨了，我跟幾個家人把東西搬進新居；有一個家人從前住着兩間狹窄的小房間，現在跟我到這裏來，覺得非常高興。我們終於住下了，開始佈置傢具，把各房間弄得很整齊舒適。第二天，我便開始埋頭認真工作起來，因爲我已經過了幾個星期的不安定的生活，百事俱廢了。這天下午，當我下樓吃晚餐時，家人告訴我，女房東已經來過，說她不贊成我們飼養動物。我的家人對她說，我們並不想飼養動物；可是她答道，她認爲我們一定有這種意思，因爲我們帶了一些木頭來，似乎是要建築動物的小屋；她說她堅決反對一切須養在戶外的動物。那些引起她的疑懼的木頭，事實上僅是一個衣架及三塊放在衣櫃裏的木

板。我對她這種無理由的干涉舉動，不禁捧腹大笑，可是我家裏的女人却覺得極不開心。

第二天我繼續我的工作，家人則繼續佈置屋裏的東西；有一個在外頭修剪常青樹，覺得我們租得到這個一半果園一半花園的地方，真夠榮幸。這樣一天過一天，沒有碰到甚麼特別的事情。後來，付租金的日期到了。這是我親自接洽房屋事務的第一次；當女房東的經理人前來收租的時候，我覺得要把手續辦得比較清楚，還是出面去跟他接洽的好，至少第一次付租時是應該由我自己出面的，因為房子是用我的姓名租來；以後付租的手續，也許可由別人去辦。我付了一星期的租金，計共九先令六辨士；——我已經說過，這房子是一座美麗的大別墅，事實上把週租增加到十五六先令，也不算多；現在租金竟這樣便宜，懂事的人一定會感覺到此中有點可怪的地方。這個經理人拿出一本簿子來，把我所付的房租記在賬上。接着他給我一封信，說是經租處送來的。我不知道函中所言何事，便當



場即刻把信拆開來看；原來這封信是女房東的律師H和B寫給我的，限我在一星期內搬走，這使我目瞪口呆，驚駭不置。這封通知信給我們很大的打擊，因為我們剛搬到這裏不到幾天，還沒有把生活安定下來，正在希望將來享一點安靜舒適的生活。我悻悻然問經理人道，「這位女房東倒底不喜歡甚麼人或甚麼事呢？我的工作需要絕對安靜的環境，由我過去一週間的成績看來，我確已找到這種環境了。我的工作並沒有受到甚麼阻礙，那麼甚麼東西打擾到女房東呢？搬家的費用不必說，幾天之內搬兩次也儘夠麻煩了；房東似乎應該體諒房客的苦衷，沒有相當的理由，便不該下此種手段。」可是這經理人完全不曉得，或者裝做不曉得這件事情；他在門邊向我告別，揚長而去，使我感到向所未有的恥辱和憤恨。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只好趕快把東西收拾好，再找新房子。經過了許多困難之後，新居終於找到了。

我在世上已經度過三十五寒暑，竟不知道與女房東為鄰居的不智和失策，真

是料想不到的事！可是我這位女房東是個怪物，自己有點錢，生活不必靠人，凡事喜歡我行我素；如果她以為買屋的人沒有管理房產的能力，我相信就是出雙倍的價錢，她也是不高興脫賣的。人家告訴我，她的房子空無人居的時候，是比租出的時候為多的，因為最高尙最斯文的人也沒辦法做她的鄰居。情形顯然是這樣的，因為在我搬走幾星期後，這房子還是無人過問，雖則房租那麼低，四週的景色那麼美。

當我在那邊居住時，每天早晨總有一隻知更鳥飛到後門來，向我要到東西吃。現在細想起來，把花費在這知更鳥身上的時間，拿去博女房東的歡心，也許是比較得計的吧。

這麼一個怪人竟有那麼偉大的權力，給房客住了幾天房子之後，可以無緣無故地把他攆走。這真是大可扼腕的事情。她的律師真不知由她的怪癖得到多麼豐富的收穫呢！他們甚至於纏着我，要我付給第二個星期的房租；老實說，我搬家

上那高山頂，又搬下來，已經花費了一筆款子，這筆債一直到現在還未清還呢。一個律師如果有五六個這種主顧，可說是幸運兒了；他可以用所掙到的錢給妻女買綢緞，給兒子受高深的教育。有人告訴我，這女房東是個很虔誠的宗教信徒。所以，她在心裏雖則會說：『這些人無論如何不得在我的別墅居住，』可是她一定會禱告上帝替我們在天堂留下相當的房間的。

本章裏藏着一種處世的智慧：『永遠不要住在房東或女房東的隔鄰。』這簡簡單單的幾個字委實應該成爲格言。有許多人也許以爲這種告誡的話是不必要的，可是像我這種可憐的流浪者，對漂泊的生活感到厭倦，希望安定下來，過着和平的生活——像我這種人——這個忠告也許是有用的吧。

我的一生便是這樣滾過去的，沒有人看見，也沒有人注意到，好像一顆黑暗的行星，在明朗的天空中運行，最後發射幾條光線，表示它的所在；這幾條光線由許多人好意地接受了，可是也有幾個人表示反對，其中一個便是上述那個女房

東。

關於某些人的真價值，我也許認識錯誤，可是我已經把我跟他們接觸的經驗，據實說出來了，我把各事經過的確切情形，都依我的記憶敘述出來，沒有絲毫的誇張。我對愛護我的恩人，不會想法子掩藏我的感激之心，而對敵人却始終在竭力掩藏我的怨恨。如果我沒把怨恨掩藏成功，那我便認為莫大的遺憾；但是如果我把感激之心掩藏起來，那我的悲哀可真大了。如果我對某些事情不大知道，那是因為我缺乏偏見，這大約不能算是罪惡吧。

上邊所述敘的都是我過去的經歷。無論是我自己弄出來的亂子，或是人家替我弄出來的困難，我都只有怪自己的份兒。我把這些遭遇全部敘述出來，沒有一點隱瞞。如果人家對我生出疑心來，那不能怪他們，然而他們不會努力把真理找出來，這倒是他們的錯處。那些社會地位較高的人們，也許不相信我所說的某些事情，那不要緊；我曉得有許多可憐的人，許多無才幹無方法把經驗發表出來的

窮措大，知道我所寫的都是實話，這至少是使我引以為慰的事，這個安慰僅是一種很無聊的安慰，因為這些可憐的窮措大都是受苦者，不是有實力的後盾，他們在強者的手中是弱小無力的。

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  
 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  
 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  
 再版

版權所有  
 必究

W. H. Davies'

*The Autobiography of A Supertramp*  
 Translated by Huang Chia-Teh

流浪者自傳

原 著 者  
 翻 譯 者  
 發 行 人  
 發 行 所

每冊二元五角  
 外埠酌加匯費運費

戴維斯  
 黃嘉德  
 黃嘉音  
 西風社  
 上海霞飛路五四二弄  
 電話八五四五

#57

42.1124

7

214